

白如云（下）

## 第十五章 同困斗室 大叹苦经

再说琴魔哈古弦，见女儿纵身入水之后，这才展出一身轻功，只一飘身，已越过了围墙，哈古弦对这带地势，十分清楚，不一会，已越过了三四层院落，施展出一身小巧功夫，窜高纵矮，真是轻比狸猫，一霎间，已驰到白如云用来禁闭犯人的竹牢，只听得一声声的哭叫之声，不绝于耳。

哈古弦叹了一口气道：“这小子倒真是替天行道，自立王法因知竹牢附近，有白如云收伏的东海双哑坐镇，这东海双哑武功相当了得，自己虽是不怕，可是万一被他们发现了身形，吵叫起来，对自己十分不利，还是避道而行为妙。

他想着就远远避开了那片竹牢，纵身上了一条山道，横越过这片牢房，直向禁锢墨狐子秦狸的那间白石房子行去。

这是一间特制的禁室，建筑得十分精致坚固，是专用来禁锢那些武功极高之人的。

山道上尽生着高可过膝的荒草，两旁的桐树，不时飘下些枯黄的叶子。

琴魔哈古弦远远看着那幢石室，只见室前有一根两股双生的长竹，却尽去枝叶，竹梢顶尖，挂着一个四方的灯笼，被夜风不时的摇晃着，发出一片昏黄的光色，景致十分凄凉。

哈古弦心想：那怪老道如果回来，一定还关在这地方。

“唉！也怪可怜的……教了半世徒弟，临终却让徒弟关起来了，这也真是奇闻！”

琴魔哈古弦脑子里这么想着，忽觉身侧桐树梢上，似是有一条黑影一闪，哈古弦一拧双腿，“刷”一声闪出一丈五六，一掌护胸，一掌御敌。再往那桐树梢一看去，哪里有一点踪影？

哈古弦眨了一下那只老眼，心说：“莫非我眼花了不成？再不这人就是顶尖儿武林高手。”

他心里这么嘀咕着，最后还是认为自己看花了眼，当时展开身法，三个起落，已到了那石屋门前，侧耳听了听，没有一些异声。

敢情这座房子，全是丈许厚的大石板砌成，莫怪那墨狐子秦狸关在里面，竟是出不来了。

琴魔哈古弦来此之意，只是视探一下，看看那秦狸是否关在里面，如在，那自己就大可放心了。

那秦狸若在室外，自己行动就要小心了。想着已至门口，哈古弦随手在地面，拾起一粒极小的石子，对着石室内轻轻一弹，耳中听到石子落地之声，却是没有一些回音。

哈古弦那团白棉花似的眉毛，不由往当中紧紧皱了皱，暗想：“莫非里面没有人了？”

想着他身躯未晃，已如同电闪似的飘身入内，身形一弓，疾速向一边石壁上一倚，停住了身形，这时眼前一切，都看清楚了。自己面对着的一间石室，正是平日来关禁怪老道的那间房子，可是只见满室白骨，那座用人骨架成的方榻之上，竟没有墨狐子秦狸的踪影。

冷夜里，这些白骨，发出绿闪闪的磷光，却有几分阴森森的感觉。哈古弦见那厚有八尺的青石牢门，也是开敞着，白骨的长榻前，有一盏发着极暗青光的提灯，这证明室中人离去未久。

琴魔哈古弦以往在江湖之中，素以机智见长，可是眼前情形，他竟分辨不出有什么蹊跷之处，方想转身而出，却见那骨榻之上，有一张写着字的素笺，像是墨迹新干。

这一来，哈古弦也不禁勾起了好奇之心，当时顿了一下，脑子想：“这是什么玩艺儿，也许是墨狐子秦狸，留给白如云的话……”

他抓了一下头，又左右的看了一眼，暗忖道：“也许里面有什么机密，我且不管，进去看看再说。”想着，上肩水平地一晃，人已飘进石室之内，就手把那张写了字的纸拿起来，只见上面歪七扭八的写着几个字，竟是回文。哈古弦学识广博，他认识回文，他不由在那盏昏灯之下仔细一看。

只见上面写的是：“多谢光临，后悔莫及。”

是拚凑而成的文体，琴魔哈古弦不由大吃了一惊，方想不妙，却见那石门，突然“轰”的一声，关了个严丝合缝。同时一阵哈哈大笑起在室外，哈古弦飞快的扑近墙边，就着碗大的窗户向外一看，果见迎风立着一个黑袍枯瘦的道人。

这道人歪冠拖袍，唇如红火，面色却是黝黑无比，琴魔哈古弦不看还罢了，这一看，不由顿时无名火起，大吼了一声：“老道！你搞什么把戏？还不开门请我出来！”

这道人正是墨狐子秦狸，他此时像是高兴到了极点，手舞足蹈的嘻嘻笑道：“小鬼头真是聪明透了……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老怪物抓到了……嘻！真行！”

墨狐子秦狸说着话，不时用长指甲在头上扣着，发出“梯梯”之声，姿态怪恶已极！

哈古弦眼珠一转，已知自己今夜是上了白如云师徒大当了，如今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来眼下不是发狠赌气的时候。想着他不由“噗嗤”的笑了一声。

墨狐子秦狸正在得意，见哈古弦非但不怒，竟自笑了起来，不由一怔。

哈古弦眨一下那光亮的眸子，道：“老道，这是怎么个说的？开玩笑可不是这么开的啊！”

墨狐子秦狸一竖怒眉，嘻嘻道：“老琴帮子！你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吗？哈哈！你真是见鬼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怪老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秦狸翻了一下眼皮，咧牙道：“你倒怪会装，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有数，还用我多说么？”

他一只手摘下了道冠，右手连连在头上扣着，摇头笑道：“小鬼头是有两下子，我真服了他！哈！这一下有你进来，我是该在外边凉快几天了。老帮子，你好好呆在这里吧！”

琴魔哈古弦手扶着石壁，只气得脸色一阵阵发青，心中狠狠的骂道：“好小子，竟敢欺侮到我老人家头上了！我岂能与你甘休！”

他看着墨狐子秦狸那种得意的样子，不由气炸了肺。心说：这老头更是可恶，他竟尾随了我一路，有意乘我看信时，把门关上，简直是可恨透了。

虽然心中这么赌誓发着狠，但表面上并不表露出来，这一霎间，他脑中一直在转着意念，见墨狐子秦狸只是看着自己咧嘴傻笑，不由强忍着气道：“老道，你虽然把我关在里面，可是你自己以后也不见得会好受！”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我怎么不好受？”

哈古弦叹了口气道：“你进来，我们仔细谈谈你就知道了。”

墨狐子哈哈一笑，啐道：“老帮子！你这种计，只能骗三岁的小娃娃，怎么用到我头上来？”

说着忽然“哦”了一声，用手捂着嘴，不发一语，哈古弦心内纳闷，皱了皱眉道：“道兄，你这是怎么了？”

墨狐子秦狸，看着他摇了摇头：“我都忘了，小鬼头关照我说，你这老家伙，一向是诡计多端，叫我千万不要和你多说话，我只顾一时高兴，竟是什么都忘记了！”

哈古弦不由心中一冷，心想：“好个白如云，果然是精到了家，连这一点也防到了，看来今夜想出去是不成了！”

他想着不由问道：“白如云他不在家么？”

秦狸看了他半天，想回答，又不说话，想似自忖着这种话没关系，才冷笑了一声，说道：“谁说的？他一步也没离开家啊！只是张罗陷阱，你和么女可都上当了。”

哈古弦心中一阵难受，差一点想哭，心想，不用说，我那女儿也一定上当了。

当时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倒是墨狐子秦狸，似乎怔了一下道：“女儿倒是个好孩子……不知小鬼头，要怎么处置她，已经这么久，大概也捉住了！”

琴魔哈古弦这时一声不响，脑子里不停的转着念头，他知道这墨狐子秦狸，武功虽是入了化境，可是论智力，可只是中下等，到了此时，也只有以智去取胜他，好令自己出去。

想了一会，已有一计，只是他不出声。过了一会，见墨狐子秦狸只是向山下探看，样子似颇焦急，心知他是等白如云到来。

琴魔哈古弦不由冷笑了一声，见墨狐子秦狸果然为自己冷笑之声引得转过了头。

哈古弦立刻装着不看他，然后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被徒弟骗了，还得意，天下也有这么笨的人？”他一面说着，还摇了摇头，径自走到白骨长榻边上，坐了上来。

墨狐子秦狸果真一怔，他偏过头来想了想，仍然不出声，琴魔哈古弦嘻嘻笑道：“他虽然把我关在这里面，可是你自己却也上了小鬼一个大当，你知道么？”

“你少来这一套，歇歇牙吧！”

琴魔哈古弦打了个哈哈道：“好！好！算我多话，可叹你这一大把子年纪了，却为徒弟骗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说着他又自叹了一口气道：“天下偏有这么多笨人……可悲！可叹！”

说着瞥了那墨狐子秦狸一眼，却翻了一个身，不再去理他了。

墨狐子秦狸被琴魔哈古弦这几句话，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是用眼瞪着远处，半天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他不禁有些狐疑起来，暗想：“小鬼头做事一向精明，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把那么女儿拾掇下来？”

想着不由踱到了门口，向外望了望，又踱了回来，把刷子似的两道眉毛皱了个紧，哈古弦见状，心中不由有了几分把握。

当时咳了一声道：“老哥哥，我们兄弟，可都叫小鬼头给骗了，你别再犯疑心了！”

墨狐子秦狸向前走了一步，冷笑道：“你说些什么？那么你说说看，我

怎么被骗了？”

琴魔哈古弦龇牙一笑道：“你知道那位姑娘到哪里去了？”

墨狐子摇了摇头道：“我怎么会知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哈古弦心中一喜，当时冷冷笑了一声，又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才晒然道：“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秦狸摇了一下肩膀，嗤道：“这么说，你是知道罗？”

哈古弦冷笑道：“我当然知道。嘿嘿！白如云能瞒过你，却瞒不过我！”

墨狐子秦狸脸色一变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哈古弦由骨榻上一翻而下，用手拍着长袍道：“什么意思？意思可大了！”

秦狸不由双手紧紧的握着，恨声道：“老帮子！你说话可要当心点，要是造出谣言来，我可不饶你！”

琴魔哈古弦嘻嘻一笑道：“老道，你听不听？不听，就算了！”

秦狸大叫道：“你说！你说！”

琴魔哈古弦此时心中也甚为惊心，生怕白如云突然到来，那么自己的谎言，就难免要被揭穿了。闻言冷冷一笑，道：“告诉你老哥哥！那伍姑娘，被小鬼头暗中关在一个地方，却骗你说她偷偷溜跑了。”

秦狸双眼发直，哈古弦继续道：“可是那地方，被我无意发现了。小鬼头知道我老头子要救他，所以用计把我诱来，却让你这傻蛋来看着我，他知道，也只有你才是我的劲敌，可笑你倒是真的听话！”

墨狐子秦狸，听得头上直冒汗，全身发抖道：“这是真的？”

哈古弦冷笑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真是傻得相当可以了！”

说着还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墨狐子秦狸，却一跳而起，道：“我去看看他！”

说着就要走，哈古弦不由大吃一惊，大叫道：“喂！老哥哥，你要上哪儿去啊？”

墨狐子秦狸说道：“去找小鬼头问问呀！”

哈古弦张开大嘴，哈哈大笑了几声，道：“说你傻，你怎么真傻！我问你，你上哪里去找呀？”

墨狐子秦狸，气得头上青筋直冒，恨声道：“上碧月楼！”

哈古弦哧哧的笑了几声，墨狐子秦狸大叫道：“你笑什么？你这老……鬼！”

哈古弦叹道：“现在白如云还会在碧月楼？你真是作梦了，他把我关起来，又有你看着，这时他早已放心大胆的去找姓伍的姑娘了。”

秦狸一脚踢碎了一块石壁，恨声道：“他……找伍姑娘也没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哈古弦心中一动，暗想：“看来这老家伙，也不算太笨，还能想到这点。”

想着嘻嘻一笑道：“他俩都要私奔了，你还在作梦！留下你这个老狐狸守着家！”

墨狐子秦狸气得怪吼了一声，往起一窜，人已到了哈古弦面前，大叫道：“你说的是真的？”

哈古弦作了一个苦笑，还把两手一分，耸了一下肩道：“怪不得人家叫你墨狐子，你这家伙疑心是真大！”

墨狐子秦狸偏头想了想，又回过头来，仔细看了一眼哈古弦的脸，点了点头道：“好！我相信你，你告诉我，那伍青萍被关在哪里？我去看看去！”

琴魔哈古弦，闻言冷笑了两声道：“老哥哥，照你这么说，兄弟我可成了兔蛋了！唉，这么大的岁数，你可是怎么长的啊！”

秦狸满头黑发一根根直竖了起来，哈古弦见状，不由马上冷笑道：“真是，你图的什么？人家图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好心告诉你？啊！结果，我说完，还叫你把我关在里面，平白无故，我在小鬼头面前落一个恶人，我又为的什么呢？唉……你这人呀！”

墨狐子秦狸这才想通，不由冷笑道：“这么说，你是要我把你放出来，你才肯把关伍青萍的地方告诉我是不是？”

琴魔哈古弦翻了一下眼皮，哼道：“不是这样是什么？我干吗作这种好人哪！”

墨狐子秦狸因见白如云久久不至，再加上哈古弦这番谎话，说的有头有尾，不由真动了疑心，暗忖：白如云果是一心只念着那伍青萍，一定是生恐自己反对，又怕哈古弦打抱不平，这才用这一条计。他心中这么一想，不由信以为真，愈想愈觉有理，当时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好！我放你出来，可是你要带我去那个地方，你答不答应？”

哈古弦迫不及待的连连点道：“行！行！你倒是快呀！慢了他跑了，可不怪我！”

这老人一面说着，一面力贯掌心，只要墨狐子狸一开门，他将以此种“三阴绝户掌”，给秦狸一个厉害，以泄他被囚之恨！

墨狐子秦狸岂知有他，当时走到门前，右手方往那门闩上一摸，正要扳开的当儿……

突然一声急叱道：“慢着！”

墨狐子秦狸不由惊得一怔，那只本来要开门的手，也不由自主垂了下来。

却见白影一闪，秦狸是何等身手之人？自然有了警觉，当时一晃躯，已斜窜出七八尺外，惊魂乍定之下，向这发话人一打量。

却见门口迎面挺立着一个长身白衣少年，正是那白如云！

墨狐子秦狸不由又是一怔：“咦！是你？你不是……”

白如云匆匆往前走了几步，目光向关在石牢之内的哈古弦打了一下，冷笑道：“怪老道，你想干什么？”

秦狸老脸一阵通红道：“我……我……你不是找伍姑娘去了么？”

白如云剑眉一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道：“呸！亏你还说得出口，这么大岁数了，却是没有一点主见！”

他冷笑着又瞟了哈古弦一眼，琴魔哈古弦，这时脸色红得跟紫茄子似的，心中叫苦不迭。

白如云鼻中哼了一声，又往前走了几步，亲自用手在门锁上摸了摸，见锁得很牢，这才放了心。

当时回头看着墨狐子秦狸道：“我就知道你这人耳根子太软，别人只要三言两语，一定能把你给说服了。”

墨狐子秦狸笑了笑道：“总算还好，否则……”

白如云冷冷的道：“要不是我正好这时候赶来，这老家伙一定被你给放出来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他愈想愈气，一双光亮的眸子，不停的在秦狸身上转着。

说也奇怪，这墨狐子秦狸平日是何等厉害之人，个性更是出了名的倔强，可是在这个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弟面前，竟是一些也展不开。

此时被白如云这种眼神，看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口中嘿嘿的傻笑两声道：“小鬼头……我错了！我是太粗心了……好在没出什么错！”

说着他一只手握着拳，狠狠地在另一只手掌心上击了一下，恨声道：“娘的，这老帮子害得我好惨！”他口中骂着，猛然转过头来，狠狠地往石牢中的哈古弦望去。

哈古弦见此情形，自知诡计为人拆穿，一时半刻想要出去，可是妄想了。

此时心中反倒平静了下来，可是他对白如云这种举动，心中大是不满，再怎么，自己总是他长辈，对长辈如此，殊为令人可恨！

尤其是白如云那一句“老家伙”更给他带来了愤怒与震怒，方自气血上冲，却见墨狐子秦狸回头狠盯着自己。这老头子再也忍不住了，当时冷笑了一声道：“老道！我们都是这么一大把子年岁的人，被一个小鬼这么戏耍着，传扬出去，那可是丢人丢到家了。也真难为你这个师父是怎么当的！”墨狐子秦狸大吼了一声道：“去你娘的！你又想挑拨离间？”哈古弦冷哼了一声，冷电似的目光，却又转到白如云身上。白如云正微笑的看着他，他双手互抱着，样子似极为悠闲，哈古弦的气可就大了。

他冷笑了一声道：“小鬼头！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如云晒然道：“没什么意思，就是请你老在里面多休息几天。”

墨狐子秦狸闻言，也在一旁搓了一下手道：“对！叫他凉快几天，叫他顶我的缺！”

白如云冷冷的摇了摇头，道：“你先不要说话，等会儿我们再谈。”

墨狐子秦狸怔了一下，白如云遂把目光转到琴魔哈古弦身上。

哈古弦听了白如云的话，气得满头白发耸了一阵，他气得狠狠的咬着牙道：“你……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白如云冷笑了一声，晃了一下身子道：“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哈古弦大叫道：“问我？有什么好问的！我又不是怪老道，随便你这么侮辱……你说！”哈古弦的吼声更大了。白如云作了一个手势，微微一笑道：“小声一点。”哈古弦大吼道：“小个屁！妈的！我偏要大声，你怎么样？”白如云微微一笑，心说这老东西原来也是火爆脾气，和怪老道是一样的。

对付这种个性的人，他最有办法。

他叹了一口气，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有意道：“走，我们走！关他几天，看他还凶不凶！”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好！我们走！”

哈古弦不由大急道：“你们敢！我……我……”

墨狐子秦狸回头龇牙一笑，道：“我们怎么不敢？噢，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犯人，你客气还来不及呢，还敢发狠？”说着就拉白如云往外走。

琴魔哈古弦气得直发抖，到了此时，他也真狠不起来了，主要的是他惦念着小敏，他急于想要知道小敏的下落，和白如云要如何对付自己父女，也正因为他有这么多顾忌，所以暂时不得不软下来。

当时只好忍着心头暴怒，叹息了一声道：“罢了，老夫纵横一世，却想不到临终会受你们师徒的气……”他接着说道：“小鬼头你回来，我们好好的谈谈！”

白如云回身一笑，满面春风的道：“你老人家气消了是不是？”

哈古弦心中暗骂：“好你个王八蛋！”可是表面却装着平静，冷冷的哼

一声道：“我有话要问你。”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好吧！你老请说吧！”

墨狐子秦狸不由冷笑了一声道：“老帮子，我可告诉你，你再想玩花样，在小鬼头面前，你可是耍不开。”

哈古弦愤怒的目光向秦狸扫了一眼，恨声道：“老道，我们之间没有完，你等着瞧吧！”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道：“好！好！我等着你的！”

这时白如云已走到了石牢门前，和琴魔哈古弦当中隔着一个小圆窗户。

白如云站定了身形，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哈古弦道：“你有什么话说？”

哈古弦此时可真把白如云恨之入骨，可是他知道自己此时的生命，完全操纵在对方手中，自己纵横江湖一辈子，犯不着落在这么一个黄毛小子手中，当时强忍看内心一口冤气，冷笑了一声道：“小鬼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呀！”

白如云冷霾的脸上，并没有带出一点表情来，只是点了点头道：“不错，我们本来是没有有什么仇。”

哈古弦冷笑道：“那么，你为什么耍如此，还有我那个女儿，你又把她怎么样了？”

白如云擦了一下眼皮，冷冷的道：“和你一样！”

琴魔哈古弦立刻一怔，惊道：“你把她也关起来了？”

白如云冷冷的面颊之上，这才露出了一丝冷笑，那冰寒的目光，在哈古弦脸上转了一周，才说道：“哈老爷子，我们是老邻居，又是多年的朋友了，白如云虽是个怪僻，但是待你们父女也不薄。”他提高了嗓音又道：“可是你们却出卖了我。你们救走了龙匀甫，我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你们居然得寸进尺……”

哈古弦脸色不由蓦然通红，白如云冷笑了一声，又接着说下去，道：“居然再来偷放伍镖头，哼！哈老怪！你们也太欺人了！”

哈古弦头上青筋暴跳，方开口说了声：“白如云……”

不想白如云已截断了他的话头，插口道：“你以为天下只有你们一家是好人么？你以为凡是住在我这里的，都会被我杀害么？哈！”

这豪放的青年人，说到此，竟仰首狂笑了起来，那种回荡的音波，使在场之人，无不被震得心神荡漾，因此更加深了哈古弦的愤恨！

他咬紧了牙，看着这个年轻的后辈。白如云收敛了狂笑，恢复了冷静的态度。

他的手互捏着，冷冰冰的道：“可是你们太笨了，我只不过略施小计，你和你女儿分别都入了圈套。哈古弦，你要在这间冰冷的房子里反省，一直到有一天你亲口向我说你改过了，我才会把你放出来，否则……”

这年轻人转动了一下那双星星也似的眸子，接道：“你就在这里住一辈子！”

他说完了话，再也不多停留，回头叫道：“老道，我们走！”

墨狐子秦狸龇牙一笑道：“真有你的……走！”

说着就要转身，琴魔哈古弦简直把肺都要气炸了，他这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恨。

当时厉声大吼道：“小杂种，你也欺人太甚了，你是我什么人，你居然

训起我来了！”

他大叫道：“我老人家称雄江湖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山上当猴崽子呢！”

白如云和秦狸本来要走，听了这种话，反倒停步不走了，并且回过了身子。

哈古弦已经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口中狂喷着气，连连道：“好小子，真气死我了！”他狠狠的说：“要不是我在这房子里，小子，我不活劈了你！”

他口中又骂了一些极难听的话，并且用掌击碎了好几处壁石，砂石交溅，声势也端的惊人。

然后他才以不平的姿态，用力的把身子向那所白骨所堆成的床上倒了下去，兀自气呼呼地瞪着双眼。

白如云一声不哼的容这怪老人发完了一阵脾气，他才又走到了那小窗口。

他微微皱着两弯剑眉，探首窗前，谁也不会想到，他此时是用着何等关怀的目光，在顾视着这个暴躁的老人，他微微叹息了一声道：“哈老爷子，你这是何苦……事实上，我还是不会放你出来的！”

哈古弦由床上一翻而起，他大吼道：“你给我滚！你想叫我求你可是作梦！小鬼头，你死了这颗心吧！”

白如云正不知如何回答他这句话，墨狐子秦狸这时却嘻嘻一笑道：“这老家伙简直是给脸不要脸，你哪有这么多话和他罗嗦，饿他八天，你看他比谁都乖！”

哈古弦用火红的眼睛，扫了这怪老道一眼，心中恨透了这师徒二人。

墨狐子秦狸只对他龇牙一笑道：“老兄弟，有你来了，我可真高兴，我要好好歇歇了……其实里面并不苦，每天有人送饭，没事睡睡觉，好得很！”

他说到此，嘻嘻一笑，用手一拍白如云肩膀道：“小鬼头，走！我们爷儿俩弄一坛酒，好好喝他两盅。嘻！”

白如云不由剑眉一皱，心中却暗暗想着：“老道是不能给他过一天好日子的，才出来几天，他酒瘾又犯了……”

当时，目光一转，却见关着哈古弦紧邻的那间房子门敞开着。

这间房子一切设备和隔壁都一样，只是没有内中的那些骷髅而已。

白如云目光一转，计上心来，当时随着秦狸走了几步，已快到门口，他不由对秦狸小声道：“老道，你从这房子进去，趴在窗户上看看，看看他在干什么。”

秦狸龇牙一笑道：“好！”说着，轻轻走进了这间石室，不想他方向那窗口上一趴，却听见“砰”的一声。

墨狐子秦狸猛然转身，却见这间石房的门，已经关上了。他不由怪叫了声：“小鬼头，这是怎么回事？”

白如云微微一笑道：“老道，我全是为你好，你已经自由了一个多月，而且你又犯了酒瘾了！”

墨狐子不由一愣，这时他才想到，原来自己也被白如云关了起来了。

顿时他尖声叫道：“小鬼头，你这小子……”

忽然，他想到和他耍硬是不行的，顿时把话咽住，用调笑的口吻道：“好！好！我不喝酒，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吓唬我。”

白如云微微一笑道：“谁给你开玩笑，你好好地住在里面吧！明天我再

来看你。”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阵紧张，脸色骤变，方要发作，猛然窗口出了个人影，正是琴魔哈古弦，他正冷笑着看着自己。

墨狐子秦狸不由臊得脸上一红，把那腔无名火强压了一下，尚装着微笑道：“小鬼头是和我闹着玩的！”

哈古弦这一刹那，竟反怒为喜，笑得眼睛都成了一条缝，他哈哈大笑两声，道：“怪老道，原来你就住在隔壁呀！这可真是失敬了，我们真是老朋友！”

墨狐子冷笑道：“你作梦，小鬼头敢不放我出去！”

他说着猛然转过了头，可是，已经失去了白如云的踪迹，这一来，他立刻愣住了。

照以往的经验判断，白如云是走了。

墨狐子秦狸这一时真想哭，真是说不出的又气又恨，哈古弦却又嘻哈一笑道：“老朋友，死了这条心吧！你那好徒弟早走了，你不是说这里面挺舒服么？哈！你就在里面享享福吧！”

他说着摇着那大头道：“我可舒服透了，有老哥哥你陪着我，我是什么都不愁了！”

墨狐子秦狸不由猝然大怒，怒叱了一声：“老鬼住嘴！”

他猛然闪到那窗口，伸出右掌，“哧”的劈出了一掌，直朝着哈古弦后心猛劈了过去。

琴魔哈古弦狂笑了一声道：“老道你敢动粗的？”

可是他心中却明白，墨狐子秦狸这种身手，可是非比寻常，虽是隔着一窗，要叫他打上，那可也顿时了帐。

哈古弦有见于此，就在墨狐子秦狸一出声的当儿，他已用“黄峰护尾”的疾势，刷的一声，把身子转了过去，就势“呼”的一声，也劈出了一掌。

当空起了一声轻炸，溅起了满空砂石怒涛，二人都不由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琴魔哈古弦却嘻嘻一笑，道：“想不到你的火气比我还大！别人怕你，难道我老头子也怕你不成？”

他口中虽这么说着，一条右臂，只觉得齐根发痛，几乎连举起都难了。

这才心里有数，知道虽然表面上，二人功力相敌，可是对方所练内炁，已小小伤了自己，看起来这墨狐子秦狸，果然是不可轻易招惹的人物。

另一方面，墨狐子秦狸见自己这么厉害的“乾天劈空掌”，仍未能把对方伤了，心中也不由一愣，当时闻言嘿嘿冷笑了一声，道：“老头子，你我之间是永远也没有完，现在是大家都被关着……我也没有心情和你胡缠。”

他说到“大家都被关着”这一句话，面上带着一种苦笑之色，极为不自然的摇了摇头。

哈古弦永远除不了玩笑之态，这时又嘻嘻笑了两声，点了点头，说道：“我们是一条线上拴着两个蚂蚱，跑不了我，可也跳不了你，我们往后走着瞧！”

墨狐子秦狸怒视了他一眼，心中抑制着无比的怒火，猛然间飞起一脚，照着一个斗大的石鼓上踢了过去，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顿时为他踢了粉碎，琴魔哈古弦不由大吃了一惊。

墨狐子秦狸这时候就像发了疯似的，他口中愤恨的骂道：“他妈的！他

妈的！”

只见那枯瘦的两只长腿连连飞舞着，一时发出了雷也似的鸣声。

那些石桌石床石几，不管什么，只要被他踢着的，顿时就开了花，石碎砂溅，整个石牢里，荡起了一天烟云，声势也真是惊人！

琴魔哈古弦这时才算真正看到了秦狸的武功，也不禁惊得连连咋舌不已，心说：“好家伙！这老狐狸原来已练成了这么厉害的功夫，原来火性这么大，幸亏我还没有十分的招惹他！”当时一声不哼的在一旁看着他。

墨狐子秦狸一个人发了一阵脾气，少说也有一盏茶的时间。

那房子以内所有的东西，举凡床几椅等，无不毁在他的脚下。

然后他怒喘着气，坐在被踢碎的乱石之上，一双火眼更似要喷出了火来。

哈古弦见了，摇头一笑道：“乖乖！好厉害！”

墨狐子秦狸怒视着他道：“哈老头子，我劝你不要逗我，我可不是好惹的！”

哈古弦吐舌一笑道：“这个我知道，你既然有这么厉害的一双腿，为什么不把墙踢开，我也沾沾你的光！”

墨狐子秦狸怒叱了一声：“我叫你住口！”

哈古弦缩了一下脖子，嘻嘻一笑道：“好，好，我住口。只是你生这么大气，是跟谁生呢？”

墨狐子秦狸不由偏过头来，由窗口看着惹厌的琴魔哈古弦。

本来他是一腔怒火，正待借题发挥，可是当他看到哈古弦那种苍老的面容，忽然他心中有了一个突然的启示。

他不由苦笑了一，摇了摇头道：“哈兄弟，我们都是这么老的人了，在人世间，又还能活几年？”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说得是呀！”

墨狐子秦狸眨了一下眼睛，嗟叹道：“我们又何苦为敌呢，是不是？”

琴魔哈古弦见这怪老道有此感慨，的确是很难得了，登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墨狐子秦狸不由老脸一红，讷讷道：“你……你莫非不以为然么？”

哈古弦猛然收敛了笑容，哼了一声，一面往地上啐了一口，道：“老狐狸，到现在你才想通呀！哼！”

墨狐子秦狸一怔道：“这么说你是早就想通了？”

哈古弦往起一站，一面走着，一面笑道：“这还用多说。”

说着他站定了身子，回头看着墨狐子秦狸，冷冷的道：“我只是笑你，已经是快一百岁的人了，你哪里来这么大火气？”他说着用手指着隔壁的那一大堆碎石道：“你以为这样可以显出你的功力好是不是？到了晚上，看你睡哪里！那小鬼头是你徒弟，你犯得着和他生那么大的气么？”

哈古弦滔滔的说着，墨狐子老脸之上，可是红一阵白一阵，只朝着哈古弦直翻白眼儿！

哈古弦难得找到这么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感化这么一个厉害的敌人。

他走近了一步，又说道：“你和小鬼头之间这种不正常的相处，的确令我这外人想不通……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他是师父还是你是？”

墨狐子秦狸发觉情绪又有些不对了，当时动了一下身子，苦笑一声道：“我们先不谈这个好不好？”

琴魔哈古弦哪肯放弃这个机会，当时冷笑了一声，又踱了几步才道：“为什么不谈？这才是问题之中的问题！”

墨狐子秦狸长叹了一口气道：“老东西，你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事实上小鬼头和我之间的感情，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好，我们都是放在内心里的好！”

墨狐子秦狸一口气说到这里，却为哈古弦打断了他的话，他微笑道：“把你经年累月的关在石牢之内，算是对你好吗？好在什么地方？”

墨狐子秦狸对这一点，有时气尽管是气，可是却不会改变他和白如云之间的感情。

哈古弦见他如此，心中倒颇为感慨，他知道这一对奇异的师徒之间，有着极为亲密的感情，是不容许任何人破坏的。

他当时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也许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只是我却看不出来。”

墨狐子秦狸同意的点着头，他嘻嘻的笑着说：“是这样……是这样……我们之间的感情，任何人也看不出来的。”

他终于想通了这点，连连点着头道：“他关我全是为我好！”

哈古弦哼了一声，秦狸看了他一眼，道：“你也许不信，他是怕我出去乱杀人！这是我的老毛病，我改不了！”

哈古弦笑了笑，道：“所以只有把你关起来？”

秦狸站起了身子，把头凑近在窗口道：“这房子里面里那些骷髅和骨架，都是我杀的！”

哈古弦听了这话，不禁吃了一惊，墨狐子秦狸这时颇似伤感的叹了一口气道：“小鬼头能就能在这里，我只要杀了一个人，他准知道，而且不出十天，那人的尸体，他一定会给我运回来，留下骨头送到这房里来。说到此，他的声音都显得有些发抖。

琴魔哈古弦惊奇的看了一下这房中的骨架，少说也有百数十具，不禁出一身冷汗。他惊愕了半天才道：“杀这么多的人干什么？”

秦狸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我恨世上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我只要发现了他们，我就一定不放过！”

他说着显示一副咬牙切齿的恣态，十分狰狞，哈古弦摇了摇头叹道：“有钱有势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呀！”

秦狸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是的，我也知道，可是……”

琴魔哈古弦摇头一笑道：“老朋友！这么说，你这徒弟一点也没做错！”

秦狸慢慢地抬起头来道：“可是我现在已经改多了。尤其是当静夜里，我睡在这些死人骨头上……”他咽了一口唾沫，又说道：“这些都是死在我手里的人，老兄弟，你想那种滋味有多么不好受！”

哈古弦噗嗤一笑道：“当然不好受，要是我，我还害怕呢！”

墨狐子秦狸冷笑了一声道：“小鬼头这种处罚我的方法，也难为他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倒还是真有作用，慢慢地，我真是改多了！”

哈古弦这时对白如云，心中确实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当时叹了一口气，微微一笑，懒散的说道：“改多了也不行，这一次不是已把你请出来了么？怎么又关起来了？”

墨狐子秦狸脸一红，他叹了一口气，左右看了一眼，才附在窗口小声道：“我这次出去，又杀了三个人，也许又叫小鬼头知道了。这小子真是厉害！”

哈古弦像是听神话一样的听着。

二位老人家，也可说是武林中的怪杰，这么一说，非但消除了彼此的敌意，反而显得更亲近了。

墨狐子秦狸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走了一圈，又回过头来道：“还有，我爱喝酒，这也是小鬼头看不惯的地方，他说我每次杀人，都是喝酒的关系……”

哈古弦龇牙一笑道：“这他可没办法制止你了！”

墨狐子秦狸冷笑一声道：“他怎么没有？”

哈古弦一怔道：“顶多不给你喝，可是你一出去还是要喝呀？这是没用的！”

墨狐子连哼了两声，似乎难以启齿似的，可是最后他仍忍不住说：“你绝对想不到……这小子办法有多绝，那可真叫人没办法！”

哈古弦真是听出了神，当时眨了一下眼皮道：“什么办法这么绝？”

秦狸红着脸，叹了一口气道：“你可别笑！”

哈古弦已经想笑了，可是他忍着点了点道：“好，我不笑。你说吧！”

秦狸走了一圈，又走到窗口，才低声道：“这小子还是每天照样送酒来，而且菜特别好，都是我最爱吃的。”

哈古弦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道：“这不合了你的胃口吗？”

秦狸冷笑道：“你往后听呀！”他苦笑了一下，才接下去道：“第一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吃大喝了一顿，酩酊醉倒，可是到我醒来的时候，不知怎地，全身衣服，竟自被人扒了个精光！”

哈古弦不由再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墨狐子秦狸红着脸道：“你不要笑，这都是小鬼头之意，叫南水、北星那两个小王八做的。”

说到南水北星，老道气又大了！他重重的啐了一口道：“这两个小王八蛋，只听他一个人的话，他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哈古弦笑眯着眼道：“后来呢？”

墨狐子秦狸冷冷的道：“哼！”一直到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鬼才又把衣服送来，可是晚饭照样有酒有肉！”他摇了摇头道：“我是见酒连命都不要了，跟你一样的！”

哈古弦并没有反对，事实上他确也是如此，墨狐子秦狸看了他一眼道：“我后来脸皮也老了，心说剥衣服就剥衣服，反正没有人看，我还是照喝不误！”

哈古弦哈哈大笑道：“你真行！真有你的！”

墨狐子秦狸脸色通红的笑了笑，道：“真行？一点也不行！谁知道有一次喝醉了，又被两个小鬼把衣服给剥了，等我一醒，四周全是人，有男有女，他们也不说话，只在外边用眼睛看着我，我的老天，可把我给弄惨了！”

哈古弦听到此，忍不住又自纵声大笑了起来，连眼泪也笑出来了。

墨狐子秦狸也尴尬的笑了起来。

他边笑边叹道：“这一次我算是丢了大人了，可是我不服气，心想我只要少喝一点，不喝醉就行了。”

哈古弦点头道：“是呀！”

秦狸看了他一眼道：“可是小鬼头连这一层也想到了，那酒里，他早已放下了迷魂砂，哪怕你喝一口，只要你喝就非醉不可。我一连上了七八次当，

每一次都被剥了衣服，围着一大堆人看，后来，我是再也不敢喝了，就是没有放药，我也不敢喝了。你说这小鬼有多精！”

哈古弦不由搓着手，连连点头道：“这小子是有一手！”

秦狸哼了一声道：“岂止有一手，简直是鬼灵精，我这一辈子就没碰过这么足智多谋的人！”

哈古弦叹了一口气道：“要不，我老人家怎会被他关在这里面！”

他说着不由苦笑了一下，用手捻着颌下的长须，看着墨狐子秦狸道：“老道，你我都是这个年岁的人，可是却连一个小孩都斗不过！”

“谁说不是，这小鬼头有时候让人恨得牙痒痒，可是有时候又逗人喜欢，我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哈古弦伸了一个懒腰道：“唉！想不到我琴魔一生称雄武林，到老来会叫一个黄毛小子给关了起来，这要是传扬出去，我这张老脸可丢光了！”

说着转过头来，看着一窗之隔的墨狐子秦狸，笑了笑：“我看你倒是习惯了，满不在乎的样儿！”

秦狸长叹了一口气道：“在乎又怎样……其实小鬼头对我是真好，要不是他这几年好好管我，我简直不知坏到什么份儿上了。所以……唉！”他摇头一个劲苦笑。

琴魔哈古弦这时打了一个呵欠，倒身在那白骨堆成的长床之上，叹了一口气道：“喝！真凉快！”

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房顶，脑中却想到了爱女哈小敏，不知白如云如何处置她了？

当时忍不住叫了声：“老道！”

秦狸哼了一声，哈古弦道：“我女儿现在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秦狸冷冷的回答道：“我怎么知道！不过你放心，小鬼头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哈古弦心中这才稍微放心，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又由骨床上翻了下来，皱着雪球也似的两道眉毛，道：“这么说来，小鬼头还真是一个好孩子！我还以为他爱杀人，如此看来，倒不尽然！”

墨狐子秦狸龇牙一笑道：“你说他爱杀人，倒也不假，可是他只是杀那些最坏的人，和我就不同了，不过也不一定……反正这小子个性怪得很就是了！”

琴魔哈古弦脑中思索着一个问题，此时忍不住问道：“老道，我问你一件事，你可得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怎么样？”

墨狐子秦狸一笑道：“行！我们现在是无话不谈。”

哈古弦脸色微微一红，讷讷道：“小鬼头到底对我女儿怎么样？”

墨狐子秦狸一怔，当时嘻嘻一笑道：“好个老帮子，你是想给我徒弟说亲是不是？你口口声声骂白如云，原来你心里也喜欢他是不是？”

哈古弦一瞪眼道：“你可别胡说八道，谁给他说亲？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墨狐子秦狸仍是神秘的笑着，他点了点头道：“其实，小敏这孩子样样都好，我还真喜欢她，要能和小鬼头配成一对儿，那可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说到此，他竟然停住了，面上却带着一片凄惘之色。

琴魔哈古弦自然看出来，当时冷笑了一声，道：“可是天底下的事，

哪能这么如意，不是我老头子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小鬼头有时候也太狂了，你说我们小敏哪一点……”

他突然又觉得，不该把这种事说得太露骨了，当时气得脸色通红，恨恨的吐了一口气，又接下去道：“老实说，我女儿也不见得看上他、非要嫁他不可！”

墨狐子秦狸笑了一笑道：“当然，当然。”

哈古弦看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只可怜这孩子从小就走了娘，剩下我这个老爸又没用，要是她娘如今在这里，这孩子哪能受这个委屈！”这老头子说着，竟差一点流下泪来。

他脸中重新想到了那个离开他的女人——绿娘石瑶青。那是一个极为护短，而且武功绝高的女人，哈古弦每一次想到她，总难免要流下几滴老泪。

墨狐子秦狸笑了一下道：“算了吧，老兄弟，你又想起老伴儿来了是不是？”

哈古弦冷笑道：“我只是气白如云，不该对我女儿这样罢了。哼，他不是讨厌我们么？等这儿事了啦，我就叫小敏下山去，我们躲开他总行了吧？”

墨狐子秦狸叹道：“这又是何必？”

哈古弦笑了一声道：“何必？”他狠狠地接下去道：“这是我最客气的办法了，要照着我过去的脾气，我就先把这小子的腿打断，然后我们再走！”

墨狐子秦狸噗嗤一笑道：“小鬼头什么地方错了，你要把他腿打断？你得说出你的理由来呀！”

哈古弦脸一阵红，一时答不出来，只是连声的冷笑不已。墨狐子秦狸心里有数，当时叹了一口气道：“老兄弟！这事不不是你气，有时候想起来我也气，不过说回来，也不能怪小鬼头，我们做长辈的人，只能从旁观察他们小儿女的动态，加以管束，却不能硬要他们怎么样。这种事情，很难处理的，却不能意气用事……”

哈古弦心中一惊，倒想不出这墨狐子秦狸居然有此见识，自己一向倒是把他轻估了。当时点了点头道：“老道你说得对，所以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叫么女儿离开这里。”

墨狐子秦狸皱了一下眉头道：“离开也不是办法。”

哈古弦这两天为女儿的事，已用尽了心思，这时间言不由追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秦狸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看小鬼头并非对你女儿没一点情，只是这小儿子的心，实在难猜得很！”说着，他摇了两下头。

琴魔哈古弦忍不住问道：“那位伍青萍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狸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兄弟，这都是缘分，你说么女儿有多么好，又没婆家，和小鬼头不正是一对儿么！嘿嘿……”

他看了哈古弦一眼，下面却不好说下去，当时又顿了一顿道：“那位伍姑娘再有一万个好，可是人家是已经有婆家的人了，这怎么行？”

墨狐子秦狸也不禁有些气。可是，当他想到了，他自己也曾经全力促成着这件事情时，他不禁气就消了一半，只是心中愈发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味。

琴魔哈古弦叹了一口气道：“那龙匀甫现在还在我那里养伤，这孩子人品什么，都还不错，按说那位青萍姑娘得人如此，也真该心满意足了，只是这样子，她好像还不大愿意似的。”

墨狐子长吁了一口气道：“这就是缘分了。”他又接一句说道：“不过，

据我所知，那位姑娘，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姓龙的小子。”

哈古弦一怔道：“是这么着？”

墨狐子点了点头，说道：“只是她又跑了。什么时候不好跑，单等这个时候！她还答应说等我回来再走，谁知道还是先跑了。这一来事情就更难办了，一边是要女儿，一边是要媳妇儿，再加上小鬼头更急得都快疯了！”

他说到此时，长叹了一口气：“这丫头算是把这一伙人都害苦了。”

琴魔哈古弦皱眉道：“这可怎么办？”

墨狐子秦狸咧嘴道：“管他呢，反正小鬼头有的是办法，我们往下看吧！”

琴魔哈古弦苦笑笑道：“反正苦的是我们小敏。”

墨狐子秦狸摇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看这几个角儿，谁也痛快不了，包括你我在内。”

哈古弦愈想愈气，不由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鼻中哼道：“白如云你也欺人太甚了，总有一天我要叫你知道我哈古弦的厉害！”

他说完这句话，回头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冷笑道：“天可不早了，睡觉吧！”

墨狐子龇牙一笑，道：“老朋友，我劝你还是安下心来，要不然，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这是实话。”

哈古弦这时一挥右手，油灯立熄。然后，他拖着沉重的躯体，又倒在那架白骨堆成的床上，发出了一阵吱吱的怪响声。

这两位风尘怪杰，一时也只有自认了这种滑稽的命运，暂时保持了宁静。须臾，相继鼾声如雷。

白如云略施小计，不费吹灰之力，居然把哈氏父女相继擒，心中不由十分愉快。最后又把墨狐子秦狸也关了起来，他知道这老家伙脾气特别大，所以趁着秦狸和哈古弦问答之际，他轻轻地溜了。

他由这所石牢中轻轻踱出，天上没有月亮，阴霾的天空里，尚飘着细细的雨丝，这正是恼人之夜，白如云不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心里想：“这两个人，我都关起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忽然他心中一动，他想到了那碧月楼中的哈小敏，不由怔了一下，暗忖：“我可太大意了，竟忘了叫南水、北星两个人去看看她，隔了这么久，说不定她早就跑了！”

想着不由足下加劲，直向碧月楼奔去，一口气驰到了湖边，方想施展“一苇渡江”的绝招，直奔竹楼去，无意间，却见岸边苇草中，有人影一闪。

白如云不由一惊，口中叱道：“哪一个？”

那人倏地由草中腾身而起，口中也惊呼道：“是……谁？”

白如云立刻剑眉一皱，哼了一声道：“北星，深更半夜你不睡觉，在这里搅什么鬼！”

北星此时着黑色长衣，满脸惊慌之色，他手中尚似抱着一人。

这时见向自己发话之人竟是少爷，不由宽心大放，他大叫道：“少……少爷，可不好了，南水……南水……”

白如云这才看清，他手中所抱之人，正是南水，只是一身水湿，如同死人也似的躺在北星臂弯里，白如云不由吃了一惊。

当时身形一窜，已到北星身前，伸出双臂，已把南水接了过去，匆匆道了一声：“走，跟我来！”

说着几个起落，已扑至一幢楼室之中，北星这时也匆匆点上了灯。

白如云把南水放在一张床上，皱眉道：“他怎么了？”

北星脸红脖子粗的道：“小的也不知道，我找……他老半天，才在水边找到……他。”

白如云挥了一下手道：“算了，这么大了，连句话也说不清！”

说着忙低头看了看南水脸色，又用手摸了一下脉门，才点了点头。

当下猛然在南水背心上击了一掌，顺势拧了一把，南水立刻口中“啊唷”了一声。

白如云脸上带着微怒，后退了一步，倚着一张桌子，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南水在床上翻了两个身，口中哇哇的干呕了几声才坐了起来。

这时北星已扑上去，紧紧的握住他一双手，满脸关切地问道：“南水……你怎么了？”

南水怔怔的看了他一眼，这才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吼了一声：“好个哈小敏！”

北星不由在吃了一惊，慌忙用手将身后的白如云一指，哧哧的道：“少……少爷在……”

南水一抬眼，才发现白如云就站在眼前，当时不由吓得脸色一青，顿时就呆住了。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你刚才说什么？”

南水嘴唇蠕动了半天，才讷讷的道：“我说哈……小敏。”

白如云厉声道：“哈小敏怎么样？哈小敏可是你叫的！”

南水哆嗦了一下，这两个小鬼，平日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只一见了白如云，真无异是老鼠见到了猫一般，这时白如云一发脾气，南水可吓坏了。

当时马上改口道：“哈……小姐，哈小姐。”

白如云冷哼了一声道：“你们这两个小混蛋，胆子是愈来愈大，居然目无尊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南水抖声道：“少爷不是关照我们要照顾……门户……么？我……”

白如云斥道：“那你怎么会被人给点了穴？我的脸都叫你给丢光了！”

南水脸一阵红，讷讷道：“小的……正在划船……不想那哈……哈小姐，把小的引到岸边，小的问她话，她不但无理，反和小的打了起来，后来……后来……”

白如云哼道：“后来就让人点了穴道？”

南水嗫嚅道：“是……哈姑娘……点的。”

白如云望着他冷笑了一声，当时挥了挥手道：“好！你们下去，下次要是再有这情形，你就不要见我了。”

南水哭丧着脸，对白如云弯了一下腰道：“是。”

北星也弯腰道了声：“是。”

白如云横目扫了他一眼，北星已红着脸走在南水身前，小心的扶着南水站起来，二小童傻傻地又看了白如云一眼，才慢慢的向室外走去。

白如云冷冷地看着二小童走出，心中十分不悦，他喃喃地自语道：“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把南水给打伤了。”

他说着转身走了出来，水面上静悄悄的，他远远看见那碧月楼上，仍然有闪闪的灯光。

他心中暗暗想道：“怎么还会有灯，莫非那哈小敏真是仍在楼上，听凭我的处置么？”

他心中这么想着，就不再迟豫，当时顺手在一棵老树上抓下了一枝枯枝，就手折成十几段，身形展处，已自腾空而起。

水面上此刻起了一串波纹，白如云颀长的身形，就如同一只戏水的海鸥也似，一连串的起伏身影之中，已经消失了他的踪迹。他踏进那“碧月楼”前，轻振二臂，已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然拔空而起，轻轻往那竹栏上一落，真是身轻如燕。

竹楼阁室内，传出了一片昏暗的灯光，白如云就耳听了听，并没有发觉任何声音。

## 第十六章 流水无情老怪救徒

他轻轻附在窗缝间，正想向内偷看，忽然脸色一红，又把头收了回来。举手在窗上轻轻叩了两下，发出“笃！笃！”两声，但不见回声，顺手把窗户推开，一跃身，已腾身而入，却见哈小敏蜷卧在竹床之上，抱着膝盖，早已入了梦乡。

白如云不由摇头叹息一声，心想她还真是小孩，这种情形下，她居然也能睡。

想着轻轻走到了床前，见床上有一棉被，白如云顺手拉起，给她盖在了身上。

他这一刹那，心情十分沉重，自己暗想着，对于眼前的哈小敏，本来谈不到什么感情，可是却是自小看着她长大的。

他愣愣的看着床上这个姑娘，心情沉重的想道：“这姑娘也同我一样的可怜……她自小就失去了娘……只跟着她爸爸……”

“她任性、娇嗔，有时虽是爱施个小性，可是不可否认的，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白如云深深的皱着眉头，望着床上的她。

床上的小敏，却是恬静的微笑着，那微微弧形的嘴角儿，有时向上动一动，虽在睡梦之中，仍可看出那浅洋的一双酒窝。长长的睫毛，在又细又弯的蛾眉之下，更增加了青春的妩媚，几根青丝散乱的拂在晕红的面盘儿上，随风飘动着。

白如云不由冷笑了一声，心道：“你倒是不当回事儿……”

可是那先前的一番震怒，此刻竟自消散得没了影儿，他在她床前站了一会，心中犹豫着，不知是否应该把她叫醒，可是当他把手方一伸出去，又不禁慢慢的收了回来。

同时，目光一转，无意间，却见她手心抓着一个纸球儿，白如云不由心中一动。

白如云轻轻伸出二指，把那纸球儿从她手中夹了出来，哈小敏口中嚅唛了一声，微微转动了一下身子，又睡了过去。白如云拿着这纸团，觉得热热地，心中怀疑道：“这里面到底写些什么？”

当时迟疑了一下，遂把这个纸团儿打了开来，再往那纸团儿上一看，他不由立刻脸色红了，俊目一扫榻上的小敏，心中却想道：“真可恨，她怎么把这东西也翻出来了？”

原来那发皱的纸团上，写着一笔秀丽的字迹，是：

“白云深处曾为客，  
青萍随波任浮沉，  
……”

正是伍青萍离开此处时，所留下的笔迹，可怎么会到了这姑娘的手中？

白如云忙把这纸团揣在了怀中，面色不禁有些讪讪，他冷冷的目光，注视着床上的小敏，心中由不住想道：“怪不得她对我突然变了，原来是为了这个。唉！真是一个可怜的姑娘……”

想到此，他不禁双手互捏，在房中踱了一圈。

这是一番烦恼的思虑，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也许他们能日理万机，但是所不能当机立断者，唯此恼人的情思耳！

白如云踟蹰了一阵，愈发觉得眼下的事，难以处理了。

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异于普通人的人，在感情上来说，他也可说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

他想到了青萍，想到了那紧系着自己内心的姑娘，立刻使他意念坚强了起来。

他回过身来，频频皱着双眉，暗暗的想：“我白如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这一生，我只知我要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可是却决不能被儿女柔情所牵制，尤其是不能一错再错……”

“最不该的是，我爱上了伍青萍，可是我既然爱上了她，一任天涯海角，或海枯石烂，也决不能转移我对她爱的初衷。”

他紧紧地咬着一口贝齿，又回目看了一下床上的小敏。

他又接下去想道：“不论她是如何痴心，不论她怎么可爱，我都不能对她心存异心……否则我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了！我决不能改变！”

他心里这么想着，果然意志又坚定了不少，自己用手加额，紧紧按了按，忽然床上的小敏又翻了个身，她口中含糊的道：“小云哥……小云哥……”

白如云不由陡然一惊，急速转过身来，却见哈小敏仍是闭着水汪汪的双目，像是方才痛哭过的样子，这两句话，却是她梦中的呓语。

白如云一任是铁铸的汉子，到了此时，也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凄然之感！

诸位，白如云真如同笔者手下描叙的那么冷酷无情么？

不！他绝对不是。相反，他有火也似的热情，和浓厚的感情，只是他一直把它们压制在内心而已，或者说他表达的方式，是异于常人罢了。

这些都是由于他有着过份凄凉的身世，和崇高至上理想的目标，因此久而久之，养成了他这种孤僻的怪性，和异于常人的情感！

可是，他到底是一个有感情的人，这是不能否认的！

哈小敏这两声“小云哥”，声音是那么脆弱婉转，可是却似两支冰箭似的，深深刺入了白如云的内心，他脸上带出了一片诚恐惊惶之色！

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这种经历，甚至连类似的经历都不曾有过！

他几乎不敢再在这里留下来了，当时移动了一下脚步，可是梦中的小敏，却像有意捉弄这个少年似的，她断断续续的由口中又说道：“我……小云哥……你不要走，不要走！”

她口中这么叫着，娇躯竟猛然由床上坐了起来，人也醒了，原来竟是一个梦。

她微微吟哦了一声，睁开了那双含露也似的晶莹眸子，一双玉臂向后撑着。

突然她惊叫了一声，道：“小云哥……你真的在这里？这……”

白如云这时神色极不自然，他本已回过了身来，哈小敏这么一叫，他反倒不好再走了。

当时脸色微红的点了点头道：“我在这里。这……”

哈小敏不由低头一看，自己是坐在床上，而且身上还盖着一床薄被，不由微笑道：“小云哥，这被子是你为我盖的？”

白如云摇了摇头，脸色微红的道：“我……没有。是你自己盖的。”

哈小敏秀眉微皱，自语道：“奇怪啊，我记得没有盖呀！”

她一面揭开被子，由床上下来，微微笑道：“小云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了也不叫我一声，多不好意思……”

她一面说着，一面自桌上倒了一杯茶，双手送到白如云面前，就好像是在她自己家里一样。白如云这时本已落座，见状哼道：“姑娘不要客气，还是你自己喝吧！”

哈小敏脸色微红，说道：“我自己再倒。”

她一面说着，还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瞟了白如云一眼，就杯呷了一口，口中还叫道：“好凉！”

又看了白如云一眼，笑道：“我最喜欢喝凉茶，冷冷的，真过雁！小云哥，你呢？”

哈小敏自言自语说了几句话，人家也没接碴，她倒能从容应付，又喝了一口茶，眨了一下眼睛道：“小云哥，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

可是话一出口，连她自己也觉得这句话说的有些多余，不由自己暗暗的忖道：“废话，人家睡了还来！”

当时不由低下了头，她转着一双明亮的大眸子，扭着一双脚尖。

一双凤目来回的盘弄了一会，空气仍然是那么平静，白如云仍然用着晨星也似的一双眸子牢牢的盯着她，也不说话。

哈小敏盘弄了一会足尖，心中可不禁有些犯嘀咕，偷偷的展了一下蛾眉，往白如云的坐处窥了一眼，玉面禁不住的红了一下。

当时笑了笑：“刚才，你没来，我一个人……可真是吓死了，老是听见窗户响，也没见个人影儿……”

白如云仍是不发一语。

他永远是静的，要在静中去观察和分析每一个人。

哈小敏说了半天，白如云一句话也没接，她心中又惊又怕，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时秀眉微微一皱，但霎时又回复原状。

她小心眼里不由想：“反正我给他装糊涂到底！”

想着抬起手理了一下秀发，回眸一笑道：“小云哥，你看我头发乱不乱？”

白如云这时似是又好气又好笑，只面上一点也不带出来。哈小敏嘟了一下嘴道：“不理人就算了！”

说着走到一张古铜镜前面，独自在镜前搔首弄了一会姿态，把一蓬秀发一会弄高，一会又弄低，嘴里兀自不停的念道：“讨厌死了，找把剪子把它都剪了！”

不想这话一出口，只听见“叭”一声，一溜白光一闪，小敏脚前落下一物。

哈小敏不注意，不由吃了一惊，口中“唷”了一声，后退了一步。

再低头一看，原来脚前那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把白光闪闪的小剪子，是白如云顺手自桌上拿下丢过来的。

哈小敏不由玉面一红，斜目瞟了白如云一眼，半羞半笑的道：“怎么，这句话你听见了，真叫我剪头发？你呀！你真是个大坏蛋！”

说着他那小剪子拾起，不想目光一扫，只觉得这剪刀形状特别，颇为小巧玲珑，雪也似亮，不由看一眼，这一看，她可马上不笑了。

只见那雪亮的刃口柄边，有一个小小的“萍”字，她秀眉一皱心想：“这不是青萍姊姊用的暗器‘金凤剪’么？”

当时不自然的笑了笑，嘴角微微一撇道：“这是萍姊的暗器呀！”

说着，顺手往桌子上一丢，白如云是顺手由桌上拿起丢过去的，倒还不知是伍青萍留下的暗器，当时闻言不由往桌上瞟了一眼。哈小敏哼了一声道：

“我还以为你眼睛只会看前面呢！”白如云不由俊脸一红，这才点了点头道：“你的话也该完了吧！”

哈小敏忍不住“噗嗤”的笑了一声，忙用手捂着樱唇，一面娇哼道：“谁叫你一直不理人家呢！”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说道：“小敏，你不要太随便了，你要想到你现在的身份再说话才好！”

哈小敏后退了一步，小手一捂嘴道：“噯呀！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呀？”

白如云不由双目突地一睁，射出了逼人的冷光，哈小敏心里一惊，叫了声：“小云哥……”

这一声小云哥，果然有点用，白如云不由立刻软了不少，他仍然忿忿的盯视着她。

哈小敏眼圈红了一红，低下头道：“小云哥……你还要生我的气呀？我……我已经知道错了。”

白如云这时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声，道：“哼！知道错了？你知道个屁！”

哈小敏抬起头，眨了一下大眼睛，道：“真的……我不骗你！”说着话连声音都抖了，白如云这时站住了脚步，冷冷的说道：“小敏！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大胆？”

哈小敏脸色绯红的道：“我胆子很小……小嘛……”白如云冷笑道：“很小？”

哈小敏怔怔的点了点头，白如云上前一步，说道：“好！我问你，你凭什么把南水打伤了？”

哈小敏心中暗道了声：“糟糕，这么快就被他发现了！”当时红着脸辩道：“没有打伤……我只是点了他的穴。”白如云寒着脸道：“点了穴还不够？北星、南水是我贴身的小童，你打伤了他，跟打伤了我一样！”

哈小敏心想：“这倒和南水的论调差不多。”

当时脸红红的说不出来，白如云又冷笑了一声道：“平常我对你一再容让，你倒以为我怕了你，哼！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便宜了你！”

哈小敏哭丧着脸，半天才说道：“那……小云哥，你要怎么罚我呢？”

她忽然笑了笑，往前跳了一下道：“这么吧，你罚我站好了！”

说着她马上跑到了窗口，笔直的站在窗前，一面回过脸，笑道：“我站一夜好不好？”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哈小敏马上改口道：“随便你罚我站多久，你不叫我走，我就在这里站一辈子，好不好？”

白如云哈哈大笑了几声。

哈小敏还以为他不生自己气了，不想白如云笑声一敛，厉声叱道：“哈小敏，你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已经说过了，天一亮，你就乖乖跟我到牢房里去！”

哈小敏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道：“好，随便你吧！反正我已经跑不了啦！”

白如云见她这种不在乎的姿态，却也拿她没有办法，当时恨恨的道：“你本来可以逃走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跑？”

哈小敏不由慢慢低下了头，她苦笑了一下道：“反正我在哪里都是一个孤单可怜的人，我又何必跑？”

白如云对于她这句话，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当时怔了一下，遂道：“小敏，我真不知你现在会变成这样。你怎么会变了……从前你不是一向很快乐吗？”

哈小敏抬起了头，幽怨的看着他，苦笑道：“小云哥，这不该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

说着她眼圈一红，又要落下了泪来，白如云不禁呆了一下，其实小敏的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他只须略为想一下，也就知道她话中之意了。

只是他却对这问题不敢过深去思索，只怕令自己陷在苦恼之中。

他摇了摇头道：“我怎么会知道？”

哈小敏鼻一酸，又落下了几滴泪，她用噙满了眼泪的一双大眼睛，看着白如云。

只见白如云今夜衣着愈发俊逸，一袭雪白长衫，自左胸一直到下摆，绣着一丛墨竹。

白如云那种挑出的两弯眉毛，就似两条飞龙，淡浓适宜，衬着那一双星星也似的眸子，宽阔的双臂，如贝的一口细齿，英姿飒爽，虽是在沉默中，但那种好男儿的豪气却纵横于斗室之间。哈小敏不敢过于对他逼视。

“他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他是人中之俊……”哈小敏这么赞叹着他，可是：“他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人！”

哈小敏又低下了头，她似有万种幽怨，可是此时竟是一句也吐不出来，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小敏，我们是邻居，我们两家和平的相处了很久，你不能任意胡来，这一次我把你父女关起来，只不过是对你一个小小的惩戒，今后要是再有这种情形出现，哼……”

他站起了身子，冷笑了一声道：“那可怪不得我要不客气了！”

他说着话，大袖一挥，人已窜窗而出，全身落在了竹栏之上，夜风展动着他那袭儒衫，宛如画上仙人一般。

哈小敏又叫了一声：“小云哥……”

可是她的小云哥，却没有理他，身形如箭也似的投向了水面，沉沉黑夜里，荡起了他凄凉的歌声：

“悠悠天地心

凄凄断肠人

我有千腔仇

世人皆我敌

……”

哈小敏又叫了一声，扑到了竹栏边上，哪里还有白如云的影子！她不由扶着栏干，把脸埋在双臂里，喃喃自语道：“狠心的小……云哥，狠心的……”

龙匀甫自认识了哈小敏之后，给他心中带来了无比的困扰，只要一闭上眼睛，小敏那亭亭玉立的影子，就浮上了他的眼帘。

这种现象，他想起来十分可怕，可是他虽自命一世奇侠，却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感情，这一夜，他总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他和伍青萍，很小的时候，虽然在一块玩过，可是那印象也是模糊得很，若说二人之间有什么感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对伍青萍，他只是在名义之上有责任，既然是自小就订过婚，有了婚约，龙匀甫就得负起这个准丈夫的责任来。

因此在他骤听了伍青萍被掳的消息之后，自然十分震怒，不过千里迢迢

的来到了此间，竟是扑了一个空，尤其可恨的是，竟连伍青萍的面也没有见到，她居然先自偷逃了，龙匀甫每想到此，总是费解十分。

正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哈小敏，她美丽的姿态，大方的谈吐，无形中已占满了他的内心，甚至于有时候他已把陌生的伍青萍忘了。

现在他用大部分的时间，去思念这个他认识了不久的哈小敏，却用一小部分时间去想那个名义上是他妻子的伍青萍，至于他本身的伤处，反倒是不放在心上了。

晚上花姑为他掌上了灯，仔细看了看他的气色，低笑道：“龙相公气色好多了！”

龙匀甫点点头道：“这几天，可把你们累坏了。我也该好了！”

花姑笑了笑道：“其实我没什么，我们小姐倒是累了点儿！”

匀甫微微一笑道：“是的！你们小姐为了我受累不少，等我好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花姑娘倒了一杯茶，又走到他床前，皱眉道：“你可知道我们小姐……”

说到此，她竟突然把话中途停住，阔口一咧，嘻嘻一笑道：“我的话是多，无怪我们小姐说我有碎嘴子的毛病！”

龙匀甫只听她一提到小姐，病仿佛立刻就轻了不少，谁知她这句话，却又只说了一半，当时不由大急，忍不住追问道：“你们小姐怎么……”

花姑咧口一笑，不好意思摇了摇头，道：“没什么！没什么！等会儿我们小姐又要怪我多话了！”

龙匀甫忍不住问道：“没关系，你说出来，我不告诉你们小姐就是！”

花姑看了左右一眼，吞吐了半天，才嘻嘻的笑了笑，遂道：“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你可知道我们小姐要下山去了？”

龙匀甫不由一怔，遂道：“下山？她……她什么时候下山？”

花姑不由“噗”的笑了一声，龙匀甫不由俊脸一红，忙把目光转向一旁，却听花姑粗着嗓子道：“你别急，就是要下山也要等你伤好了以后，现在只不过顺口一说而已！”

龙匀甫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不由看着窗外出了一会儿神，心中却由不住想道：“不知道她为什么好好的要下山去？”

不过……”

他转念一想，心中却不禁大喜，暗忖：“她既下山了，以后少不得还会和我碰着，岂不较在这地方好得多！”

想到这里，不由眉舒目张，微微笑了起来，花姑见状，不由皱了一下眉头道：“相公你笑什么？”

龙匀甫才知道自己，竟是失了常态，笑了起来，当时不由涨红了脸，吞吞吐吐道：“我……没有呀！”

花姑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看不出来，当时心中不由一动，暗忖：“这小子果然是对我们小姐有情了！”

当时抿嘴一笑，也不说破，二人又闲聊了一会，花姑也就退出去了。

龙匀甫心中一直惦挂着小敏，只是今夜她一直没有来，不要说她没来，就是连她的声音也没听见，龙匀甫不禁心中十分纳闷。

他有意的把呻吟之声放大，可是这一次，没有一点用，连哈古弦也没有出现。最后他不禁叹了一口气，对着床前那盏油灯，不由苦笑笑了笑，心想：“我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变成这个样了？”

想到了以往那些英雄气概，不禁喟然长叹了一声，拚命摇了摇头，当时把油灯的光拨暗了些，翻了个身，把眼睛闭上了。

可是他脑子里全是哈小敏的影子，竟是无法入睡，奇怪的是这偌大的一所宅子里，竟是一点声音没有，像是一个寂静的山洞一样的冷清。

龙匀甫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绪，紊乱成乱七八糟的一团，简直是无法入睡，他试探着运动调息了一番，觉得运功自如，身上气力也恢复了不少，他想顶多再有七八天，也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可是紧跟着问题就来了，伤好了又该如何呢？再去找白如云？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暗忖道：“白如云武技高我一筹，再打也是打不过他的，反倒徒受其辱！”

当时睁开双目，不由发了一会愣，这个问题本来他并没有十分的去深思，可是此时这么一思索，不由感到非常为难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他耳中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龙匀甫本未入睡，不由立刻止住了思潮，仔细的倾听下去，果然那声音发自室外。

似乎是有二人在争辩。

龙匀甫立刻坐了起来，把几上的灯光拨亮，据他估计，此时差不多已快接近子夜，如此深夜，怎么还会有人吵闹？何况还在哈氏父女的居处，这似乎是有些奇怪了！

龙匀甫不由皱了皱眉，那声音更清清楚楚的传入他的耳中了。

他听到花姑的口音叱道：“喂！朋友，你怎么不讲理？要见我们老爷，明天再来，今天是真的不在家！”

跟着是另一个极为怪异的冷笑之声，一人细着嗓子，尖声尖气道：“你这个女人是谁？这么多管闲事！哈老头子我又不是不认识，你只管闪开了，我老人家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惹急了，可有你好看的！”

龙匀甫不由心中一惊，暗忖：“这人怎么如此大胆？哈古弦可不是好惹的！”

想念之中，又听到花姑厉叱一声，似乎已动了气，另听到那尖声尖气老人的嘻笑之声，看情形，像是花姑没有占着什么便宜。

紧跟着，却又听到花姑大叫道：“老鬼！你竟敢自己往里闯，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跟着风门格的一声大响，似乎有人闯了进来。龙匀甫不由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人胆子也太大了，竟敢破门而入，主人父女既不在家，自己虽是在此疗伤，可是又焉能坐视着来人如此横行。

当时心中一急，不由顺手在枕下，把长剑抽了出来，右手一按哑簧，“呛”一声，生光耀眼的一口长剑已亮了出来！

他这里长剑才一出手，已听见冷冷一声大笑道：“好小子！你倒享福，可把我们三个老家伙急坏了！”跟着人影一闪，龙匀甫惊魂之下，床前已多了一个干瘪的老头儿。

这老人一头乱草也似的白发，最奇的是却结得一头小辫，散搭在前后左右，面色苍白，又瘦又高，颌下三络羊须，却也同样结着三根小辫子，那样子却是怪异已极，身着一袭短过膝头的长衫，说青不青说白不白，足下是高筒白袜，一双芒鞋，简直是不伦不类。

龙匀甫匆匆向这人一打量，不由又惊又喜，当时大叫道：“师父，是你老人家呀！”

这老人嘻嘻一笑道：“好猴儿息子！你还想和我动家伙不成！”

龙匀甫不由脸一红道：“师父你老人家怎么到这里来了？”

说着匆匆把剑收回了鞘中，这时那花姑却由室外猛然扑了进来。

龙匀甫见花姑这时脸色已涨成紫红颜色，头发也开了，她手中执了一口寒光闪闪的鱼鳞雁翅刀，一进室门，不论三七二十一，口中叫了一声：“老鬼，你看刀吧！”

花姑似乎已为这老人气红了眼，一进门就直朝着这老人扑去。

掌中刀更是丝毫不留情，由上而下“力劈华山”，搂头照着老人就劈。

这怪老人口中惊叫了声：“好凶的娘儿们！”

他口中这么叫着，只见他那细如竹竿也似的身子猛然向外一扭，就像麻花似的扭了个圈儿，最奇是双足仍立在原处，连动也没动一下。

花姑这一口刀，却是擦着他衣服砍了个空。

丑女花姑一刀落空，已看出来人果然大有来头，无奈羞刀难入鞘，连番被这老人戏耍，已气得忍无可忍，当时忙向外一抽刀，把这一刀未尽之势改劈为削，直斩对方中盘。

可是这突然现身的怪老人，本是武林中传奇未见的人物，那一身杰出的功夫，可说是已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了。

花姑这一刀虽是又猛又险，可是在怪老人眼中，真是视同儿戏一般，休想伤他分毫。

花姑的刀势方改，老人已嘻嘻一笑道：“好娘儿们，你这是同老头子玩命！”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势仍是原样，可是左手一翻，大袖上却卷起了一股疾风，只听见“呛”的一声，正卷在了花姑手中这口刀上。

只听见花姑口中“啊唷”了一声，身子通通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她手中那口刀，更是“呛啾啾”的一串大响，被老人这么一卷之力，飞出了丈许之外，撞在了石壁之上，击得火星直冒。

龙匀甫见状，不由又惊又急，当时大喊道：“花姑快住手，他是我师父呀！”

花姑这时为怪老人袖上劲风一连逼退了七八步，差一点坐倒在地，早已无名火起。

她平生火性最烈，生就一副可杀不可辱的脾气，素日就是哈古弦也要顺着她三分，一个闹不好，她可是出口就骂人。

今日无缘无故为一个陌生的老人这么戏弄，这口气，她又岂能受得了！

当时便哇哇怪叫了起来。

龙匀甫说完这句话，她倒是愣了一下，可是那老人却嘻嘻一笑道：“你这两手还想给我老人家递爪子？我看你才是不想活了！”

龙匀甫不由忙道：“师父！您老人家少说几句吧……”

不想他这句话尚未说完，花姑又再次怪叫了一声，扑了上来。

她这次却是双手齐下，用“金豹露爪”的招式，十指齐开，分向老人两肩头上，猛然抓了下来。

怪老人冷笑了一声道：“说你递爪子，你倒还真用爪子！”他说着话，身形一转，快如电闪星掣似的，只一闪，已飘出了丈许以外，人已到了墙角。

花姑这一双手，可是又落了空。

她从开始到现在，一连施了七八招厉害的招式，却是连对方衣角也未沾

一下，心中不禁又惊又怒又怕。这时不由顿了一顿，只把一只赤红的眼睛，紧紧盯视着那墙角的怪老人，喉中虎虎有声。

这怪老人此时，却是仰头一连怪笑，他生就一副大嗓子，这一连串怪笑，如同泉啼似的尤其是在静夜中，真令人汗毛悚然！

龙匀甫也不由吃了一惊，当时叫了声：“师父！您老人家可造次不得，这是哈古弦老前辈府上的人，你……”

怪老人笑声一敛，斜目看了看床上，尖叱了一声：“小子给我住口！”

龙匀甫不由吓得一呆，知道这位师父，可也是动了怪脾气了，今天活该花姑倒楣。

无奈自己身受此间主人父女如此大恩，报答尚且不及，如何敢如此得罪？

当时不由急得脸上变颜变色，只是却又奈何不得，只急得双手连搓。

那怪老人冷笑一声道：“哈老魔有几个脑袋，竟能如此待我这老朋友！哈！”

他尖笑了一声，一双深凹在眶子里的眸子，向花姑一扫，冷焰逼人，露出一口白牙道：“好个丑妇，来！来！来！你就把你一身本事，都施展出来，我老头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今天我倒要为你的主人，好好管教管教你一下子了！”

他说着话，身子依然是纹丝不动。

这时花姑已把落地的刀拾起来，老人的话，她听在耳中，早已是气愤膺胸，可是她心知这老人一身功夫，竟似还在主人哈古弦之上，自己万万不是对手，只气得紧紧咬牙切齿，一双红目之中几乎要冒出了火来，龙匀甫见状不由急得发抖道：“花姑，请看我面子……千万不要……”

话尚未说完，只听花姑大吼了一声，道：“我与你这老狗拚了！”

龙匀甫不由“啊”了一声，刀光闪处，花姑又已扑到了老人身前。

龙匀甫这一声还没有叫完，只听见“呛”一声，跟着黑影一闪，再看自己师父，已全身倒贴在房顶之上，花姑这一刀，却是砍在石壁之上，直震得手腕发麻，手中刀又差一点落地。

她怒目上视，房上怪老人却向下一坠，只凭右手三指，轻轻捏着一块石头，竟把全身半吊在高空，晃来晃去，摇个不停。

这种“老猿坠枝”的轻身功夫，在屋顶上如此施展，真足以惊人了。

花姑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

“老鬼，你欺人太甚！”她如同疯了也似扑上，这一次，却是一跨步，掌中刀“点天灯”猛然向上一挑。

怪老人嘻嘻一笑，身形旋身而下。

可是，花姑早已料到这一点，她一声不哼，猛然把使出去的刀，向回用力一带，足下一抢步，“刷”地也是一个大转势。

身子可是已跟着到了怪老人身边，她心中想到，“这一次看你再往哪里跑！”

思念之间，手下可丝毫也不敢怠慢，当时一拧刀把，刀花一闪，鱼鳞雁翅刀已平过了刀身“秋风扫落叶”，只听见“嗖”一声，刀身上是一片白色的寒光，如同一条玉带似的，直向怪老人腰上猛然缠了过去，势子是又猛又疾！

那怪老人，此时面目是向着另一面，花姑刀到，他可是根本没看见。

可是这位一代奇人，毕竟功力有异一般，他鼻中只微微哼了一声。

花姑刀到，他猛然一个拧身，刀口已到了他腰上，这可是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

就听他口中叱了声：“来得好！”

只见他伸出一只干瘦如柴的手，只向刀身上一拧，无巧不巧，却正捏在了花姑的刀刃之上，这种惊人的手法，巧妙可是到了绝顶，只要差上一丝一毫，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花姑大惊之下，向回一奋力，无奈这刀口虽是为老人二指捏上，却如同是卡在了万钧的铁壁缝中一般，一任她用尽了全力，也休想摇动分毫。

她这里奋臂施力，那怪老人却嘻嘻冷笑道：“怎么着？你服气了么？”

花姑用力摇了两下，仍丝毫不动，怪老人倏地一翻左手大抽，喝了声：“去吧！”

大袖向外一翻一扬，花姑可真听话，顿时通通一连又退好几步。

这一次却是“噗通”一声，坐在地上。

怪老人低头看了手中钢刀一眼，目开一线，冷冷的哼了一声道：“破铜烂铁也要伤人！”

他说着话，右手已贴在刀面之上，猛然见他双目一张，喝了声：“断！”

只听见“啪”的一声，那口厚有三分许的鱼鳞雁翅刀，竟为老人这种神力，从中一断为二，他猛笑了一声，顺手向后一丢。

花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一时之间竟呆呆的坐在地上，再也没有力量站起来了。

老人望着她龇牙一笑，回转头对龙匀甫看了一眼，哼了一声道：“小子！别看热闹了，还下不来收拾收拾跟我走路，等会老帮子回来可麻烦！”

龙匀甫对师父这种举动，万分不满意，可是他却不能表露在面上。

当时叹了声，道：“师父你这是何必？”

怪老人一翻眼皮道：“哪来这么多话，你倒是走不走？我老头子跑几百里路来找你，可不是闹着玩的！”

龙匀甫不由皱了一下眉。

怪老人不由摇头一笑道：“我倒是忘了，你原来是受着伤，难怪睡在床上呢！怎么样，要不要紧？”

说着已走到床前，伸手把在他手腕子上，略为停了一会，点了点头，道：“好家伙！伤得还不轻呢……不过大有起色了！你是怎么搞的？”

说着一双眸子，上下在他身上乱转，龙匀甫不由叹道：“师父，不是我说你老人家，这一家人，可都是弟子的恩人，你老……唉……”说着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眼光向一旁窘态毕露的花姑瞟了一眼。

怪老人不由脸色一红，这才想到，自己行动太冒失了，那琴魔哈古弦虽和自己有一面之缘，可是如此折辱他的家人，恐怕哈古弦也势难和自己甘休。

当时不由愣了一下。

可是这三百老人，避居滇、贵已久，养成了一副怪僻偏激的个性，凡事只知任性去做，很少想到是否应该，如要叫他向一方低头，那却是万万别想的事情，根本是不可能！

此时虽想到了这事情，是自己做得有失风度，可是并不后悔！

当时脸红了一下，又冷笑了一声道：“她自己动手打人，又怪得谁来！哼，哈古弦有什么了不起，他要不服气，叫他到滇西找我好了！”

话声一完，他猛然叱了一声：“来得好！”

只见他右手向外一挥，“叮”的一声，一对瓦面透风镖，却被他大袖挥了出去，在墙上撞得火星直冒！

紧跟着花姑又朝他扑了上来。

龙匀甫真料不到，这花姑竟是如此难缠，居然是接二连三的袭击，谁知她那身功夫，比起这位水梦寒师父来，那可真是差得太远了。

龙匀甫唯恐她又要吃亏，不由叫道：“花姑使不得！”

可是一言甫毕，只觉人影一晃，跟着“噗通”一声，花姑已倒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怪老人却是双手负袖，连连的冷笑不已。

龙匀甫这时一撩被子，已下了地，大惊道：“她怎么了？”水梦寒冷笑了一声道：“放心，她死不了，我只是点了她的穴道，两个时辰后自会醒转。”

他看了地上的花姑一眼，冷冷的点了点头，接道：“这倒好，省得再麻烦！”

龙匀甫才算放了心，可是心中到底不是味儿，当时又叹一口气，看了这位师父一眼，摇了摇头道：“你老还是这个脾气，她一个看门的女人，何必和她一般见识？”

水梦寒本是一肚子气，此时再被龙匀甫这么一埋怨，不由勃然大怒。

只见他双眼一瞪，方要发作。

龙匀甫不由吃了一惊，他知道这位师父若要惹翻了，那可是不得了，或许把哈古弦这所房子也给拆了，那时候自己可是得罪人家更大。

当时不由忙改成了笑脸，松口气道：“得了，你老人家消消气吧，大老远跑了来，何必呢！”

水梦寒本已要发作，闻言不由转了一下眼珠，死死盯着龙匀甫，看了一眼，才好气的道：“还不都是为了你这小子，我没说什么，你倒怪起我来，惹火了我，把他这鸟房子给他砸了，他又能怎么样！”

龙匀甫闻言，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心说：“乖乖！我一点也没猜错，这玩意儿可是来不得！”

当时忙赔笑道：“师父这可使不得，你老不是找我吗？现在不是找着了，我跟你走，不就没事了？可别砸人家的房子！”水梦寒这才化怒为喜，当时重重的在龙匀甫身上拍了一巴掌，怪笑道：“你早跟我走，不就没事了！来，我背着你。”龙匀甫一心想见哈小敏一面，可是真要是现在哈氏父女回来了，那还真麻烦，说不定要和这位师父翻了脸！

想到这里，他可真是不能留在这里了，不由望着水梦寒苦笑了，叹道：“你等等，我还得整理一下呀！”

水梦寒翻了一下眼皮道：“你有多少东西，还用得着整理？”

龙匀甫顾视了左右一下，确是除了一口长剑以外，别无长物，不由皱了一下眉头道：“就这样走了？”

水梦寒怔了一下道：“不这么走还怎么着？还真要我砸他们房子？”

龙匀甫对这位师父，可真是哭笑不得，当时又笑又气的道：“我在这打扰了人家好几天，人家还是我救命恩人呢！难道说，连走的时候，一个招呼也不跟人家打？”

水梦寒短眉一皱，道：“哪来这么多的礼节，我老头子不知道这些！你倒是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

说着一转身就要走，龙匀甫不由急道：“师父你别急呀！”

水梦寒转过身来，尖声道：“那哈老头子不是不在家么！你怎么打招呼？”

龙匀甫苦笑了一下，道：“得了，我方才是急昏了头脑，已经把人家得罪到了家，还打什么招呼！”

水梦寒看这个爱徒，一时愁成这样，不禁嘻嘻笑道：“小子，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就是打了他佣人吗？谅那哈老头子度量还不至于这么小，你何苦愁成这样？什么事都有我为你顶着，你怕什么！”

龙匀甫心想：“人家度量小？要是你老人家，早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想着不由哭着脸，点头道：“我不是怕，只是你老人家平白无故，惹了这个麻烦，我认为太划不来了！”

水梦寒尖声怪笑道：“你就别管我了，我们走吧！”龙匀甫定了定神，走到书桌前，见文房四宝齐备，当时抽出笔来，一面磨着墨，心想：“总要给人家留个字啊！”水梦寒已走了过来，伸手把笔抢了过去，在砚中饱浸墨汁，一面笑道：“好办法，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老人家给他留下一句话，也好叫他明白明白！”

龙匀甫不由皱眉道：“还是我来写吧，你老人家……”水梦寒一瞪眼，道：“放屁！你算老几？…

龙匀甫只好叹了口气，当时把纸铺好，道：“好吧，你老人家请写吧！要客气一点。”

不想他说完话，却不见人来，当时忙回过身来，却是这位老人家，已将笔在粉墙上大书特书起来，龙匀甫不由大吃了一惊，口中“啊”了一声，心想：“这是干什么？还用得着在墙上题字？”

遂听水梦寒哈哈一笑道：“你看看师父这字留得好不好？”龙匀甫忙赶上一步，举目墙上，水梦寒龙飞蛇舞的写着：“字示古弦老儿：

小徒匀甫，今已带回，专此致谢，今仆对客不恭，代为薄惩，希不怪我！嘻！就此别矣！三百老人水梦寒壁书”

龙匀甫直看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内是叫苦不迭，暗忖如此看来，这梁子是结定了！

但老人既已留下字语，擦也擦不掉了，他不由气得钢牙紧咬，当时重重地跺了一脚道：“好吧！我们走！”

水梦寒对壁观赏了一阵，嘻嘻一笑，就手一抖，已把手中毛笔抛了出去。

龙匀甫这时已把剑背在背上道：“我们到哪去呀？”

水梦寒一翻眼皮道：“自然是回去呀，你这小子居然连家也不想回了，莫非是那个小妞儿把你给迷住了？”

这虽是一句戏言，却是无巧不巧，正说中了龙匀甫的心病，当时不由俊脸一红，讷讷道：“你老人家别打趣了，弟子是来办事的，如今事还没有办好，怎么能走？”

水梦寒龇牙一笑道：“不就是伍家那点事么？这个你放心，我们三个老的这一次都出来了，我们是各人办各人的，我只管找你，找着你我是什么都不管了。”

龙匀甫不由一惊道：“三位师父都出来了？”

水梦寒尖笑了一声道：“还不都为了你这宝贝徒弟，我们这三百老人一生只收了你这一个好徒弟，有了事，那还不全军出动？真把你给宠坏了！”

说着连连晃着头，那满头小辫子，就像是小鼓槌似的舞了起来。

龙匀甫闻言不由皱了皱眉，心想：“这三位老人家何必全体出动，就是

对付白如云，来一个也够了，这可真想不透！”

他也知道，自己这三位师父，一个个都是怪异到了家。

最难惹的是那三师父星潭，平日对自己更是宠爱得无微不至。

她这一次要是知道自己受了伤，那还得了！

他想到这里，不禁深深皱着眉头，生恐另外二位老人家已闯下大祸，闹得不可收拾。

水梦寒见他立着直发愣，不由咦了一声道：“小子！你今天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发愁？”

龙匀甫这时，真是有话说不出，他虽是恨白如云，可是由于哈小敏的缘故，他却不愿过于深究，此时突闻木苏和星潭也都下山来了，他们既是分头办事，难免就会找到白如云那里去，万一要是有个好歹，那可真是自己的罪恶了。

当时不由对水梦寒道：“师父，白如云有个师父，外号人称墨狐子，姓秦名狸，这个人可棘手得很呢！”

水梦寒哼了一声道：“不错，这个怪老道是有点功夫，可他要是敢惹上我们三个，那可是自找麻烦，你放心吧，你星潭师父有办法对付他，她是有名的智囊！”

龙匀甫一闭眼，心想：“完了，果然是这位师父去了，这老婆子是有名的难惹，说不定又要惹下什么祸！”

当时不由忙问道：“大师父呢？”

水梦寒笑道：“他也闲不下，他跟你星潭师父一块去了！”

龙匀甫听后只是皱眉不语，当时看了师父一眼道：“我们走吧！”

水梦寒这时已由身上掏出了一条丝穗，先在龙匀甫身上绕了几圈，再往自己身上勒，身形半蹲着，往上一站，已把龙匀甫背在背上。

龙匀甫在他身后问道：“师父，我们还去不去找他们？”

水梦寒摇头道：“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是各管各的。”

说着已走出了房子，龙匀甫不由回过头来，依依不舍的最后看了这房子一眼，他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若有所失。

## 第十七章 错中有错 将计就计

水梦寒背着龙匀甫出了石室，展动身形一路兔起鹘落，直向山下飞坠而去，龙匀甫却是默默无语，所不能释怀者，仍是哈小敏。

他不由深深地皱着眉头，心中感慨的忖道：“我和她之间的缘分，只是这么一点点……这一别恐怕是再会无期了。”

想着心中不胜悲感，真恨不得再回到那所石室之内，见见哈小敏，和她谈一谈才告别。

可是有这位师父在场，这话可是说不出口，再者水梦寒已知自己订过来了，断然是不会允许自己再和别的少女接近。

因此有好几次，他话已到了唇边，却又临时忍住了，最后他不禁心中长叹了一口气，暗想：“多情自古空余恨，一个伍青萍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可万万不能再结识哈小敏了，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还是早早把这情念打消吧！”

想着只好把心一死，安心的随着师父回返云南去了。

笔者乘这师徒二人赶路之际，不妨调转笔头，回过来谈一谈白如云那边的情形。

碧月楼上那可怜的哈小敏，自白如云离开以后，她那一颗痴情的心，由不住片片碎了。

这可真是恼人的一夜，她心中怀着数桩心事，又哪能睡得着呢。

凄凉的长夜，衬着哗哗无情的流水声音，时有三两声枭鸟的夜鸣。

小楼在夜风里吱吱的摇晃着，这是冷漠的长夜。

哈小敏虽有一身功夫，可是到底是年幼的小女孩，脱不了一般少女的情怀，有些事情不去想也就没有什么，可是愈去想，就愈吓人！

本来她胆子很大，可是猫头鹰一再的叫着，她立刻想到，从前花姑告诉过自己，猫头鹰半夜里叫，就要死人！

她不由睁大了眼睛，在这房子里看了一遍，心里已有些胆虚了。

偏巧今夜的风，似乎特别大些，那扇竹窗，由于白如云走得匆忙，没有关好，被风吹得开来开去，吱吱响个不已。

哈小敏一股脑坐了起来，伸出手，想把床前那盏油灯燃亮些。

可是，当她手方一伸出的霎时间，她不由惊吓得全身一阵抖战，差一点怪叫了起来！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那窗前直挺挺的站着一个人，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

这人面对着床，灯光太黑，小敏一时看不清楚，可是她突然的现身，竟是轻比落叶，哈小敏近在咫尺，竟是没有听出丝毫声音，再加上此时此景，哈小敏可真以为鬼怪出现了。

一时之间，直把她吓得牙关咯咯直响，却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人忽然怪笑了一声，午夜那声音冷若坚冰，就连身为侠女的哈小敏，也忍不住怪叫了一声，倏地向后缩了几步，颤声道：“你……你这老婆婆是谁……是谁？”

这老婆婆向前又走了一步，“嗤”地笑了一声，露出了其黑如墨的牙床。

哈小敏再也挺不住了，双手猛然抱在自己头上，大叫道：“你……老鬼……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

因为她的声音太大，那老婆婆似也怔了一下，果然站住不动了。

她用右手二指，在唇上按了按，嘘道：“不要叫，不要叫！”

哈小敏这时只觉得头皮发炸，身上一根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抖声道：“哎呀……你是谁？”

这老婆婆两手往腹上一抱，怪笑了几声，倏地伸出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用又长又折的白甲，很快的写了一个字，道：“我姓这个。”

哈小敏哪里看得清她写什么，由于此时，这老婆婆走近了些，她已看清了老婆婆的样子，她相信自己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么丑怪的老婆婆。

她那双眸子，分明已离开了眼眶，半垂吊在目眶之外，只要头一动，那双眸子也跟着晃来晃去，就像是一对小小的银铃似的。

她头上的白发，又多又密又长，螺旋似的，在头上挽了七八个发卷，只剩尺许来长的乱发，一卷披散在肩后，脸上皱纹层层相叠，每一掀唇满口没有一颗整牙，却露出其黑如墨的牙床。

这确是一个形同鬼祟的女人，任何人乍一看她，也会让她吓出一身冷汗！

哈小敏连眼泪都吓出来了，一面抖声道：“你写的什么？是不是鬼字？”

老婆婆“噗嗤”一声笑了，她冷冷的道：“小姑娘你不要怕，我是人不是鬼，不要胡说八道，小心我生气了，把你活活抓死！”说到“抓死”二字之时，她扬了一下手，哈小敏吓得又往后缩了一下！

她呆呆的望着这老婆婆，抖声道：“你是人，怎么长成……这样？”

老婆婆想是为她这句话激怒了，只见她那一双银铃也似的眼睛，倏地向上一翻，射出了两股奇光，哈小敏不由用手捂着嘴，“啊”了一声。

怪老婆子厉声沉哼了一声道：“我要不是看在我徒弟的面子上，就凭你这句话，也非抓死你不可！”

哈小敏不由心中一动，顿时胆子大了些，她不由慢慢放下了手，道：“你徒弟是谁？”

老婆子听到了徒弟二字，立刻笑了，满脸的皱纹，就像是开了花似的，全都展开了，可是多出的皮肉，像布片似的都垂在下额，益发显得难看。

她笑了笑，道：“我徒弟？嘻嘻……”

哈小敏追问道：“你徒弟是谁呀？”

老婆婆向前走了一步，她身子微微下弯，她脸上的表情，这一刹那，可说是怪到了极点，那两弯杏眉，连连向上耸着，一面轻声道：“小姑娘，我说出来你脸可别红！”

哈小敏心中一动，忖道：“我干嘛脸红呀！”

当时转着那双大眼睛，怔了一下道：“我……不脸红。你说呀！”

老婆婆突地又直起了腰，右手摸着下巴，又皱了一下眉毛，道：“我问你，小姑娘，你可是被一个姓白的小子给关在这里？”哈小敏一怔道：“老婆婆，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老婆婆点了点头，自语道：“这就不错了……”接着她又怪笑了几声，道：“我当然知道！”

说着她又把身子弯了一些，神秘的笑道：“我问一个人，龙匀甫你知不知道？”

哈小敏被老婆婆这种神秘的态度，搞得怪不自然的，此时突然听她问出龙匀甫来，不由脸色一红，讷讷道：“我……我知道。老婆婆你是……”

老婆婆一伸手，笑道：“好了，好了，这就没有错了！”哈小敏不由眨着眼睛，心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那老婆婆笑咪咪的看着她，声

音不像方才那么冷的说道：“甫儿就是我的徒弟，小姑娘你知道了吧？”

哈小敏不由吃了一惊，她久已听说过三百老人的大名，却不知道，竟是这种怪样子。

当时忙由床上，翻身而下，对着老婆婆冉冉下拜，一面红着脸道：“原来是……老前辈，晚辈方才太失礼了。”这老婆婆一抬右手，拢了一下披在肩后的白发，笑了一笑，说道：“照说嘛，这个礼是应该受的……”

哈小敏行过了礼，心中不由嘀咕道：“我认识龙匀甫，也不过才几天，怎么会连他师父都知道了？而且老婆婆口中话意，更透着无限神秘，真令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怔怔的站了起来，老婆子手一伸按道：“你坐下！”哈小敏心中说：“喝，你倒成了主人了！”

想着就坐在床边了，老婆婆伸手把桌上的油灯拨得大明，立刻这房子里就显得亮多了。

哈小敏这一看清了，不由更吃一惊！

可是老婆婆却露出如浓墨的口腔，笑道：“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说着上下打量了小敏一遍，不禁怪笑连声。哈小敏不由怔道：“婆婆你笑什么？”

老婆婆一收笑容，连连点头道：“小模样不坏……我老婆子看着都喜欢。”

小敏闻言，不禁玉面通红，当时粉颈低垂，对于眼前这怪老婆子的来意，她仍是如坠五里雾中，心中不禁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

老婆子见小敏如此，不禁大声怪笑了几声，就好像是她自己家一般。

哈小敏不禁在心中想道：“这老婆子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声说笑，难道就不怕别人听到么？”

哈小敏想着不由抬起了头，痴痴地看着她，这老婆婆一面笑，一面点头道：“你还不认识我吧？”

哈小敏又点头又摇头，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益显娇柔万态。

老婆婆收敛了一下笑容，高声道：“我名字叫星潭。”

哈小敏啊了一声，她脑中对这风尘怪姥的印象，可是太深了，平日父亲口中，把这位老婆婆说得几乎成了怪物一般可怕。

她做什么事情，都喜独来独往，这星潭尚在十五六岁少女时代，即曾以“鬼女”的绰号名满江湖。

百岁之后本已少出，偏巧倦游滇南之际，巧遇武林另外两个怪人，木苏和水梦寒。

这三个怪物，平素都是一副狂傲的个性，一向是目高于顶，这一次却是例外，居然彼此一见，各自都倾心，一问年岁，三人竟都是整整一百岁。

这情形突然触起了一段遐想，三人竟各自报生辰，在点苍山结拜为义兄妹，定义名为“三百老人”。这件事，立刻传遍了武林，闻者无不动容，尤其是绿林道上的人物，听到了这项消息这后，简直吓得屁滚尿流，盖三人之中，只出其一，已是不敢相惹的人物，何况三人这么一结义，那简直是不敢想象了。所幸三人结义之后，却是更少走动武林了，不久就收了龙匀甫这个徒弟。

三百老人一生怪僻，全天下绝少投缘之人，所以虽年高百龄，却都未能收得一个弟子。

此番由于木苏带回了这个徒弟，根骨智慧，俱是极上之材。三者以垂暮之年，好容易喜获如此高徒，不由大喜，遂对这龙匀甫宠爱到了极点。

三人各自抢着把绝技传授给他，有时为了抢授，常弄得彼此不快。

可是有这位弟子从中化解，居然彼此倒也相安，十年后造就出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侠客龙匀甫。

只因为这龙匀甫幼受极宠，虽是天禀极上，却尚未尽得三老真传。

这也是如今为什么龙匀甫的武功，不如白如云的原因，否则，白如云是否是他的对手，那可就难说了。

三老之中，因是同年，以月份论之，木苏居长，水梦寒次之，星潭算最小。

他们三人，一生之事多如天星，一时却是说他不清，容后慢慢叙出。

可是就哈小敏道听途说的些许，此时想起来，已令她频频动容了。

星潭此时自报了名字，咧口一笑道：“你只知道三百老人，小姑娘，我告诉你，那是我们三人的总称，我再告诉你一声，我们三人之中，任何一个人在外面行事，报名都是三百老人，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大岁数。”

哈小敏点了点头道：“这……我知道。”

星潭点点头道：“别人无所谓，你却应该知道。”哈小敏不由又怔住了。

她想到今天晚上，怪事可真多，这位星潭老婆子所说的话，怎么句句令人费解。

星潭说了半天，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茶壶，嘴对嘴的喝了几口，又把茶壶放下。

哈小敏怔怔的看着她，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看怪物一样的。

星潭又顾视了左右一下，道：“我本来以为找你是件难事，所以自动的讨下了这个差事，却想不到一来就找着你了。这样也好，免得我又要大闹一番！怎么样吧……”

她微微沉吟了一会，又道：“你跟我走！”

哈小敏不由一惊，奇道：“星老前辈，你是要救我出去？”星潭点了点头道：“这是当然！”

哈小敏先是一喜，可是后来却为难起来了，不由把一双蛾眉紧紧皱了皱，道：“这……这不太好。”

星潭不由一怔，她后退了一步道：“咦！这是为什么？”哈小敏不由脸色大窘，她心中不由气道：“你这老婆子，管这闲事干什么！”

当时皱了一下眉头道：“我父亲也被关在这里，我走了，他怎么办？”

星潭一笑道：“这个你放心，有人去救你爸爸！”哈小敏不由一喜道：“谁去救？”

星潭不耐烦的道：“反正有人就是了，你这姑娘话太多，要不得。”

哈小敏不由玉脸一红，初次见面，就被人家骂话太多，在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大好意思的。

星潭见小敏被自己说得低下了头，也不禁有些不大好意思，当时轻轻拍了她肩膀一下，道：“你爹不是外号叫金风剪伍天麒的伍镖头么？”

哈小敏不由地大吃一惊，忙一抬头道：“弄错了……哎，你老人家全弄错了！”

星潭不由退后了一步道：“什么错了？他不是个保镖的，是个什么？”

哈小敏这时才知道，原来她把自己当成了伍青萍，怪不得问长问短，还当是他徒弟的媳妇儿呢！

当时不禁又气又笑，忙由床上站了起来，笑道：“老前辈，你老人家搞

错了，伍天麒不是我爸爸，我姓哈，我是哈小敏。”

这话才一说完，那老婆婆立刻满头白发，一根根地直竖起来，咬牙切齿的道：“你说什么？”

哈小敏见她这生气的样子，可真是吓人，尤其是那双眼睛，简直全凸出到眼眶以外了，射出冷冷的奇光，再衬着她那副怪像，真令人不寒而栗！

哈小敏不禁打了个寒颤，她抖声道：“本来嘛……是真的！”

话还未完，就听见一声怒叱，跟着她只觉得双臂一阵奇痛，已被星潭一双白骨瘦爪，紧紧地抓住，她那苍白满叠皱纹的脸，已逼近在她眼前。

哈小敏几乎吓得要哭，她挣了一下，畏缩道：“你……要怎么嘛？”

星潭倏地一抬双臂，哈小敏已被举在半天之上，就听她厉声道：“难道你不是伍青萍？”

哈小敏已被吓昏了头，抖声道：“是……不是……不是！”

她一连重复了两声，星潭不由皱了一下眉头，她是有名的机智多诈，此时紧紧盯住哈小敏的脸，不由噗嗤一笑，缓缓又把哈小敏放了下来。

星潭自言自语说道：“我差一点被你骗了。好丫头，你想我是什么人，岂有被你欺骗之理！哈哈！”

她张嘴笑了两声，哈小敏被她连抓带吓，眼泪都出来了，只是望着她发楞。

星潭笑了两声，见小敏没有说话，她越发相信自己的猜测没有错了。

当时露出了黑牙床，又嘻嘻笑了两声，伸出干枯的瘦手，在哈小敏头上摸了两下，道：“你为什么要说瞎话？”她笑了一下，又接道：“不过你这孩子是够聪明的，挺对我老婆子的胃口，等回去以后，我好好看看你，要是造化，我就破例收你这个徒弟。”

哈小敏是又惊又怕，突闻此言，禁不住内心一阵狂喜，她猛然抬了头，嘴唇动了动，可是转念一想，这句话却是没有说出口。

她流动着水波也似的眸子，惊恐的看着眼前这个怪老婆子，微微摇头道：“唉，老前辈，你真弄错了。”

星潭立刻皱眉，不悦的道：“什么弄错了？”

小敏此时想笑，明明自己是哈小敏，这老婆子却硬要把自己当成伍青萍。

此刻见星潭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她知道只要说了实话，这老婆子也许一怒之下，就会把自己……

虽然自己和她并没有什么仇，可是这种怪人做事，往往不能以一般常人来估计的。

尽管如此，自己总不能冒名为伍青萍呀！

哈小敏想到这里，略有犹豫了一下，终于把心一狠，一咬银牙道：“老前辈我要告诉你，你实在是弄错了，我姓哈叫小敏，伍青萍是伍青萍，绝对不是我！”

她一面这么说着，一双眸子一直在星潭身上转着，生怕她有什么动作。

星潭闻言之后，倒是没有再动手，只怪笑了一声，盯着哈小敏忿忿道：“哈……小敏？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姓哈的？这可是怪事！”

小敏闻言也不禁有气，把自己当错了人，已经是够气的了，最气是她干脆否认自己的存在，怀疑没有自己这么一个人，这真是太气人了！

她想到这里，不由嘟着小嘴，冷冷的道：“什么怪事？难道我就不是人了？”

星潭这时果真也被弄得有些糊里糊涂，她那张原本就丑的脸，再加上怀疑、气恼、猜测等等的因素，更是愈发的丑陋了。

她转着那一双银铃也似的眸子，在小敏脸上身上，滚上盘下盯了好一阵，最后仍然是将信又疑。

最后她摇了两下头，讷讷地道：“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伍青萍被关在这里，你也关在这里？她爸爸被关着，你爸爸也被关着？而且你也是个小姑娘……”

哈小敏听这么说着，再一想，果然事情是真巧，看来要使她相信，真要大费一番唇舌了。当时不由频频的皱着蛾眉，一时不知向她怎么解说才好。

星潭见状，忽然脸色一沉，只见她一阵怪笑，厉声道：“你今天给我说实话，你以为我是好说话的人吗？”

她接着一扬右手，离着那竹窗子少说尚有丈许，可是由她掌上所发出的掌风，已呼地一声，把那扇微掩着的竹窗，打了开来。

她接着对小敏狞笑了一声，道：“我不露一手功夫，你大概还不知道我老婆子是干什么的？你看看！”说着话，就见她猛然已闪身到了窗前，一双鬼爪连连向窗下抓动着。

说也奇怪，随着她十指抓动之下，楼下立刻响起了一阵清晰的哗哗水响之声。

星潭双手抓动更急，似如此七八下之后，猛见她大吼了一声：“起！”

只见鬼爪扬处，竟由竹楼之下，匹练也似的窜起了两根水柱，俱是粗如儿臂，随着怪老婆子双手扬处，穿窗而入，哗啦啦流了一地都是。

哈小敏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心道：“我的妈！这是什么功夫呀？”

她只知道有一种闷掌，练时是以井水为靶子，可是那井深最多也没超过一丈的，练到最好的，也只能一掌打击，水花四溅，就这样，一般人没十年的纯功夫，还办不到呢！

而此时这竹楼，少说也有好几丈高，这老婆婆，竟能凭着一双瘦爪，非但击水成珠，竟能以本身所练的内炁，实实在在地由水中提抓出两条水柱来，这种功夫，不要说是目睹了，就是听一听，也足以骇人了！

哈小敏目视如此神威，不禁脸色陡变，星潭露出这么一手绝活儿，不由回目看了惊楞的哈小敏一眼，一阵怪笑，道：“怎么样，小姑娘？你可看见了？我这种‘鹤爪功’你自信受得了么？”

小敏不由痴痴的摇了摇头，星潭立刻扬起了笑脸，可是哈小敏却接着说道：“老前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干嘛要发脾气呢？”

星潭本以为她已驯服了，谁知竟说出这种话来，当时不由勃然大怒，只见她一阵大笑，厉叱道：“你不明白？我是叫你在我面前乖乖的说实话，你要是再敢有半句虚语，我就把你心肝五脏抓出来！”她一面说着话，双手还比着一个抓的恣态，瘦骨嶙峋煞是怕人！

哈小敏嗫嚅的道：“我是哈小敏，你不能把我变成伍青萍。”

星潭翻了一下眼，强忍着心中的疾怒，问道：“那伍青萍到哪里去了？”

哈小敏心中也不禁有些气恼，当时看了她一眼，本想狠狠顶撞她一句，可是，她到底考虑到后果，立刻又变得懦弱了。

她叹息了一声道：“唉！老前辈，我和你一样，我怎么会知道呢？真是太奇怪了。”

星潭老脸一阵红，忿忿的气道：“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问你问

谁！”

小敏把手一摊，翻了一下眼道：“可是我不知道呀！这总不犯法吧？”

星潭立刻被这句话，引得暴怒起来，头上雪白的长发一阵耸动。

忽然她脸色又回复了原态，长叹一声道：“也罢……”

她一抖双掌，已实实在在地抓在了哈小敏的一双肩头上，一面收手切齿道：“小姑娘，我告诉你，我一生最不愿意和后生小辈动手，你可不要惹我……我会发怒的！”

说着那一双手，微微颤抖，就如同十支钢钩似的，深深陷入小敏的肉内。

哈小敏不由痛得花容失色。她央求道：“婆婆！你下手太重了，把我弄痛了。”

星潭怔了一下，嘻嘻一笑，松开了双手，她站起了身子，在这竹楼上走了几步，紧紧地皱着双眉，嘿嘿又笑了两声道：“嘿！弄痛了……”

她看了小敏一眼，道：“你害怕了是吗？”

哈小敏茫然点了点头，星潭面上，立刻展出一片慈祥的颜色。

这是哈小敏自见她以来，最和蔼的面容了。

星潭转着一双眸子，上下又打量了她一会，心中不由暗暗的想道：“看样子她是不会说谎的，那么，我又如何来处置她呢？”哈小敏见她沉默不语，不由忿忿的道：“青萍姊姊已经逃走了好几天了。我不骗你，婆婆！”

星潭点了一下头，道：“她到哪里去了？”

小敏摇摇头道：“没有人知道，谁也不知道。”

星潭不由掀开干瘪的嘴唇，笑道：“这么说你真是姓哈了？哈什么来着？”

小敏接下去道：“小敏，大小的小，敏捷的敏。”

星潭在她说话时，目光始终注视着她，心中有一种极微妙的感触。

事实上，她已确实对眼前这个姑娘，有了极度好感，只是她没流露出来罢了。

哈小敏说完了话，脸色微红，星潭重复念了一遍她的名字，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也住在这里？”

哈小敏摇了摇道：分辩道：“不是，我不是住在这里，我……”

星潭疑惑的道：“那你为什么睡在这里？”

哈小敏听她这么这一问，不由激起了说不出的伤感，她嗫嚅的道：“我……我也是被关在这里的。”

星潭奇怪的问：“为什么呢？也是白如云？”小敏流泪道：“是我错了……所以他才关起我来。”星潭更是奇怪，追问道：“你错了？什么错？”

小敏本不想回答，可是在星潭那灼灼有神的目光之下，几乎不容她不答，甚或多作犹豫也不能够。

她摇了摇头道：“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放走了他关的人，他生气了，所以把我关起来……不过，不要紧，婆婆！”星潭见她说话的时候，脸上青红不定，也猜不透是什么原因，小敏又接道：“你老人家对我的好意，我谢谢你，我在这里也没什么苦……所以，你……你还是走吧！”

星潭冷笑了一声，道：“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哼！”小敏不由吃了一惊，星潭目射精光，略为思索了一会，才道：“你说白如云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

哈小敏轻轻叹道：“他只是略为惩罚我罢了！”

星潭摇头道：“胡说八道！”

哈小敏不由大吃了一惊，怔怔的看着她，星潭自言自语道：“好小子，还想一箭双雕，走一个来一个……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她看着哈小敏，半天才狞笑着点了点头，道：“可怜的姑娘，你难道不知道白如云垂涎你的美色么？”

哈小敏知道这老婆婆完全误会了，忙连连摇头，道：“不！不！他不是……”

星潭厉叱一声道：“胡说！”

哈小敏痴痴的看着她，心中真是又急又气，可又无法多辩，星潭跟着站了起来，接道：“我不忍心叫这么好的姑娘，落到了恶人之手……”

她走了几步，停住了，忽然一笑道：“对！就是这个主意？”小敏在一旁不明就里，不由傻傻地问道：“什……什么主意？”

星潭低下头对她说：“小姑娘，你不要怕，我要救你！”哈小敏真是有苦说不出，其实她是有意让白如云把自己关起来的，要是想跑，她早就跑掉了，现在这个怪老婆子，却要把自己救出去，这简直是诚心讨厌。

她不由紧紧的皱眉，这种话又不好解释，女孩子家脸皮嫩，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

星潭冷笑了一声，又道：“白如云不是把伍青萍抓到这里来么？哼哼！这回我也要把你带到云南去，也叫他到那里去找我……哼哼！”

她一连哼了两声，脸上焕发出得意的光采，不由双手一拍，发出了“啪”的一声。

她露出了黑牙根笑道：“对！这个法子好！我就这么办，一面既能救你，一面更可给我出出气……”

哈小敏微笑了一下道：“他要是不去你们那里呢？”星潭连连摇头道：“不会！不会！”

小敏心中暗忖道：“小云哥对我并没有什么感情，他又怎么会跑这么远，去救我出来？这婆婆是白费心机了。”想着只是发愣，也不说话。

星潭似乎对自己这条“以牙还牙”的计策，十分得意，而且充满了信心。

她高兴得抚掌大笑了起来，一面连连道：“太妙了！太绝了！”小敏肚子里说：“哼，妙个屁！绝个屁！”

这老婆婆还是说作就作，当时晃着头道：“白如云这小子，绝对想不到我老婆子有这一手，哈哈！”

她接着道：“你是他的心肝儿，你要是丢了，他还会不急得发疯？然后……嘿！对了！我给他留封信，这小子见了信，不急死才怪！”

她说着走到书桌前，见竹筒内斑管如林，顺手拿起了一管笔，用口吮吸啧啧有声。

只见她那漆黑的牙床，和笔尖真是一个颜色，小敏翻着白眼看着她，心中却想：“这倒省了墨了……”

星潭吮了半天，在抽屉里找出一张纸，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写的是：

“哈小敏已为我带返云南，想要留她活命，速至滇西找我，并以伍青萍交换可也！”

三百老人星潭匆匆”

写完了，对着纸又笑了笑，递与小敏道：“你看看这样写可好？”

哈小敏看了看，脸色不由一变道：“什么……想要活命……”

星潭不由一阵怪笑，用手指了小敏一下道：“傻闺女，那是骗他的，不

这么写，他怎么会看了马上去！”

她冷笑了一下，接着又道：“这小子也太狂了，哼！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呀！居然敢惹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一次他要是去了，我老婆子不给他一点颜色，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

说着，顿了一下，又道：“也叫他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哈小敏听得星潭这么说，可是心中还是不大得劲儿，一个劲的发呆，脑中不由暗自忖道：“看样子，我是不听她的话也不行，不如就跟她一块走算了，反正我也想去闯闯江湖，这一下倒是称心如愿了。”

可是她只要一想到白如云，就不禁又有些放心不下了。星潭那一双眸子，却牢牢的在盯着她。

她皱了一下眉，忽然一咬牙道：“好吧！我跟你走，可是你老人家可不能亏待我，要不然我情愿在这里。

星潭笑得拢不住口，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我不亏待你。”

哈小敏心中忽然有一个念头，这念头更令她决心跟着星潭走。

她站起来，眉尖向上一挑，暗忖道：“我真傻，这正是最好的试探白如云的好机会……他要是真对我有情，决不会忍心令我被人抓去受苦，一定会来救我！”

“可是，他要是不去呢？”

哈小敏咬了一下牙，心想：“他要是真不去，那就证明了他对我一点也不关心，我也好死了这条心了。”想着她双眼连眼圈都红了。

星潭哪知她心中在想些什么，当时还以为她在担心她的父亲，不由脱口道：“至于你父亲，你可以放心，木老大已经去了，他一定会把你父亲救出来的！”

小敏知道她口中的木老大，是指三百老人之中的木苏。

她本没想到父亲，被她这么一提，反倒增了一层忧虑，不由皱眉道：“木老前辈就算救出了我父亲，可是，我父亲又怎会想到我上哪儿去了呢？岂不是要急死了？”

星潭倒没有想到这一点，顿时不由怔住了，她忽然站了起来道：“那我就去一趟！可是你父亲要是出来了呢？”

小敏不由微笑道：“这样吧，我带你老人家同去一趟，亲自对爸爸说一说，他老人家知道了好放心，你看好不好？”

星潭点了点头道：“也只有这样子。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走吧。”

哈小敏点了点头道：“好吧！你老人家要小心一点，不要惊动了他们。”

星潭不由一笑道：“我老婆子向来到哪里去，就从来没有怕过谁，你跟着我走，我们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别怕，都有我呢！”

哈小敏皱了一下眉，道：“最好别杀人。”

星潭怪笑了两声，道：“我也不想杀人，只是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她说着猛然站起了身子，道：“我们走吧！船就在下面。”

哈小敏用手摸了摸背后的长剑，讷讷的道：“老前辈，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

星潭不耐烦的道：“走吧！别畏首畏尾了，没有错，来！我背着你。”

哈小敏脸一红道：“不用，我自己会走。”

这时星潭已把竹窗推开，略为环视了一下，微微对小敏招手道：“来！船还在下面。”

哈小敏已走至窗前，星潭用手一指，道：“你先下去。”

哈小敏有意在老婆婆面前，显露些身手，当时一拧腰，已上了窗阁，她回头一笑道：“我先下去罗！”

星潭点了点头，哈小敏一提丹田之气，直向那湖中小船上飞坠了下去。

不想她身方下坠，陡然一声清叱道：“好呀！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跟着由竹楼下哗哗一阵水响，划出了一叶小舟，南水、北星，一站船首，一站船尾，小船飞快的朝着哈小敏落身处驰来！

哈小敏耳中听到此声，无奈身形已自降下，足尖一点船面，小船连着颤动了几下，再一看，才算是看清了，不由秀眉微皱道：“南水、北星，你们是怎么回事，老跟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欺侮的啊！”

南水、北星各着一身劲装，每人背后插着一把宝剑，在南水手中，还拿着一枝大竹筒子，口上还嵌上了一声亮晶晶玻璃一样的东西。

二小听哈小敏如此说，各往前移动了一下，北星结巴着道：“不是……我们麻烦……是你麻烦……你……”

北星话未说完，南水已经摆了摆手道：“北星！你不要说话，我来对付她！”

哈小敏闻言不禁大怒，叱道：“哟！你来对付我，你算什么东西！”

南水闻言也不生气，回头对北星道：“把船划近些！”

北星很不服气的答应一声，把小船划到近前，这时两条小船已然靠在一起了。

南水转过了头，上下的望了哈小敏一眼，冷笑道：“你别管我是什么东西，我负责整个山庄的安全，我先问你，这条船是从哪弄来的？”

小敏好不生气，可是不愿与他纠缠，强忍着道：“偷来的，怎么样？”

南水突然哈哈笑了两声，那神态轻狂极了，他笑着说道：“偷来的？你再偷一条船给我看看！哈哈！偷来的？哈哈……哈哈……”

他一连串的冷笑声，小敏不禁大怒，叱道：“就是偷来的，你敢把本姑娘怎么样！”

小敏话未说完，南水突然摇手止住了她的话，很严肃的说道：“你别耍赖，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么？你看，这是什么？”

南水说着把手中的竹筒摇晃了几下。小敏几乎被他气得吐血，闻言道：“是什么？是你们的牌位！”

这句话骂得很损。按说南水一定会暴跳如雷，却不料这小子居然很冷静，口中发出了“噗”的一声，表示对哈小敏那句话很鄙视。

然后冷冷说道：“这是我特制的‘缩地镜’，我就知道我们不在，你一定捣鬼，所以准备了这玩艺儿观察你的行动，不久前有人划船来找你，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谈了半天，我就知道有花样，马上和北星赶来，果然你跳下来……哼哼！现在人贼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上楼，非好好整治你！”

哈小敏真是又气又笑，心中也着实佩服这鬼灵精，当时抬头看了一下，星潭却低头看看自己，面上似乎还带笑容。

小敏哼了一声，勉强忍着心中气，对南水道：“你忘了，你这条命还是我手下留情呢！要不然你现在早就死了，你还有什么好神气的？”

她的话方一说完，北星呼呼的道：“还……有什么……话说……打、打……吧！”

这小子说打就打，身子猛然向前一冲，却被南水搪臂挡住了。

北星心有未甘，直朝着南水翻白眼儿，南水拉着他道：“我已经说了，先让她说，说完了我们再处治她也不晚！”

北星往后退一步，挣开南水的手道：“你……好心！我要不……救、救……你……你在草里……点穴……死！”

只小敏听出来，原来先前自己点倒南水的事，北星也知道了，还是他救南水的，这倒引起了他的同仇敌忾之心，气反比南水还大！

当时双臂环抱着，被二小气得鼓着小嘴，她也不说话，看他们究竟想怎么样。

北星的话，果然对南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他狠狠的看了哈小敏一眼，道：“那老太婆呢？”

北星接道：“老……太婆呢？”

哈小敏抬头看了一下，心生一计，顿时哼道：“你们说话可要规矩一点，那位老前辈，可不是好惹的！”

南水哈哈大笑了两声道：“什么老前辈，半夜里偷船？”

北星也发出破锣也似的一声大笑，只是重复着南水的话道：“老前辈？哈哈……偷船？半夜？哈哈！”

二小童此刻这种狂态，真是任何人看了也受不了，哈小敏见他们居然敢如此亵渎星潭，就知道他们可要自讨苦吃了。

她想着不由抬头看了一眼，想不到那窗边的星潭，此刻竟失踪了！

哈小敏禁不住心中一惊，顿时脱口喊道：“老前辈！”

楼上静静地没有回音，哈小敏又喊了一声，仍然没有回音，她不由秀眉微微一皱。这时那南水却在一旁冷笑了一声道：“她走了吧？我们也不去追她。”

北星对南水的短句，向来是不肯放过的，当时凑近了一步，道：“她走了吧？我们也不去追她！”

说完这句话，他又退回原处。

二小童两双明亮的眼睛，虎视眈眈的看着她，哈小敏一时反倒失了主张。

她望着二小童，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

南水依然是环抱着双手，用不屑的眼光看着她，闻言淡淡笑道：“不打算怎么样，只请你跟我们见少爷去，你要是不去，我们两个也只有……只有……只有……”

## 第十八章 败北自恨燕侣回巢

北星对着小敏，比了一下拳头，表示也只有以武力来解决的意思。

哈小敏忽然笑了两声，像一连串银铃似的，她用一只纤纤玉手，指着南水道：“我要走，小云哥也管不着，而且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可以随便……你们又有什么权力来管我！”

话尚未说完，南水已发出了一声狂笑道：“权力？”

北星沙哑的喉咙，也笑了一声，道：“权……力？…

南水回头看着北星，身形微微摇曳了一下道：“我们不懂！”

北星本是站得好好的，见南水如此，他也学样，一只手叉在腰上，身形摇晃道：“我……我们不懂！”

小敏被气得一时也忍不住了。当时一抬手，“呛”的一声，把宝剑撤出了鞘，寒光一闪，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娇躯一矮，嗖的一声，已窜到了小船船首，掌中剑，向二小童一指道：“你们废话少说，谁要是不服气，谁就上来，这一次姑娘我不会再留情了！”

就在她抽出宝剑的霎那，南水和北星二人，一齐惊叫了起来！

北星破例先开口道：“乖乖！乖乖！好厉害的婆……婆娘！”

南水回头纠正地道：“不是婆娘，是女人！”北星连连点头道：“是……是……女人！女人！”小敏叱了声道：“你们是找死！”

一压手中剑，已翩若惊鸿似的，窜到了对方小船之上，举剑就刺。

南水闪身让开，口中大叫了声：“慢着！”

北星也沙哑的叫了声：“慢着！”

小敏果然顿了一下，却见北星慢吞吞的自颈后抽出一口长剑，南水也把剑抽出来了。

南水因上次挨了白如云的骂，不敢再造次，当时回头对北星道：“北星，这一次你可看见了，我们是和她好好讲理的，她却抽出宝剑要我们好看，我们是被逼才还手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对付她！”

北星傻傻地直点头，口中道：“好！我们开始对付她！对付她！”

二小童说着话，一齐把剑尖一抬，对着哈小敏，四只亮闪闪的眸子，更是紧紧的盯着她，连眨也不眨一下。南水口中念道：“远看一枝花！”

北星接道：“近看牛屎巴！”

然后换了一个角度，南水口中念道：“掀开裙子看！”北星道：“满腿都是疤！”

接着他们足下转动，又换了另一个角度，哈小敏一时气得全身发抖！

论年龄，她比二人也大不了多少，本是童心未泯，南水、北星编唱的歌，算是伤透了她的心，当时尖叱了声：“混蛋！”她向前舞了一片剑光，口中骂道：“两个小王八蛋！”一时再也忍不住，嘴一撇，竟自呜呜有声的哭了起来。二小童被骂得脸色通红，南水看了北星一眼道：“什么玩艺儿嘛！骂人！”

北星最是怕事，此时见小敏一哭，早就失去了主张，当时结结巴巴的道：“糟……糕！糟糕！”

南水冷笑了一声，红着脸道：“何必呢！有话好说！哭什么劲呢！”

北星忙把剑插回了鞘中，二愣子似的道：“对……有话好说！何必呢！何必呢！”

说着双手一分，还做了一个无奈的姿态。

哈小敏兀自哭个没停，一面把宝剑收了回去，她哭了好一会，还擤了两次鼻涕。

南水、北星只皱眉看着她，他二人本是抱定雄心，今夜，无论如何要给哈小敏一个好看的，却想不到现在竟会弄成这样，于是都不禁互相埋怨了起来。

北星结巴道：“看，她哭！”

南水这时也挺不住了，红着脸道：“我们也没打她呀！”北星扣了扣脑瓜，又点了点头，南水哭丧着脸说道：“好了，不要哭了……我和北星不打你了！”

北星傻傻地道：“我……和南水也不打你了！”

南水看了他一眼，骂了声“傻蛋”北星翻了一下眼皮。小敏愈想愈气，更认为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呜呜哭得更响了。

这一来二小童急得连连搓手，瞻前顾后，南水叹道：“我们是吓唬你的，其实并不想打你。”

北星点头道：“是的，是……是这样的！”

哈小敏本是哭得伤心，听了这句话，忍不住抬头呸了一声道：“别不要脸了，谁怕你们！呜……”

二小童一怔，哈小敏又接着哭道：“一对小饭桶！臭美！”

南水苦笑道：“是就是。”

哈小敏正在哭，见二小童急成这样，忍不住“噗”一声笑了。

当时看了二小童一眼，又抽噎了一下，绷着小脸，欲笑还泣，二小童更是怔住了，北星咧着大口嚷道：“笑了！”

南水忙用手指在唇上按了一下，嘘道：“嘘！禁声！”

北星忙停住了笑声，看着南水，在二人之中，南水显然是个“主脑”人物，北星一切都唯他马首是瞻，他把一只右手轻轻按在右额上，极力的做出一个思索的样子，北星却是眼巴巴的看着他。

他对南水，一向是存有无比的信任，而南水每有思虑时，总是这付样子，因此北星一看就知他是在思忖对策。南水放下了手，慢吞吞的道：“现在我们问你，那个老婆子到哪儿去了？我们只要对付她就行了！”

北星点头表示赞成，直直地看着哈小敏。

哈小敏抽泣了一会，心想和他们两个小鬼闹个什么劲，反正那星潭既走，自己也没地方去了，干脆还是回到竹楼上去，一切听凭白如云发落了。

她想着冷笑了一声道：“她走了，我哪知道她上哪去了！我现在上楼去，有什么事小云哥自会找我，用不着你们操心！”

说着正要往竹楼上窜去，南水道：“请等一下好不好？”

哈小敏蛾眉一挑道：“我已经要回去了，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南水由袖筒里面，抽出了一个竹筒来，一边镶着一块亮晶晶的水晶，正是他们所特制的“缩地镜”，原理颇似今日之望远镜。

他扬了一下道：“让我先看看那老太婆在不在楼上。”

说着方往眼睛上一凑，猛然间人影一闪，一声尖叱道：“要死罗，这是什么捞什子？”

南水只觉得手中一紧，再看那“缩地镜”，已到了别人手中了。

在他和北星之间，眼前却站着一个人影，正是方才偷船的

那个老婆婆！

星潭把竹镜抢在了手中，先对哈小敏叫了声：“不许上去！”

哈小敏抖声问道：“你老人家上哪里去了？”

星潭只是玩着手中的筒镜，也不回她的话，玩了一会又凑在眼睛上，往远处看了看，不禁大叫道：“妙呀！妙呀！”

南水这时已认清了敌人，猛然叱道：“哼，老太婆！”

星潭正看得高兴，闻声不由吃了一惊，忙放下了“缩地镜”，向南水看了一眼道：“你叫什么？”

北星这时早已怒不可遏，在一边大叫了声：“打，打！打死老太婆！”

星潭把竹筒一合，揣在怀中道：“这东西还挺好玩，算是送我老婆子的礼物，看在这一点小礼物的面子上，我饶了你们，还不快给我滚！”

说到“滚”字时，她右手一扬，南水、北星、一齐向后翻了个滚儿。

二小童仓促爬起，那老太太已在另一只小船之上，摇手对小敏道：“你过来。”

哈小敏纵身到了老婆婆那条小船上，南水这时大叫道：“反了，反了，北星，我们上！”

北星结巴道：“老婆娘？打打，老婆娘！”

星潭本来已操桨出去了四五丈，听见二小童这种骂语，一时不禁勃然大怒，顿时哼了一声，问小敏道：“这两个小子干什么的？”

哈小敏道：“是白如云的书童。”

星潭大声道：“太没有个样子，简直不像话！”

她回过头来，对二小童看了一眼，不想二小童也是篙桨齐施，飞快的向她们追了过来！

北星破锣也似的嗓子，仍然大叫道：“丑老婆娘……老婆娘！”

星潭猛然往起一站，小船定在了水面，二小童的船霎时追近，南水把手中竹篙往船上重重一丢，叫道：“老太婆，你好大的胆，居然敢到这里来撒野，今天小少爷们可要教训教训你！”

北星也放了下了手中木桨，结巴道：“不要放她跑掉……打！”

星潭有生以来，哪里被人如此戏耍过，此时满头鹤发耸耸欲立。

她那张老脸，愈发显得难看了，忽然呵呵笑了两声道：“无知顽童，满口胡言！”

她对着二小童招手道：“来，来，来，你们过来呀！”

二小童本是飞快的追来，此时见状，不由一愣，星潭这种轻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倒令二小童一时莫测高深了。

他们不由马上停住，不敢妄动了。

二人四只眼，齐齐的注视着星潭，此时云破月来，如霜的月光之下，老婆婆这副尊容，乃是他们一生之中从未见过的！

只见她一双眸子，如同一对小铃铛似的垂在目眶之外，摇摇欲坠！

脸上皱纹更是层层相叠，再衬以颈后的白发，便是画上鬼象也不过如此。

二小童本是一股子气，先前虽是和她亦曾答话，却是没有看清，此时这一细看，都不禁吓得怪叫了起来，南水胆子最小，吓得叫了声：“我的妈，北星我们快走！”

北星傻傻的道：“不打……就走？”

南水尚未答话，只见那婆子已厉吼了声：“去吧！”

她双掌向外一翻，水面上立刻起了一个极大的漩涡，激起了丈许高的一个大浪，二小童吓得各自把身形腾起，那巨浪，已把他们那足下的小舟，整个吞没了，就连星潭足下的小舟，也禁不住连连晃动不已。

二小童往下面一落，各自发出了一声惊叫。

总算让他们踏着了一块船板，各自把身形腾上了岸边。

他二人身形方自落地，当空一声冷笑道：“小东西，你们还想跑么？”

二人已是惊弓之鸟，猛一抬头，眼前一棵老树，那伸出的一截枯枝之上，站着个黑衣怪婆，竟然是那怪老婆子！

南水尖叫了一声，掉头就想跑，却为北星硬拉住了，只见北星抖道：“我们两个……一齐……上！”

南水这时勉强仗胆，抽出了剑，北星也抽出了剑，星潭嘿嘿一笑道：“好，我倒要看看白如云的高足，到底有些什么厉害本领！”

她说着微一舒身，已由树枝上，飘飘的落了下来，大袖一舞，已扑了上来。

南水尖叱了一声：“北星你到后面去，我在前面！”

北星这时早已挺剑而上，用“乌龙穿塔”的剑招，直点星潭后心！

南水矮下身軀，这时亦施了一招，“风卷残叶”，剑上荡起耀眼青光，直向星潭腰上就斩。

二小童一前一后，剑几乎是同时递出，就在双剑合击之下，那怪老婆子陡然一声长啸。

两口剑“呛”地一声，击在了一起，冒出了几点金色火星，再看时，却已失去了那老婆婆的影子。

南水、北星，素日随白如云练功，也算是得承名师指点，虽然，白如云未十分指点，可是二小童已颇有所获，对于武学之道，可说已是“登堂入室”了。

可是眼前这老太婆，所施出的这种身法，竟令他二人简直是见也没见过。

仓惶之下，再一抬头，那老婆婆赫然又坐在那截枯枝之上。

至此这老婆婆才露出一口极黑的牙床，怪笑了两声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南水似乎吓坏了，呐呐的道：“我叫南水，他叫北星。”

北星重复道：“不，我叫北星，他……叫南水。”

星潭怔了一下，又嘿嘿笑了两声道：“你们的功夫差得太远了……太远了！”

她摇了摇头，自树上飘身而下，二小童吓得后退了一步，老婆婆笑了一声道：“别怕，我不会打你们的！”

她向前走了一步，顿了顿，道：“像你们这种本事，要想跟我动手，那简直想也别想。你们可以回去了！”

方说到此，二小童撒腿就跑。

星潭大叫了声：“站着！”

二小童又吓得马上站住了，星潭走近了几步道：“我也不是叫你们马上回去，现在我告诉你们，白如云要问，那位哈姑娘谁救走了，你可以告诉他说是我。”

她哼一声又道：“我名字是星潭，也就是龙匀甫的师父！”

二小童立刻打了个寒颤，心想：“怪不得呢，原来是那性龙的师父。好

家伙！”

南水听前一拉北星掉头就想跑，星潭已一晃身子，闪到了南水身前，右手一伸，如同抓小鸡也似的，一手把南水举了起来，一面厉叱道：“我不是说了，不叫你跑？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我摔死你！”

说着向外一扬，南水已被抛出了三四丈外，总算她还没用什么力！

南水空中“细胸巧翻云”，轻轻落在了地上，虽没有摔着，可已吓得脸色苍白。

北星连忙跑过去，用右手紧紧的抱住他的肩膀，同时眸子内闪出仇恨的光，看着星潭耸耸欲动，他恨恨地说：“不要……理她……我们告诉……少爷！”

星潭又立刻发出了一声长笑声，点头道：“不错，我就是你们去告诉你们少爷，不过得等我走了之后。”

她又缓缓地说道：“我先要把你们点了穴。”

二小童不由一惊，星潭怪笑了两声道：“不过你们不要怕，这穴道在一个时辰后，自会解开，那时我老婆子已走远了，你们再去告诉白如云，知不知道？”

她说着话，左手微抬，当空“嗤”地微响了一声，北星“吭”一声，翻身就倒。

南水方叫了声：“我与你这老婆子拚了！”

方自扑上，星潭晒笑着，右手点指，“嗤”地一声，南水也应指而倒。

这种“隔空点穴”的手法，在三百老人星潭手中施出，可真是骇人了。

星潭举手之间，制服了南水、北星，她仰空舞动了一下枯爪，嘻嘻笑道：“一对小东西……”

方欲奔回小舟，陡然，一声冷笑道：“星潭，你也欺人太甚了！”

星潭不由大吃一惊，蓦地转过身来，却见离自己不及一丈处的一棵大树下，站着个全身白衣，剑眉星目的年轻人。

星潭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张老脸蓦地通红过了顶，惊忖道：“这是谁？出没在我星潭附近丈许，竟是没有让我听出一点声音！”

这么想着，她冷笑了一声道：“你是谁？”

这长衣少年哈哈一笑道：“星老婆子，你口口声声要传话给我，此刻我来了，你却又认不得，岂不好笑？”

星潭吃了一惊，遂怪笑道：“啊！原来你就是白如云？幸会！幸会！”

白如云双手一抱，弯腰施了一个礼，但是他脸上却罩着一层秋霜，冷冷的道：“星前辈，此行有何赐教？”

星潭双目一瞪，只觉全身血液怒张，她一连向前冲了两步，本是举爪欲抓，可是她却突然停住了，抬头看时，白如云毫不动容。

星潭不由心中动了动，她内心已深深的嘉许着这少年的沉着和勇气。

当时忍不住又怪笑两声道：“白如云，我老婆子本是欲为我那徒弟出一口恶气，可是……哼！我胜了你也并没有什么光彩，你楼上的那位姑娘，我要把她带回去，你要是想令她安然回来，你先得把那姓伍的姑娘送回来，要不然……哼！”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要是不送去，你又怎样？”

星潭怪笑二声道：“我就取哈小敏的性命！”

白如云不由怔了一下，却想不到这星潭，竟会说如此话来，一时怒焰

膺胸，也不禁狂笑了一声。

星潭本来已经回身欲行，闻得白如云这般笑声，她不禁又转过了身来。

她此时脸色异常难看，皱纹满布的脸上，带着阴沉之色，哼了一声道：

“你笑什么？莫非我老婆子做不出来么？”

星潭向着白如云走前了脚步，愤愤的嚷道：“实在说，我是恨透了你，今天真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只是我老人家，一辈子最不愿意和后生晚辈动手，龙匀甫是我徒弟，有一天，他会打败你。小子！”

这老婆子说着话，一颗怪头不停的摇晃着，像是怒到了极点。

这时水面上，水花响了一下，二人都不由一惊，星潭忙向水面道：“我马上来了，你在船上不许动！”

星潭遂又对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哈小敏就在那条小船上，你有本事就从我老婆子手上，把她夺回去。哈！谅你也不敢！”

她说着猛然回过身来，身形一纵，就要往水面上扑，可是当她身形方自往空一纵的当儿，猛然一股劲风，直向后心袭来。

星潭是久经大敌之人，哪会那么容易为人暗算，这疾烈的劲风方自袭到，她口中低叱了声：“来得好！”

只见她身形向前一弯，用“蜉游戏水”之势，刷地一个侧翻，轻若蝙蝠似的，窜出了两丈四五，身形轻巧巧地，已落在了地面。

这一来，这位老婆子，可不禁怒火上冲了，当时嘿嘿一笑道：“白如云，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动手，我看你是找死！”

她这话方一出口，白如云已用“八步赶蝉”的轻功绝技，一起一落，已站在了她的面前，皓月之下，这少年剑眉上挑，星目泛威，雪白的长衣随风舞摆。

他脸上何尝有畏惧之色？

此时闻言后，嗤笑了一声道：“前辈要走也可以，但得留下些功夫，让白如云心服口服！”

星潭一笑，点了点头道：“好！好！这可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我老婆子了！”

她一面说着话，两手互换着，各把衣袖卷了起来，露出两条又黑又细的骨臂。

白如云口中叱了声，道：“晚辈得罪了！”

他猛然向上一举左掌，足下是“急跟浪”，一连跨进了三步。

跟着身形，已可说是到了星潭跟前，星潭向下一矮身躯，察招换势，快同斗转星移，劲道更是用到虚实莫测，真有一掌分生死之感！

这一招一撤出，虽是招式平分，可是在这位久经大敌的人眼中看来，却不由大大地吃了一惊！

她闷哼了一声，大脚向后一错，身形半蹲，容得白如云掌尖逼进，堪堪已临腹下的刹那，她口中叱了一声：“闪开！”

右掌一翻，用“燕子舞翅”的擒式，直向白如云右手腕上就钩。

白如云向上一扬指尖，猛然一翻掌心，明着是“翻天掌”，暗却是“劈挂一式”，反勾星潭手腕子，掌势如疾风暴雨般。

星潭一声怪笑，那黑瘦的躯体，蓦地腾空而起，往下一落，已经飘飘的落在了树上。

她晒笑道：“白如云！你当真要和我老婆子动手么？我看还是算了吧！”

她向水面上望了一下，心中却惦念着，怕哈小敏伺机逃走，一望之下，哈小敏仍静静地坐在船上面，她不由放下了心，回头一笑道：“我老婆子暂时失陪，你若不服气，可至滇西来找我。我去也！”说罢左掌一挂柔枝，身形以“老猿坠枝”的身法，向下一坠，那细枝不禁颤颤的舞动了起来，这种绝技，施展起来，确实有些惊人。

也正在这时候，白如云轻叱了声：“前辈莫走！”

这少年以“蜻蜓点水”的身法，跟着扑上了这棵老树。长笑声中，星潭早已又上了另一棵古松，她那细长的躯体，轻轻点在了古松之尖，望着白如云怪笑道：“白如云！你还得再练几年！”

白如云一生之中，何曾被人这么侮辱过，心中立时大怒，他冷冷笑道：“胜负未分，尚请慢走！”

猛见他身形，在那小树枝上一坠一弹，已用“燕子钻天”的身法，倏地飞弹了起来，下落之势却仍然是直向那棵大松树之尖飞落而下。

这一次星潭，却是不逃不让，她有意要试一试白如云掌劲如何。

是故白如云向下一落，星潭霍地一抡双掌，吐气开声的“嘿”了一声。

只见她双掌倏地向外一扬。

这时白如云，身形正飞落而下，他左足一着树枝，右手“穿臂进身掌”，向外一送，这种掌力，可算是撒了出去。

立刻当空“砰”的一声巨响，那松枝“咔嚓”的一声巨响，从中一折为二了。

两条人影，在这一声巨响之下，一左一右，似同彩燕掠空似的，霍地同时分了开来。

到此时，不能中途妥协；同时他心中，更把星潭恨之入骨。

当时身形一落地，已再次腾起。星潭口中叫道：“嗨！好小子！你是跟我玩命！”

别瞧她这种玩笑口吻，像是没事似的，其实她内心正同白如云一样，此时已怒到了极点。

白如云身形突然一扑近，星潭二臂向下一垂，只听见“咔咔”两声脆响。

她再也不留情，见着白如云下扑而来的身形，霍地向外一送双掌。

这种“百步神功”，三百老人之中，唯星潭一人最具功夫。

她却因为掌力过剧，数十年来，也只不过施出过三四次而已。

这一次因心恨白如云过甚，有意给他一个厉害，所以才全力施出。

星潭双掌一出，当空就像起了个大旋风涡似的，白如云身躯，和这般旋风甫一交接，一声长啸，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倏地抛弹了出去。

星潭目视白如云上翻的身躯，不由哑然笑道：“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我老婆子心黑手辣！”

她心中未尝没有一丝纤悔，暗责自己，未免下手太重了些。

可是这念头霎时之间，在她心中又不复存在了。

因为那英俊年轻的白如云，在空中又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了。

他除了脸上带着些惊慌的颜色以外，行动之间，并看不出什么受伤形态。

星潭不由大吃一惊，立刻叱道：“白如云，你要是前心发热，我劝你还是立刻坐下为是！要不然你可就没命了！”

白如云只微微一笑，折腰道：“多谢前辈挂心，还算好！”

星潭禁不住老脸一红，她怪笑了一声，远远的看着白如云道：“白如云，

你能当得起我老婆子一掌，武林之中，已不多见，我老婆子就不能再以后生小辈的眼光来看你了。今夜，我倒要见识见识，看看你还有些什么真实的功夫！”

话一说完，这老婆子，身形可是真快，二臂一张，已扑了上来。

双掌向前一探，用“金插手”，交叉着又向前一分，直往白如云两肋上插。

白如云这时知道，对付这种武林怪杰，稍一不慎，那可就有生命危险，此时星潭这种扑式看似无奇，事实上在她双臂环抱下，却有一股无比的潜力，只要被她这种力量挨上，也不是好玩的！

星潭这种“金插手”，向外一递，白如云向后一翻，露腹现肋，星潭双手本欲插下，见状反倒后退三尺，心中嘀咕道：“这小子别是诱招诳敌，我又岂会上你的当！”

想念之中，白如云已闪到了一边，用“凤凰单展翅”式，展右掌，疾点星潭双目。

星潭想不到白如云，居然一再的与自己纠缠，不由勃然大怒，厉叱了声：“小子！我今天不能服你，我不姓星！”

暴吼之中，人已向后闪开，白如云这时却是一声不哼，陡然向下中抢进一步，用“童子参佛”倏地合双掌，直向星潭脑门上磕去！”

星潭怪笑了声，身子陡然向下一蹲，容白如云双掌到来，她竟是不避不躲。

白如云蓦地腾起了身，向下一落，怪笑了声，目射精光道：“三百老人以绝功称雄武林，今日一见，也不过泛泛耳，既如此白如云去也！”他说着转身就走！

果然身前人影一闪，星潭已站在了在前面，她满头白发，一根根的却倒竖了起来，白如云这种激将之法，果然使得她大为暴怒了。

星潭回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她自言自语的说道：“也好！我如果不现些功夫，谅你也不会心服，白如云，今天也叫你开开眼界！”

说完这句话，只见她身形往前一凑，那双鬼爪往当空一举，嘿嘿一笑，身形陡转，已到了白如云身后，白如云只觉前胸一紧，禁不住面红心跳。

他知道是星潭练就的护身潜力，不由打个冷颤，心想：“好厉害的老东西！”

当时他也一提丹田之气，双掌往胸前一抱，“抱元守一”，随着，他将一套“环身大九式”展了开来。

一时之间，但见人影闪闪，衣襟飘飘，打了个难分难解，紧凑处，可真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之势，月夜之下，这种身手，可真有些骇人听闻了！

一瞬间两人已对了十余个照面，兀自难分难解，陡然间星潭一声大吼道：“小辈！你输了！”

倏地人影一闪，星潭已飘出了六七丈以外，她咧口怪笑道：“白如云，到此为止吧。”

白如云心有不甘，稽首道：“胜负未分，前辈这话未免太早了些吧？”

他说着，气息喘喘，全身汗如雨下，多少年来他对招，就从来没有这么累过的。

星潭嘿嘿一笑道：“小小年纪，能有这种功夫，真是不多见。我老婆子

在你这个年纪，可比你差多了。”

她冷笑冷笑，一挥手道：“你回去吧！我老婆子对你算是手下留情！”

白如云虽然心中对星潭这种身手，十分折服，可是并不知道自己何曾败落。

当时，不由一怔，道：“手下……留情？”

星潭一笑道：“怎么？你还不服气么？”

白如云身形往前一窜，已到了星潭身前，双掌交叉的向外一送，口中道：“胜负未分，后辈不敢承情，老前辈接招！”说着抖掌而出，双掌才一抖出，星潭呵呵一笑，早已用“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拔身而起，白如云一招扑空，倏地转回了身来。

却见星潭在一棵枯树上大声的狂笑着，她笑得几乎连眼泪都要出来了。

白如云一时弄得莫名其妙，不禁怒道：“你笑什么？”星潭笑了半天，才喘道：“我笑你输了还不知道。哈！”说着她又大笑了几声，那种姿态可真是吓人，白如云不由皱了皱眉，自己看了看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伤痕，愈发不解：“我什么地方输了你？”

这时星潭笑脸一收，哼了一声道：“白如云，我问你，所谓天地二眼，是指些什么？”

白如云一怔，遂道：“天为‘百汇’，地为‘涌泉’！”星潭冷笑了一声道：“这就是了，你自己看看吧！”白如云不由心中一惊。

当时往头上摸了一下，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顶上帽心，竟有拳头大一个破洞，他的脸霎时间变得白了！

星潭嘻嘻一笑，问白如云道：“你明白了么？”白如云再抬起一只脚，那厚有两寸许鞋底上，竟然有寸许深的一个圆洞，另一脚亦是一样，正是脚心“涌泉穴”的位置。白如云一时不禁呆若木鸡！星潭哈哈一笑道：“我老婆子只是爱惜你这一身功夫，否则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哈哈！我走了！”

她说着话，不再耽搁，身形拔起，已到了另一棵巨松之上。遂见她二臂一振，如同海燕钻天似的，已自消失了身形。现在，只剩下宁静的白如云，他怅望着星潭方才立足的那棵松树，心中一时真是不胜感慨，他长嘘了一口气，叹息道：“我的功夫，比起她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他慢慢地走到了前面那块松坪，耳中听到了阵阵的水响，以及哈小敏的声音问道：“婆婆，这半天你是跟谁打架？”星潭笑了一声道：“南水、北星！”

随着小船就走远，白如云忽然被这句话提醒了，他苦笑了一下往一边寻去，果见南水、北星，一边一个，还趴在草地上呢！

白如云一一为他们解开了穴道。

二小童各自打了一个喷嚏，遂醒了过来，南水看了北星一眼，猛然从地上翻起道：“北星，这是怎么回事？”北星也坐了起来，他眼中已看到了白如云，不由吓得一阵哆嗦道：“少……少爷！”

南水一回头，才看清，原来自如云站在身后，不由也吓了一跳，一时怔住了。

白如云苦笑了一下道：“还有什么地方伤着没有？”二小童各自摸了摸身上，傻傻地摇着头，白如云长叹了一口气道：“你们不要怕，这一次我不怪你们！”

二小童脸色才转过来，互相对看了一眼，白如云皱了一下眉道：“不要作这副没出息相，我没有骂你们！”南水点点头道：“是……是。少爷！”

白如云看了一下天，他又苦笑了一下，心中忖道：“我又何必再骂他们？我自己今天丢人还不是丢到家了！”

想着遂问道：“你们怎么发现那老太婆的？”

他说着话，眼睛看着北星，北星显得十分不自在，红着脸，用手指着南水。

南水道：“是这样的，我用‘缩地镜’发现那老太太偷船，就和北星跟了来，后来老太太就上了楼，后来老太太就下来了，结果……后来……”

白如云一挥手道：“好了！好了！什么玩意儿，又是后来又是结果，都那么大了，连句话都说不好！”

他顿了顿道：“那缩地镜呢？”

南水用手往袋里一摸，才想起来，不由脸红了一下，讷讷道：“那老太太……拿去了！”

白如云挥了一下手道：“好了！你们走吧！”

二小童鞠了一躬，方要走，白如云又叱道：“站住！”

二小童又一齐回过身来，白如云双手互摇着，顿了顿才道：“今夜之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知不知道？”

南水北星连连点头，心中却不胜诧异，他们暗奇道：“少爷怎会变了？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呀！”

白如云看着二小童踟蹰的身形消失之后，他才叹了口气道：“我的功夫太差了……我居然被人家打败了！”

他忽然仰天狂笑了几声，这一霎时，他心中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

多少年来，这少年生活在自我的领域之内，他轻视任何人，今夜，他竟为人如此轻而易举的打败了！

想到此，他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不由足下踉跄了一步，他冷笑道：“星潭！你为什么不开杀我？星潭，你为什么不开杀我！”

三百老人之中的星潭，一向是最心黑手辣，可是这一次却为什么对白如云如此留情呢？这其中牵连到另一段源远流长的故事，容笔者后面细谈。

大凡一个人，一向生活在自信的环境中，一旦丧失了自信，无疑等于丧失他的生命一般。眼前的白如云，这一瞬间的感慨又何尝不是？

他一个人在月夜之下这一片草地松坪间来回的走着，叹息着，自语着，忽然他感到了一腔无以发泄的愤恨，他灰心，他失望，他开始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不满了。

他暴跳着咆哮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鬼地方！”

猛然他舞动着双手，一时之间，但闻掌声呼呼，掌风过处，石碎枝摧，残枝败叶舞了一天，他就如此像疯子似的摧毁着这个世界——这个是他自己建造成的世界。

他疯狂地发泄着他心中莫可释怀的痛苦，猛然纵起了身形，扑到了水边，水面上耸峙着那座“碧月楼”，在月光之下，轻轻的摇晃着，愈发清雅壮观。

白如云目视着这所他别出心裁的建筑，这过去不少的日子之中，它曾住过伍青萍和哈小敏，可是如今他们都走了！正是“燕去楼空，佳人何去？”

一霎时他感到鼻子一酸，眸子也显得有些模糊了。他紧紧咬着一口细齿，不让那滚动在眼眶之中的眼泪落下来。

他认为他一辈子也不应该落泪的，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应该落泪的，因为那是一般人的行为，而他却是超出一般凡人的“人”啊！

他痴痴的望着这所竹楼，良久他才点了点头道：“碧月楼，你是没有资格再骄傲的耸峙这里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怪人这一刹那所想的，竟是要把所建立的竹楼，在他手中粉碎了。

他由树上，折了几节枯枝，用熟练的手法，把一节节的松枝打在水面，身形一闪，已飘临在水面上，以“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几个起落，已飞纵到了竹楼之下，二臂一振，已到了楼阁之上。

在往昔的日子里，像这种情形，他都会有一种高度的优越感，可是今夜，他却是黯然神伤！

他轻轻的走到竹楼之内，在哈小敏所睡的那张床前，把油灯挑高了一些。

然后他来回的走了一圈，向这楼上各处作最后的一次投视。

当他看到，那曾是他自己，用指力刻画在竹面上的诗句时，他不由苦笑走近，用手轻轻的抚摸着那两根竹栏，当他最后一次抚摸时，那竹栏竟自咔嚓的一声，一折为二，立刻楼角垂下了一半。

他狂笑着扑进房中，举手投足间，已把室内的床几等物，打了个稀碎。

正当他如同野兽一般的扑向窗外，欲施全力，把全楼毁灭时，一个纤瘦的人影出现了。

她出现在梯口，尖叫了声：“白如云你疯了么？”

白如云正欲施全力之时，闻声不由吃了一惊，他猛然回过了身来。

只见梯口上，站着个娉婷的倩影，正自注视着自己，她脸上还蒙着一层纱。

白如云不由吼道：“你是谁？”

这少女讷讷道：“我是，我是……”

她颤抖着又道：“白如云，你这是何必呢？这座楼是你的心血，你忍心把它全毁了么？”

白如云怪笑了一声道：“我的事不要你管，你到底是谁？”少女犹豫了一下，怒声道：“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和野人一样！”

白如云一弯腰，如同箭矢也似的扑了上去，猛然抡起双掌，向这少女肩上就抓。

少女似乎吃了一惊，倏地一翻身，可是白如云双掌已到，她不由尖了一声：“你……想怎么样？我是伍……”可是白如云已如同疯子一样的，把她抓住了，他猛然伸手把她脸上的蒙面纱抓掉了，一时现出了一张姣好的面容。他们二人，都不禁楞住了。

伍青萍终于流泪道：“我是回来……看你的。”

## 第十九章 旧怨新仇 拒助炼药

白如云突然狂笑了一声，他猛然右手一翻，已把伍青萍摔了出去。

伍青萍再也没想到，白如云会对她这样，顿时被摔出了丈许，“砰”的一声，撞在了墙角之上。她口中“啊”了一声，一时吓得花容失色！

白如云哈哈大笑了几声，朗声道：“伍青萍！你不是走了么？”

伍青萍傻傻的点头，白如云突地厉叱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还回来？你说！”他大声的吼着，连这所半倾倒的小竹楼，都不禁瑟瑟的摇晃起来。

伍青萍想不到白如云，竟会变得如此冷漠，当时连惊带吓，一时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拚命的叫道：“我……我是回来看你的！”

白如云一抬腿，踢起了一张椅子，怪笑了一声，呸道：“看我？哈哈！你还会想到我？”

他的笑声，几乎把伍青萍的耳朵都要震聋了，他走近了一步，冷笑道：“伍青萍，你不要把我看轻了，你以为我爱你么？你以为我少不了你么？”

他的脸色，这一刹那变得十分恐怖，他伸出那只颤抖的手，指着墙角萎缩的伍青萍，更加大声的道：“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永远和你是不同类型的，你虚假、做作，畏首畏尾……”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却为伍青萍的大声哭泣所惊得顿住了！

伍青萍边哭边道：“好！好！我是虚假，做作……现在我一切明白了，你原来是这种人！早知道我也不回来了！”

白如云狂笑了一声，道：“你回来是为我？哈……伍青萍你也太把我当小孩子了！”

他声音变得十分凄怆，伍青萍更是捂着双耳哭成了一片。

白如云一闪身，已窜到了她跟前，猛然用双手，把她捂在耳上的一双手分开了来。

伍青萍惊道：“你要怎么样？”

白如云冷笑道：“说谎的女人！你是为龙匀甫，是为了龙匀甫你才回来！”

伍青萍不由地拚命的咬着下唇，眼泪一滴滴的淌了下来，她的内心感受到了极大的凌辱，不由点了点头，道：“是又怎么样？”

出乎意料之外，白如云并没再有更厉害的举动，他却反而把手松开。

他一连后退了好几步，伍青萍见他这样，心中反倒一软，暗责自己这句话说错了，她的脸霎时间绯红，她低头哭叫道：“够了吧，够了吧，你不是要我这么说吗？现在我说出了总行了吧？”

白如云这一会，却像一个呆子似的，他望着伍青萍苦笑了一下道：“对不起，我吓了你，可是，现在总算一切都明白了！”

他挥手道：“你走吧！”

伍青萍这时心也伤透了，她由地上站了起来，拉了一下发皱的衣裳，道：“我走……我是要走嘛！”

白如云直直的站着，补了一句道：“永远也不要回来了……我讨厌你！”伍青萍哭得更大声了，一面回道：“我也讨厌你！”她哭着又道：“这间竹楼，你爱怎么拆就怎么拆，我也不管了，我看着它和看着你一样气！”

白如云怪笑道：“这个我自会处理，你更不要管了！”他猛然走近一步，

有力的道：“伍青萍，你不要触怒我，我会对你不客气的！”

伍青萍回过头来，大声哭道：“你还能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把我杀了，可是我并不怕死，你杀吧！”

她把粉颈伸了出来，白如云苦笑道：“我干吗要杀你？”伍青萍见他气消了，不禁哭得更伤心了，也不再在这个地方逗留了。

她走下楼梯，才下了两步，白如云客气的道：“请你再等一会儿。”

伍青萍回过头来，抽噎道：“我们之间已完了，不是吗？”白如云点点头道：“本来也没好过，谈不到什么完不完。”伍青萍心想：“好狠心的白如云，这种人还有什么值得爱的，我何必还为他伤心！”

想着气得头一甩，又要走。

白如云冷笑道：“我请你等一会儿就不可以么？”这个怪人，他的话仍然是充满了力量，伍青萍终于停住了脚步，半皱着眉头道：“什么事，你说吧！”

白如云这时伸手入怀，摸了一会，抖手打出一物，冷笑道：“这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不要弄脏了我的衣服。”伍青萍见地上只是一个纸团，不由怔了一下，慢慢拿了起来，打开一看，她的脸霎时红了。

原来那正是不久以前，她留下给白如云的诗句，这时看起来，真是不胜悲楚，她心中暗付道：“原来这东西，一直都放在他身上啊！”

可是，现在她却不愿多想了，当时顺手把纸团往身上一揣道：“就是这点事么？”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还有，你等一会儿，请在这里不要走。”

伍青萍正想问为什么，白如云已长啸了一声，拔身而起，霎时间落在水面上。

那嘹亮的歌声：

“悠悠天地心，  
凄凄断肠人。

……

我有千腔仇，  
世人皆我敌。”

伍青萍不由在白如云的歌声中饮泣，她低头泣着道：“狠心的白如云……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你失去了我，你会后悔的！”

凄冷的长夜里，这所石牢之内，卧着两个老人，他们相互的叹息着，诉说着。

哈古弦打着呵欠道：“老道，你睡了么？”

墨狐子秦狸嘻了一声道：“睡着了还说话？”

哈古弦由白骨床上，翻身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道：“他什么时候请我出去啊？”

秦狸叹道：“你何必为此烦心？想开了点，也就没事了，你看我，吃饱了饭，翘着二郎腿，不是也怪舒服的么？”哈古弦笑道：“谁能跟你比？我是有家室的人啊！”墨狐子嘻嘻一笑道：“那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小鬼头再来的时候，我去给你说说情，也许是有点办法。”

哈古弦禁不住又骂了一声，恨恨的道：“这小子要对我老人家这样，那可有他后悔的时候，我是记仇的。”

墨狐子秦狸噗嗤一笑，道：“得了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许你

老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哈古弦翻了一下白眼道：“你别他妈的骂人了，还能有什么福！”

不想方说到这里，窗外一苍老声音笑道：“秦老头全说对了，真是塞翁失马……二位老朋友久违了！”

二人都不由大吃一惊，各自飞扑到了窗口，由那拳头大的空隙，向外一看。

却见石门处，那长竹竿挑着的灯下，正站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

这老头儿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身着白长缎袍，腰系古铜的儒巾，背后系着一口古雅的长剑，两道白眉又长又密，紧紧的压在眼皮上，一双眸子，却是欲开又合，露出炯炯神光。

墨狐子秦狸怔了一下道：“朋友，你是何人？这地方岂能随便就闯进来，莫非不知有我墨狐子在此么？”

老人呵呵大笑道：“得了吧，秦胡子，别打官腔了！我们有几十年不见面了，来看看你，莫非有错了么？”

说着老人眸子一转，看着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天音兄也在此，倒真是想不到，哈哈。”

“天音”，正是哈古弦的名字，已多年不为外人道及了，此时这老人脱口呼出，二人更不由一惊。

哈古弦张大了嘴说道：“朋友，恕老夫眼拙，阁下大名怎么称呼，如何识得老夫？”

这老人手捋银髯，细目向两人一扫，不由呵呵大笑起来。秦狸和哈古弦都不由愣住了。

老人笑了一阵，凄然的摇了摇头，说道：“七十年江湖岁月，白了头发，莫怪二兄是认我不出了。”

秦狸道：“朋友，你到底是谁呀？”

老人走近了一步，左手微微一扬，这才现出他左掌心上，铜钱大的一颗红痣。

哈古弦首先啊了一声，怪笑道：“原来是木兄，真是失礼了。”秦狸不由皱眉道：“他是谁？我怎么看不出来了。”哈古弦隔墙怪笑道：“老道，他就是木苏啊！如今，人家是三百老人中的老大了。”

秦狸不禁心中一动，口中哦了一声，说也奇怪，他听到了“三百老人”四字时，那张老脸上，居然会现出了一阵绯红之色。这时哈古弦和木苏，都不禁大笑了起来。

木苏嘻嘻笑道：“还是天音兄记性好，不过秦胡子记性也太坏了，我和他少年时一起相处过。”

墨狐子秦狸这时也赧然的笑了，他伸出一只枯瘦的老手道：“你这一提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外号叫什么旗杆儿的木又平兄么？”

木苏笑道：“对了，我就是木又平，可是后来又改了名字，旗杆儿这外号，已没有人知道了。”

秦狸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木苏反倒显得十分尴尬，只是笑着搓着双手，哈古弦也不禁扭头向秦狸问道：“什么事这么好笑？”

秦狸这才绷着脸，看着哈古弦，一只手指着木苏，忍不住又哈哈的笑了起来，半天才道：“那时候，我十三岁，他十五岁，他大我两岁……”

说着又顿了顿，木苏连连点头道：“不错，我是大他两岁。”老道又笑道：“我们是在一个庄上，还是对门儿，只是我们却不大好……”

木苏想不到老道居然翻出旧帐来了，一时之间不知他要说些什么，只是看着他微笑。

因为能够会见到一个自小的朋友，尤其是在百岁以后，这该是令人多么兴奋的事啊。

虽然过去也许并不都是愉快，然而，只看彼此的须发，也就会为浓厚的感慨所陶醉了。

哈古弦皱眉道：“不要笑，倒是说啊！”

秦狸点头笑道：“我说，我说！”

遂扭头向木苏道：“又平，有一次，你被你爹老芋头，吊在一棵槐树上用鞭子打，你还记不记得？”

木苏尴尬一笑道：“小时候挨打，还不是常事，你不是也常挨打？”

秦狸又呵呵笑了两声，道：“你被吊着，一直到晚上，都没人给你送饭，也没有人去理你，那时候天又下雨了，你……”木苏忽然脸色一紧，忙插口问道：“秦胡子你记性果然不错，这些古老的事儿，还提它干嘛呀！”

不想哈古弦听出了味，大声道：“老道说下去，说下去，天下雨了怎么样？”

秦狸不由长叹了一口气，苦笑着摇了摇头，翻了一下眼皮，木苏也低下了头。

哈古弦不由大奇道：“咦！你们怎么了？老道，你倒是说啊！”秦狸抬起了头，一扫滑稽突梯之态，点了点头道：“是的，天晚了，又下大雨，又打雷，木又平被他爹老芋头吊着，没人理……”

木苏不自然的笑道：“算了，提它干嘛，你的嘴还是这么刻薄！”

秦狸苦笑道：“莫非你忘了她么？”

木苏不由一呆，遂又哈哈笑道：“老道，今夜我来，可不是来谈这些小时候的事！”

哈古弦忙制止道：“不，不行，要谈，要谈，我就从不知道，木老大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秦狸这时抬头看着黑沉沉的天，无限的往事，都在他脑中一幕幕地展开。

他微笑了一下道：“我虽然平日和又平兄不大好，是因为他大我两岁，老爱欺负我，可是他人倒是挺好的！”

他看了木苏一眼，木苏脸上挂了一丝微笑，似乎同意老道说的话，并且多多少少还表现出一些歉意。

哈古弦已听呆了。

秦狸顿了顿又道：“所以，我不忍心，夜里淋着大雨，偷偷跑到老槐树下救他。”

才说到此，哈古弦已怪笑道：“噢，老道心还不错嘛，现在可不行了！”

墨狐子秦狸瞪了他一眼道：“你不要插嘴，要不然我不说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你可真难缠，说你心好也不行！得了，你快说吧！”墨狐子才接道：“不想我走到那棵大树下头，这小子却为人家先救下了！而且……而且……”

木苏不由脸色一红道：“这些你都看见了？”

秦狸苦笑道：“怎么没有！”接着又道：“后来……”

忽然木苏大吼一声道：“不要说了，秦狸你再说，我……”

他猛然举起一只右手，欲向秦狸击去，可是中途他又把手放下。

老道并没有一丝怒色，只微微一笑道：“其实你并没有错啊，说出来反可使你心里舒服些，不是么？老朋友。”

木苏这时面色十分凄凉，苦笑了一下道：“你不是也爱她？”

秦狸似乎怔了一下，半天才点了点头道：“不错，我也爱过她，要不然我干嘛要出家？”

木苏紧握双手道：“可是你不是后来又和星……也好过么？”

这一下，可说中老道的心事了，他突然愣了一下，遂呆呆的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木苏笑了笑，晒道：“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事老一辈中的谁不知道？不信问问哈老怪看看，他也知道。”

哈古弦笑道：“老道的事，我早知道，倒是你的事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木苏摇头一笑道：“听他胡扯淡，没影儿的事！”

墨狐子秦狸这时，已深深的被木苏方才之言，带到了深思与痛苦之中。

不想哈古弦这老头子，却是认了死扣，说什么也非要把这件事弄清楚不可。

当时忙问秦狸道：“怪老道，话别说一半啊！到底什么事，可要把它给说清楚啊！”

墨狐子秦狸点了点头道：“是的，我要把它说出来，否则，我心里可不好受。”看了木苏一眼道：“又平兄，你说是不是？”

木苏哭丧着脸道：“老道你这又何苦？难道说，说出来你的心就好受了么？何况小桑已死了这么多年了！”

他突然提出“小桑”两个字，使在场的人，无不一愣，自然他们各人惊愕的原因不一，哈古弦只是突然睁大了眼睛，对这一个不知名的陌生女人，感到惊奇，可是木苏和秦狸，却是脸上罩下了一层痛苦的秋霜，半天秦狸才顿了一顿道：“不错，是小桑……是小桑！”

哈古弦哼了一声道：“什么小桑？小桑怎么了？”

秦狸靠过窗口，隔窗向另一室的哈古弦冷笑了一声，遂道：“老帮子！告诉你吧，要不然恐怕你睡不着觉。”

他眨了一下眸子，声音减低道：“那雷雨的晚上，我偷偷到了野地去，想去把木又平救下来，不想，当我到时，木又平已被人救下来了，那人就是小桑！”

哈古弦哦了一声，眸子向外面的木苏扫了一眼，墨狐子秦狸又道：“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桑……桑什么来着？”

这时那沉默已久的木苏，竟开口道：“桑芷！”

秦狸嘻嘻一笑道：“还是你的记性好些！”

遂叹了一口气，道：“那么大的雷雨，他们竟不怕，在树下面互相紧抱着，大雨把他们的头发衣服全都淋湿了。哼！哼！他们原来早已相爱了，只是谁也不知道罢了！”

哈古弦不由尖笑了一声，一拍双手怪叫道：“老木原来还有这一手，这倒是新闻！”

木苏抬了一下眼皮，哼道：“老道！你嫉妒是不是？”

秦狸哈哈狂笑了一声，道：“嫉妒？我凭什么嫉妒你们？只是我笑你们太傻太可怜了！既然相爱，哪里不能去？哼！你对得起小桑么？”

木苏被老道这句话，骂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当时白眉一挑，正要发作。

可是他转念一想，目下还正有事要求二位，还是开罪不得。当时不由微微冷笑了一声。

哈古弦又催问道：“小桑后来怎么样了？”

秦狸冷冷一笑道：“他二人正在轻怜蜜爱之时，不巧那小桑的父亲突然出现了，打了小桑两个耳光，可是我们的木大哥，却乘机跑了！”

木苏听到这里，忽然怒叱了声：“放屁！谁说我跑了？我是去找小桑的娘去了！我知道她娘最疼她！”

秦狸冷笑道：“反正我是看见你跑了，而且并没有把她娘找来。”

接着他苦笑了一下道：“木老大，你绝对不相信，我当时见你跑了，小桑的老子毒打小桑时，我忍不住出来拉架，却也挨了一顿拳头，打得我鼻青眼肿，只可恨，我那时候太小了，又不会武功……”

木苏冷哼了一声，道：“我为什么不信？你爱她，村子里的人谁不知道？只是你太小了！”

秦狸老脸一红，正要反驳，哈古弦已笑道：“好了！都是近百年的事了，你们还争个什么！”

他说着又摇了摇头，皱眉道：“不过，结果是怎样，我倒想知道一下。”

木苏这时却仰头大笑了两声道：“告诉你吧！那小桑被她父亲毒打之后带回家去，谁知半夜里，她竟……”他本是大声的说着，可是说到这里，声音发抖，再也说不下去了。墨狐子补充道：“上吊了……吊死了！”

哈古弦禁不住又“哦”了一声，顿时就愣住了。木苏痛苦的看了他一眼道：“好了！你该满意了吧！”

他苦笑了一下，又接道：“这事情已经快一百年了，从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是我每一想起来，就如同犯了大罪似的，小桑死了，我也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回老家去过！”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后来有了奇遇，学成了这一身功夫，终身不娶，你也算是对得起小桑了！”

木苏没有说话。

秦狸这时叹了一口气道：“他走了以后，我一气，却也跑出来了，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他嘿嘿一笑，双手一搓道：“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提起来，就像还在眼前一样！”

木苏也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沉浸在往事之中。良久，哈古弦才呵呵笑道：“木老大，故事也听完了，你来得正好，我被白如云那小子困在这里，受了一肚子鸟气，你赶快放我出来吧！快！”

木苏为他这句话提醒，不由一笑道：“我正是来放你们两个的！”

二老全是一喜，老道却是先喜后忧，低下头也不说话。

哈古弦喜得一跳，忙叫道：“那太好了，你倒开开门，先把我们放出来呀！”

木苏手捋银髯，嘻嘻一笑，道：“照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理当毫无条件的把你们放出来，只是……”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哈古弦不由一怔道：

“咦！这是怎么回事？”

木苏咳了声道：“兄弟有一件事，还得请二位帮帮忙，无论如何二位得……”

他说着话，一对眸子，直向着二人转来转去，哈古弦不由老脸一红，颇为不悦道：“还有条件？木老大……”

木苏嘻嘻一笑道：“你先别急，这事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害处，也许为此还收益不少呢！”

秦狸冷笑了一声道：“这倒是新鲜，你老兄居然会这么客气起来了，我倒要听听了！”

哈古弦却是非常认真的翻了一下眼皮道：“什么事？你说说看！”

木苏走近一步，诚挚的道：“事情是这样的，二位可知有一种武林失传的药，名叫‘冷玉膏’的么？”

二人都由一怔，连连点了点头，哈古弦问道：“冷玉膏怎么样？”

秦狸哼了一声道：“怎么着，你们三百老人闲得没事了，是想炼这种药，是不是？”

木苏不由脸一红，笑道：“真被你猜对了！”

哈古弦怔道：“炼冷玉膏？”

木苏这时又往前走了一步，低声道：“二位老哥哥，兄弟今夜来求，也就是这件事，目前江湖之中凶杀太多，武林中人更是什么怪病都有……”

方说到此，秦狸冷笑了一声，说道：“三百老人，心真意善，居然为苍生着想，要合炼这种人所不敢想的仙药了，真是难得！”

木苏脸又一红，当时看了他一眼，略显不悦道：“道兄你别取笑，此举实是一项功德善举，并非我三人有什么私图！”

秦狸呵呵一笑道：“自然！不过，据我所知，这冷玉膏，要合五岳内七十三种药材，另以‘乌风草’为引，诚乃人所不能为者，莫非你们三百老人，有如此神通，居然把这些都收集全了么？”

木苏心中暗吃一惊，忖道：“这道人果然见识渊博，居然连这种‘冷玉膏’的药材都知悉得这么清楚，如此说来，那是愈发少他不得了。”

当时微笑点点道：“道兄所说不假，足见高明，这七十三种药材，以及那乌风草引，我三人穷十年奔走劳累，总算一一觅全了，现在只等着合炼了！”

哈古弦呵呵一笑道：“那要五个人合炼才成啊。你们三百老人，只有三个怎么行呢？”

木苏看了他一眼道：“哈兄说得极是。所以……所以小弟才想到了二兄！”

墨狐子秦狸冷冷一笑，道：“贫道功力浅薄，所练内炁功力不足，这种使命，恕不能从。”

木苏一怔道：“道兄太谦虚了，谁不知你所练‘元阳真炁’，已有九分火候，这种冷玉膏，五人合炼，所耗能有几多？道兄你……”

哈古弦也不解道：“对呀，老道，这事情是利己利人的事呀！咱们就为他帮个小忙，药炼成了，还少得了你我每人一份呀！这事为什么不干？”

秦狸扫了他一眼，脸带不屑道：“我可没有这功夫！再说，我也不稀罕他把我放出来，小鬼头早晚会放我出来的。”

哈古弦雪球也似的眉毛，往上一抬道：“咦！这是怎么搞的，昨天你不是还大怒大骂着要出去么？”

秦狸哼了一声道：“可是今天我就不闹了呀！”

琴魔哈古弦不由赌气，对木苏道：“来！木老大，先把我放出来，他不去就算了，咱们另外找人！”

木苏闻言苦笑，对秦狸道：“老秦！我们是老朋友了，这点小事，你就算帮个忙，再想想吧！”

秦狸抬头看了他一眼，龇牙一笑道：“老朋友！哈！”

他大笑了一声，用力往地上啐了一口道：“不错！是老朋友了，这十几年你看过我一次没有？我十二年以前，被‘地青蛇’咬了，托人去找你要一点药，你给了没有？”

木苏脸色果然大窘。

秦狸说到此时，更是大怒的吼道：“你并非没有，只是不给，可怜我不得不以所练内炁，在静室内整整坐了九年，才把各骨节上余毒去净了！”

他说到此时大笑了几声，笑容一敛，凄凉的道：“那时候，小鬼头天天用刀子在我骨上刮，又用嘴在我各处穴道上吸。”

说着他竟落下两滴泪，恨声道：“木苏！我这条命，是这么才保全的，你当初连几粒丹药都吝啬给我，今日还有脸来此求我去为你炼药么？哈！你也想得大如意了！”

这一番话，说得木苏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哈古弦这时才叹了一口气，心想：“原来自如云当初是这么对老道的啊，难怪这怪老道如今对他这么好！”

木苏这时讷讷的道：“秦狸，那时候，并非我小器，主要是那种药，我自己只有三粒，而且，我并不知道，你是被地青蛇给咬了，否则，我不会不给你的！”

木苏所说之言，也许是真的，因为他表情至为沉痛，可是却挽不回墨狐子秦狸的心。

墨狐子哈哈大笑了几声，脸色一沉道：“木苏，这事情我不想起来还则罢了，想起来，我就不能原谅你！”他苦笑了一下，又道：“你另请高明吧！”

哈古弦直着眉毛道：“喂！喂！木兄，有什么话，先把我放出去再说行不行？我可在里面关够了！”

木苏点了点头道：“古弦兄！你可答应了。”

哈古弦心中本是万分愿意，只是此一刻，他却也搭起了架子，当时皱了一下眉头道：“那得要不少日子吧？”

木苏道：“六十天。”

哈古弦喷了一声道：“好家伙！要这么久？这可麻烦了！”

木苏不悦的道：“你有什么事？麻烦什么？”

哈古弦道：“我是有家室的人，我老了，不愿再随便离家。”

木苏哼了一声道：“这你放心，一切问题，我们替你解决，你家里的人，可以都接到我那里，一切起居饮食，都由老夫负责，这样你总可以安下心来了吧？”哈古弦点了点头，道：“这样就没什么不好了。不过……”他望着木苏龇牙一笑道：“那冷玉膏炼成了，怎么个分法呢？”

木苏嘿嘿一笑道：“炼成了，总共可得二十四封，一封有十八管，我们可送你们一人一封，这总好了吧？”

哈古弦撇了一下嘴道：“一封太少了！”

木苏没表情，哈古弦嘿嘿一笑道：“得了！木老大你请吧！这条件太苛了，我老人家犯不着，情愿关在这里好些。”他说着，遂往那张白骨床上躺了下去。木苏心骂道：“好个王八蛋，你给我拿起架子来了，真是可恶！”

无奈这种“冷玉膏”，实在太难炼了，要是找不到得力的高手，休想炼成！

三百老人早在武林中，夸下海口，声称本年内一定要炼成这种冷玉膏，如今时日已剩不多，若再找不到人，那可麻烦了。再说哈古弦、秦狸二人，论功力，和三百老人全在伯仲之间，炼起来自是十分方便，若换别人，可是太费事了。木苏不得不忍着气，又道：“这么说，你要多少才满意呢？”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冷玉膏是好东西，可以留传后世，我老头子也不要多……这么吧！”他伸了三个指头，道：“这个数目，少了别谈。”

木苏冷笑道：“你可知，我三人光采药，就采了十年，三封可太多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说道：“六十天打坐炼丹，那味道也不好受呀！何况我已是这把年岁了，要是……”

木苏气道：“好了！好了！我依你就是！”

哈古弦由床上一翻而起，咧口笑道：“那你开门吧！”木苏冷冷看着他，眸子内射出奇光道：“哈古弦，武林中人最重信用，一诺千金，你可不许出来以后再搞鬼！”

哈古弦一翻眼皮道：“这个自然，我是说一不二的！”

木苏这才露出喜色，当时上前用手拨了一下门锁，皱了一下眉，道：“若非是我救你，要是别人，就这暗锁，他也是摸不透怎么开法！”

他说着，随伸一指至锁孔内，拨弄了半天，只听见“咯”一声，木苏面有喜色道：“好了！开了！”

遂用力一扭门把，哈古弦在内一推大石门，那门“吱呀”一声，开了。

哈古弦一窜而出，大笑连声！

这时秦狸冷笑：“小鬼头知道，岂能饶你们！”

木苏只是微笑不语，哈古弦可气大了，他用脚一踹墙道：“他妈的！小鬼头不饶我们？他是什么玩艺儿？妈的！我现在就找他去，问问他，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他说着转身就要走，却被木苏一把抓住，木苏皱眉道：“算了，何必呢，他一个后生小辈我们可犯不着，以后再说吧！”

其实他心中却在想，这时候，可能星潭已把白如云给掠倒了，所以才故示大方！

哈古弦翻了一下眼皮道：“你倒大方，他是没关过你，否则看看你气不气！我们走吧，还等什么！”

木苏这时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老朋友，你再想想吧！”

他顿了一下，又道：“只要你答应了，我们绝不亏待你！”

秦狸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

木苏脸色微愠道：“我三百老人行事，向来是独处独行，从来也没有求过谁，这一次破格求情，老朋友，你竟是如此不肯赏脸么？”

秦狸不耐烦的道：“木又平，你年岁大了，却比以前变得愈发讨厌了！我说过不行，你还罗嗦个什么劲儿！”木苏猛一跺脚道：“好，我们走着瞧吧！”

他猛然转身要走，这一次，却为哈古弦把他拉住了，琴魔哈古弦看着他嘻嘻一笑道：“你们两个火气都够大了，这可不是谈事情的方法。来，来，看我的！”

他说着走近墨狐子秦狸耳边，嘿嘿一笑道：“老道！我知道你是舍不得

你徒弟是不是？”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怔，心事倒被他猜对一半。哈古弦又笑道：“这好办，冲着这件事，龙家和小鬼头的帐都算解了！”他看了木苏一眼道：“怎么样？”

木苏点头道：“孩子们的事，谁还去记他？这点没问题！”墨狐子秦狸先是一喜，可是转瞬间，他仍然又摇了摇头道：“不行！”

哈古弦皱眉道：“还不行？你说说你不愿去的理由来听听！”秦狸冷笑了一声道：“你拍你的马屁，我老道是天生一副硬骨头，我可犯不着奉承谁！”说着还撇唇冷笑了一声。哈古弦被说得哇哇大叫了一声，怪叫道：“你说什么？我拍马屁？笑话！”

木苏忙拉着他道：“老道有点失常，你别理他！”哈古弦气得摇头道：“好！好！我拍马屁，我不劝你了！他娘的，这么大岁数了，也分不出好歹来！”

墨狐子秦狸也怪叫道：“我不答应，总行了吧，不识好歹，你走你的，这行了吧！”

哈古弦兀自气得气喘吁吁！

木苏这时却微笑道：“老朋友，这种冷玉膏有起死回生之效，你敢保你以后用不着它么？”

秦狸怪笑了一声，大声道：“谢谢你好意，我老道一辈子都是靠天活着的！地青蛇咬了，没有药也照样活着！你的好心，我算领了，不要再多说了！”

木苏冷笑道：“早晚你要后悔！”

秦狸摇了摇头，说道：“后悔算我活该！”

木苏见他把话说死了，知道再说也是徒费唇舌，不由恨恨的道：“好！我们走了，没有你，这药我们还是照炼，只是你以后别求我就是了！”

老道发出一声怪笑道：“求你？你别作梦吧！”

木苏眸子一张，嘿嘿冷笑了几声，扭头对哈古弦道：“走！我们走！没有他，我们照样炼！”

哈古弦还在为方才那句话生气，当时冷笑道：“走吧！找个地方叫我拍你马屁去吧！”

他说着话，冷目扫了墨狐子秦狸一眼，举步就走，木苏临时又想起了一句话，回头对秦狸道：“哦！我忘了告诉你，我临来之际，老三还特别嘱咐我，叫我代她向你致意，并声称一定要你去，我现在把话带到了，去不去由你！”

所指的老三，正是三百老人中的星潭！

秦狸立刻一惊，他脸涨红了，半天才道：“啊！我谢谢她……可是我……我不去！”

木苏哼了一声道：“既然如此，再见了！”

秦狸也道了一声：“再见了！”

木苏却又走近道：“我们还是朋友，你不去我也放你出来。”他说着正在用手摸那门闩，秦狸厉吼了一声道：“住手，不许乱动！”

木苏苦笑道：“我是要放你出来啊！”

秦狸绷着脸道：“只有我徒弟白如云有资格叫我出来，木兄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木苏不由一呆，哈古弦却“嗤”地一笑道：“世上有这种事！”他看了木苏一眼道：“得！死心了吧！走！”

木苏这时呵呵一笑道：“秦狸！抛开今夜不谈，以后在江湖上，无论什

么地方，我们只要碰见了，就是敌人，我也要会一会你，看看有什么值得你如此骄傲？”

墨狐子秦狸冷笑一声，说道：“谨遵台命！”

木苏再也不愿在此多留一刻，当时扭过身来，一声长啸，人已拔空而起。

哈古弦回头一叹道：“何必呢？我放你出来吧？”

说着正要去开门，老道一挥手道：“走吧！走吧！我看见你心里就有气，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活的！”

哈古弦想不到，自己一番好心，又挨了他一顿骂，当时虬须一翘道：“什么玩艺儿？见人就骂，我走！”

说着回身一纵，那矮胖的身躯一弹，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墨狐子秦狸冷笑了笑，又重新倒下了身子，长长的喘了一口气。

可是他这一会，却为着一段久远的心事而有所悲伤，何况拒绝人，也是一种痛苦啊！

他想到了木苏临走之言，心中不禁砰然而动，暗想道：“那星潭莫非还真念着我么？为什么她自己不来一趟呢？”原来这墨狐子秦狸，少年时光，在欢乐场中，也曾打过几个滚，最后一切都失意了，才弃俗学道。

他自从因“小桑”的死，伤心离开了家园，学成了功夫以后，再入江湖。

他因相貌奇丑，个性又怪僻，所以十数年以来，虽是名声大噪，却没有任何女人对他垂青。

秦狸中年以后，求偶更切，他所欣赏的，是同他一样，具有怪僻个性的。

可是茫茫江湖之中，他竟是再找不到如此一人，也算他命中注定，就在失望、灰心、饱经沧桑之际，竟然遇到了一个女人。

四十六岁的星潭，投入了他的怀抱中，那时秦狸是四十五岁，还小星潭一岁。

星潭那时也是求友心切，江湖之中，找不到一个知己。

如此二人，一个干柴，一个烈火，竟是一见钟情，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倒是消磨了不少岁月。

正在二人互庆三生有幸的当儿，却不料一夜太湖起潮，二人本在湖边观景，大潮一起，游人全数奔逃一净，二人正想避走，却不料湖中腾出一蛟，喷水噬人，食人无数，星潭、秦狸一时激于义愤，双双展出绝技，和那恶蛟大战在一处，杀得天昏地暗！

一场恶战之后，二人全都去知觉。

待秦狸悠悠醒转时，见身仍在湖边，那恶蛟已为人斩为数段，尸弃荒野。

同时他身后四周，围了数以千计的人，都打着灯笼在看怪事呢！

秦狸慢慢站起，发现除了身软无力之外，倒是没有什么伤，可是再找那心上人时，却是没踪影了。

据后来旁观老人说，二人斗蛟之时，他适逢其会，在亭上看了一会。

见二人危急之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白发老太太，用一口短剑，只几个照面，已把那蛟斩为数段，后来又在二人口中塞下了丹药，才抱着那女的扬长而去。

秦狸伤心之时，知道星潭定是为异人救走，找她是不易了。

尽管如此，他仍是千山万水，到处找了一遍，依然没有下落。

至此，秦狸灰心之下，才出家学道，却也是机缘凑巧，在秦岭山脉中，遇到了走方道人“霹雳子”，这霹雳子本已成道，只可惜一身功夫，未有传人，

而且掌中一杆紫金旗，更是无人能敌，深感自己物化之后，这些绝招失传了可惜。

因此在垂暮之年，四处走方挂单，却不料遇见了墨狐子秦狸。

霹雳子一见秦狸，就震惊他那奇异根骨，大喜之下，带秦狸入山，经过十五年，把秦狸造就成了这一身过人武功！

霹雳子物化之后，秦狸再次下山，可是对往年那风花雪月之事，却视同过眼烟云一般，非不再留恋了，反而想起来就叹息不已。

在他六十五岁之时，在余姚遇到了星潭一次，双方已是快七十的人了。

二人相见之后，谈起往事，才知当日战蛟后，那白发老太太，竟是天下怪姥“邓八婆”，带走星潭，也是看上了她一身骨格。

星潭也因此有了奇遇。

如今星潭已入了道，且为保童身，自然无再结连理之理！

一时之间，也就恋恋不舍的分手了。

直到现在，二人都不曾再见过一面。

秦狸暮年之后，专心授徒，更是不问外事，白如云艺成后，造下了这片产业，墨狐子秦狸也就移居过来，享享清福。

他也知道星潭百岁，和另外两个怪人木苏及水梦寒，结下了金兰之好，号称“三百老人”。

因而他也就更不愿去找她了。

偏巧在收白如云那年，无意为毒物“地青蛇”所伤，携白返后，伤势恶化，垂死前，差一小道持亲笔信，往访三百老人之木苏乞药。

他思念木苏和他早年也曾相识，久闻他所藏“大元散丸”能去任何至毒，且是药到病除，绝无丝毫痛苦。

不想那木苏竟是不舍，凑巧那年星潭云游在外，所以也就打发了小道回去。

天无绝人之路，想不到在白如云吮毒刮骨后，这墨狐子秦狸，竟逃得活命。

他在静室中除了每日传白如云本门心功之外，并以所练内炁逐毒，数年后，竟是恢复了健康。

因此他心中，恶恨木苏到了极点，对于星潭也不由有些冷冷的感觉了。同时也就对白如云，更是心爱器重到了极点，十年之后，把一身功夫，真可说是“倾囊而授”了，白如云异质天生，更因恨辱在心，不分日夜苦练之下，造就成了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

把一段往事，略微交待一下，不致令诸君费解，看了以上一段，诸君定可感到：武林之中，能成大功之人，他的早年，绝非泛泛，定是受过相当煎熬折磨才会有此成就的！

墨狐子秦狸单手支着墙，脑子里想到了这么许多往事，对于星潭，他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总不能把她剔出心坎之外，他不知道如今她变成什么样子，见了面自己还会不会认识她。

这么想着，墨狐子秦狸开始感到十分烦躁，在石室内走来走去。

同时他更担心到白如云的安危问题，他想那木苏会不会去加害白如云。

想到这里，他不由急出了一身汗，深深的后悔自己方才没出来，好去找白如云。如今木苏把哈古弦救走了，小鬼头还不知道呢。

也就是他在为白如云担心的时候，那位少年奇侠，却正在碧月楼和伍青

萍斗气呢！

## 第二十章 父女重逢师徒伤别

伍青萍待白如云走后，愈想心里愈难受，不由坐在一张竹椅上呜呜的哭了起来。

伍青萍对白如云确是寒心到了极点，想不到他竟是如此一个怪人。

她哭了一阵子，隐隐听到竹楼之下似有脚步之声，往楼上走来。

伍青萍不由把哭声停了下来，随着，那门打开了，青萍还以为是白如云来了，当时赌气不想理他，仍然背向着门坐着。

忽然她听到那颤抖的声音道：“是萍儿么？”

青萍不由大吃一惊，猛然转过身来，黯淡的灯光之下，一个身材健壮的白发老人，痴痴的看着自己。伍青萍不由哭叫了声：“爸爸！”

她猛然扑过去，父女二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伍天麒老泪纵横的道：“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孩子，这些日子，你上哪里去了，可急死我啦！”

青萍抽噎着道：“我很好，爸爸，你呢？”

伍天麒回头看了一眼，青萍顺着父亲目光向后望去，她不由愣住了。

原来梯口处，竟直直的站着一个人，这人正是白如云，他用那双炯炯发光的眸子，注视着这父女二人的重逢，却是一言不发。

伍天麒顿了顿道：“白如云，你既回心转意，我们既往不究，我先谢谢你。”

白如云冷冷的道：“不用。”

青萍这时才知道，原来白如云是去把父亲找来，令她父女团聚，心中不禁恻然！

她看了白如云一眼，遂把头低了下来。

白如云这时眨动了一下眸子道：“人，一生之中，总会做出一两件糊涂的事，就像我过去所做所为一样。”他苦笑了一下，看了伍青萍一眼，又道：“妄想去获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是最笨的行为，我总算想明白了。”

青萍用牙咬着下唇，差一点淌下泪来。

她知道白如云对自己也寒心透了，而彼此之间，只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可是青萍因自尊心的关系，又因父亲在身边，不能坦率的把自己的心意表露清楚。

这时她听了白如云所说，内心更是不胜悲楚，当时抖声道：“你预备如何来处置我们呢？”

白如云这时深深朝她父女打了一躬，道：“这两个月来，多有简慢，尚请贤父女不要责怪我，我已经决定把你们送下山去。”说到此，他脸色十分苍白，看了伍青萍一眼，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什么。

这时伍天麒闻言不由大喜，连道：“少侠不必客套，只要指引一条明路，我父女自然会走……嘿！”他欣喜得双手互捏着，连连低笑不已。白如云抬头微笑道：“这条山路非常难行，还是送你们一程好些。”

伍青萍心中此刻不胜依依，她虽顾全少女的矜持，不愿说出什么伤心的话，可是她心中却禁不住在想：“原来他是要亲自送我们，可见他还是对我有情，放不下啊！”

伍天麒这时对白如云已有了明显的认识，他这时上前，猛然拉住了白如云一只手。

这动作令白如云和伍青萍，都不禁大吃了一惊，尤其是白如云惊得后退

了一步，伍天麒却激动的说道：“白少侠，老夫一直错怪你了。”

白如云见他全身都在发抖，不由微笑道：“是我不对。”

伍天麒大声说道：“不！不！你是个好孩子……你有个性，只是过于偏激，你有感情，却隐藏在内心……你……”老镖头说着这话，竟不自禁落下泪来！

白如云一霎时，心中有了无穷的感触，同时他心中有了一个突然的启示：“人都是易与相处的，只是你把自己封锁得太紧了，不愿人家进去而已。”

他反手握住了老镖头的手，他很少有这种纯真感情的举动，致令青萍也不禁惊得瞠目结舌。

青萍心中不停的想：“奇怪，这个怪人也会如此，这真是怪事了。”

尤其令她不解的是，他们二人这份感情，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因为她明白，自己父亲，确实是恨白如云入骨的，即使是白如云这一次放了自己父女，也不值得他如此激动。

白如云紧紧握住他的手道：“老伯，我……”

啊！“老伯”这两个字，竟会由这个年轻人的口中说出来，说得那么坦诚，那么真挚，这本是普通礼节上的一种称呼，可是由这个不平凡、孤僻的怪人口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同了！

青萍竟因此流下了泪来，伍天麒更是张大了嘴，这一霎间，这个年轻人的特具感情，令他有所感触。

他呐呐的道：“老夫不敢当！”

白如云松开了手，直直地看着老镖头道：“龙匀甫没有死。”

伍天麒不由大喜，他又拉住了他的手，激动的问道：“他……他没有死，他在哪里？”

白如云黯然道：“在哈古弦家里养伤，现在可能痊愈下山了，你可去找他。”

伍天麒不由咧口大笑，他回头看了女儿一眼道：“萍儿，你听见没有，你龙大哥没有死。”

出乎意料之外，青萍竟是眼睛红红的，她正在为白如云的话而伤心，老镖头这话，令她突然一惊，她看了父亲一眼，点了点头道：“知道了。”

她用幽怨的眸子，扫了白如云一眼，一种少女的矜持和骄傲，战胜了她的伤感。

不愿向所喜爱的异性，吐露真情，这是一般少女都有的矜持观念，伍青萍本是个性很强，何况正在和白如云负气的头上，她更不愿把感情脆弱的一面，暴露得太明显了。

她苦笑了笑，说道：“爸爸，我们走吧！”

白如云说：“我去预备船。”

伍青萍看了他一眼，含着泪水道：“不用了。”

伍天麒皱了一下眉头，小声道：“没船怎么行？傻孩子！”

他看着白如云，笑了笑道：“白少侠费心，容小女事情办完后，老夫当专程造访，面谢知遇之恩。”

白如云冷冷的道：“老伯太客气了，小可实不敢当。”

他一面说着，从自己身上取出一个象牙口笛，就口长吹了三声，声调尖细悠远，遂收笛于怀，含笑道：“他们一会儿就把船划来了！”

这一会，伍青萍只是坐着发呆，她凝视地上，脑中却是一片混乱。

老镖头却负手在室内走着，他走了两步，惊讶道：“少侠客，这房子怎么了？这……”

这极为幽雅的望月楼，竟是一片惨不忍睹，莫怪老镖头感到惊讶了！

白如云不自然的笑了笑：“是我……我把它拆了！”

伍天麒张大了眸子，说道：“拆了？为什么？这楼不是挺好么！说老实话，我还真喜欢这座楼呢！”

白如云凄苦的看了他一眼，道：“老伯既喜欢此楼，改日小可重建一番，老伯再来时，可多盘桓些时日。”

伍天麒哈哈大笑道：“好，好，到时老夫一定打扰！”

说话时楼下已传来哗啦水响之声，白如云顿了顿，说道：“小船来了，我们下去吧！”

说着他首先转过身来，往楼下走去，他的脚步很沉重，心情很稳定。

伍天麒和青萍随后而下，才一下楼，果见南水、北星二小童，正往楼上走来。

二小童一见白如云，不由肃然站住了，南水讷讷的道：“是少爷叫我们不是？”

北星只是把一双眼睛，在青萍身上，上下转个不停，面上极为惊奇，当着白如云的面，他一句话也不愿多说，只用时轻轻撞了一下南水。

南水正在和白如云说话，被他撞得一愕，白如云也奇怪的看北星一眼。

北星正要指给南水看，被白如云一看，吓得脸色一青，忙把头低了下来。白如云哼了一声，遂道：“小船在外面是不是？”南水道了声：“是！”

白如云遂往外走，伍天麒嘻嘻笑道：“哥儿俩，辛苦了！”说着，随对二小童一抱拳，二小童也忙回抱了一拳，这时青萍也走过来，南水咦了声道：“伍姑娘……”

青萍淡淡一笑道：“是的，我又回来了。”

遂问二小童道：“你们可好？”

南水点点头，道：“谢谢姑娘，我很好！”

北星忙插口道：“我也好……我们，都好！”

青萍看了他一眼，北星忙把目光避开一边，脸红红的，十分羞涩，伍青萍不禁笑了笑，她心中想道：“这两个小鬼，倒还是老样子。”

这时老镖头已随白如云上小船，伍青萍回头对二小童苦笑了笑，道：“我走了，你们俩好好侍候主人。”最后一句话，声音说得很小，但二小童都听到了，南水点了点头道：“是的！”

北星结巴着重复了一句，但他却加重了一句话：“姑娘你还……回不回来？”

青萍本已转身，听到这句话，她竟然又转回来，张大了眼睛道：“咦！北星，你自己也会说话了？”

北星只小声答了一声“是”，却又把头低了下来，一时连耳根都红了。

青萍顿了顿又微笑道：“其实说话并不难，你要多练习自己说，不要老跟着南水学。我走了！”

北星连连点头，南水却感激的说：“谢谢姑娘，谢谢姑娘！”北星也点点头道：“谢……谢姑娘，谢……谢姑娘！”青萍转过了身来，只觉得眼睛酸酸的，这一霎时，她像是对两个小家伙也有了无限的感情，老镖头已在那边小船上叫道：“喂，你还走不走！”

青萍低低道了声：“来了。”

她慢慢走到船上，只见白如云直立在船尾上，他面色十分沉重，雪白的长衫，在夜风之下，前拂后扬，皎洁的月光映着他那修长的影子，他那明亮的眸子，像是西天的两颗小星星。

伍青萍只匆匆顾视了一下他的影子，已不禁神色黯然了。

小船起碇了，三个人谁也没开口多说话，这叶小舟逆水向前驶着。

白如云熟练的操着小舟，虽是逆水，却是其快如箭，老镖头首先打破了眼前寂寞的气氛，他咳了一声，道：“这一带风景真美！”

白如云爽朗的一笑，回复了往日的风采，他的喜怒，有时候是令人难以揣测的。

他用手指着两岸的青竹，道：“这些竹子，都是我命人栽植的，那时候很小很小，如今都长大了！”

在自己所创造的天地里，有时候他感到很自豪，现在他手指指处，目光见处，无不都是他的产业，这些难道不令他自豪么？

老镖头连连赞叹着，他想多了解眼前这怪人，不由乘机道：“白少侠，你只是一个人，没有兄弟姊妹么？”

白如云点了点头。伍天麒皱了一下眉，心想：原来他只是孤身的一个人啊，莫怪他有时候是如此的孤僻了！

当时笑了笑道：“少侠一身功夫，老夫真是佩服。难得！难得！”

青萍秀眉微蹙，暗怪父亲的话也太多了，她偷偷一看白如云，恰好和白如云目光对了一下，她的脸色不由蓦然红了一下，忙把目光转过一边。

白如云微微一笑，对伍天麒道：“小可当年学艺，是吃了很多苦头的，令媛质禀根骨俱是上乘，只要遇名师指点，再肯下些功夫，将来成就不难在小可之上！”

伍天麒呵呵大笑道：“少侠夸奖了！”

可是他仍然禁不住内心的狂喜，目光扫向默坐在一边的青萍，笑道：“萍儿，你听见没有？不谢人家一声，人家是在奖赞你呢！”

青萍却噘着小嘴说道：“我才不稀罕呢！”

伍天麒不由一怔，脸色一红，道：“胡说，怎么一点也没规矩！”

他又尴尬的看了白如云一眼，窘笑道：“这孩子一点规矩也没有……少侠请不要介意。”

白如云朗声一笑，伍青萍忙抬头看看他，却见白如云摇了摇头道：“没关系，我是在不在乎这些的！”

金凤剪伍天麒又笑了两声，他心中也略微看出了些不对，因为他知道二人之间，原该是有相当的情感存在的。

伍青萍为白如云这种无所谓的大笑声，更加羞辱气恼了，她扭脸噙着眼泪对父亲道：“爸爸，我们自己走吧！何必叫他送呢，我们也不是没有……”

老镖头厉叱了声：“胡说！你……”

然后他回头对白如云苦笑了一下道：“白少侠，我们不敢多劳了！”

白如云依然丝毫没有怒色，他莞尔一笑道：“老伯不必客气，好在快到了！”

他说着话，将长篙微微向前一点，一扇竹篱水栏敞开了，小船遂窜隙而出。

出了这扇水栏之后，目光望处，所见尽是荒地野径，白如云把小舟向溪

边撑了过去。

他轻轻一纵，已如同一缕青烟似的到了岸边，伍氏父女也跟着纵上了岸。

白如云嘻嘻一笑，说道：“此处便是后岭。”

他用手一指一条曲折的小路道：“这是通下面的一条捷径，以贤父女脚程，至多不过两个时辰也就可以到达市镇了！”

伍天麒赶忙抱拳道：“多谢指引，我父女也不再言谢了，少侠如有机会游赏，小号倒分布甚广，请随便来坐坐！”

白如云点了点头，遂道：“简慢处请多包涵，恕不远送了！”说到尾句时，他身形已如一只大水鸟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落在了水面上打转的那条小船之上，身形可说是轻快到了极点！”

伍青萍本以为，他临走时总会向自己打个招呼，谁知他竟是只向父亲说了一句话，对自己睬也不睬一下，就走了。

她想，白如云分明对自己已寒心到家了，同时她自己也有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她再也不想回头看白如云一眼，一个人率先往那条小径上纵了去！

倒是伍天麒，尚守着江湖规矩，在岸边一抱双拳，朗声道：“白少侠，多多保重了！”

白如云此时已掉过了船首，远远的說道：“老伯请行吧！”

只见他手中那枝长篙，轻轻向水一点，那小船就如同是一支短矢似的“嗤”一声，已窜出了两三丈以外，随后，连小船的影子，也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老镖头望着茫茫黑夜，良久，似有所感的长叹了一声，才转过身来。

青萍已在下面喊道：“爸爸你怎么不走呀？”

老镖头低哼了一声：“知道了。”遂往那条险阻的山路纵了下去。他们终于离开了这地方，真像是做了一场离奇的梦！

白如云撑回了小船，一路上奇快如箭，他像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伍青萍的影子，总在他眼前荡漾着，他拚命的摇了几下头，暗忖道：“我和前几天一样，并没有失掉什么呀！”

这样向前又行了些时，他才掏出了象牙口笛，就口吹了几声，不一刻，南水、北星已自下流处岸边纵跳如飞而来，白如云用“海燕掠波”的轻功绝技，掠上了岸边，向二小童一挥手道：“把小船划走！”

二小童答应了一声“是”，可是仍然诧异的看着白如云，南水忍不住，终于问道：“少爷，伍姑娘走了？”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说道：“自然走了，你为什么单要问她？怎么不问老镖头？”

南水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说什么，平日还算他敢在白如云跟前说几句话，可是这时他却看出白如云神色有异，哪里还敢再说些什么，轻轻拉了北星一下，双双对着白如云弯腰行了一礼，直向水面上的小舟纵了过去！

白如云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他脑中更坚定了要离开这里的意念。

方才输于星潭之手，他认为是毕生的奇耻大辱，他紧紧的咬着牙，心想：“那怪老婆子身上功夫，确实较我高得多，这还只是她一人，如此推想这三百老人，无论哪一个，都比自己厉害得多！”他不禁长叹了一声道：“我的功夫，还是太差了！”

想着他已行到了那所他素日居住的石楼之内，谁也不知道他进去做些什

么，可是半个时辰后，他又出来了，他换了一身紫色长衣，背后系着那杆紫金旗，露出亮光闪闪的杆头。

另外还有一个大革囊，也背在他背上，头上戴了一顶紫色儒帽，看来真是仪表非凡。他匆匆的走出了门，看了看天上的星辰，知道天不久就要亮了。

他展动出小巧的轻身功夫，在这庄内飞驰了一阵，现在他目光所及的一花一石，无不令他感到留恋万分。原来他决定要离开这里了。

最后他往后院的石牢扑去，因为石牢中，尚还关着他师父怪老道以及琴魔哈古弦。

他飞快的扑到石牢，只见那排在青竹梢上的灯笼，在夜风中晃来晃去。

白如云远远站住了脚，想到即将要离开怪老道，心中浮上了无比的伤感。

多少年来，老道对自己，就如同亲生的儿子一般，他把他全身的功夫都传给了自己，可是今天，他这个得意的子弟，竟败在别人的手中了。

他想了半天，才决定，还是不要告诉他的好。想定了心思，他才朝石牢踉踉行去。

石牢之中，传出了老道的叹息声。

白如云尚离门口有两丈远，已听到老道冷冷的声音道：“又是哪一位朋友？请进吧！”

白如云微微一笑，心说：“老道功夫还是真行！”

当时白如云笑道：“是我！我看你来了。”

老道大叫道：“哦，是小鬼头。小鬼头来了！”

白如云已走进室内，首先入目的，怪老道隔壁的那间房子，牢门大开，哪还有哈古弦的踪迹！

白如云不由大吃了一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墨狐子秦狸老脸一红道：“唉！徒弟别谈了！”

白如云惊异的看着他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狐子秦狸咻咻的道：“唉！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既然把他关住了，就该派个人来看看点呀，现在好了！”他两手一摊道：“走了，你急了！急有什么用？”

白如云强忍着心中的烦恼，道：“我不是怪你，我只是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他救走的？”

只见墨狐子秦狸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对白如云翻了半天，才道：“哦！你不是来骂我的？”

白如云摇头道：“我怎么会骂你？你自己也被关着。”秦狸才咧口一笑道：“嘿！对！我虽然看着，但没办法！”

白如云这一阵子，更感到伤心了，他默默的想道：“我一定要再苦练功夫，我的本事太差，唉！关着的人，居然也会让他跑走了！”

想着，他随手把墨狐子秦狸的门给开了，怪老道不由大喜道：“怎么？你放我出来？”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关你了。你出来吧！老道。”

秦狸由屋中一跳而出，他扑上前，紧抓住了白如云一双手道：“真的呀？”

白如云半笑道：“谁骗你！”

怪老道大笑了两声，连连摇晃着白如云双肩道：“太好了！太好了！小鬼头你真是老道的好徒弟！”

白如云挣开了他的双手，正色道：“老道，哈老怪到底给谁救了？你倒是快给我说呀！”

老道叹了一口气道：“唉！天下什么怪事都有！小鬼头，你猜到底是谁来了？”

白如云听了不禁一怔道：“莫非是三百老人？”

老道一怔道：“咦？你怎么知道？”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我怎么不知道？是星潭那老婆子是不是？”

墨狐子秦狸脸色一青道：“什么？星潭？不是、不是！”白如云也一怔道：“这么说，莫非是另外两个人？”墨狐子秦狸干笑了笑道：“是木苏。他妈的！这个老王八蛋有多奸，我给你说说你就知道了！”

遂把木苏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白如云听得脸上连连变色。

墨狐子秦狸说完了话，干笑了一声，看着白如云道：“你说，我能去么？”

他翻了一下眼皮，翘起了一只脚，鄙夷的道：“你是知道的，早年我被蛇咬，打发人去向他要两粒解毒的药，碰了一鼻子灰，要不是你，我差一点就死了！”

他冷笑了一声，又接着道：“啊！现在他要炼什么鸟药了，又想到我，我呀！猪八戒摆手，不侍猴（候）。”

白如云笑道：“老道！你这件事做得很对。要他知道一下，你墨狐子秦狸不是好惹的！”

秦狸露出黑牙一笑道：“这还用你说！你这小鬼，他妈的就会给我戴高帽子，我问你！”他凑近了些，道：“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星潭来着？你是不是见着她了？”

白如云目光转了一下，点了点头道：“是的，我见到她了。”老道精神一振，道：“她和你说话没有？”

白如云摇了摇头道，老道追问道：“你倒是说呀！”

白如云长叹了一口气道：“我虽是看见她了，可是却没追上她！”

老道显得很激动，问道：“她来干什么？”

白如云苦笑一笑：“老道！这一次，我是栽到了家了。”老道哼了一声，眼睛瞪得大大的道：“怎么，又有什么事发生？”

白如云冷冷笑道：“哈小敏被她救走了！”

墨狐子秦狸这才算放下了一颗心，嘿嘿一笑道：“这没什么。”

白如云冷冷的问道：“没什么？他们三百老人，来我们这里，竟然是随意出入，这脸还丢得还不够？”

老道哼了一声，连连点头道：“是的！实在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的颤抖着，白如云知悉老道也是在震怒之中，不由劝道：“算了，老道！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更不是发脾气的地方。”

方说到此秦狸已狠狠的在地上跺了一脚道：“他妈的，你还说，要不是你把我关起来，他们！他们三百老人也敢！”白如云摇头一笑道：“算了，都是我不好，该行了吧！”他顿了一下道：“所以……老道！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墨狐子秦狸，这时才似突然惊觉，怔了一下道：“小鬼头！你这种打扮……”

白如云一笑，走近了一步道：“老道！我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件事么？当然，这事情你一定得答应我。”

老道猛然拉住了他的膀子，脸上变色道：“你想走？”白如云两道剑眉微皱，缓缓点了点头道：“是的，我要离开这里一个时期。老道！你听我说……”

才说到此，墨狐子秦狸已经大吼了一声道：“不行！不行！这种事用不

着再商量！”

白如去脸色黯然，小声道：“师父！你得答应我……只答应我这一次……好不好？”

他反臂也紧紧抓住老道的手。“师父”这两个字，很少会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自然倍增亲切之感。

秦狸怔了一下，他那暴怒的气势，在白如云恳切的态度里，终于软化了。

他慢慢摇着头道：“我还是不能答应你！”他眨了一下眸子，伤感的道：“小鬼头，你不是说过，一辈子不离开我么？那么，你如果一定要走，我和你一块去！”

白如云咬着嘴唇，低头想了想才道：“不！老道！你是不能去的！”

秦狸大吼了一声：“不行！我是非去不可，要不然你就不要去！”

白如云停了一会，才道：“老道！我并不是不愿意你跟着我，只是我们都走了，这个家谁来看？”

墨狐子秦狸一怔，遂道：“这……这……我管不着！”

白如云见他气焰稍减，遂轻轻拍了一下他肩膀道：“老道！我不是出去玩，我是发觉我的功夫还不够，尤其学问也太差了，所以我想……”

老道一惊，他仔细的看着白如云的脸道：“什么？你的功夫还不够？”

白如云见他又有发火的趋势，他所以不敢说自己功夫太差，而是说“不够”，这其间大有文章，乃是为了顾全老道的颜面之故。

老道这么一问，白如云点了点头道：“自然不够了。你看今夜，要是我本事够的话，也不会出这种事了！”

老道翻了一下眸子，道：“你和他们比？他们都是和我一辈的人物了，连我也保不住能赢他们呀！”

白如云笑了笑：“反正我自己感觉到还不够就是了！你干脆说一声，让不让我去好了，不要罗罗嗦嗦的！”

白如云说这句话时，脸色一沉，又补了一句，道：“让我去固然好，不让我去，我也是非去不可！”

老道一瞪眼道：“那你还问我干什么？你现在反正是能自作主张了，师父也管不住你了！”

白如云心中一动，他慢慢走上前几步，小声叹道：“师父！我确实很敬重你，所以才和你商量，难道你不愿意我的本事比现在更大？”

秦狸怔了一下，他把一只手，搭在白如云肩膀上，好半天才说：“你到哪里去？是真的去练功夫？”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又想了半天道：“我自己知道，我的内炁功力还不够，而这种功夫要在极寒冷处，才易锻炼，所以我想找一个较冷的地方去！”

老道点了点头，叹道：“你既决心练功夫，我怎好阻止你？不过十魔九难，尤其是内炁这种功夫，你虽经我指点，已入门径，可是每进一层，必有心魔，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要靠自己的智力内功去化解，一个弄不好，可难免走火入魔，有生命危险！”

老道的神色十分沉重，白如云紧紧握住他的手道：“师父你放心，我会小心！”

老道此时脸上，竟带着无比凄苦之色，他内心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心爱的徒弟。

只是他却不愿过分把情感表现出来，当时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我放心了，可是你到底去哪里呢？”

白如云仰头想了想，说道：“不一定，反正我到处走走，找找看！”

墨狐子秦狸忽然想起一个人，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当时向白如云道：“你去庐山怎么样？”

白如云一怔道：“为什么要我去庐山呢？”

墨狐子秦狸一笑道：“那地方最好，天气也冷，这时候，也该早下雪了，你就去那里，要不然就别去！”

白如云想了想，遂道：“好！就去庐山。”

墨狐子秦狸不由大喜，白如云不禁心中暗奇，为何他会转变得这么快，方才还舍不得自己，现在竟会如此高兴，这是什么原因？

只是他回心一想，反正自己去的目的是练功夫，又何必管他哪里？久闻庐山风景秀丽，气候寒冷，对于自己练的功夫，大是有益。这么一想，他反倒十分高兴采纳老道的意见了！

墨狐子秦狸这时候看了看他身上，一笑道：“你倒披挂得怪齐备的，这就走了么？”

白如云点了点头，说道：“我想现在就走！”

秦狸皱了一下眉道：“我们师徒不喝两盅？”

白如云摇摇头笑道：“你总是忘不了喝酒，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墨狐子嘿嘿一笑道：“可是这一次是为你饯行呀！南水、北星你也要当面交待他们一下，要不然你走了，我可管不住他们，气也要把我气扁了！”

白如云心想这话也对，遂点头道：“好吧！我去叫他们。”

说着走了出来，墨狐子也跟在后面，他一面出来，一面道：“你一个人出门，要小心谨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穿衣服也要小心。”

白如云回头笑道：“你嫌不嫌烦？这些还要你来关照我？”

秦狸一笑，说道：“说说也无妨啊！”

白如云远行在即，心乱如麻，尽管老道的殷切嘱咐，使他感觉到心烦，可是也非常的感动。他点了点头，说道：“好了，我们也别再耽误了，我就找北星、南水去！”

白如云说着抽身欲去，老道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嘻笑着道：“慢着！叫……叫他们备酒！”

白如云苦笑了一下道：“你还没有忘记酒？”

老道脸上微微一红，笑道：“我平生所好，怎么会忘记！再说，我们师徒十余年来，从未分离过，现在……”白如云无法听他再说下去，他忙点了点头，伤感的说道：“好了，好了！我叫他们备酒就是！”说着他匆匆的离去。在往日里，老道如果听得他这句话，他准会高兴得跳起来鼓掌大笑，可是，现在，他却默默的站在那里，望着白如云的背影消失。

他心头有一种无法的形容的悲哀，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过三个人。

桑芷——他初恋的女子，但是她已经死了好几十年了。星潭——他们互爱至深，可是造化弄人，硬生生的把他们分开，直到老朽之年，才让他们重逢。

白如云——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奇妙的相逢，得到了他全部的绝艺和感情。

这些年来，老道一直在他的照顾和管制下快活的生活着，时常想：“我

将来死在他的身前，应该是很满足了。”可是现在，白如云也要远离他了！

他几乎不敢想，失去了白如云之后，他怎么生活下去？这个刚强一世、怪僻老人的感情，霎时间变得孩子似的脆弱，他竟流下了滴滴老泪，滴在脚前的山道上，像是露水一样。白如云远远的招呼着他，老道蓦然的惊觉过来，他发觉自己在流泪，不禁也感到十分好笑。

“妈的……这把子岁数了，还哭个鸟！”

他说着用脚把地上的草踩了个平，因为那上面有他的眼泪，虽然没有一个人看见，可是老道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他拭了拭眼角，匆匆地赶了过去，白如云已把身上的包袱取下，站在花厅门口等他。

老道咧嘴笑笑，问道：“两个小王八蛋呢？”

白如云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备酒去了。他们要亲自做菜呢！”

老道竖起了大姆指，说道：“还是你行！平常我叫他们煮个蛋，都费半天口舌，真他娘的气人！”

白如云一笑道：“先进来坐坐，喝怀茶吧！”

老道搓着双手，进了大门，口中连声道：“这天气真有些冷，快下雪了吧？”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是的，快下雪了。”

这时厅内早已泡好了两杯热茶，香喷喷的，老道端去就喝，笑着说道：“小鬼头，你平常这么讲究，这次出去，可要吃不少苦头呢！”

白如云摇头道：“这算什么！以前跟你学本领的时候，不是更苦吗？”

老道点头表示同意，笑道：“是的，那一阵可够你苦的！不过那时候你真怕我，现在……”老道说着摇了摇头，似乎还在回忆那段时间内，他所有的权威和尊严。

白如云被他说得笑了出来，接口道：“老道，你错了！我现在还是怕你的，尤其是你发脾气的时候！”

老道由鼻子哼了一声道：“哼！幸亏我有这点脾气，不然现在的罪更难受了！”

老道正在说话之时，却见二小童忙进忙出，每次由过道走过时，总是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向里面望个不停。

这时候恰好南水又在向内望，老道咳嗽了一声道：“南水！你看什么？进来。”

南水答应了一声，迟疑着走了进来，问道：“没看什么，我正忙着呢！”

老道见他眼圈红红的，笑道：“你老是向这边看什么？不认识呀！”

南水有些生气，抬了一下眼睛道：“谁说不认识？”

老道怪笑一声道：“妈的，跟我说话胆子可大了！我问你，你哭什么？”

南水脸上一红，强笑道：“哭？我哭什么？我高兴着呢！嘻嘻！”说着他竟装起笑来。

老道气得兜头就是一巴掌，骂道：“他娘的！你装什么蒜？分明是哭了！”

老道这一掌打得不轻，南水气道：“你怎么动手打人？就算我哭也不关你的事呀！”

白如云长眉微耸道：“好了，南水，你去忙吧！”

南水无可奈何的答应一声，狠狠的望了老道一眼，这才转身而去。

白如云心中明白，他知道二小童舍不得他，刚才一定是哭过了。

老道望了白如云一眼，道：“你看这小东西，你还没走呢，就对我这个样子，你要走了，还得了！”

白如云笑道：“今天不可怪他们，他们心里正难受呢……不过你以后也不可随便打人，尤其是不要打头！”

白如云说着，他想起自己以前学艺之时，只要稍不合意，便被老道蒲扇大的巴掌，打得昏头转向，这时想来还有些气。老道皱眉，不服气的道：“得了，你老是说打头会笨，可是你从小被我打大，你不但不笨，还比谁都鬼精灵！”老道说得白如云笑了起来，摇头道：“唉呀！和你说话真是没办法，反正是你对！”

老道咧嘴笑道：“本来嘛，我又没瞎说！”

二人正在谈笑之际，北星进得房来，施了一礼道：“少……少爷！吃……吃……吃……”

没有南水在旁，北星简直就说不出来话。

虽然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讲话，但必需要南水在旁，好像要用他来壮胆一样。

白如云点点头道：“知道了。”

白如云说着皱了皱眉头，对老道说道：“老道，你看这孩子怎么了？这么大了还不会说话，别的事我都有法子，就对这孩子没办法！”

北星听白如云谈到自己，既害羞又惭愧，一张脸立时比红布还红。

老道斜望了他一眼，说道：“我有法子！”

白如云与北星同时抬起了头，惊异的望着老道。

白如云问道：“你有什么法子？”

秦狸用舌头舔着嘴唇，笑道：“也没有别的好法子，只有揍！”二人闻言不禁又气又笑，北星气得连连摇头，他一脸的怒容，叫道：“这是……什么方法？他……他妈……的！”他说着，摇着脑袋而去，老道气笑不得，骂道：“你看怎么样？这小子听说要挨揍就会说话了！”

白如云也不禁抚掌大笑，他感觉到他的师父收留他，和他收留这两个孩子，简直太有意思了！

他笑着连连摇头，说道：“你们真是有意思。”

老道也笑了起来，说道：“好了！吃饭吧！”

当下这师徒二人手拉着手，一同向后走去，他们师徒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妙。

后厅摆下丰盛的酒宴，白如云把墨狐子让到上座，然后在一旁相陪。

老道鼻中闻得阵阵酒香，早已笑口大开，抚掌道：“小鬼头，今天情形特殊，你可不许限制我喝酒！”

白如云伤感的笑了笑，说道：“老道，今天你随便喝，我绝不惹你讨厌！”

老道听了喜出望外，大笑着拍了白如云一掌，说道：“他妈的！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他说着端起了满满的一盅酒，笑道：“小鬼头，我祝你一路顺风！”

老道虽然笑语如常，可是面上那种惜别和感伤的表情，却无法掩饰。

白如云双手举起了杯子，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但却没有流下来。虽然他表面上对他的师父严苛和冷漠，然而他内心的那种敬爱，却是无可比拟的。

秦狸也是一样，他视白如云如性命，甚至超过了性命，可是这种感情，他们从不表露出来，只要他们双方知道就行了。

他们很痛苦的喝完这杯酒，彼此领略着对方那种无言的、诚挚的祝福，心中觉得既伤感又快乐。在第一盅之后，他们又立刻恢复了常态，嘻笑如常。

老道又饮干了一盅酒，笑道：“小鬼头，今天吃完了酒，天色必然暗了，我看你还是明天早上再走吧！”

白如云却摇着头道：“不行！我说今天晚上走，就是今天晚上走！”老道夹了一筷子菜，用力的嚼着，摇头不语。

这时南水、北星又各自送了一道菜，在离别的一霎，白如云也感觉到他们比平常更可爱了。

白如云想到平日对他们过于严苛时，心中有一种歉疚的感觉。

他望了二小童一阵，含笑道：“你们忙完了，马上到这里来，一起吃饭好了！”

这句话使老道和二小童感到意外，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像白如云这样高贵而规矩极严的人，居然会跟两个小厮同桌！南水涨红了脸，说道：“少爷……使不得！”

北星也上前一步，用粗哑的嗓子道：“少爷！使……不……不使得！”他学了半天还是学错了。

白如云皱了一下眉头，挥手道：“照我吩咐的去做，不要惹嫌！”

二小童才受宠若惊的答应着，转身而去。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白如云听见南水低声道：“少爷变了！等会我要换件漂亮的衣服来！”

北星的哑声立时重复道：“少爷变了！等会我要换件漂亮的衣服来！”

南水又说道：“我穿白的，像少爷一样！”

北星接道：“我穿白的！像……像你一样！”

南水又气道：“不行！不准穿一样的，你自己有的是……”他们越说越远，声音也渐渐隐去。

白如云感慨颇深，不禁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发觉自己以前是做错了，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看得太丑恶。

可是现在，当他受挫于星潭，失恋于青萍之后，他变得不同了！

他处于一种自感渺小，而视人若草芥的矛盾之下，这种结果，把他对于人类的“恨”，改变成“憎恶”和“鄙视”，这种转变当然不是好的，可是他以后是否还会改变？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老道皱了一下眉道：“徒弟！你怎么了？”

每当老道叫他“徒弟”的时候，就是老道最关心他的时候。

## 第二十一章 独闯江湖扬帆东去

白如云摇了摇头，把他颓丧的心情收敛了一下，含笑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与众不同，远远的超过他们！”

白如云说到这里，他的目中发出了如炬的光芒，显示出这个年轻人是多么的狂妄和坚强！

老道又呷了一口酒，说道：“小鬼头，你现在已经超过他们了，想想看，他们谁能与你相比？”

白如云连连的摇头着，说道：“不行，差多了！”

老道知道他在为今天的败绩颓丧，不禁笑道：“他妈的！你这小子也太心急了。你想，三百老人是跟你师父同时的人物，哪有这么好惹的！”

“小鬼头，我告诉你，十年下来，连我这个师父都要不如你了！”

白如云知道老道所说全是实情，可是仍无法开脱他忧郁的心情，低声道：“可是……我差得太远了！”

他说着大口的喝了一口酒，老道不禁有些奇怪，问道：“小鬼头，今天和你动手的，到底是谁呀？”

白如云咬着嘴唇，他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可是在他师父面前，他是一个孩子，可以倾诉一切，于是他抬起了眼睛说道：“是……是星潭！”

老道闻言双目射出了一阵奇光，他轻轻的“啊”了一声道：“啊！是星潭？她……真的过来了？”

白如云发觉老道的神情有些怪异，望了他一眼，道：“是的，她过来了。我……我挫在她的手下！”

老道这时已恢复了正常，他呵呵的笑道：“原来你挫在她手中，这可一点也不丢人，恐怕连我也没有胜她的把握呢？”

白如云摇头道：“你不知道，这情形是……她挫败了我，我自己还不知道。”

这句话使老道愈发惊奇起来，睁大了一双眼睛问道：“啊？有这等事？以你的功夫是可以觉察出来呀！”

白如云惭愧的摇头道：“她破了我的天、地二眼，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老道闻言瞪眼道：“别胡说了！天、地二眼被破，你还有命在？”

白如云犹豫一下，因为他知道师父的脾气，最是护短，生性好强，如果他知道他最心爱的徒弟，被人如此戏弄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并且要寻那人，弄得天翻地覆。

白如云在考虑着要不要说时，老道已不耐烦道：“你这孩子怎么今天完全变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白如云一咬牙，忖道：“反正他已经知道是星潭，干脆告诉他算了！”

于是，白如云在羞愧和愤怒之下，把星潭救去哈小敏，以及星潭点破他鞋、帽之事，告诉了秦狸。

在白如云以为，秦狸必然大发雷霆，甚至会将会桌面掀翻。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老道满脸苦笑，眼中露出了一种迷惑之色。

他笑着，用舌头舐着嘴唇，发出了赞美的声音，说道：“啧啧……啧啧！这老婆子的功夫，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可真是出乎我意料呢！”

点破一顶帽子和鞋子，在学武之人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动手之际点破，

而对方又不知道，更何况是在白如云身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白如云不知道秦狸为何没有发怒，反而赞美起来——当然他也不知道，秦狸和星潭早年的那一段恋情。

秦狸喝了一大口酒，这才由回忆中醒来，笑道：“所以你要发奋练功，将来打败星潭？”

白如云点头不语，秦狸大笑道：“好孩子！你有这种志气，我很高兴！来，干了这一杯！”

于是他们又对饮了一杯酒，秦狸感慨颇深的叹了一口气道：“唉！说起来，我这个师父对你是不错了，我的绝技全传给了你，我的脾气也传给了你。”

“今天，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很惭愧，太惭愧了！”

白如云平日不大饮酒，这时已然有些酒意，闻言推了秦狸一把，笑道：“算了吧！老道，你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

老道连连的叹息着道：“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所以在文学方面，一点不能传授你，虽然你自己聪明，自修了好几年，可是总不如有人指点呀！”

白如云蓦然一惊，他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以往他看书，实在只是为了兴趣，从来没有想到，用读书来改变气质。

可是他表面上却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笑道：“可是我读的书不比人少，我写的字也不比人差，再说我还年轻，以后还可以读书！”

老道点头道：“那全靠你的聪明，这次到庐山，希望你能读点书，以前人家批评我太怪，是因为不读书的缘故，也许有道理。”

白如云笑道：“别开玩笑！庐山哪来的书？”

老道微微一笑，他所以劝白如云到庐山去，实在别有用心，但他却不说出。

这时二小童上完了菜，一同坐了下来。白如云含笑望了他们一阵，说道：“南水、北星，我今晚出外，以后你们要听老道爷的话，这里一切都由他作主。”

白如云话未说完，二小童眼中立时露出一一种非常不服气的神色，望了老道一眼。

老道仰着头，正把一块肥肉送入嘴中，嚼得“叭嗒、叭嗒”的响。

他神气活现的笑着道：“听见没有？以后谁不听话，没别的，只有揍！”

二小童闻言立时沉不住气，脸上显出一种恐惧之色，南水连道：“少爷，我们跟你去！”

北星立时接道：“少爷，我们跟你去！老……老道……坏！”

老道一瞪眼，方要发作，白如云已沉着脸道：“你们也太不知规矩了，他是我师父，你们不知道么？”

白如云才说到这里，老道已插口道：“对呀！我是他师父，你们当我是准呀？真……”

白如云瞪了他一眼道：“老道！你不要说话，以后监牢全归你管，对待犯人那些花样取消！”

二小童及老道同时惊奇起来，白如云又道，“把所有犯人的名单交给老道，叫他看情形，可放就放，不可放的再关！”

二小童口中称是，心中却想道：“犯人交给他，可完蛋了！”

白如云接着道：“山庄里面各处的情形，你们要多照顾，一切都要像我

在家时一样，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就会回来看一看的！”

白如云言罢，二小童才要说话，白如云已摇摇头道：“不必多说，现在你们各酌一杯酒，我们共饮！”

这些年来，二小童与白如云虽是主仆，可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深厚至极。

二人心中很悲痛，他们各斟了一杯酒，站了起来，南水低声说道：“少爷！愿你一路顺风，早些回来……”南水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北星也低声的重复一遍，他们含泪饮干了这杯酒。

别离的霎那，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已经是初更了。

他们都有了七八成酒意，老道喝得更多，他的话说个没完。

他谈话的范围很广，包括他自己学艺的经过等等，他并提示了很多“坐禅”练功的要诀，要白如云好好把握，以免走火入魔。

白如云推桌而起，含笑道：“老道！我要走了！”

老道眼中传出一种真挚的感情，他摇头道：“还早呢，你忙什么！”

白如云笑道：“不早了，再耽误天就亮了。”

白如云说到这里，嘱咐二小童将衣囊取过，戴上了一顶黑缎儒帽，在三人的陪伴下，出了正厅。

这时全山庄的仆佣下人，都排好了队相送，白如云感慨良多，他含笑道：“你们以后要听老道爷的话，我不久就会回来。”

他拉过一匹乌黑的骏马，在老道和二小童的伴同下，缓缓的向大门走去。

深秋的日子，寒风习习满地落叶，远行在即的白如云，心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沉痛。

马蹄声和脚步声，清晰的交响着，白如云强笑着打破了沉寂，说道：“老道，留步吧！”

老道眼角有些湿，答道：“再走一阵，我醒醒酒！”“我走以后，你可要好好照顾这个山庄，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我知道，小鬼头！我老道不会管寺院，可会管家！”“南水、北星！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话，跟道爷多练点功夫！”“是！少爷！”

“是！少爷！”

“我走了！下一次见面，我会更叫你们高兴！师父……您老保重！”

“徒儿！如云！”

骏马长嘶，闪电而去，秋风凌厉，离声凄冷……

“悠悠天地心

凄凄断肠人

我有千腔仇

世人皆我敌……”

黎明，白如云已然下得巫山。

巫山位于四川与湖北的交界处，傍长江，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也是古老名胜。

入夜的时候，白如云过了巫山十二峰，来到两省交界处“楠本园”。

在这里，有一座小镇名叫“洛村”，紧靠着江边，居民多半是渔民，生活甚是安乐。

白如云整整的骑了一夜的马，觉得有些倦累，他缓缓的驰进了“洛村”。他发觉到身上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

他在马上寻思道：“要到庐山去，沿途都是长江水路，看样子，我可以

坐船了！”

由四川到江西，正好横贯湖北全省，这是一条很遥远的路程，可是长江水路可以直达九江，所以白如云倒免去了陆路跋涉之苦。

这时天边方有曙色，渔民已然纷纷的上了船，船火点点，像是一大群飞萤，缓缓的散了开去。

水面云烟氤氲，整个的江上像是撒了一层网，又如同蒙上了一层纱，飘飘渺渺，若远若近。

点点渔火，在水面上飘开，像是一层幽灵，又像是一层生命的火花。

浪潮轻涌，渔歌阵阵，传遍了整个江面，然后分化开，渐渐的遥远，渐渐的消失。

扬子江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只有浪潮冲击着堤岸，发出了阵阵的响声。

白如云勒马江岸，眼看着这一幅神奇的景色，使得他眩迷起来。

数十年来他居于山顶，清风、林涛、枯树、寒鸦、晚霞、旭日……可能他比别人听得多看得多，可是这一幅捕鱼图，和如诗如画的江景，却是他平生所未见。

他微喟的摇头，自语道：“要知道天下如此神妙，我早就应该下山游历了！”

他在江边足足站了一个时辰，天光已经大亮了。

今天没有太阳，可是天色很明朗，只是寒冷更甚，立在江边更增人寒意。

白如云突然惊觉过来，自己也不免暗笑太痴，心中想道：“我何必如此着迷？这一路水程，还怕不够看的么？”想到这里，他策马缓行，沿着江堤向前走来。

他心中忖道：“我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再搭船。”白如云决定之后，立时转过了马头，由一小条路，向村内驰去。

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以捕鱼为业，所以这时除了病得不能动的以外，全都起床了。

白如云驰入之后，由于他俊美的仪表，讲究的衣着，和那匹高大的骏马，立刻引起众人的好奇。

他们纷纷注视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询问。

白如云见不远处有一座小席棚，正在卖豆浆和油饼，油饼热烟冒起老高，阵阵香气随风传了过来。

白如云腹内正饿，忖道：“我就在这里随便吃点吧！出门在外，可不能像在家里那么讲究。”

白如云想着已然驰到了近前，勒住了马。

棚内跑出一个小伙计，操着四川土话道：“哥子！来吃热食，去寒！”

白如云点点头，下了马，入棚坐下。

这时棚内还有四五个食客，他们虽然不认识白如云，但也都向他点了点头，含笑为礼。白如云虽然奇怪，可是也只好点首还礼。

这时小伙计已然含笑迎上，笑道：“少爷，我们这里只有豆浆，油饼，没有别的。”

白如云点点头道：“只要豆浆、油饼就行了。”

伙计答应一声，立时送了上来。

白如云略尝一下，居然甜美可口。

自从他艺成之后，由于童年时所受的欺凌和压榨，使他变得怪痛和刚强，

所以，他的衣着，饮食，都是选取最上等的。这时，他偶尔一尝乡土风味，居然也吃得甚是可口。白如云又将伙计唤到面前，问道：“小兄弟，这儿往湖北的船，多不多呀？”

小伙计笑道：“少爷，往湖北的客船多得是，你只要到江边一问就行了！”

白如云点了点头，又问道：“这附近可有卖马料的？”小伙计思索了一下道：“啊！对了，前几天才新开了一家，只有这么一家！”

白如云由囊中摸出了一块银子，递予小伙计道：“麻烦你去给我买两天的马料来！”

小伙计连声的答应而去。

不大功夫，他提着两个大口袋，哼哼连声的走了回来。到了竹棚之前，小伙计放下了麻袋，用力的喘了一口气。笑道：“乖乖！真不轻！”

他说着走到白如云身前，笑道：“买的是最好的豆料，还剩下八钱一！”

他说着将余钱拿了出来，白如云一挥拳道：“你留下好了！”小伙计简直不敢相信，睁大了眼睛道：“少爷，你这是……”

他话未说完，白如云已不耐烦，道：“给你就是给你，银子你还不取要么？”

小伙计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因为他一个月也挣不了这些银子。

白如云饮食已毕，又摸出一块银子，丢在了桌上。大司务拚命的辞谢，可是白如云却连理也不理。

他出得棚来，便提起了麻袋，上马而去。一群人围在一起，望着他的背影，指点讨论着，一人说道：“这龟儿子真有钱，格老子出手就是大把的银子！”另一个人接口说道：“妈的，你眼红呀！”

接着吵了起来。

白如云又回到了江边，这时早有三四个舟子，一起涌了上来，争着要载他。

白如云在马上问道：“你们最远到什么地方？”

一个舟子答道：“我到巴东。客人，那是大县，什么都有啊！”另一个舟子抢道：“我到归州，比他的路程远！”

最后白如云选了一条航程最远的船，这条船由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执篙，直到“黄陵庙”，已然很接近宜昌了。白如云上船以后，把马拴在了后舱，站在船头，观赏江景。不一会的功夫，舟子已然备好了航行各物，并带了一个年老的下人，以为烧饭之用。

白如云问道：“小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舟子含笑答道：“我叫蔡哲。少爷你呢？”

白如云沉吟了一下，回答道：“我姓白。”

他与人交谈，永远是这么简单，使人无法亲近，甚至连再说几句话都感到不适当。

蔡哲隔了一下，又笑道：“白少爷，你可是马上要走？”白如云的目光，仍然投在江面，闻言冷冷的问道：“现在可以走么？”

蔡哲满脸赔笑，说道：“可以！可以！现在已起风，趁着风，可以赶好几十里路！”

白如云点点头，说道：“好！开船，叫老人家别忘了喂马！”蔡哲答应而去，立时起锚扬帆，小船悠然驶出，顺流而下。白如云凝立船头，他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尽管白如云有着一身出奇的功夫，尽管他是天下第一怪人，

可是这却是他第一次正式的闯荡江湖。

像任何一个青年人一样，他觉得有些莫名的喜悦，然而在这种喜悦之中，又有一种很大的空虚。

这种空虚的产生，是由于他想到了岁月和前途，任何一个人，想到他前途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这种复杂的情绪。帆，被风吹满了，蔡哲稳住了舵，又往船头跑。虽然白如云外貌冷酷，为人怪僻，可是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自禁的想去再接近他、了解他。

每当他在人群中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块磁铁，自然的把其他人吸引了过去。

蔡哲由船舷走到船板，笑了一下，道：“白少爷，这阵风可真好！”

白如云点了点头，只“嗯”了一声。

蔡哲缩了一下脖子说道：“白少爷，里面泡好了香茶，外面太冷，你到舱里头坐吧！”

白如云这才回过了头，明亮的眼睛望了他一眼，用他一贯低沉的声音说道：“不要紧，我不怕冷！”

蔡哲尴尬的笑了两声，他感觉到与白如云交谈太困难了。蔡哲进入舱里，搬出了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放在白如云身后，笑着道：“白少爷，你坐下来看看吧！”

白如云虽嫌他过于殷勤，但亦颇感激他的好意，当下微微一笑，说道：“好的，你费心了。”

白如云坐了下来，蔡哲又笑道：“我再去给你端茶！”白如云却摇头止住了他，说道：“不必了。”

蔡哲答应了一声，坐在船板上。

他不时的找些话与白如云搭讪，可是白如云极少回答，即使是回答，也总是“嗯”，“啊”之类。

船行甚速，不多时已驶出了十余里。

白如云望着辽阔的江面“波纹如鳞”，时有鱼儿出水，激起了点点浪花。

江面上帆影点点，水鸟翱翔，衬着远天的几朵白云，显得恬静和清丽。

白如云正在观赏之际，突见正中水道的大小船只，纷纷的向外避去，霎时让开了一条约十丈宽的水道。

白如云正在诧异，突然蔡哲慌忙的说道：“唷，我们可要让道了！”

白如云不解，问道：“为什么？”

蔡哲已是满面惊慌之色，向前面望了一眼，急促的说道：“少爷，你别问，快进舱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白如云颇感惊奇，这时蔡哲已赶到船尾去改舵，白如云霍然站起，厉声道：“不许去！告诉我，怎么回事！”

蔡哲已然吓得脸上变了色，左顾右盼，好似大祸临头似的，颤声道：“少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小的还要命，你千万别管。”

白如云大怒，赶前一步，一把将蔡哲抓住，像提小鸡似的提了起来，怒喝道：“你再鬼叫，我一拳打死你！”

蔡哲身强体壮，有百斤以上，竟被白如云提小鸡似的提着。

他悬空好几寸，胸口奇痛，加上白如云那种可灭万敌的豪气，吓得他连连摇手，怪叫道：“少爷，你……放下，我说！我说！”

白如云这才把他放下来，喝道：“快说！”

蔡哲无可奈何的说道：“少爷，你大概是过路的，不晓得情形，最近这一带出了个豪杰，他叫莫雨秋，外号叫万江龙，功夫高得厉害，没人不怕他，要是他的船在江面上走，大家都得让路，不然就是死路一条。”他说着，不时的引头前望，状甚焦急。

这时江面上的船，全都让得远远的，只有白如云这条小船，仍然航行在中央水道上。

有那些好心的，或熟识的船家，纷纷呐喊着，警告蔡哲。

蔡哲急得满头大汗，不住的顿足搓手，偏是被白如云的豪气所震，不敢再提改道之事。

白如云听他说完，不禁剑眉飞扬，冷哼连声，点头道：“啊，江湖上原来这么多强横霸道的，我倒要会会他！”

白如云说到这里，脸上突然浮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笑容，使人感到很亲切。

他笑着对蔡哲说道：“你放心的掌舵，我保你一点事没有！”

蔡哲满面惊奇的望着他，迟疑着道：“少爷，真的？”

白如云含笑说道：“你放心！我和莫雨秋是最要好的朋友，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蔡哲闻言大喜，这才完全的放了心，含笑到后舱去了。

白如云虽甚少外出，可是他“铁旗客”的大名，已经响遍了江湖，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件出奇的武器和那怪僻的个性。

白如云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把背后的铁旗，收在了怀中，静坐船头，观赏江景，一派安详之态。

蔡哲在后舱看见白如云如此模样，越发的放了心。

偌大一片江面，附近的船只，都纷纷的躲向了两旁，只有白如云这条小船，在航道中央，扯满了篷索，速度极快的向下游而去。

不久工夫，白如云望见一只彩木花雕的大船，缓缓的摇了过来。

两下的船很快的接近了，白如云一生嫉恶如仇，看见这种情形，心中的怒火早已冒起了千丈，可是他的面上却一丝也看不出来，仍是冷冰冰的，毫无喜怒表情。

等到两下相隔百十丈时，对面船上的一群爪牙，已经大声的吆喝起来，“混帐王八蛋！还不让路，找死呀！”

蔡哲立时又惊慌起来，颤声道：“少爷，你快说……”

白如云冷冷说道：“不必管他，保你没事就是了。”

两条船越来越接近，白如云见大船船头上，站了四五个汉子，一个个膀大腰圆，孔武有力。

这时两下相隔约有十余丈，白如云扭过了头，对蔡哲道：“下帆！”

蔡哲如奉纶旨，立时将篷索降下，与那做饭的老头，各操一只桨，稳住了船身。

大船慢慢地逼近，喝骂之声响成了一片。

白如云只是稳坐船头，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他只是低着头，望着江面上的波涛出神。

大船在相隔两丈余时，也停了下来，立时有两个汉子，大骂道：“王八龟儿，不要命了！”

他们骂着，立时腾身而起，向小船上落下。

可是，奇怪的是，他们来势极猛，但在半空之时，好似受了一种突然的阻力，只听他们“啊唷”一声，二人手忙脚乱的满空飞舞，“嘭”的一声，落在了江心。

这件事，立时使得大船上混乱起来，可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白如云坐在船头，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这时船头走过一个大汉，指着白如云喝道：“喂！小子！你没长眼睛，看不见这是莫大爷的船么？”

白如云慢慢的抬起了头，双目如炬，立时把他们镇慑下来。

他们心中想道：“啊！这小子真俊！样子也真怪！”

白如云仍然坐着不动，面上带起了一丝笑容，向江心望了一眼，说道：“你们伙计落了江，还不把他们救起来！”

那大汉闻言向江心望了一眼，心中不禁奇怪起来，暗忖道：“他们水性极好，怎么却全都这等模样？”

原来那两个人只在水面扑打，完全像不懂水性的人一样，咕噜噜的喝着江水，直喊救命。

那大汉见情形不对，立时命人伸下竹篙，把他们引了上来。

他心中虽然奇怪万分，可是绝没有想到白如云使了手脚。

他站在船头，神气活现的说道：“小子，你怎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让路？”

白如云含笑如常，缓缓说道：“我是过路之人，不知道这些事情，莫非这长江水路，还有这条规矩？”

那大汉被他说得脸上一红，粗声道：“长江虽没这规矩，可是我们大爷有这规矩！”

白如云奇怪的眨了一下眼睛，问道：“你们大爷是谁？”

那大汉神气活现的挺着胸，昂然道：“哈哈，你真是过路人，连我们莫大爷都不知道，这就难怪了！”

白如云紧接着道：“既然我不知道，那么就没什么事了，你们走吧！”

白如云的话，说得那大汉仰天大笑：“哈，你真是个孩子，说得可真简单！走吧？叫谁走呀？你不知道，难道划船的也不知道？”

白如云心中怒极，忖道：“好小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卖狂，少时有得你受！”

白如云越是愤怒，他的笑容越发明显，含笑自若的说道：“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那汉子闻言把白如云上下打量了好一阵，态度稍微和缓一些，说道：“我看你衣着打扮，倒也像个人物，现在你上船向我们莫大爷赔个礼，看他怎么发落。至于那划船的人，明知故犯，少不得要驱出长江了！”

白如云剑眉一扬，说道：“啊，有这么严重么？”大汉冷笑了一声道：“这已经算对你们开恩了。快上来，进去请安。”

白如云嘴角现出了一丝冷笑，摇头道：“我不去，你叫他出来吧！”

大汉粗眉一挑，怒道：“小子，你可真是找死！”白如云缓缓的摇着手，止住了他，说道：“朋友，你别出言不逊，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白如云这句话说得大汉怔了一怔，加上白如云出奇的仪表和镇定的态度，立时使他减了不少气焰。

他用手指着白如云道：“你……到底是什么人？”白如云浅浅一笑，说道：“我是莫雨秋的幼叔，你不怕得罪我么？”

白如云此言一出，大船上的人发出了一阵惊讶之声，惊异的望着白如云。

白如云面带微笑，一派安详，让人看不出一丝虚假来。那大汉惊恐的望了他几眼，说道：“啊……先等等，等我可问！”

他说着，转头对后面叫了一声：“李爷，请你来一趟！”不大的工夫，由舱内走出一个师爷模样的人物。

他穿着一身锦绣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黑绒瓜皮帽，正中镶一块上好的白玉。

他年约五十余岁，生得枯瘦矮小，黄皮瘦削，眼小如豆，颌下有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

他右手拿着一只精亮的旱烟袋，慢吞吞的走过来，一副寒酸样。

他抽了一口烟，伸了个懒腰，四下望了望，小眼珠乱转，道：“我说，这是到哪了……啊，快到巫山了吧！黄老大，什么事呀？”

黄老大赶前一礼，低声道：“李爷，江面上出了事，有人要来认亲！”

李师爷皱了一下粗眉，说道：“啊，有人来认亲，认什么亲呀？”

黄老大道：“他说他是少爷的叔父！”

李师爷又啊了一声，接道：“少爷的叔叔……嗯！少爷家乡人丁倒是很旺，说不定是真的，他多大年纪了？”

黄老大迟疑了一下，说道：“大约二十岁左右。”

李师爷一听这话，立时把小眼一瞪，骂道：“奶奶，你他娘！怎么搞的？少爷都快三十了，他叔叔才二十，这是你们家的规矩么？”

黄老大被李师爷骂得满满面怒容，却又不敢还嘴，脸上的表情就别提多难看了。

他接着道：“若说是幼叔也是有的，你老去看看吧！”

李师爷翻了半天眼，自语道：“少爷二十九，少爷的爹四十八……这也可能！”

说着他慢慢晃到了船头，眯缝着小眼，四下看了看，问道：“你们哪一位来认亲呀？”

白如云仍然端坐不动，含笑答道：“是我，我来看我侄儿莫雨秋来了！”

那李师爷一到船头站不稳身子，东倒西歪的，由两个汉子扶着。

他把白如云细看了一阵，心中已然有些相信了。

因白如云的衣着、风度、品貌，无一不是上乘，看起来真与私访的天子一般。

李师爷立时嘻嘻一笑，说道：“哟！是位少爷，您先请过船来吧！”

白如云突把面色一沉，道：“李师爷，你是读书人，该懂得长、幼之分，莫雨秋不出来迎我，我是不过去的！”

李师爷闻言翻了半天白眼，付道：“看样子还真是他叔叔来了，他衣着这么华贵，家财必定更多，我可不能得罪他！”

李师爷想到这里，立时狗颠屁股，施了一个大礼，口中唱了一声喏，说道：“原来是东翁大人的叔老爷，晚生不知，多有得罪，还望宽恕则个！”

白如云心中暗自好笑，忖道：“这种势利小人，我可要捉弄他一下。”

这时众人看师爷都如此恭敬，不禁一齐弯下了腰，向白如云施起礼来。

黄老大更是跪下来叩头，连连道歉不已。

白如云看在眼里，忖道：“看样子莫雨秋还真是有些威势呢！”

白如云想着，便对李师爷说道：“原来是李师爷！但是不知李师爷台甫如何称呼？”

李师爷连忙赔笑道：“不敢，晚生李八斗。”

白如云长笑一声，说道：“这八字可是王八之八？”

李师爷气得哼了一声，但也只好笑道：“大爷取笑，乃八九之八。”

白如云一笑道：“还不是一样！老先生名为八斗，腹中之才，想必也是八斗了？”

李八斗一瞪小眼，怔了一下，接着道：“大爷又取笑了，晚生一无所学，拙名八斗，乃取文才八斗之意，以便时时自励，倒叫大人取笑了。”

白如云竖起大拇指，夸道：“好名字，高雅！高雅！”李八斗红着脸道：“岂敢！岂敢！”

众人早已窃笑不已，李八斗虽然恼怒，却是无可奈何。白如云又道：“我那不孝侄儿莫雨秋可在船上么？”李八斗虽觉得白如云每句话都刺耳，却是不敢得罪，媚笑道：“东翁正在船上，与侍妾饮酒论诗，待晚生去通知他！”白如云笑道：“长江泛舟，拥妾饮酒，观景拈诗，实在快人，这想必又是老夫子的高见了？”

李八斗得意的笑了起来，连道：“正是晚生拙见，叔爷有此同感，果然是高雅之士，佩服，佩服极了！”

白如云差点没笑出来，忖道：“这种师爷可真是酒囊饭袋！”白如云强忍着笑，说道：“老夫子果然与敝人投缘得很，改日当设宴共饮，赐聆教言，不知老夫子可肯赏光么？”李师爷已然合不上嘴，连声称谢道：“定要叨扰！定要叨扰！”白如云心想：“你这老王八别作梦了，后面有得你受的！”白如云又说道：“现请老夫子把那不孝的奴才叫出来吧！”李八斗闻言忖道：“看样子这位叔爷对东翁很是不满，我何不作个人情，美言几句，一来可得东翁之喜，二来也可令这位叔翁对我好感。”

李八斗想到这里，立时恭身一礼道：“叔爷大人，东翁虽然少礼，不知大人来临，未曾备船远迎，但东翁日常与晚生谈起，很是慕念大人风仪，昨日还在与晚生谈起，准备月内还乡去向大人请安呢！”

白如云闻言直要笑，点头道：“既是老夫子如此说，我便不怪罪他，由这几句话儿，可见平日老夫子对他垂爱之深，实在令人感动。少时，当以重金酬谢！”

李八斗闻言大喜，乐得几乎从船头掉下江去，连声谢谢，摇摆着而去。

## 第二十二章 恶徒受刑顿开茅塞

不大的工夫，舱中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道：“放你妈的屁！我最小的叔叔也四十二了！”

又听李八斗接口道：“东翁息怒！也许……也许你离乡之后，老太爷又生了一个小的……”

话未说完，那人又骂道：“滚你娘的蛋！我爷爷死了三十年了，我也曾去上坟，你们家才他妈死人养儿子！”说着一阵踏步之声，那人已喊道：“哪来的小王八蛋，敢如此戏弄我！”又听李八斗的声音追着道：“东翁！说不定是远房的……”话未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李八斗想是挨了一巴掌，怪叫不已。

那人又骂道：“什么远房，近房？进你娘的房！”

接着“嘭”的一声，舱门被人一掌打开，出来一个粗壮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锦缎的儒衣，边上滚有毛边，显得一派华贵。可是他生得粗眉大眼，虎虎有力，与他的衣着极不相称。他身后跟着李八斗，用手掩着脸，歪着个脑袋，一脸的苦相。

那先前之人就是莫雨秋，他怒气冲冲的跨到船头，用手指着白如云，大叫道：“呸，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如此侮辱你家少爷！”白如云始终坐着不动，举目笑道：“侄儿，你怎么连尊卑之礼都不懂啦？”

莫雨秋气得怪叫，作势便要扑来。白如云缓缓站起了身子，用手止住了他，慢吞吞的说道：“莫雨秋，看你也是练武之人，不过还不配与我动手，我此来专为教训你。”

白如云活未说完，莫雨秋又怪叫道：“小子真个胆大包天，敢持虎须。”

白如云双眉一挑，喝断了他，说道：“莫雨秋，我要不现些功夫，谅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过来。”

莫雨秋一晃身，已然越了过来，小船毫不摇晃，可见他轻功还不错。

他才一站定，便要动手，白如云道：“你不用急，老实说，我实在不愿与你动手，现在我们定一个较技的办法，你看如何。”莫雨秋昂然笑道：“一切由你，我如不胜，由你处置。”白如云笑道：“好得很！我如不胜，蹈江而死！”莫雨秋点头道：“好，你说说怎么比吧！”

白如云问道：“你身上可有玉牌或翡翠么？”

莫雨秋一忆道：“你问这作什么？”

白如云笑着由身上摸出了一块翡翠，笑道：“你别担心我诈你的财，我自己有的是！你再拿一块来，我自自有道理。”莫雨秋见白如云手上的，是一块极上品的玻璃翠，真可说是价值连城。

莫雨秋自己虽然也有几块好翠，可是均未带在身上，当下他想起了上月曾送给师爷一块极好的翠牌。

于是，他转过了头，对着师爷李八斗道：“师爷，你先把上次给了你的那一块翠牌借来用用。”

李八斗如中急电，睁大着小眼道：“什么？什么翠牌？”

莫雨秋大怒，喝道：“什么！什么！别装蒜，快拿出来！”李八斗无奈，颤颤的由怀中摸出一个红绸包。

他极小心的打开，拿出一块翠牌，哭丧着脸，往前移了一步，说道：“东翁！你借……借去干什么？”

莫雨秋喝道：“你不用管！”

他飞身过去，由李八斗手中取过翠牌，又回到了小船上。翠牌一离手，李八斗脸上的光彩几乎失去了一半，他差点没掉下泪来。

这时幸亏有两个汉子扶着他，不然只怕要掉到船下去了！莫雨秋倒是毫不在乎。

他把翠牌交予白如云，问道：“翠牌已有了，你说怎么办吧！”白如云一笑，由舱门上拆下了手掌大的两块木板，把两块翠牌分别放上，含笑道：“现在我将木板丢在水面，人不能离此船，要以掌力把翠牌取回，你可办得到么？”

莫雨秋不禁一惊，那李八斗更是怪叫起来！

莫雨秋心道：“如果我用掌力，把浪花震起，木板震到船边，我就可将翠牌取回了！”

莫雨秋想了想，道：“好吧！”

他这两字一出，李八斗已然流下泪来，呜咽叫着道：“东翁！少爷，这可不是玩的，这是宝贝呀！哪有这么比武的！”白如云及莫雨秋俱是毫不理会。

白如云望了他一眼，问道：“你可准备好了？”

莫雨秋将身子走近船舷。

接着他挽起了袖子，说道：“好了！你丢吧。”

白如云含笑把李八斗那块翠牌，放在木板中央，轻轻的丢出了七八尺，“啪”的一声轻响，落在了水面上。

那翠牌平稳的落在木板上，立即向下游流去。

莫雨秋料不到白如云会丢得这么远，不禁大急，登时用足全力，劈空一掌，向那木板的旁边打到。

他的掌力也颇为惊人。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浪花将那块翠牌，涌上了七八尺。可是离船已有一丈，莫雨秋空自招手，却无可奈何，急得连连顿足。

等到浪花落下之后，水面上只剩下一块木板，随着流波，极快的向下游而去。

而莫雨秋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这时大船上一阵乱，只听众人叫道：“少爷，李师爷昏过去了！”二人看时，李八斗瘫在一个大汉怀中，翻着白眼，口角吐沫，已然失去了知觉。

莫雨秋咬牙道：“送进去！”

接着转头对白如云道：“该你了！”

莫雨秋虽然失败了，可是他却怎么也不相信白如云会成功，因为这种功夫，根本是他平生没见过的。

可这种功夫对白如云来说，是雕虫小技，易如反掌。白如云冷冷说道：“你注意了！”

他说完此话，抖手之下，他那片木板，脱手飞出了一丈，落在水面上。

众人看得清清楚楚，板上那块上好的翠牌，随波而下，一直流出了一丈五六时，才听到白如云说道：“你看清楚！”只见白如云略微的抬一下手，便见那木板之前，突然涌起一个小小的浪头。

又听得“波”的一声轻响，那块木板，好似受了一种奇怪的力量，被那浪头弹了起来。

翠牌立时离板而起，扬上了数丈高，落下之时，恰好落在白如云的掌心。这一手奇技，立时使得众人大大为惊奇，无不叹为观止。莫雨秋大惊之下，他一咬牙，双掌一挫，便向白如云扑了过来。

他口中怪叫道：“我倒要看看你是何鬼怪！”

白如云一声长笑，喝道，“你好大的胆！”

只见他长袖微扬，翻臂之下，莫雨秋已经“砰”的一声摔在了船板上，昏迷不醒。

白如云夹起了莫雨秋，点足之下，已然越到了大船之上。船上的人又惊又怒，正要一哄而上，白如云已厉声喝道：“你们可是找死？”

他的声音并不大，可是全船的人，却没有一个敢动了，甚至连对他看一眼都不敢。

白如云冷笑连连，自语道：“这等功夫也敢为非作歹！你们都在这儿等着，谁也不许逃，不然……”白如云说到这里，右手二指向上微微一点，只听得“格格”一声巨响，那大船的桅杆，竟被他二指凌空点断。

众人都被吓得变了色，可是却无一人敢动。

白如云夹着莫雨秋进入舱内，只见舱内布置得颇为华贵，在一桌酒宴之前，正有两个歌姬，缩作了一团。

那李八斗也醒了过来，正在不住的哆嗦。

白如云坐下之后，一掌拍醒了莫雨秋，喝道：“在旁边坐下！”莫雨秋自知与白如云功夫差得太远，只得应命而坐。白如云凌厉的目光，射在他的脸上，良久之后，发出了一阵极轻视的冷笑，说道，“你这等功夫，居然也能称王，真叫我想不通！难道长江一带，就没有人能治你么？说！”白如云的话就像律令一般，莫雨秋不禁低下了头，带愧道：“我的功夫虽然不行，可是我有个亲人，他可厉害得很！”他说到这些，立时挺直了腰，好似有人与他撑腰似的。白如云问道：“啊？你有靠山，此人是谁？”

莫雨秋带笑道：“你武功虽高，可是绝非他对手！”白如云大怒道：“他叫什么？”

莫雨秋说道：“他是我表弟，云南龙匀甫！”

白如云闻言不禁站了起来，变色道：“啊？你是龙匀甫的表兄？”

莫雨秋见状，只当白如云怕了，当下得意的笑了笑：“当然是的，这还假得了吗！”

白如云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说道：“我有急事，本来不想过份罚你，以免耽误我的时间！既然你抬出龙匀甫来，那可顾不得，要好好治治你了！”

莫雨秋这才知道，说出了龙匀甫，不但不是福，反而是祸。他听白如云口气不善，不禁骇道：“你……你要把我怎么样？”

白如云不答，命人将蔡哲唤进舱中，详细询问莫雨秋在这一带的所做所为。

原来莫雨秋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只不过是仗势欺人，搜刮富户的钱财等。

白如云详细问清之后，点了点头，取过三张白纸，匆匆就写。

莫雨秋简直不知白如云在弄些什么，但又不敢问。

白如云写好之后，朗声道：“莫雨秋，李八斗，你们过来！”莫、李二人战战兢兢的走到白如云身前。

白如云望了他们一阵，突然笑了起来，他却伸出两只手，分别拍着二人

的肩膀道：“坐下！坐下来说话。”二人只觉肩头发麻，身不由己的坐了下来。

白如云慢吞吞的递过了一张纸条，给莫雨秋道：“你先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莫雨秋莫名其妙的接过来，过目之下，不禁吓得他浑身冒汗！原来第一行写着：“铁旗侠白如云判”七个大字。莫雨秋不禁心惊肉跳，忖道：“完了！原来遇见了他！”他强自镇定，看了下去，只见上面写道：

“莫雨秋，云南省人，三十岁，性别男。

犯罪事实：仗势欺人，鱼肉乡民。

判决：“八年。”

莫雨秋惊出一身冷汗，问道：“这……这是什么意思？”白如云冷冷道：“你先不用问，这上面写的有什么不对的么？”

莫雨秋又低头看了一眼，发出凄惨的声音道：“有……一点，我不是云南人，是河南人。”

白如云面上没有一点表情，又把白纸取过来，改成了河南，然后问李八斗道：“你也是河南人吧？”

李八斗颤声道：“是……河南……洛阳。”

白如云点点头，说道：“倒是个好地方！多大年纪？”李八斗吓得全身发抖，说道：“我……五十二了。”白如云提笔匆匆写就，递给了他，说道：“你看看。”李八斗双手接了过来，上面写道：

“李八斗，河南洛阳人，五十二岁，性别男。

犯罪事实：阴谋害人，助纣为虐。

判决：九年。

李八斗看完早已老泪纵横，哭道：“叔爷……我为啥还比他多一年？叔爷！”

白如云听他叫自己叔爷，心道：“这人也太糊涂了！”

白如云由他手中取过那张白纸，然后将三张白纸折好，放在了信封内。

白如云封好之后，对二人道：“你们已经被我点了‘生门’大穴，半月之内，若不解开，便要惨死！”

二人听到这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莫雨秋试一运气，只觉得全身酸麻，心知白如云所言不假，不禁泪下如雨。

白如云接道：“我已经给你们定了刑期，你们带着书信，到巫山十二峰顶，高呼三声老道，自有人来引接你们。我点之穴，天下只有老道一人能解，解过穴道之后，他自然会带你们入牢。”

白如云说到这里，莫雨秋、李八斗都叫苦不迭。

白如云又接着道：“你们回去之后，限三天时间，把全部家产散尽，救济贫困之人。我这几天就在附近，你们要耍花样，那可是你们找死！”

莫雨秋早已深知白如云的厉害，低头道：“今天落在你手，但凭发落，可是日后你莫后悔，我的……”

他话未说完，白如云一声怒喝道：“住口！我没叫你说话，不准开口！”

莫雨秋又气又怕，浑身不禁颤抖了起来。

白如云继续道：“老道的脾气很怪，你们可不能招惹他，不然是准死无疑！另外还有两个小孩子，你们也不可招惹，否则苦头是你们吃，可就与我无关了！”

白如云说到这里，站起身子，把手上的书信交给了莫雨秋，说道：“我还有事，不能多耽误，你回去把所有的人解散，散些银两，自谋生活。我短期内不会回去。不过，你们刑期一满，一定可以放你们出来！”

这时李八斗哭道：“叔爷！”

他才叫了一声，莫雨秋已怒骂道：“娘的！你还以为他是我叔叔？”

李八斗这才改口道：“少爷！我没啥错，只是贪点银子，出点主意，平常可连苍蝇也没打死过，就是有罪，也判不了九年呀！为啥比他还多一年？我五十二了，九年下来六十一了，还能干啥呀？”他说着竟痛哭起来。

他的哭声越来越大，白如云虽然匆匆的判了他们的刑，可是他已由众人口中打听得详详细细，知道莫雨秋为恶，大半是出于李八斗的献计。

白如云怒睁双眼，沉声喝道：“你再哭，再哭我还要多判你一年！”

吓得李八斗赶紧止住了哭声，他虽然不哭，可是那张脸比哭还难看，如丧考妣似的，还在不住的抽搐着。

白如云走到他面前，用着比冰还冷的声音说道：“世界上只要有你们这两种人凑合在一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尤其恨你这种奸坏的小人，判你九年，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白如云说着，转身对莫雨秋道：“你回去以后，把你们俩人的财产完全散尽，然后就可以出发了，若是耽误得久了，可是你们自寻死路。”

白如云说着出得舱来，飞身回到自己的小船上，回头对大船上的人厉声说道“今天便宜了你们这群东西，以后我要是再见到你们为恶，便是你们丧命的时候了！”

船板上的人，在一听到“铁旗侠”三字时，早已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时，个个连声应诺着。

白如云回头对蔡哲道：“扯帆！我们该走了。”

蔡哲连声答应着，这时莫雨秋及李八斗踉跄跟着跑出舱来，李八斗更是跪在船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了起来，口中嚷道：“白少侠！我真屈呀！”

莫雨秋知道除了服刑以外，绝无其他法子了，只得硬撑着，高声问道，“白……少侠，半月之内……”

白如云知道他心意，不等他说完，便接口道：“半月之内无害，过一天可就不可救了，你们好好记住！”

这时小船已然扯满了帆，缓缓的行去，李八斗急得抓住船舷，哭叫着道：“白少侠，你的判刑有大赦没有？”

这时候，白如云的船，已然出了数丈，隐隐传来他冷酷的声音：“十年大赦一次，由今年算起！”

立时，江面又传出了李八斗痛哭的声音。

白如云惩治了这两个恶人，心中很是高兴，他仍然稳坐船头，观赏江景，对于刚才的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蔡哲对白如云既敬佩又害怕，不时赔笑说上几句话，可是白如云只是应诺几声，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心中在想自己的事。自从他随秦狸学成了一身奇技之后，除了他师父外，他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他。

可是，料不到连遇高手，龙匀甫的功夫，也不见得比他差，即使差也是极有限的。

星潭，更是超过他太多了，戏弄他的情形，正如同他以往戏弄江湖豪杰

一样。

他越想越难受，加之在感情上，又受到莫大的打击，更使他变得怪僻起来。

他望着层层的风涛，忖道：“我这一次到了庐山，一定下苦功，十年，二十年，如果练不成奇技我就老死山中算了！”

“反正，我也是孤独的得不到任何人的爱，青萍……她也是不爱我的，我真后悔把她掳进山去！”

他反复的思索着，这些年来，他希望的，他要的，只要他去做，没有不被他获得！

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一切，可是这一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的烦恼，和那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寂寞。

他又想到他的身世，狠恶的继父——那张残酷的面孔，永远在他的记忆里，混灭不掉，就是这一张丑恶的脸，使他憎恶世界上所有的人！

还有他的母亲——那个可怜的女人，生活在恐惧悲哀之中，失去了白如云之后，这些年来，她是如何的生活？

这些问题，无一不使白如云痛心疾首，伤心断肠！

早在三年以前，他就派人去接他的母亲，可是他们已经迁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江风冷冷，阵阵吹向他的身体，他却坠入了往事中，麻木得失去了知觉。

良久，良久，才听得他低声自语道：“这些事都会有个了结的！”

初冬，漫天飞雪。

庐山被白雪点缀成银色，耸立着，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屈服的英雄。

山麓下有一排小的酒店，坐满了食客，他们有的是居家于此，有的是木材工人，但大多数是药材商人，等候着雪小时便要入山。

这时，在大雪弥漫中，远远的驰来一匹骏马。

马上坐着一个劲装的青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密扣轻衣，头上扎着一块黑缎，身上披着一件灰貂细毛的斗篷。

他目若寒星，腰身挺直的坐在马背上，如此严寒的天气，他却丝毫没有冷怯的感觉。他身上落满了浮雪，可是他却不理睬，任它们融化或结冰。马蹄踏着尺许的冰雪，霎时间来到酒店之前。

马上青年猛然收缰，骏马发出了一声长嘶，人立而起，扬起了大片雪尘。

马上的人翻身落下，店内灯光照着他俊秀的面孔——他是白如云！

长途的跋涉，反而使他更有精神了。

可是，当你仔细看时，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冷漠和严峻之外，又多了一层忧郁之色。

他牵着马，往店前移动了一些，沉声道：“伙计！有喂马的地方没有？”

店内跑出个三十余岁的汉子，顶着大斗笠，高声叫道：“有！有！你快进来，马交给我！”

白如云把马交给他，说道：“好好喂它！”说着他推门而入。全酒店的人，不禁一齐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白如云对他们视若无睹，他看了看自己身上不禁吃一惊，忖道：“啊！我身上都结了冰，我还不知道呢！”

他解下了斗篷，抖去了身上的冰雪。

这时有个小伙计送上一大块毛巾，白如云接过，匆匆把身上拭了一阵，

寻了个靠窗口的座位坐好。

小伙计满面含笑道：“少爷！你远道而来吧？这天可真冷啊！”白如云点点头，说道：“你先送壶酒来！”

小伙计答应而去，少时送来酒及一把热手巾，白如云把手擦拭一下，饮了一杯温酒，腹内立时暖和起来。

一个孤独的人，总会想到饮酒，在以往白如云是很少饮酒的，可是在他只身走江湖以来，他却没有一天不饮酒。他一个人独饮，眼睛也从从不向四周的人望一下，好像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一样。

这时小二送来了热食，含笑道：“少爷！你是住店还是访友？”白如云抬了一下眼睛，冷冷：“我用完饭还要上山！”小二似乎吃了一惊，忙道：“这么大的雪，天已经晚了，你还要上山？”

白如云挥手道：“不用你管！”

小二皱了一下眉，又接口道：“少爷！就算你人受得了，恐怕马也受不了！”

白如云扬了一下眉毛道：“我的马是千里良驹，你不要小看它！”

小二连忙赔笑道：“不是的！马的脚力虽好，可是冰天雪地，恐怕伤了蹄子，这匹好马就算完了！”

小二一语提醒了白如云，他“啊”了一声，说道：“你们刚才喂马的时候，可曾看过它的蹄子？”

小二弯腰道：“已经肿了。要是再跑，恐怕要破！”白如云不禁紧皱眉头，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看样子今天要歇在这里了！”

小二满意的笑了笑，说道：“少爷，庐山就数我们的房间最干净，连马房都可以住人，你今天休息一晚，明天早上再赶路好了！”

白如云点点头，问道：“明天早上，马蹄可会好么？”小二笑道：“我已经用药水洗过了，没问题，明天一定消肿！”白如云含笑点头，说道：“明白了！少时你领我回房吧！”小二答应了一声退下，白如云持酒独饮。

这一路虽是顺江而下，可是，由于他中途管了几件闲事，所以整整的走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来，他的心始终还在巫山，他每天怀念他的师父及他一手兴建的那片山庄。

他也必然的想到伍青萍、哈小敏、龙匀甫，他时常自付：“青萍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说不定她已经与龙匀甫成了婚。”

每当白如云想到这里时，便有一种莫大的痛苦，他实在想不透，伍青萍为什么不属于他？

这时，他似乎了解到，悲惨的人生，是由于爱的混乱而造成的。

深爱着你的，你不爱；你所深爱的，又不爱你……悲剧总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

这时他一杯在手，愁思深长，越发的排遣不去。

白如云正在怅然深思之际，突觉一阵寒风拂体，有人推门而入。

白如云举目一看，心中不禁一动。

这进来的，是一个年约四旬的书生，生得眉清目秀，一脸的书卷气。

他穿着一件黄葛布袍，头上戴着一顶黄绒风帽，手拿一把油布伞，意态潇洒，卓然不群。

他进来之后，只见满酒店的人，一齐都站了起来，含笑向他问好。

这秀才模样的人，也含笑回了礼。

白如云心中好不诧异，忖道：“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众人都对他那么恭敬？”

白如云正在思忖之际，已见店主含笑迎了过去，用一块雪白的布巾，扫着他身上的落雪，笑着道：“裴先生，这么晚了，怎么还下山？”

裴先生一面谦让着，一面笑道：“胡家大婶病了，我看完了病，耽误一下，就回不去了。”店主笑道：“有你的方子，再重的病也没关系的！”裴先生笑道：“她吃过药以后，已经好多了。”

白如云心中忖道：“原来他是一位名医！”

这时酒店之内，已经坐满了人，店主走到白如云面前，含笑说道：“少爷！在你这儿搭个座怎么样？”

白如云皱了一下眉头，点了点头。

于是店主便把裴先生带到白如云的桌前。

裴先生向白如云含笑点了点头，道了一声“打扰”，这才坐了下来。

白如云也略微的点了点头，忖道：“讨厌！这人的礼真多！”裴先生坐下之后，对店主笑道：“我先喝点酒，今天在这过一夜，等明天再上山。”

店主笑道：“你的大驾最难留，这一次可是人不留，天留了！”他说着含笑而去，这时邻桌的酒客，也纷纷的向裴先生寒暄问好，裴先生忙着应付。

白如云虽然有些烦躁，可是心中亦颇觉奇怪，打量了他一眼忖道：“看样子他的人缘还不错呢！”

白如云又突然想到他住在山上，不禁又望了他一眼，忖道：“他分明毫无武功，怎么也住在山上？莫非是隐士之流？”白如云想着，又不禁望了他一眼。

正好这时裴先生一双含笑的眼睛，也向白如云投来，当他接触到白如云那双明亮的眼睛时，似乎吃了一惊。

他对白如云笑了一下，说道：“小哥，可是路过这里？”白如云用看向上指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上山。”那裴先生似乎对白如云的冷漠感到惊奇，怔了一下，说道：“这两天大雪，山上的路可不好走。”

白如云这时酒饭已然用毕，推桌而起，说道：“我知道！”他说完之后，立时转身唤小二道：“伙计！带我回房！”白如云无礼的动作，立时引起众人的不满，纷纷议论着。可是那裴先生，仍然含笑自如，慢慢的饮着酒，毫不介意。白如云在小二的引导下，进入了一间颇为简陋的房间。连日来的奔波，这时感到疲倦异常，他匆匆的脱下了衣服，躺在床板上，思索着入山之事。

窗外急风疾雪，凄凄冷冷，白如云心乱如麻，他不停的想道：“我到了山上以后，一定要把‘两相神功’练成，否则我就不下山了！”

这个怪僻的年轻人，由于童年时所受的欺凌和打击，养成他“一切超人”的天性。

他几乎整夜失眠，一直到四更左右，才昏昏睡去。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

满天的飞雪已停，风也减小，可是寒冷依然，但总是一个上山的好天气。

白如云匆匆漱洗完毕，购买了十日的干粮，备马离了酒店。他的生性实在太不合群，他甚至连问路都不肯，只是漫无目的的上山而去。

地上的浮雪，都被冻成了一块块的坚冰，马蹄踏在上面，发出了“得得”

的轻脆声响，传得很远。

由于附近打猎采药的人颇多，所以开了一条山径，直往山上通去。

白如云策马快奔，沿途有不少的人，大半是趁着雪停了来采药的。

白如云顺着这条两尺左右的雪径，飞快的向上奔去，他心中想到：“幸亏昨夜雪停了，这些浮雪都结成了冰，不然马蹄又要受伤！”马行得很快，越上越高，沿途已无人迹。

白如云打量四下，只见千树披雪，万物皆白，冰石霜林，一片琼瑶。

当此美景，白如云不禁心旷神怡，胸襟大开。

他立时把马的速度放慢，这里已无开好的路，可见再往上就无人走了。

白如云策马在乱石丛树之间，寻路而上。

他仰头望了望，头顶一片灰白，山顶在何处，不可见得，一层层的冷气冰屑，随风移动。

白如云心中忖道：“料不到庐山居然也有此气派，难怪要闻名天下了！”

白如云正在欣赏山间冬景之际，突听不远处有喘息之声，不禁吃了一惊，忖道：“这里已是山高万丈，怎么还会有人呢？”他想着立时带马过去，越过了一排冰石，只见十余丈外，有一个黄衣人，手中拿着一枝竹节，正在慢吞吞的向上攀爬。那人正是白如云昨夜在酒店内所遇的裴先生。

白如云不禁心中一动，忖道：“莫非我看走了眼，他是一个身负奇技的人？”

那裴先生步履艰难的爬了一阵，坐在了一块大石上休息。这时白如云的马，已然走到近前。

裴先生抬起了头，望了白如云一眼，笑道：“啊！你已经赶到这了？还是你们年轻人快！”

白如云点点头，问道：“你也住在山上？”

裴先生含笑点头，用手指着远方，说道：“还远得很呢！”白如云见他双颊涔汗，喘息不已，断定他是不会武功之人，心中虽然奇怪，但他却不发问。

裴先生又抬头问道：“小哥，上山来作甚？”白如云略一沉吟，说道：“我来找药，不久就走！”裴先生点了点头，啊了一声道：“啊，原来这样。”白如云这时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仿佛觉得，这个读书人的风度，谈吐，都有一股莫大的吸引力，使人乐于去接近他。

在以往，白如云所接触到的，除了秦狸一类的怪人外，其他的人，在他面前都是战战兢兢。

他从没有感觉过这么亲切和自然的谈吐，以及那和善平静的笑容。

白如云思索了一下，突然说道：“我看你行走不便，我载你一程如何？”

裴先生似乎有些意外，他望了白如云几眼，含笑说道：“这么说我便打扰了！”

白如云由马上翻下，扶着裴先生上了马，然后自己也跃了上去。

裴先生用手指着左方说道：“由左边走。”

白如云立时带转马头，疾驰而去。

那文士似乎很少骑马，双手紧紧的扶着鞍桥，身子尚且不住的摇晃。

他半侧了头，问道：“小哥，你叫什么名字？”白如云沉吟了一下道：“我姓白。”

裴先生点点头，不再说话，白如云反问道：“你呢？”裴先生一笑，说

道：“我姓裴，叫大希。”

白如云点点头，又问道：“裴先生在山上住了多久了？”裴大希感触颇多的点着头，说道：“二十年了……”白如云不禁一惊，说道：“啊！二十年……你住在山上二十年作甚？”裴大希含笑道：“不为什么，我只是念书。”

白如云听了越发奇怪，忖道：“他念书为何住在高山顶上？又为何不去求取功名呢？”

白如云虽然诧异，但这些话也不好问出。

二人沉默下来，裴大希不时的指点路径，马儿忽东忽西，越上越高了。

白如云问道：“快到了吧？”

裴大希笑道：“还早呢！现在还不到一半。”

白如云惊异不已，问道：“你住这么高，上下不是太不方便了么？”

裴大希一笑道：“我难得下山，每三个月方下山一次。”白如云啊了声，又问道：“这山上还有别人住没有？”裴大希摇头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二十年来，我从未遇见过其他人。”

白如云暗暗点头，忖道：“他一定遭了很大的变故，灰心之余才住在这里，就像我住在巫山一样。”

白如云想到这里，不禁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同情。他正在遐思之际，突听裴大希道：“啊！大雪要来了，我们快找个避雪的地方吧！”

白如云说道：“没关系！我们冒雪而行。”

裴大希笑道：“老弟！山顶可不比平地，非避不可。”白如云闻言忖道：“对了，他是个不会武功的人，怎么能比我？还是避一下好了。”

白如云想着问道：“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雪？”裴大希略微打量了一下地势，说道：“左边三十几丈，有个石洞。”

白如云闻言，立时带马过去。这时天上已然飘下了飞雪，絮絮繁星，满空飞舞，甚是凌厉。

二人都感到口鼻难开。转过马头之后，白如云一眼望见，果然有一座山洞，甚是宽大，当下连忙策马入内。

裴大希在自如云扶持下，下了马，笑道：“幸亏遇见了你，不然我受的罪可就大了！”

他说着不停的搓着双手，坐在一块石头上。

白如云由革囊中取出一块干布，拭着马身，回头问道：“这场雪要下多久？”

裴大希摇着头道：“那可说不定，最少是一天，明天早上可能会停一会儿，不过也不敢确定！”

白如云皱眉道：“那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

裴大希点头道：“是……我带有干粮！”

白如云接道：“我也有。”

洞外一阵急风，吹进了不少雪花，二人连忙向内移去。裴大希长嘘了一口气道：“唔，好冷呀！”

白如云望了他一眼，说道：“你只穿这点衣裳，当然要冷！我的斗篷借给你好了！”

裴大希感激的望了他一眼，问道：“那你呢？”

白如云解下了斗篷，递了过去，说道：“没关系，我年轻。”裴大希含笑接了过来，披在身上，笑道：“你这个孩子倒是不错。”

他话未讲完，白如云双目如炬，凌厉的注视着他，冷冷的道：“你不要说这些话，我不爱听！”

自从白如云离家之后，他对这一类的话憎恶透了！

以往，当他在继父膝前寄生之时，他用尽各种的方法，去企求继父的欢心，希望能换得一两句亲切的话。

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滚开！小畜生！”

“小杂种！拖油瓶！滚你妈的！”

这一类残酷恶毒的话，他不知听了多少，使他纯洁幼小的心灵，染上了一层层永远无法褪去的侮辱。

所以每当他听到这一类夸奖话，便痛恨莫名！

白如云狠毒的态度，使得裴大希一怔，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太不友善了，可是，他却有一种浩然的正气，和一颗善良的心。

白如云说过这几句话之后，便把身子坐得远远的，痴望着满天的飞雪，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裴大希望着他的侧影，心头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他忖道：“看他样子，分明是一代奇侠，怎生成这种孤僻的个性，我如果能够把他感化过来……”

裴大希想到这里，微微含笑，把白如云的斗篷丢在一旁，独坐不语。

他的举动果然使白如云感到奇怪，他回转身，冷冷的问道：“你为什么不拔了？”

裴大希双手抱着膝，悠然的说：“读书人气节最高，我不吃嗟来之食，你拿回去吧！”

他说着把斗篷丢了过来，然后转过了脸，一眼也不看白如云。

白如云把斗篷接在手中，心中暗暗好笑，上下望了裴大希一眼，忖道：“想不到这穷儒，居然有这副硬骨头……”白如云想到这里，心中突然一凛，“读书人”这三个字，像是一阵急风，吹入了他的心中。

他记起下山的前夕，秦狸在酒宴之中所说的话：“人不读书不能明理，我最惭愧的是，我学问太差，所以你也变得这么怪，以后有机会，你还是要多读书。”秦狸的声音犹在耳侧，白如云已然遇见一个出奇的读书人白如云回过了头，缓缓的问道：“读书人气节最高，难道你是读书人？”

裴大希慢吞吞的转过了头，说道：“我自幼读书，数十年不辍，比起你练武的年头，可多了好几倍！”

白如云不禁增加了兴趣，他虽然武功出奇，可是一向对读书极有兴趣。

在他所居的“碧月楼”中，他也曾读书习字，可是理论深奥的各种典籍，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

白如云望了裴大希一阵，心中不禁想道：“他既是读书人，我何不问他几个问题？”

白如云想着便开口问道：“你既是读书人，我要问你一问，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

裴大希微微一笑，用手摸了摸唇上的短须，又抖了一下袖子，向他拱了一下手，那姿态显得无比的文雅和悦人。

白如云被他的风采所吸引，那是一种独特的气质，不同于昂然的英雄气概，而是一种柔和的真情表露。

他慢吞吞的咳嗽一声，说道：“读书的好处无穷，第一个好处，就是使人能明理！”

白如云听到这里，心中不禁一动，忖道：“他怎么和师父说的一样？”

裴大希接着说道：“天地之间，万物皆有理性；人不明理，就不能处世，不能为人，而铸成大错！”

白如云有些不懂，问道：“我虽没读书，可是不见得不明理，我们学武之人，是锄强扶弱，扶持天地间的正义！”

裴大希连连的点着头，说道：“一个人不明理，所做的事情便不合理；但做事合理的人，却不见得明理。我现在问你，你所除下的恶人，难道都是有罪有应得？没有一个是冤枉的么？”

白如云思索了一下，说道：“没有！我审查得详详细细！”

裴大希点头道：“好！你可曾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做下恶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裴大希这一句话，使得白如云为之语塞，沉吟不语。

裴大希一笑，接着道：“如果你去研究他们为恶的原因，这里面就大有道理了，他们有的是环境所迫，有的性情不好，有的陷于困境，身不由己，有的是一时糊涂……等等。

“所以他们都有可原谅之处，如果要我相信天下有真正不可赦的恶人，那是办不到的！”

裴大希的话，引起了白如云莫大的兴趣，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当那些“恶人”犯到了他的手中，他只是由他们表面所犯的罪，去审判他们，却从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内心和犯罪时的情况。裴大希见白如云渐渐发生了兴趣，知道时机已到，他又干咳了两声，停了下来。

白如云等了一阵，见他没接下去，不禁有些焦急道：“你怎么不说了？”

裴大希笑笑，接道：“我要说……有些人，生性非常正直，可是过于偏激，他们本身或许有过很悲惨的遭遇，或许受过很大的打击，于是他们的感情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恨所有的人，想永远孤独的活下去！”

这几句话，犹如当头棒喝，这个身负奇技的年轻侠士，在这一刹那，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大的恐惧。

他如同一个怀有极大秘密的人，一旦被人揭开，惊恐的程度可想而知。

裴大希一直留心观察着白如云的神色，他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准备以一颗真诚的善心，把这个少年奇侠感化过来。

白如云内心经过一阵短暂的挣扎之后，说道：“那又有什么错？天下的人，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地方！”

裴大希好似惊奇的拍了一下手，说道：“啊！所以说你就该读书，我还记得《墨辩·小取》中有一段话，你可以多想想！”

“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救盗也，非杀人……”

“这是墨家最有名‘杀盗非杀人’论，你把它推敲、贯通一下，必然可得不少启示！”

白如云静静的听着，仔细的思索，总是不能把这理论彻底理解，觉得似是而非，难以参悟。

裴大希含笑把这一段理论，详细的解释给白如云听。

白如云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仿佛比他往日学武还有兴趣。

## 第二十三章 向往学海雅贼偷书

洞外狂风大雪，整个的天空，是一片可怕的灰色，恐怖已极。

洞内一片平静，裴大希温和自然的语调，充塞着整个的空间。

他的语气、神态、理论，都有着一股极大的魔力，把白如云深深的吸引。

直到近午时分，裴大希停了下来，他们居然谈了一个上午。

白如云心中很高兴，他万料不到，会在这种绝无人迹之处，遇见这神奇的隐士，与他谈论天地间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何况白如云这样要强好胜的人！

裴大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笑道：“只顾得说话，把吃饭的时间都忘了！”

白如云由革囊内取出了干粮，说道：“我们边吃边谈吧！”

裴大希深知“欲速则不达”之理，含笑道：“我这些年，从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太累了！吃饱后，我要休息。”

但说到此，向外边望了一眼，惊道：“啊！雪堆这么高了！要是把洞封上，那可不太妙！”

白如云闻言向后望了一眼，只见洞口的浮雪，已积了两尺多深。白如云倒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微笑道：“不要紧，我有办法！”裴大希不放心的道：“要是封死了，你也有办法么？”白如云点头道：“你放心，绝不会困在这里，封死了倒温和些！”

裴大希搓了一下手，说道：“我忘了你是会武的人了！”他说着把洞中的枯枝收集了一些，堆在一处，笑着道：“吃饭可要舒舒服服的，我点个火。”说着由身上取出了火折子，点着了这堆枯柴。

白如云与裴大希，同时移到了避烟之处。

他们烤着火，吃起干粮来。

这种生活白如云还是第一次经历，不禁兴趣盎然。

这时裴大希话题一转，讲些经典上的笑话，白如云虽然拘谨，可是也忍俊不已。

裴大希又谈到二十年山居之乐，其中趣事无穷，娓娓道来，确实引人入胜。

白如云变了，他从不曾这么坐着听人谈话，也从不曾对人这么和善——包括他所深爱的伍青萍在内。

可是对于裴大希，他却表现得令人惊异，因为裴大希博学善辩，深深了解白如云的心理，加上白如云对读书人的一种崇拜，所以便有些不同了。

等到他们吃完干粮，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白如云取出马料，喂过了马。

他再看裴大希，已然靠在石墙，闭着双目，似在休息。白如云心中不禁想道：“一个读书人，居然能耐此奇寒，也真是不简单了”。

白如云想着，低声的唤了他两声，不见答应，心中颇为奇怪，忖道：“咦！他竟然睡着了！”白如云轻轻的把斗篷与他盖上。

然后，他自己也靠石墙坐下，脑中思忖着这奇异的遭遇。他忖道：“不论他说的对不对，要找答案，自己念书以后就知道了。”

这时候，白如云对读书竟有了极大的渴望，他决心在雪顶学艺的这一段时间内，要把群籍读遍。

可是由什么地方得到这些书籍？

白如云自然的联想到裴大希，他不禁望了一眼酣睡的裴大希，忖道：“我可以找他借，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问他。”白如云作了这个决定之后，心中很高兴。

他深深感觉到，自己这一趟实在没白来。

他又在火堆上加了几倍枯枝，洞内暖和如春。

白如云昨夜未曾睡好，便靠着墙壁，闭上了眼睛，静心养神。

这时他的心情很平和，耳听得洞外风雪咆哮之声，很快的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白如云醒来，觉得身上有些寒意。燃着的火已经熄灭了。

洞外的风雪更大，洞口已然积了五六尺的雪。

白如云揉了揉眼睛，四下看时，却不见了裴大希的踪迹，心中好不奇怪，暗忖道：“他到哪里去了？”

白如云正在诧异，只见洞口有一处，积雪被人打开，不禁想道：“这么大的雪，他到洞外去作什么？”

白如云想着站起了身子，略微活动，忖道：“我到洞外去看看。”

白如云想着，他单掌一挥，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洞口如山的积雪，被他一掌打得四下飞溅起来。白如云打开积雪之后，便缓步走了出来。

寒风凛冽，飞雪满天，加上阵阵的雪涛之声，显得恐怖异常。

白如云雪中漫步，别有一番滋味！

由于风雪太大，白如云虽然目力极佳，可是也无法视物。他施展出奇的轻功，身如飞尘，在浮雪上游行如飞，霎时间失去踪影。

他把附近百十丈以内，都找寻了一遍，可是没有发现裴大希。

白如云寻了一阵，始终不见裴大希，心中好不奇怪，忖道：“这么大的风雪，他又不会武功，会到什么地方去呢？”白如云想着，又往四下寻找一番，始终没有一丝踪影，只好回洞里去。

回到洞内，也是不见裴大希的踪迹，白如云心中奇怪，又忖道：“难道他回去了？”

想到这里，白如云不禁有些生气，忖道：“他是读书明理的人，怎么会不辞而别呢？”

白如云生气了一阵，也就坐了下来。

这时他按老道所传心法，静静的坐起禅来。

一觉醒来，洞内已昏暗异常，天色已是傍晚时分了。白如云忖道：“我今天在此过夜，明天一早就走，风雪再大，我也要上山！”

白如云正在想着，突听洞外有喘息之声，连忙赶到洞口。只见裴大希一身落雪，七倒八歪的向石洞走来，他手中抱着一大堆草藤之类。

白如云连忙击开洞口积雪，迎了过去，问道：“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你大半天！”裴大希冻得全身发抖，说道：“进去再说！”

于是，他在白如云的扶持下，进入了石洞，已然喘成了一团。

裴大希进洞之后，立时坐在地上，喘道：“白兄弟，先把火点上！”

白如云连忙取过了火折子，燃上了枯枝。

裴大希伸出两只枯瘦的手，在火上烤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道：“唉！真是上了年纪，前几年还不致于这样哩！”白如云问道：“看你样子跑了不少路，你到底到哪去了？”裴大希用手指着地上的草藤，接着说道：“我突然记起了几种草药，非常有用的，所以去采了来。”

白如云笑道：“你要采草药告诉我，我去比你方便多了！”裴大希摇头

道：“你不懂，采药没有这么简单！”他说着，由草袋中取出一只瓦罐，对白如云道：“劳驾，取些雪来！”白如云接过瓦罐，走出洞口，装满了浮雪，送了回来，问道：“你可是要煮药么？”

裴大希点头道：“是的。”

他说着把瓦罐放在火上，然后低头仔细的挑选草藤。白如云在旁，看得甚有兴趣，一言不发。

裴大希挑了好半天，才挑出了一把，塞在了瓦罐中。他把其余的草藤，小心的用布包好，放在了革囊之中，这才带出了一丝笑容，说道：“啊……这个冬天又可以过去了！”白如云奇道：“莫非你是靠采药为生的？”

裴大希笑着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不比你们练武人，如果住在山上，必须要有御寒的方法，这种草叫‘烧藤’，每天服用一杯，连服十天，就可以御一年之寒了！”白如云睁大了眼睛道：“这也是书上说的吗？”裴大希一笑道：“当然呀！这是药理书上记载的。”白如云却有些不信，说道：“这不过是些草藤子，难道有这么大功效？”

裴大希闻言，笑了起来，说道：“老弟！你不要小看了这几根草藤，恐怕除了我，还没有人找得着呢！”

那些草藤，放在了煮开的雪水中，立时发出一阵嘶嘶之声。白如云立时嗅得一阵异香，忖道：“看样子还真像回事呢！”裴大希折下了一节小木棍，慢慢的搅拌着。

他全神贯注的煮着药，不时的用小木棍挑起一些来，嗅了一嗅，又舐了舐，其状甚是怪异。

白如云兴趣盎然的在旁观察着，这时裴大希又尝了一下，摇头道：“唉呀！可惜……”

白如云正要问，裴大希已然又尝了一口，转忧为喜，笑道：“还好！还好！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白如云被弄得莫名其妙，问道：“怎么回事？”

裴大希小心的把瓦罐盖好，这才转过了头，笑咪咪的说道：“你哪里知道，这‘烧藤’极难取得，如果不懂的人，把它中茎割断，那么药性就全没有了。”

白如云奇道：“你刚才尝一尝，怎么就知道了？”裴大希笑道：“这就是学问了，中茎如果割断的话，香味虽然很浓，可是缺少苦味，刚才我头一次尝，毫无苦味，只当把中茎割断了，谁知道第二次尝，就有苦味了。”

白如云笑道：“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名堂！”

裴大希搓着双手道：“这就是读书的好处啊！”

白如云心中一动，他聪明绝顶，忖道：“这裴大希总是在我面前说读书好，莫非他有意要我随他学文么？”

白如云想着问道：“你是不是想教我读书？”可是出乎白如云意料之外，裴大希却摇头道：“我可不收学生，再说我又不知你的品行如何，我只是对你谈书罢了！”白如云不禁为之语塞，说不出话来。

他们沉默下来，小瓦罐在火上被烧得咕嘟咕嘟的发响，香味充塞在空间。

裴大希又取了一团雪，加了进去，慢慢的搅拌，接着，他又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他谈话的范围极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简直是无所不谈。

使白如云钦佩的，是他无论谈到什么，总能说出一篇道理来。

譬如山川是如何形成的，各种禽兽为什么有着特有的性能等等。

白如云仔细的由他的话中，思索真理，不禁豁然开朗，把他平日百思莫解的问题，都想通了。

过了大半晌，裴大希把瓦罐取下来，把药水倒在了一只小木碗中，突对白如云道：“你可要吃些？”

白如云摇摇头道：“不了，我可以抗寒。”

裴大希也不再让，他慢吞吞的喝着，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复杂。

他好像沉浸在喜悦之中，可是又紧皱着眉头，足见这药吃起来，味道一定不大好。

他一边吃药一边问道：“白兄弟，你准备在山上住多久？”白如云略一思付，答道：“不一定，也许一两天，也许我就不走了！”

裴大希惊异的抬起眼睛，问道：“你也打算住在这里？”白如云点头道：“大概如此！”白如云说到这里，不欲多话的停了下来。

裴大希又问道：“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要隐居山上？”白如云反问道：“你二十年前上山，不是也很年轻么？”裴大希抚掌大笑，说道：“你看走眼了，我上山的时候已是六十六岁了！”

白如云大奇道：“那么你现在八十六了？”

裴大希指一指药碗，笑道：“就是靠这些药，不然我早走不动了！”

白如云惊疑万分，裴大希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白如云迟疑了一下，答道：“我叫白如云。”

裴大希双目一阵闪动，他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忖道：“啊！原来是老道安排的……我可不能辜负他啊！”

大雪已停，庐山被披上一件白袍，套一句老话，真可以说是“粉装玉琢”，美得出奇。

在庐山顶峰的一片小岭上，有一幢用青石盖成的小房，四周遍生合抱的大树，这时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披着白雪，挂着冰条。

在小屋前，有一条青石铺成的小道，这时也被冰雪所掩。远远来了一匹骏马，坐着一老一小，他们就是裴大希和白如云。

笔者偷暇把这高人介绍一下。

裴大希本是六十年前的一位贵公子，熟读诗书，学问极佳，他生性豪爽，结交了不少江湖奇士。他与这一群奇士相处久了，也动了练武之心，可是却无人肯传，那时他遇见了一位奇人，名叫孙园诗。

裴大希虽然百般苦求，可是孙园诗只肯传医术，因此裴大希学成了一位神医。

六十年前朝中大变，他满门受了害，只身逃了出来，在江湖上游荡了四十年，二十年前才隐居庐山。

墨狐子秦狸也是他的故友，十年前曾来庐山拜访，当时便谈起了白如云，曾说：“将来有机会，就让他从你学文，免得和我老道一样，怪得叫人害怕！”

不料十年之后，白如云却真的来了！

这时，他们二人共马，来到了小屋之前。

裴大希用手指了一下房子道：“你看这里还可以么？”白如云一笑道：“倒也幽静出奇，是个好地方！”裴大希有心留他住此，可是他知道这类奇人，生性怪异，便绝口不提。

他们在门前下了马，裴大希活动了一下筋骨，笑着说道：“要不是遇见你，恐怕还得两天才能到家呢！”裴大希开门之后，说道：“你进来坐坐吧！”

白如云却摇头道：“不了，我要走了……以后我自会常来拜访的。”

裴大希却把脸一沉，说道：“你这娃儿太奇怪了！难道我这小房子还容不下你么？”

说也奇怪，这个文弱书生发起怒来，却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威仪。

白如云怔了一下，付道：“反正已经来了，随他进去看看又有何妨？找‘风眼’也不必急在这时。”

白如云想着，笑道：“好吧！”

裴大希这才把脸色缓和过来，点了点头道：“进来吧！”白如云随他入房，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裴大希书房的摆设，大大的令人惊异。这间正厅不过四丈见方，靠窗放了一张石桌，上面用一张极细的绢纸铺着。

在桌子的中央，放着一个极大的古砚，古砚之旁，放着一根雕花的玉戒尺。

其旁有一只高达五寸的大笔台，黄金为套，翠玉为台，真个是金壁辉煌。

笔架之上，插着大小七八枝精致的毛笔，大者可写五尺之字，小的可绘雀翎之羽，至于笔杆之细巧，更令人拍案称奇。在书案的左端，有一只紫玉大花瓶，其中插着几枝红梅，已然凋谢了。

房子的中央，放着一只紫檀木矮几，上面铺了一块白色绒布。

矮几的中央，放着一只金光闪烁的香炉，虽然多日无人燃香，可是香灰疏松，余香犹存。

在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五尺的中堂画，画的是苏武牧羊，笔锋细腻，古意盎然。

靠在墙边，放着一套檀木椅几，都垫有紫绒，并放着四个细磁盖碗。

盖碗之上，各雕着一副山水，是春夏秋冬四景，画工，着色，无一不是上乘。

另外，靠右壁的石墙上，挂着一枝紫竹洞箫和一把白玉为柄的拂尘。

在屋顶中央，悬挂着一盏古老的白油灯，灯光似月辉，银芒灿烂，很是悦目。

白如云不禁怔在了当地，虽然他自己一向讲究，可是陈设布置，比起裴大希这间书房来，真是黯然失色。

裴大希把行囊放在了石桌之下，含笑道：“你先坐，我去烧茶。”

白如云处身在这种环境下，似乎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他有些拘谨的点了一下头，说道：“不必费心。”说罢，他坐在了木椅上。

不大的工夫，裴大希已然换了一身雪白的长衣，含笑道：“雪水已然煮上了，快得很，马上就好。你可要换换衣服么？”

白如云摇头道：“不必，我坐一下就走。”

裴大希面色突然一沉，不悦道：“室内不比旷野，你既然进得房来，就该换上干衣，不然，我怎么与你谈话？”

白如云心中又气又笑，付道：“读书人的规矩真多！我穿湿衣对他就是不敬，真是怪事！”

白如云一生行事，本都使人感到惊奇，可是他这时反而对裴大希的一举一动，感到万分惊奇。

偏偏他是一个读书人，白如云怪异的脾气，在他面前似乎没了作用。

他点点头，无可奈何的说道：“好，我换一套好了！”

白如云说着，由革囊中取出了一套净衣，问道：“在哪里换？”

裴大希招手道：“你随我来。”

说罢之后，转身而去，白如云静静的跟在他身后。

他仿佛感觉到，自己如同一个小孩子，什么事都按照裴大希吩咐的话去作。

白如云这么想着，不但没愤怒，反而暗自好笑，付道：“要是老道看见我这么听话，他一定会大笑起来。”

这时裴大希指着一扇门道：“这是我的卧房，你进去换衣服，把脏衣带出来。”

白如云点点头，推门而入，这间卧房的布置，立时又使得他惊奇起来。在靠墙之处，横放着一张紫木小床，雕制得甚是精巧美观。床上铺着一块雪白的丝巾，上面绣着一丛青竹，密密茂茂，其上垫有很厚的棉褥。

床上放有一床白缎棉被，另有一床细毛毯，白如云心道：“这老家伙盖得够暖和的！”

在床头不远的地方，放了一张小躺椅，上面垫着金丝猴软皮垫。

床头靠着一扇小窗，半开半掩，窗外有老梅一株，蓓蕾半吐，随风传来了阵阵清香。

白如云见室内除了寝具及一张躺椅外，别的任何东西皆无。白如云不禁暗暗点头，忖道：“这裴大希果然是读书人，内外分得极清。”

白如云匆匆把湿衣脱下，换上了干净衣衫。

白如云一向也很讲究衣着，这时他所穿的，是一件净黑的缎衫，无论工料，都是极上乘的。

白如云换好以后，推门而出，他把脏衣服卷成一束，带了出来。

正听之厅，裴大希已用雪水煮了两杯香茶，香气四溢。裴大希望着白如云笑道：“你果然是一表人才，衣着也很讲究，很合我的脾气呢！”

白如云听他这么说，反倒有些不自然，尴尬的笑了笑，把脏衣塞在了革囊里。

裴大希用手拍着椅子说道：“坐下，喝口茶。”白如云坐了下来，端起茶杯，试呷一口，果然芳香可口，以白如云这么精细的人，竟品不出是什么茶叶来。他实在是第一个使白如云感到惊奇的人，因此白如云对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总觉得他似乎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裴大希等他把茶杯放下之后，含笑道：“你可愿意参观一下？”

白如云对他的房子有着很大的兴趣，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好的！我正想着一看。”

白如云说着话，站起了身子，裴大希笑道：“我这里房间很多，放的东西也不少，也许杂乱了一些。”

裴大希说着，在前领路，白如云随在他身后，由一条五尺宽的通道向后转去。

裴大希推开了一间房门，笑道：“这是我的藏书室。”原来这房子比正厅还要大上一倍，里面满满的都是书籍，全是八尺多高的书架，分上、中、下三层，整整齐齐的排列着。每一格书架上都有标签，注明了书名和类别及作者的名字。白如云顺着书架的甬道，转了一遍，只见藏书得有十余万册，心中的那份惊奇，简直就不用提了！

裴大希在旁含笑道：“我的藏书还不算少吧？”

白如云睁大一双俊目道：“太多了，你都看过？”裴在希摸着短须，含笑说：“我从四岁读书，八十二年从未曾间断，这些书读都读过好几遍了！”

白如云简直不敢相信，心中既是惊奇又是羡慕，默默的忖道：“真了不得……这么多书，光是把书名记全，就不得了！”白如云在这个神奇的环境，才真实的感到自己的渺小无知。他见书籍分类极广，举凡儒、墨、道、佛等，各家著作都分类排好。

白如云抽出了一本《荀子·非十二子篇》，打开看时，只见其上密密麻麻的有许多圈点和眉批，足见裴大希不但读过，而且读得非常仔细。

这时白如云心中的羡慕和敬佩，简直不可形容。他感觉到，一个读书人，八十余年不断充实自己，这种毅力和吃苦的精神，又岂是一般练武人所可以比拟的！

他心中忖道：“什么时候我也能读完这些书？那是不可能的！恐怕我一辈子也读不完！”

他在羡慕别人和怨艾自己的心情下，离开了裴大希的书房。

裴大希看出白如云的心意，笑问道：“你若愿意读书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

白如云却摇了摇头，苦涩的道：“我不读书。”

白如云的语调有些异常，裴大希早已洞悉他的心理，知道他并不是畏难，而是他高傲的性格，使他不得不矜持着。

裴大希笑了一下道：“你再去看看我的丹房。”

他又推开了一间房，白如云好奇的跨入，立时又使他感到莫大的自卑，忖道：“可怜我常以天下奇人自居，看来，这裴大希才真是天下的奇人呢！”

这间房内，一样的有着木架，上面搁满了大小各色的磁瓶，上面标着名称、功效和用法，为数何止数千。

此外在靠窗之处，有一个特制的小火炉，以及刀、秤、锅、罐等，看来是他炼丹药所用。

白如云如入仙境，他简直不敢想，这是一个平凡人的作为！

他们一同出了丹房，裴大希又笑道：“再去看看我的古玩室。”

白如云却摇头道：“不看了！不看了！”

他说着走回了正厅，他似乎把心中的恐惧，转变为愤怒。

裴大希笑了笑，他很了解白如云的心，忖道：“看他的样子，分明爱书如命，却要矜持，我干脆来个激将法，也许比劝他读书还有效！”

这个老文人慢吞吞的跟了过去，他故意的叹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道：“唉！你们练武不易，我们读书更难，所以我时常想，我当初没有选择练武是对的，因为练武之人，多半凭自己的意气行事，往往做错了的事情，自己还以为做得很对，这就是无知之失了！”

“像你这么聪明，当初如能念书多好，可惜现在这么大，尽做些糊涂事，就是想读书也读不好了！”

白如云心中愤怒，可是又无理反辩，气道：“我就不读书，将来未必不能成大事业！”

裴大希一笑，口中发出“啧啧”之声，用手摸着 he 发白的头发道：“凭你这句话，就知道你没读过书！唉，天地间的很多道理，与你们没读书的人，真是谈都不能谈！”

白如云大怒，也感到极度的悲哀，他抓过了革囊，点了点头道：“打扰了！”

裴大希神色如常，说道：“不送。”

白如云气得回头就走，他出了门，上马而去，踏着冰雪离开了这间神奇的小房子。

当他走上那条甬道时，耳边似乎听得裴大希苍老的语气，感叹的道：“唉！真是些俗人，讨厌得很！”

白如云用力在马屁股上打了一掌，马儿立时奔了出去。

他策马跑上了不远的一座雪丘，下了马，坐在雪地里，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

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知之人。

“无知”这两个字，就像是一柄毒刃一样，深深的刺入了他的心。

他双臂抱着头，埋首其中，咬牙道：“难道我真的不能念书么？”

这句话像是一个遥远的希望，对白如云有着一种强大的诱惑力。

在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对待过他，现在对方只是一个文弱的老书生，但却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白如云是一个最要强的人，他决心要抽出余暇念书，可是他却不愿向裴大希求教！

他自语道：“我一定要读书！”

三天以后，白如云已然定居下来。

他在裴大希房宅数十丈之外，寻着了“风眼”。

在他开始修练“两相神功”的头几个月里，他每天只能坐禅半天，以后随功力而增加。

他在“风眼”之处，打了一个七尺多深的地洞，每当坐禅之时，便一丝不挂的坐在其内，以本身的真气，抵抗“风眼”之内的奇寒。

到了晚上，他便居住在简陋的山洞内，这种艰苦的生活，与他在巫山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这一天白如云坐完了禅，手脚都几乎僵硬了，所幸他还能以丹田之热护体，否则不要说修炼，冻也冻死了！

他在地穴之内，活动了一下躯体，以他这么高的功力，也觉到有些不能支持，心中忖道：“难怪这么多会武的人，都不愿练‘两相神功’，确实是不容易的！”

他脚尖轻点，跃上洞来，像一个原始人一样，站在冰雪里。

他把洞口用一块枯木制成的大板盖上，然后回到他所居住的山洞里。

这座山洞很小，也很简陋，地上只铺了一张皮褥和一床薄毯，这就是这个一代奇人的居所了。

白如云取过了一块布中，慢慢的擦拭着身子，一直到皮肤发热时，才穿上了衣服。

他取过干粮，和着冰水，慢慢吃了起来。

他吃得极少，因为距离他辟谷的时间已经不久了。

他吃完了之后，又把马喂了，这时他不禁有些后悔，忖道：“我真蠢，当初不该骑马来，这样久了，我一入定，马非饿死不可……再说山上一片冰雪，马料一完，这匹马也是非死不可了！”

这时白如云又想到了裴大希，忖道：“他一定存有粮食。”

可是他很快的把这个念头打消，很奇怪，他们之间并没有丝毫的争执，可是他却不愿意去想裴大希。

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也许有些人，对比他高强的人，有一处莫名的仇视。

他背着手，出了山洞，天色已经很昏暗了，他望着不远的裴家，燃着银辉色的灯火，在遍地银白的环境下，把那所小房子衬托得美丽极了！

白如云听得书声琅琅，阵阵随风传来，他不禁轻轻的咬着嘴唇，他心中不由有些恨。

不久，书声停止了，又传来一阵悦耳的箫声，白如云目力极佳，已然看见裴大希穿着一袭长衣，坐在门首，正在吹箫。

室内的灯光清晰的照着他，看得出他那种优雅的神情，很是令人羡慕。

白如云心中付道：“他倒是怪舒服呢！”

裴大希只吹了一支极短的曲子，然后把箫放入袖中，张开了嘴，大声的唱起歌来。

白如云听不清他唱些什么，可是歌词古雅，虽然稍嫌中气不足，可是依然铿锵有力。

白如云入神的注视着他，心中暗道：“他一直这么快乐，平和，这种生活，才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裴大希唱了一阵，停了下来，自语道：“不早了，我再写几张字就该睡了！”

两处相距虽然数十丈，可是白如云仍然听得非常清晰。裴大希说着，站起了身子，把椅子搬开，“嗯”了一声道：“一天又过去了！”

说着进房，顺手把门关上，白如云就看不见他了。白如云越看心中越难过，他极端羡慕裴大希那种读书、写字的生活。

可是他自己却办不到，他沉默了半晌，直到天都昏暗下来，这才叹口气，自语道：“也许我生来就是要受罪的！”他又在雪地里徘徊良久，这才颓丧的进入洞来。白如云上山之时，也曾带着油索及灯盘，他用火折点燃。洞内立时有了昏黄的灯光，油烟冒起了很高。

灯光照在白如云的脸上，他似乎消瘦了，但却更有精神，也更成熟了。

这一段饭后的时间，是最难打发的。

在巫山之时，白如云有做不完的事，他可以查监，可以看书习字，可以整修庭院，可以与老道谈天，可以……但是现在，他只能静静的坐在洞里。

这三天来，有很大的转变，以前他憎恶大部分人，可是现在，他却觉得太孤独了。

他常想：“若是老道也在这里，那该多好。”

他也想过北星、南水、伍青萍，甚至连他最怕见的哈小敏，他都思念起来。

前两个晚上，他都在回忆中度过，现在又坠入了回忆之中。人类的回忆，似乎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对这些不平凡的人来说，更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

白如云坐了一个更次，直到夜深时，他才惊觉过来。

“裴大希一定睡了。”他想着，因为前两天在这个时候，裴大希一定入睡，他的生活很正常。

这时，白如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晚上去偷他一本书，看完以后再给他放回去，他一定不知道！”

白如云当然可以借到，而他之所以这么想，仿佛一个很瘦弱的人，在开始练身体时，不愿意被人知道一样。

等到有一天，他也强壮了，他才敢公开锻炼。

白如云这么想着，不禁精神一振，忖道：“对！我今晚就去！”

任何一个人，在他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是他所需要时，他永远不会想去得到它，或想去作它，可是如果当他一旦发觉要去得到它时，那种力量便很难使自己犹豫和退缩！

白如云正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在以往他一面生活在“自大”和“自我”的领域之内，他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已是足够了。

可是事实证明，他所知道的仅仅比无知稍多些，可是距离“博学”二字，却差得很远！

对于“求知”和读书的看法，本来他把它们降格在次要的，可是如今他才发现这是完全错了，因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们即使是在寂寞和孤独之中，也同样能够享受到人生的乐趣，而那种乐趣却是发自内心，至高无上，绝非一般世俗、江湖中人自造的乐趣所可比拟。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可化迟钝为敏慧，化暴躁为温顺，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创造你生活的快乐和观感。

这一切，都可由裴先生琅琅的书声中体会出，他永远是笑容可掬，就如耸立的庐山！

他更明白了，读书人并不一定都是软弱的人，也许他们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只是他们使人折服的力量，并不是武艺和力量，而是那种无形的气魄和超人的学识见解，一如眼前的裴大希先生。

白如云开始感到了悲哀，因为在裴先生的眼中，他的学识太浅薄了，尤其是裴大希讥讽他的几句话，都似一支支尖锐的箭，刺在他内心深处，只要一想起，都会隐隐作痛！

这一切才促使他下了决心，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培养出读书的兴趣，而且要偷裴先生的书来阅读。

想到了这些，他再也坐不住了，求知欲之于人，是那么的奇妙，除非你不去想它，但当你一想到，你就恨不能立刻得到它！

想着，他把衣服略微整理一下，十数丈距离，在他来说，只是起落之间就到了。

他轻轻走到了裴先生石室门口，侧耳听了听，内中没有一点声音，不由暗忖道：“他一定睡着了。”

想着便不怠慢，轻轻用手一推，不料那门却上着锁。

白如云不由微微皱了皱眉，心想：“糟了，我怎么进去呢！”

正自发愁，却见当空黑影一闪，原来是一群大蝙蝠，为数约有百千，正自投壁而入！

白如云心中一喜，暗笑道：“裴先生，你虽是锁了门，可又如何能禁我白如云随意出入！”

那只是一个脸盆大小的洞口，本来是裴先生命人开凿，留为通风用的，此时蝙蝠出入，才令白如云发现，心中不由一阵惊喜。

只见他身形微微向下一蹲，二臂后搭，倏地向下一缩，看来真是形同孩童。

他轻轻向上一弹，双手又攀在一块凸出岩石上，吸腹向内一翻，真是捷

比猿猴，已把身子缩了进去，双手一松，如同一片枯叶似的，已把身子飘下了地面，随之抖臂合骨，恢复了原状！

室中仍然点着一盏浅浅的青焰油灯，散出一股香喷喷的松子味。

白如云心想：“这裴先生真是个高人，连点灯的油，都是特制的松子油脂，连一点油烟都没有，明天白天，我得问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也去弄一点。”

想着蹑着步子，穿过了客厅，已到了裴先生卧室门首，侧耳听听，没有声音，白如云把门推开一缝，室内散出了灯光。

白如云心中怔了一怔，暗想：“这老家伙也太浪费了，睡觉干嘛也要点这些灯？”

只见那灯，就放在床头上，裴先生却是半面朝下压在枕上，早已睡着了。

他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这令白如云感慨：为什么他永远这么快乐？

再留意看，却见他褥上，半合着一本厚厚的线装书，白如云心中一动，暗忖：“原来，他睡觉之前，还在看书啊！”

好奇心促使他轻悄悄的走到了床前，他把那本书拿起来看，见是一本名为《感人集》的著作，笔者是茅鹿门。随意翻开一页，见上面写着：“今天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

白如云不由点了点头，心付：“他说得不错……”

想着正要往下看去，却见床上的裴先生翻了个身，白如云忙把书放下，慌忙离开了这间房子，把客厅那盏灯端了起来，轻轻的绕向后室而去。

他本是轻车熟路，一拐也就到了。

现在他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因为眼前几乎是书的世界。

他眼睛看到的是帙卷如山，鼻中闻到的是阵阵书香，红绿的标签纸片，几乎把他眼都看花了。

他兴奋的一一翻去，除了极小部分，是他曾读过或知道的以外，其他的，根本连名字也不知道，在里面一直翻了半个时辰，仍不知该看什么好。

只把他急出了一身汗，心中暗暗责备自己道：“你真是一个蠢才，好容易有此机会，你却连看什么书都不知道！”

想着顺手拿了一本，却是一卷《李梦阳诗集》，翻开看了看，大小红圈，密密麻麻，心想“这裴大希也无聊，看过了干嘛还要画起来，弄得乱七八糟！”

看了一两首诗，作的虽好，可是他仍觉得不该从诗上着手。

想着把这卷《李梦阳诗集》又放回了原处，顺手拿了另一本，上写着《论衡》。

他怔了一下，心付：“这不是王充的有名著作么？”

不由大喜，心想，我就看这本好了，想着随手翻开来看了看，不由又怔住了。

原来内中词意太深，看起来却是似懂不懂，无奈只好又放回原处了。

白如云暗忖：自己怎么活的，连一本书也看不懂，真是废物。

由是内心的求知欲更大大的增加了。

勉强把心定了定，暗忖：“光急也没有用，我得定下心，慢慢的找，总有适合我读的书！”

想着由第一个书架，慢慢往下察看起来，这一看可令他提起兴趣来。居

然是看一本爱一本，直喜得他爱不释手。举凡五经，四书，九流十家，及魏、晋七子各家著作，无不齐备，应有尽有。

只这一会工夫，他已翻过的，计有：屈原、贾谊、王充、钟嵘、刘义庆、白居易、韩退之、朱熹、欧阳永叔、李梦阳……的著作，只把他看了个眼花缭乱，简直不知如何取舍。

几经审阅后，在《朋党论》、《文心雕龙》、《诗品》、《进学解》之中，觉得韩退之这本书《进学解》最合自己胃口。想着把其他作品一一放回原处，只将《进学解》留下。别看这点工作，也费了他不少工夫。

因为书太多，找起来眼睛都花了，又不能乱放，一切就绪之后，他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心付：“读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还没读呢，只找书已把我累坏了。”

想着，喜孜孜的把《进学解》卷上的灰尘拍了拍，愈看愈爱，见韩愈另有文集四十卷，以下还有唐宋八大家文集，真是琳琅满目，心想：“我就由此看起，往下有的是！”想着，把书藏在怀中，这才又轻轻把灯送回去，再看裴先生依然的好梦方酣，也不去惊动他，一个人悄悄的走到原处，施展“缩骨术”，又翻到了外面。

他喜孜孜的跑回自己居处，打开书坐在床上就看，看了没几篇，东方已露出了曙光。

他苦笑着摇头自语：“偷书读，真是苦事啊！”

想着更把手中书，视同珍宝似的捧读下去。

都是如此，愈是难以得到的东西，愈视同珍宝一般！

白如云捧着这本书，顿时忘了困累，一字字的细看了下去。

《进学解》本是韩退之任监察御史时，因奏事直言而被帝贬为博士，自感才高下迁，乃作《进学解》自喻。白如云看得几乎忘了一切，直到天已大亮过午了，他才看完，放下了书，洗漱以后，把书藏好，弄了些东西吃。

## 第二十四章 神功将成绝症突生

白如云想下去找裴先生聊聊，顺便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可是立刻他又把这念头打消了。

他暗想道：“我以后夜晚念书，晨、昏练功夫，可没太多功夫出去走动了。”

想着，忙走入风口之中，那是一间冰雪堆拥的房子，也是全山最寒冷的一个穴口。

终年有不断的寒风，分晨、昏两次吹来，每一次约有大半个时辰。

常人偶为这种风力击身，可能立时冻毙当场，白如云却特为找来练那“两相神功”。

每练之时，皆把全身衣服脱掉，只剩一条单薄短裤，然后全身坐在冰地上，面对风口，以本身内炁抵受那风袭之苦。

白如云已先有极深根底，练来虽是苦，可是并非不能忍受。

如此，他一天天的苦练下去。

晨、昏各一次，夜晚却到裴先生处偷书来看，不知不觉间，三个月已过去了。

白如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可是他瘦多了。

有时候他偶然到裴先生处去走走，裴大希却只和他谈些风趣的事，对于读书却是绝口不谈。

令他心喜的是，他每看过一本书，再往下看另一本，并不须很费事的去找了。

因为书都已按照顺序放在那里了，而且和他的程度恰当，一本本都接得上。

而裴先生精细的注批，简直令他不需费多少脑力，就能豁然贯通。

他一直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合，岂不知裴先生其中用了多少心思。

他每日在白如云要来之前，先为他选好了应读之书，仔细审阅后，再放在白如云看过的书后，而且用纸笺标明应接何书之后，白如云于是毫不费力的，就如此一本本读下去了。

他的智力很惊人，悟性更是绝高，短短三个月，他的收获太惊人了，只是他并不自知。

这一日白如云午后看书倦了，不由把书又藏好，轻轻的走了下去。

他走到裴大希的门口，见裴先生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冬日阳光是很宝贵的，难得今天有阳光，所以这位老儒生兴致很高。

他穿着一袭貂皮袍子，把皮袍下摆翻了起来，露出皮套裤，脸上盖着一顶皮毡帽。

白如云走到了他身前，笑道：“你倒很舒服啊！”

裴先生一手抓开了脸上的帽子，眯缝着眼睛，微微一笑道：“啊，是你，我是说谁有这么好功夫。”

说着直了一下腰，坐了起来道：“你坐下，喝杯松子茶。”

白如云一笑道：“正要打扰！”

说罢也不客气，就坐了下来，裴大希起身入内，须臾端出了一个盖碗来，笑道：“你功夫练得如何了？”白如云微微一笑道：“练了六成，只是愈往后就愈难，恐怕还要八九个月的工夫。”

裴大希笑着点了点头，遂道：“你比以前瘦多了。”白如云脸色微微一红，笑道：“练武是苦事。”

裴大希点头道：“是的，太苦了。”

白如云忽然一笑道：“读书不是一样也很苦么？”裴大希点了点头道：“十年寒窗，自然也是一件苦事，可是如果你深入其境，却也有意想不到的乐趣。”

白如云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是的。”

裴先生忽然一笑，道：“你也有经验么？”

白如云不由脸一阵红，忙笑道：“我……我过去也读过些书，只是为了练武，无形之中却把读书给忽略了。”

裴先生长叹了一口气道：“可惜！”

白如云不由微微一笑道：“有什么可惜，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如今练了一身功夫，不也很好么？”

裴大希见他说话时，嘴唇发抖，知道他口中虽然如此说，实则内心已深深打动了，当时不由又笑了笑道：“世上虽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可是两者兼有的事，却是比比皆是，譬如说读书和习武，那是不冲突的。”

他说到此，见白如云一双眸子，死死的看着自己，嘴唇欲开又止，心知他醉心读书却只是不好意思开口求教而已。当时含笑说道：“你以后如果有工夫，每天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会儿，我们谈谈如何？”

白如云怔了一下，心中暗付道：“我既可每夜偷偷读书，又何必要求教于他？每天来此岂不是耽误时间么？”想着正自微微皱眉，不料裴先生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当时尧尔一笑道：“有些人只知闷头读死书，不求甚解，耻于下问，那将是事倍功半！”

白如云不由心中蓦然一惊，立刻抬起头向他望去，可是裴先生目光之中，一派自然和煦，看不出有一丝异态，心中这才镇定下来，不由微微一笑道：“怎么才叫读活书呢？”

裴先生见他渐渐谈入了谱，心中十分高兴，当时慢慢挽了一下袖子，斯文的道：“读活书是除了自修以外，主要的是要得到老师指点讲解，有些学问，并非闭门死背书本所能理解的，还要接受高明者的指点。”

白如云黯然。

裴先生继续道：“就像你初学练武似的，除了要自己勤奋以外，最重要的是有明师指点！”

白如云举目看了他一眼，忙又把目光视向一边去了，他心中忖道：“是啊，他说得一点也不错，我这样死读书，也许是收不到十分效果的！”

他望了裴先生一眼，暗忖：“如果能得到像他这样的明师指点，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只是我又如何好向其开口？”

“一旦你学识有了深厚的根底，这就如同你武功奠下根基一样，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自己去钻研更深厚的学识和武功。是不是？”

裴先生抓住了他内心的矛盾，继续这样说下去，白如云显然是被感动了。

他看了裴先生一眼，对方也正在看他，白如云不由尴尬的笑了笑，道：“是的，我想你方才说的是对的。”

裴大希仔细的看着他，内心不禁暗道：“好矜持的孩子，到了这时候，他仍然不愿开口向我求教，莫非他真的如此孤傲么？”

想着，一双眸子在白如云脸上转了一转，不由浅浅一笑，白如云的心机，

已在他的念中了。他忽然想道：“这孩子是不肯轻易受人恩惠的，他一定是不愿向我开口……因为他对我没有恩惠！”想着不由长眉一轩，忽地长叹了一口气。

白如云望了一眼，奇怪的想道：“他又叹气，为什么呢？”想着，正要询问，忽见裴先生看了自己一眼，作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自己一看他，他却又把头低了下去，那样子就和自己此时心情一样，白如云也因如此，大大的费解了。裴大希苦笑一下道：“我生平有一件遗憾的事，你可知道么？”

白如云摇了摇头，裴大希一笑道：“我虽读了一辈子书，可是我只是个书生啊！”

白如云一怔道：“你是……是说你没有武功？”裴大希心中欢喜，当时仍装出一副颓丧的样子，点了点头道：“是的，你猜对了。”

他苦笑了一下道：“当我上庐山时，我总会想，如果我的身体再好一点，那就好了，也许我就不会喘得那么厉害了……可是我如今老了，这一项是办不到了。”

白如云忽然站了起来，他诚挚的握住了裴大希一双手，激动的道：“你真如此伤感么？”

接着他又把他手松开了，微微摇头道：“你是开玩笑，你不会的。”

裴大希心中一动，马上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会？”

白如云仔细望着他，这年轻人的目光，就如同是两支利刃似的，锋芒之锐，几乎连正气磅礴的裴先生，也不禁为之怦然！

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做出至诚的样子，对白如云的一片苦心就全白费了。

因此，他立刻直直的看着白如云，目光之中除了悲伤和失望，再也找不出什么了。

白如云看了一会，重新又提起了他一只手，用斩钉截铁的语气道：“你的目的，只是在于健身平喘，这是不难的，一点都不难。”

裴大希立刻惊喜过望道：“什么？你说不难？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还能练什么呢？”

白如云微微一笑道：“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教你。”裴大希忽然哈哈一笑道：“你肯教我？哈哈，别说笑话了！”白如云定了定道：“我不是和你说笑话，如果你要求高深的武功，像你这般年龄的人，也许是办不到了，可是，如果你只求延年益寿，强身平喘，这是可以办到的，而且我有把握使你半年之内大大见功。”

忽然裴先生眉毛又皱上了。

白如云一笑道：“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裴大希苦笑着摇摇头道：“我忽然想起来，我是不能轻易受人恩惠的。”

白如云怔了一下，暗忖：“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忽然想开了，不由大喜，这一刹那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他紧紧的握住了裴先生的手，笑道：“这么好了！这样好了！”裴先生心中早已了然，但是仍作出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道：“什么‘这样好了’？”

白如云脸一红，暗自镇定了一下，收敛了笑容，道：“你何必为这一点发愁，我已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裴先生又问：“什么好办法？”

白如云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说不愿平白受我恩惠么？”裴先生点了点头，心中却不由暗笑道：“这好，他倒是主动的了。”

当时却仍然道：“是呀，这是我一向的脾气，我知道，我这种脾气是一种最坏的习惯，有时候，我骄傲得几乎不屑看人一眼，明明我想求教，我却耻于出口。”

说着他又长叹了一口气，白如云心中又是一怔，可是他却并没有深思这句话。他只是觉得这裴大希所犯的毛病，和自己一样。

白如云脸红了一下，继续道：“现在你可以不必如此发愁了，你可以每天教我一会儿功课。”

裴大希不由暗暗道：“你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当时不由看着他笑了笑，白如云立刻紧张道：“我是说，我每天也教你武功，这么作可令你心中稍安。”

裴大希不由仰天哈哈大笑道：“妙极！妙极！你我一言为定！”

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递到白如云面前等待着白如云的一握。

白如云疾速的也伸出了手，他为裴先生的神态迷惑了，终于他也握住了裴先生的手道：“一言为定！”

两个不可一世的奇人，终于融合在一起了。白如云总算达到了“求知”的欲望，而裴先生却也因此受益不浅。

时间确是不可思议的，当你需要它时，它溜走得那么快，可是如果你觉得它慢时，它却更比你想得还慢，而——包括天下万物，谁又能不受时间的控制呢？

时间可使大地变得苍老，使生命消失，使幼者长大，使老者死亡，人们在颌下的胡须变为银白色时，感觉到老了！而山石披上了青苔时，也感到苍老了，这一切都是时间的作用。

又是五个月过去了……

庐山失去了白雪，可是这号称庐山第一峰的“游剑峰”，气候仍是寒若严冬。

隐居在此的两个奇人，半年来，分别有了长足的进步。

白如云改变了！

他由于裴先生——如此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儒士，慧心的教导，再加上他夜夜的苦读，他的学识确是足够惊人了。

他的气质也变了，变得不再是那么孤僻了，他的个性也不如过去那么尖锐了。虽然“天生气质人一种”，可是他已不如过去那么极端了。

有时候，他却为着以往的事情而悲伤痛惜，他认为自己作错了很多事，尤其是自己太任性了。

他觉得人类的性情，应该是平易近人的，而且双方都要如此，如果有一方大任性，必定另一方就会委屈；可是人生既是在追求平等，别人自然没有必要来忍受另一人的任性和暴虐，他深深体会出其中的真谛。

因此，他也就愈发的为自己以往而痛惜了！

裴先生——这真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奇人，如果你不去接近他，你是不会了解到他千万分之一！

他那渊博学识，就如滚滚的扬子江水。似乎是没有干涸止境的！

白如云的知识，可说是一个普通的士子，十年寒窗所不能达到的！

这半年来，白如云日日不断拿书，仍是不让裴先生知道。

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裴先生知道得更清楚的了，他不但知道，而且还要更细心的去为他选择好适合的读物，在白如云来临之前，他都要布置好，白

如云因此蒙益更深。

在另一方面，白如云却日日以本身纯阳真力，在为裴先生洗髓易筋。

半年来裴先生“任”、“督”二脉已开，“奇经八脉”也一一打通了。

他由白如云身上学会了坐禅，那是深奥的“素心禅”，若非如白如云这种名师指点，像裴大希这般年岁是很难见功的！

现在裴先生，即使每日往返山下，也不会感到腰酸背痛了，更不会觉得气喘如牛了。

白如云从裴先生身上，除了得到深奥的学问以外，尤其可贵的是，他学得了神奇的医术，只是他从来没有机会表现而已。

因为在“游剑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一日白如云由风口沐浴而回，只觉得遍体舒畅已极，他的功力，已至九成，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是此时他却不尽知罢了。

他换了一身素洁的长衣，翩翩的向裴先生住处走去，裴大希也正自榻上坐功方毕。

二人把臂同出，其乐融融！

裴大希指着远处向白如云说道：“小白！你是不会再把自己幻想成为天上的云了吧！”

白如云哈哈一笑道：“怎么不呢？你看它游来游去，多么自由自在！”

裴大希一笑道：“年轻人是不该有太多的幻想的。”

白如云浅浅一笑，驳道：“世上的一切长进，不都是幻想的成因么？我以为幻想的产生，才是聪明能力的剩余。”

裴大希不由哈哈大笑了两声，他点了点头道：“你果然不同了！好徒弟！”

他在白如云肩上拍了拍，点头笑道：“我喜欢你的见解，只是却不能赞同你这种论调，幻想有时候是必要的！可是，却不是必须的，看着天边的彩霞，忘记了足下的陷阶，这才是年轻人的悲哀呢！”

白如云不由点了点头，遂笑道：“裴先生，这八个月以来，我确实是受益不少，我真不知如何谢谢你，我想在我生命里，你和老道是同样的重要。”

裴大希微微笑道：“我还不是不一样，我的身体结实多了！”

他说着，向天伸展了一下双臂，得意的笑了。

白如云笑着，双手拍着他的两肩，喜道：“我也快乐多了，早知读书有这么好，我十年前，就应该苦读了。”

裴大希嘻嘻一笑，望着他道：“你并不曾读书啊，只是听我讲书啊！”

白如云不由怔了一下，深悔自己失言，脸也不禁突然红了。

裴大希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边笑，边拍着白如云道：“小白！这可是你自己说漏了嘴啊！”

白如云惊奇的看着他道：“什么说漏了？”

裴大希却笑得更加厉害了，终于白如云也忍不住笑了，他笑睨着裴大希道：“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裴大希喜挑着长眉道：“‘哈哈！我为什么不知道？什么事又能瞒得了我？哈哈！’”

说着他又大笑起来，白如云想了想，心中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些书，和他每天讲的，都搭配得如此巧妙，原来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想着他不禁有些木然了，虽然他仍是在喜悦中，可是多多少少也感到有一些受愚弄的感觉，一时望着裴大希又喜又气。

裴大希收住了笑声，道：“这你也不要怪我，我要不如此，你是不会读书的，你这个人，我明白得很。”白如云讪讪道：“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说穿？”

裴大希含笑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呀！而且现在你已变多了，说出来，大家都方便些。是不是？”

白如云含笑摇了摇头道：“你把我耍惨了，我还一直当你不知道呢！”

裴大希笑道：“好啦！现在说穿了，你也不要再天天夜里来偷书了，我也免得每天还要先给你找好书，这样下去，你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

白如云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二人遂转返屋中，开始上课了。

裴大希在白如云坐定后，含笑道：“你的两相神功练得如何了？”

白如云点了点头，面带喜色道：“再有一个月就成了！”裴大希点了点头，白如云道：“老道临行时，再三吩咐我说，叫我小心练这种功夫，其实这真是多余的……”

正说话间，却见裴大希目光注定在自己脸上，眉毛微微皱了一下，轻声道：“哦……这不可能吧！”

白如云心中一怔，忙问道：“什么不可能？”

裴大希忽然抓过他一只手来，右手三指扣在白如云脉门上，隔了一会道：“你心口痛不痛？”

白如云摇了摇头道：“不痛呀！什么事？”

裴大希皱了一下眉，又问：“后背呢？我是说脊梁骨酸不酸？”白如云直了直腰道：“不酸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别吓唬我好不好！”

裴大希道了声：“奇怪！”这才松开手，叹了一口气道：“谁有工夫吓唬你，我只是……”

白如云一惊道：“你有什么说什么，没关系，我怎么了？”裴大希又仔细的在白如云脸上看了半天，伸一指在白如云眉心点了点。

白如云忽然动了一下，裴大希立刻紧张道：“酸。是不是？”白如云怅然点了点头，说道：“有一点。”

裴大希吓得目瞪口呆，一时木然的看着白如云。白如云推了他一下道：“你怎么了？”

裴大希望着他半天，长叹了一口气，目光之中，竟滚出了两滴泪来。

白如云这一下可吓坏了，慌忙拉着他一只手道：“裴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你快告诉我。”

裴大希抖声道：“兄弟！你的性命不保了。”

说完这句话，一时泪如雨下。白如云大惊失色，当时站起来道：“这……这是怎么说的？”

裴大希摇头叹息道：“你自己竟一点都不知道……小兄弟，你是中了风毒，毒入骨髓。这是绝症！”

白如云不由大吃一惊道：“你说什么？风毒？”

裴大希差一点又要落泪，实在是这几个月，他和白如云已经建立了极深的友谊，乍一发现病况，怎不令他心胆俱碎。当时泪如雨下道：“小兄弟，你不要怕，先坐下。”白如云依言坐下，他仍是一无所察的道：“你不要乱说，我好得很，身上一点都不觉得难受，怎么会得了绝症？”裴大希叹道：“先前在室外，我就见你两眉之间，有一黑心状物，时隐时现，我心中一动，再看又没有了，只当是我眼看花了，所以不怎么在意。”

他摇了摇头接道：“谁知道进得室内后，那黑心状物，又现了出来，我

才吃了一惊……”

方说到此，白如云已站在铜镜前，仔细观察，一面道：“哪有什么黑心，你又耍我……”

裴大希苦笑着，叫了一声：“傻兄弟！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过来，切莫急，听我细说，也许有救！”

白如云被他这么一说，也不禁有些糊涂了，当时依言走过，痴痴坐下道：“这是真的？”

裴大希叹道：“你师父告诉你的话，不幸言中了……你走火入魔了！”

白如云吓得脸色一变道：“可是，我怎么觉不出来？”

裴大希摇头道：“这只是病症初现，你自然觉不出。不过……”

他又看了看，才皱眉道：“不过，初期中了风毒之人，心口一定会痛，而且脊梁骨发酸，你居然没有这种现象，这真是奇怪了！”

白如云立刻笑道：“所以我没事。”

裴大希看了他一眼，苦笑道：“我一生行医江湖，垂数十年，见过的离奇杂症何止千万，就从没有看走过一次眼！孩子，你确是中了风毒，而且病入膏肓！”

白如云不禁又是一怔，他遂低下了头，一会他又抬头一笑道：“这也没什么，既是命该如此，急又何用？听其自然的好！”

裴大希心中不禁深为佩服，暗道：“好个沉着的孩子，如此年轻，要是死了，那也太可惜了！”

想着他微微一笑道：“小白，你有这种胸襟，当真不容易。你坐下，事情也许还不至于如此严重！”

白如云含笑坐了下来。

裴大希立刻走至室内，须臾持一小白瓷罐而出，由内中倒出了四粒红色小丸，递过道：“你先吃下去。”

白如云接过犹豫了一下，放在口中，用口水吞下，翻了一下眼道：“这是什么？吃下去就没事了？”

裴大希惨然笑了笑道：“这只是暂缓病情恶化，没什么大用。”

白如云脸上微微带出些失望之色，裴大希叹了一声，道：“我只当你此番下山，技压天下，为百年来第一奇人……”说着又摇了摇头道：“谁知天不由人，竟会出了这种事。”他忽然顿了顿，深恐再说下去，引起白如云伤心，不由轻轻拍了一下腿道：“好了，现在什么也别多说了。”

他看了白如云一眼又道：“你只要记住，从今天起，停止练任何功夫，尤其不能再受风吹！”

白如云急道：“那怎么行，我的两相神功已经快成了，岂能功亏一篑？”

裴大希冷笑道：“好糊涂的孩子，是你的命要紧，还是两相神功要紧，你要听我的话，也许还有救，要是不听话，只怕你眼前就是大难临头。”

白如云见他说得如此严重，不由心中加了几分犹豫，暗忖道：“难道这是真的么？”

想着不觉伸手，往两眉中心，轻轻按了按，果然一阵奇酸，差一点连眼泪也要流出来了。

而且身上还打了一个冷颤，白如云这才觉出事情果然是不简单了。

当下想了想道：“我可以用本身真气，先把全身穴口封住。”裴大希想了想道：“我虽不擅武功，可是我却知道这种风毒，是不能对它施半点压力

的，否则为害更甚！”

白如云叹了一口气道：“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说着遂站了起来，他是一个极度倔强的人，即使在此时，他也不愿领受别人的同情。他苦笑一笑道：“我走了，我会听你的话的。”裴大希忙拉住了他一只手道：“小白，你先别走。”白如云挣脱了他的手，苦笑：“莫非还要上课么？”说着飘然出室而去。裴大希怔了一会，他心中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悲哀。

他跟到了门口，白如云早已没有踪影了。

他不由低低的念了声：“可怜的孩子！”

说完了这句话，就低头转了回来，他知道白如云此时的心情，如果现在去劝他，无疑会加深他内心的痛苦。他一个人伏在案上，手支着头，想了半天，他想了一百多种药，但是他也摇了一百多次头。

最后他想到一种药，可是这种药天下是太少了，由于采之不易，世上已可谓绝了种。

可是为了这个年轻人，为了这个曾使自己返老还童的人，他是自己唯一的老来知己，裴大希怎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死去？想着，他跺了一下脚，站起身来。

傍晚，裴大希已打点了一个简单的随身行囊，他匆匆走到白如云室前，见室中漆黑一片，也没点灯，门也没关。白如云面窗坐着，他眼看着即将消失光明的苍穹不胜萧索。裴大希轻轻叹息了一声，慢慢走了进去。

在以往，只要在十丈以外，哪怕是一片落叶，白如云也会惊觉的。

可是此时，裴大希一直走到了他的身后，他竟浑然不觉！裴大希又重重咳了一声道：“小白，我来啦。”白如云才慢慢回过头来，他微微笑了笑：“哦，请坐！”裴大希差一点流下泪来，他太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于是他苦笑：“我不坐了，我是来向你辞行的。”白如云一惊道：“辞行？你要上哪去？”

裴大希笑道：“我要去一个地方，小兄弟，这一段日子里，你千万要记着我的话，不要练任何功夫，我上鄂省去找一个人。”白如云见裴大希一身行装，这才深信不疑，不由愕然立起道：“裴先生！你不能去！”

裴大希惊道：“为什么？我是去为你找药啊！”

白如云苦笑：“既是绝症，找药又有何用？我是想……”他低下了头，伤感了一会，又含笑道：“我担心你走后，我们连最后一面也见不成了！”

裴大希虽有同感，他并且明明知道，自己千里求药，所得到的可能是失望，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却是十分微妙的，这就如同是一个垂死的儿子，父母万万不会吝啬金钱，去为他延医治病的，虽然那没有什么用。

裴大希伤感的摇了摇头道：“你不要这么失望，我要找的是我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此人绰号活华陀，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也许他有那种药也不一定……”

说到最后，他自己的声音也不禁有些发抖了。

白如云张大了眼睛，说道：“裴先生，我只要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的告诉我！”

裴大希已知他要问的是什么，当时点了点头道：“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瞒你的。你要问什么？”

白如云斩钉截铁道：“我的病到底还有没有救？”裴大希叹了一口气道：

“只要有药，就有救！”

白如云问：“那是什么药？”

裴大希想了想道：“那是一种世间稀有的药，名叫‘冷玉膏’。”

白如云立刻一愣，他似乎在哪里听过这种药，但却想不起来了。

裴大希说完了这句话，又凄然一笑道：“我现在就走了，你可以搬到我的房子里去。”

说着他尽量作出一副笑容道：“你千万不要急，桌子上有我留下的书，闲来可看书消遣，只是记住我的话，那药力可及十日，如果你不练功夫，支持一个月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一个月之中，你不会有什么痛苦的，那时候我也许已经回来了。”他拍了白如云肩膀一下又道：“你心要放宽，我走了。”

白如云握住了他的手，紧紧的握住，裴大希感觉到掌心火热，可知他心情之激动！

当时又嘱咐了几句，这才出了房间，白如云赶上一步道：“我能劳动么？”

裴大希回身摇头道：“连走路都要尽量避免。切记！切记！”

白如云不由脸色苍白道：“裴先生，你回途之中，请托人带个口信到巫山给我师父，他名字叫……”

裴大希笑道：“我知道。”

说着猛然转身而去，白如云怅惘思道：“他怎么会知道？”想着正要追上，蓦然忆起他嘱咐自己的话，不由把脚步止住了，他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和裴大希道：“我师父是墨狐子秦狸！”

裴大希回身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随后就向山下走去。

白如云送走了裴大希，呆立一会，轻轻叹了一口气道：“我的命真苦。”

遂慢步下山，走到了裴大希室中，一个人倒在了床上，思涌如潮。

首先他想到了老道，不知自己还能不能见到他，其次又想到了伍青萍。

这姑娘，虽然他临来之前，已对她心灰意冷，可是感情是不容许任何伪装的。

除非他并不爱她，否则，真不能相信，有什么力量，能使人的爱心转移。

早在几个月以前，白如云已原谅她了，每当他静思的时候，青萍的影子总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可是他最多只能长叹几声。

他知道青萍如果回到了龙匀甫身边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再使她回来的了。

有时候他也会想到哈小敏，他心中充满了歉疚，须知“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歉疚和痛苦，何况白如云和哈小敏之间，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感情，至于感情有多深，他却不愿意去细细思索。因为这是一个颇为恼人的问题。

敌人一一在他眼前飘过，甚至南水，北星，也会令他深思不已。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见他们了。

这真是一个恼人的问题，而生命之予人，只是赐予与收回，却不许人们去疑惑左右。

白如云一连三天，把自己锁在这个屋子里。

他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受了伤，因为他除了在眉心发觉出用手按时有些酸的感觉以外，别的实在是找不什么症状来。

这一天，他看书有些倦了，算算时间，裴大希已走了二十天了。

这二十天之中，他真是感觉不出和平日有什么不同，不由胆子就有些大了！

须知他本是一个任性的人，从不愿受人拘束，即使是在疾病之中，也不容易做到，何况他对所谓的“绝症”产生了怀疑！他慢步走到了原先自己的居处，里面布满了蛛丝灰尘，白如云皱了皱眉，遂入内整理了一番，把用不着的东西，都先理到了一边。

这时候，他竟忘了裴大希的嘱咐，拨动之间，已多少用了些力气，只是他并不觉得。他走到了风口看了看，心想：“要不是这一场虚惊，此时我的两相神功，怕不早就练好了！”

忽然一阵风起，大风弥漫而来，白如云退后了一步，可是他却咬了一下牙，又走上前去，立于风口。他不信裴先生的话，他只相信自己！

这一阵凌厉无比的乾天罡风，以雷霆万钧之势，扫洞而过，西天隐隐有雷鸣之声。

如不是风高入云，只吹过峰尖穴口，整个山林，怕不会为每日一度的大风所吹平了！

可是高亢的白如云，依然同昔日一样无事的过去了，他大笑了两声道：“老裴可真会骗人。有个屁事！”

他振了一下双臂，暗忖道：“从明天起，我继续开始练我的功夫，等裴大希回来，我再跟他算帐！”

想着笑嘻嘻的走了出去，到了裴大希的住室之内，首先走到了蒲团前，发了一会怔，心中想道：“师父所习坐功，最是有除病去魔之效，即使是我中了风毒，也是中毒未深，我何不坐他一下，也许如此蒙福也未可知！”

想了一会，又运动了一番，觉得并无不畅之处，于是胆力大增，当时脱去了靴子，双腿盘膝坐在了蒲团之上，就此行起了坐功。

他功力深厚，是以风毒侵体，至今不觉，如不任意施功，即使拖延数月，也是无妨。

谁知道这一任性行掉，可就坏了。

起先只觉得一股暖气，直逼气海，按常理，这即是所谓的“至阳”之气，由丹田提起，经“关元”、“气海”、“阴交”、“分水”、“巨阙”……一直上达“华盖”、“玄玦”至“百汇”。

谁知道这一次却不然了，那至阳之气方一上撞，却似有一股大力，硬把这股热气给逼了回来，白如云心中一动，遂再往上一提，那热气竟分为二股，往两处“幽门”穴中窜去！

白如云大吃一惊，慌忙吸气上提，却是晚了一步，只觉得全身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

他知道事情不妙了，方想往下压逼那股岔开的气流，可是愈来愈糟！

更令他惊吓的是，这一霎，两处症状，全都显明的现了出来！

白如云只觉得心口一阵隐隐作痛，同时背脊酸得几乎直不起来了。

而这突来的症状，更似电流一样，霎时传遍了全身，他就连再想下蒲团，已是办不到了。

这时他才知裴大希的言语不假，可是中魔已深，虽有倚天功力，却亦莫可奈何了！

白如云紧紧的闭住了双目，暗自提气调息，可是正因为他功力太强，受害也愈甚！

一个时辰之后，他竟变得全身冰寒，百骸尽酸，想抬一下手臂，都是万难了。

他张开了双目，但觉双眉之间，如同针炙似的刺痛，全身虽是奇寒砭骨，唯独眉心之间，却是热如火团一般。

他就在这又热又冷的外来侵袭之下，勉强又支持了半天。

可是到了晚上，他却完全瘫痪了！

所幸这蒲团是靠墙而设，白如云把整个身子，倚在墙壁边

他仍然紧咬着牙，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哼出一声，虽然他全身一点力也没有，可是他脑子仍然极为清醒，目光仍同往常一般的锐利！

他感觉很悲哀，因为死亡在威胁着他！

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乐于迎接死亡的，虽然“慷慨就死”和“从容就义”，自古以来留下了不少佳话，但这些大英雄们，也都是处于无奈的情况之下，才作这种光明的牺牲，否则，他们决不会如此轻生的！

白如云是顶天立地的一个英雄，可是在预知死亡的情形下，他也感到很悲伤。

如果他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绝症，那么在他心理上，也许并不会如此惊慌。

可是痛心的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而苟延残喘的目的，只是在等待死亡的来临。

虽然他不曾动过求死的念头，可是他却连想到这念头的力量都消失了！

## 第二十五章 心切救徒 远赴滇边

黑夜里传来了一片哭声。

那是墨狐子秦狸的声音，也只有他那破锣似的嗓子，才会发出这种声音！

白如云由半昏迷中惊醒，却见朦胧中，老道跪在自己身前！他哭得声泪俱下，白如云吃了一惊，挣扎了一下道：“老道！你来了！”

秦狸伸出颤抖的一双手，紧紧的握在白如云冰冷的手上，他颤抖着道：“小鬼头……可苦了你了！”于是他又放声的大哭了起来。他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打着滚儿。

那就如同是一个小儿，得不着糖饼时的神情，可是，也只有白如云才理解老道此时痛苦的心情。

他大哭道：“孩子！师父这回可害死你了！”

那种哭声，却是吓人已极，白如云在师父如此情况之下，也不禁勾起了伤怀，一时黯然欲泣。

停了半天，他才无力的道：“老道，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秦狸由地上爬起来，怔道，“你说什么？”

白如云盯视着这位生平传授自己绝艺的师父，一时不禁落下了两滴泪来。

秦狸和白如云相处了十余年，今天还是第一次见他落泪，他的嘴一咧，又哭了起来。

哭了两声，才想到，此时可不是哭的时候，当时忙用手掌，把脸上的泪抹了两把。

他抽噎着道：“小鬼头！你听我说，现在你可不许伤心，也不要多说话！”

他捍了一把鼻涕，接下去说道：“我老道就你一条命根子，你放心，我得想办法救你！万……万一是救不了你，咱们一块死……”

白如云不由颤抖了一下，正欲开口，老道却用手把白如云的嘴捂住了。

他流着泪道：“你不要说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裴大希已经告诉我了。”

白如云忽然张大了眼睛，老道马上接口道：“他也回来了！”

白如云讷讷道：“药呢？”

老道竟自咧口哭了一声，一面摇头道：“别提了……他没有成功。不过……”

他说着咬紧了牙道：“这是天罚我，我秦狸是打自己嘴巴，小鬼头，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白如云摇了摇头，秦狸苦笑了笑道：“我要去云南！”

忽然把话打住了，心想：“我可真糊涂，怎么能告诉他呢！”

他知道要是告以真情，以白如云个性，恐怕宁死也不会接受他们的施恩！当时转了一下眼珠子道：“去云南找一个老朋友。”

白如云这时，根本对一切都失去了指望，老道的话，他根本就没注意。

他眸子四下的流盼着，终于在一旁的椅子上，发现了裴大希。

他惊喜的叫了声：“裴先生！”

裴大希本在沉思着，方才一幕师徒痛哭的情景他几乎不敢看，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伤感！

此时白如云一唤，他才带着痛苦的微笑慢慢走了过来，他轻轻拍了白如云肩膀一下，苦笑道：“小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白如云低下了头，他在激烈的颤抖着。老道叹了一口气，责怪裴大希道：“现在你还怪他干什么？你……”

裴大希也似自觉不该，他紧紧抱着白如云肩头，叹道：“孩子，你也不要难受，你一生倔强，希望你能强到底……这事情，叫老道去设法！”

老道这时点上了灯，白如云遂抬起了头来，他心情已不如先前那么沮丧了。

使他兴奋的是，他最想看到的两个人，居然都在他眼前出现了！

他望着两人，唇角挂上了一丝笑容。

老道走近了，他道：“小鬼头，你是明白人，你现在的病情，是十分严重了，你要自己当心，从现在起，裴先生就在你身边照顾你。”

白如云动了一下嘴皮缓缓道：“家里呢？”

老道叹了一口气道：“唉，南水、北星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出走了，留下一个条子，说是找不着你，一辈子不回巫山。”

白如云怔了一下，老道苦笑一笑道：“现在也不知下落如何，我也没工夫找他们，又碰上了你这事……”

他紧紧皱了一下眉又道：“家里事，我交给关东双哑了。”

他说着忽然又想起一事，道：“啊！还有你判下的两个人，我都收押了。”裴大希在一旁听得模模糊糊，插嘴道：“什么收押？你们还管押犯人？”

老道苦笑一笑，现在他实在没心情再去谈这些，当时看了在裴大希一眼，道：“这是他的主意。唉！现在没工夫给你聊这些。”

裴大希虽然心中莫名其妙，可是也不便再问，当时皱了一下眉，说道：“来，老道！我们先把他慢慢弄到床上去，你也该去了！”

老道又擤了一下鼻涕，才点了点头。

于是两个人，一人抬一边，轻轻把白如云抬了起来，老道嘴里唠叨道：“轻点！轻点！我的大夫！”

裴大希冷笑了一声道：“我比你清楚得多，你快滚吧！”秦狸瞪了一下眼，别看对方是一个温文的老书生，却也是盛气凌人。

他们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打打骂骂也没什么，老道看了他一会，突地由一边椅子上，拿起了一个小包袱道：“好！我走了！”

白如云这时叫了声：“师……师父！”

老道就像触了电似的，他马上回过了身子，这种称呼，他好久没有听过了。

他走到了床前，黯然说道：“徒……儿！”

白如云伸出了一只手，老道忙也伸出了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块！

半天，白如云才微笑道：“你要早些回来。”

老道点了点头道：“是的！是……”

他的眼泪一滴滴，由脸上滑了下来，马上他又用手把泪擦干了。他偏头看了裴大希一眼，颇不好意思的笑道：“你瞧这孩子……这孩子……”

可是他的脸，并不接受他的伪装，说到后来，竟自变为哭容了。

裴大希十分了解这一对奇怪师徒的感情，他内心也十分难受，可是他仍装作笑脸道：“老道你快走吧！”

墨狐子点了点头，松开了白如云的手，对白如云点了点头道：“你好好休养，千万要听裴先生的话！”

白如云浅笑了笑道：“你去吧！我又不是小孩子。”老道红着脸，又

看了裴大希一眼道：“你看看……这孩子！”说着他径自向外去了，待行到了门口，却向裴大希招了招手！

裴大希忙出来道：“什么事？”

老道正色道：“郎中，我徒儿可是交给你了，要是我回来前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小心点！”

裴大希哼了一声道：“你去吧！要早去早回。记住那药，非三支不救，少了没用！”

老道点了点头道：“我走了！”他说着这句话，双臂一振，就如同一支箭似的，突地射空而起。

在夜空之下，这条身影太矫捷了，翻腾之间，已失去了他的人影。

裴大希看着沉沉的夜，感叹道：“好快的身手！看来，这孩子也许还有救。”

说着，他转身进屋，白如云的目光，仍向门口探视着，裴大希进来了，他问道：“老道走了？”

裴大希走近床前，点了点头道：“是的，他走了……”白如云怅然叹息了一声，道：“你这又是何苦？”

裴大希摇了摇头道：“什么事都应先尽人事才听天命。你不要太悲观，少说话为妙。”

他说着把灯拿到床前，仔细的往白如云脸上看了看，只见白如云眉心之间，已呈出显明的黑心状阴影，脸色青紫得十分可怕。

他摸了摸白如云的手，更是冷得可怕，裴大希心中吃惊不小。

白如云问：“怎么样？”

裴大希笑道：“还好。”

他把白如云轻轻翻了个身，口中道：“来，我先给你扎上针，要受点罪，你要忍着点，一会儿就好！”

白如云经他这么一翻，全身百骸，几乎都像要散了架一般，由不住痛得一阵疾颤，出了一身虚汗，可是他却连哼也未哼一声。

裴大希看在眼里，心中十分佩服，他一面打开药箱，一面笑道：“等你这次伤好了，我们好好聚聚！”

白如云忍着痛道：“怎么聚法？”

裴大希回头一笑道：“你不是住在巫山么？你要是不嫌弃，老哥哥我也要搬过去。”

白如云大喜道：“好！好！”

裴大希口中说着，心中却起了一阵莫名的悲哀，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所说的话是否能够兑现，因为他对眼前白如云所受的伤，内心所抱悲观的成份，比白如云更甚，只是他如今也只能这么说说来安慰他！

他把置好的针，一一上了药，按白如云全身穴道，全数插了下去！

白如云这么一个铁打的汉子，此时也不禁痛得哼出了声音。裴大希安慰道：“你要忍受着，上上针就好了！”说着，他猛然骈二指，在白如云后心“志堂穴”上一戳，白如云一声大吼，顿时就昏过去了。

大吼声中，裴大希这一支最紧要的尾针，已然全部刺了下去！

他知道这种痛苦，是白如云不能忍受的，所以不得不狠下心，先把她点昏了过去，才一一燃火上针。

这种“雷火金针”，为我国极具深奥学理的一种医术，有不可思议的功

效，裴先生一生之中，以此术活人无数，施时费心力已极，稍有一针扎错了地方，或是用药量不当，都关系着病人的性命，必须要全神贯注，一点也马虎不得。

白如云幽幽醒转，只见当空香烟缭绕，自己四平八稳的睡在软榻之上。

奇怪的是，全身竟有了些暖意，游目四盼见裴大希正自在蒲团上打坐，只见他通体汗下如雨，连短须上也沾了不少，可知他累得不轻了。

白如云没有叫他，这一霎时，他的心中想到了许多，他感觉到，人生是有温暖的。

他本是一个个性偏激的人，可是经过这将近一年以来的陶冶，他确是变多了。

尤其是这一霎那，他真正的体会到，人生是冷暖参半的，过分享受快乐的人，也必有过分领受痛苦的时候，只有平静的人生，才是真正合理幸福的人生！

他脑子想着这些，心情愈发平静了下来……

天空落下雨来，渐渐沥沥打在山林室顶上，他又想到了伍青萍。

这女孩子优雅的姿态太美了。

白如云想着：“她难道真的对我没有感情么？”

这问题在他来庐山以后，曾不止一次的想过，可是总是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可是这时想起来，却断定当初自己错了。

他想到了青萍对自己的每一句谈话，每一个动作……这些难道说她对自己没有感情么？

一个人在疾病之中，感情是脆弱的，也最爱深思，以往一些小的细节，在病床上，都会一一的回想起来，仔细检讨自己的错处、得失！

这时的感情，是最能谅人的……

白如云这时非不再恨青萍，反倒深深的责怪自己当初心太狠了。

他叹了一口气，把眼睛闭上，暗忖：“如果她能在眼前多好……”

“我一定要在她面前，当面向她赔礼，请求她的原谅，她一定会……”

可是他很快的又联想到了龙匀甫，暗忖此时二人可能已结婚了……

他想龙匀甫被自己打下山涧，虽是为哈家所救，可能也受了重伤，他对自己的仇恨，一定很深，那么，现在伍青萍要是嫁给他，也和我成了敌人了！

想到此，他感觉到内心一阵战栗，同时他似乎觉得，当初对龙匀甫不该下手太重。

俗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树立一个如龙匀甫这般的敌人，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我当时手下留情，只怕我早也就死在他的手中！这又如何能怪我呢？”

他反复的在脑中思索青这些问题，不知不觉东方已透出了曙光。

裴大希坐功居然也有了成就，一直近午时，才醒了过来。他走到床前，仔细看了看白如云的脸色，依然是白中透青，那雷火金针，除了为他带来暂时的温暖，似乎没有什么功效。

他不由皱了一下眉。为了能拖延这孩子的性命，他搜肚刮肠，想到了两种药，即由壁边拿起了一个小药锄，向白如云笑道：“我到后山找两种药，你好好休息。”

白如云茫然点了点头，看着裴大希颀长的身子出去了，他又把自己带入了恼人的痛苦的深渊之中。

上天要处罚一个人，最大的判刑，是要他有感情。这是真的！朋友，你相信么？

墨狐子秦狸关心爱徒过甚，一路上急如星火，登车乘船，不一日已来至长江一处口岸——九江。

这地方的确是热闹万分，酒店林立，处处都飘着杏黄色的酒旗，各式各样的杂耍玩艺儿，把几条街挤得满满的！

适逢炎夏，虽是热不可耐，可是这地方面临江口，倒有习习凉风。

老道牵着一匹白鼻黑马，这是他在途中以五两纹银买来代步的，他在九江市面牵行着，实在因为日来的疾行，竟顾不得吃饭，此时路过九江，见到了酒旗，不禁感觉到饥肠辘辘，遂决心在这地方用晚餐，顺便喝它两盅！

他把马拴在一棵老杨树上，过来一个伙计笑道：“道爷！我给您老牵马！”

老道一摆手道：“不用，我马上就走！你是干什么的？”

这伙计一怔道：“我？”

老道点了点，这伙计露出了黄牙，一笑道：“小的是酒保，道爷真是拿小的寻开心！”

他说着向一处用竹子搭成的小楼一指道：“九江万里春是有名的，道爷过去一尝就知！”

老道见到这竹楼就在眼前，就迈大步向楼内行去，那伙计在后面紧跟着，一直跟进到了门口这才大叫了一声：“客来！”

只把头一探，遂又转身跑出，继续又去拉别的的客人了。

墨狐子秦狸，见里面乱哄哄的，酒气肉香，混成一片，他猛吸了两下，一面口中大叫道：“快来人，我吃了还要赶路呢！”

几个伙计招呼这个，张罗那个，竟是忙得不可开交，老道叫了半天，只闻答应声，却是没有人过来，他不由搬了一张椅子，口中道：“道爷自己来了！”

说着走到酒柜前，见两个赤着上身的小子，正在一角斟着酒。

墨狐子见一边，有七八罐“老茅台”，遂顺手拿了两罐，他这一自己拿，才跑过来一个酒保大叫道：“喂！喂！怎么自己动手！”

老道一挑浓眉，正想大骂，忽然心念道：“我现在可没有工夫惹事了，还要赶路呢。”

想着咧牙一笑道：“你们不动，我再不动，那可委屈了道爷的肚子！”

一时逗笑了不少人，那伙计笑着把酒送到桌上，低头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老道笑了笑说道：“你别管了，快给弄一只棒棒鸡，四个臭糟蛋，再来五个馒头就没有你的事了。”

伙计一面答应着，心想：“当然没我的事了，再就是吃的事了。”想着含笑而去。墨狐子秦狸，等不及他拿碗来，先弄开了一小罐，口对口来了一大口，叭叭了两下嘴，叫了声：“好酒！”

这时酒保才把酒杯筷子送上，迷着眼笑道：“道爷今晚不走了吧？小店……”

方说到此，秦狸已大叫道：“走！走！我马上就走！你们还有热烧饼没有？”

伙计一怔道：“有！有！”

秦狸把随身一个革囊口张开，笑道：“给我装上二十个，都夹上肉。快！”

这家伙一摸头，心说：“这家伙真是一个霹雳火！”

想着，张罗着把烧饼一一包好，送过来时，老道又递上了一个水袋，龇牙道：“劳驾，给弄一袋子水！”

伙计一怔道：“是牲口吃？”

老道翻了一下眼道：“是你爷爷吃，知道了吧！”

伙计碰了一鼻子灰，掉头就走，心里气可大了，灌上水后，却在屋角里转了个弯再来，却在抹着鼻涕，心想：“我叫你骂人，给你加点作料。”

墨狐子秦狸接过了水，扔下一块银子道：“有多没有少！”

说着踏步出去了，谁知道这一会工夫，方才自己拴马的地方，已围了一大圈子人，里外三层，熙熙攘攘，锣鼓声响成了一片。

秦狸不由心中一怔，心想：“我的马呢？”

正在左右寻找，却见原先那个伙计由人缝挤过来说：“你的老马，我给牵到槽上了，这里来了卖艺的了，玩艺还真不错！”

老道挥手道：“快去给我牵来，谁有工夫看这个！”

伙计转身而去，只这一会，已是人山人海，老道行走江湖数十年，这一行的见闻可太多了，可这阵势还真没有见过，心中不由奇怪。他本是站在外面，此时被后面的人一涌，反倒挤进去了。这会里面锣鼓声响得震耳欲聋，四周观众更是嘻笑成一团，纷纷道：“小鬼有一套！”

老道一回头，正有一人扭脸道：“听说是找人的，那个稍矮一点的还有一点结巴！”

墨狐子秦狸听了也没有注意，一分两臂道：“借光！借光！别挤碎了我的烧饼！”

他这么一分，两边人立刻让开了一道沟，老道自言自语：“不怕你们不让！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锣鼓声忽止，一人脆声，还是秦腔高嚷道：“来至贵宝地！”

筐！筐！筐！三声锣鼓声。

“不是为别的！”

老道心中一愣，暗想，这声音怎样这么熟悉？当时还不容转身，却听见另一人哑着嗓子，也学样叫道：“来……至贵宝地……”

又是三声锣响，这人又接道：“不是为别的……”老道不由大吃一惊，猛转过身来，用力挤了进去，立刻他张大了嘴，心说：“原来是这两个小鬼，怎么会来这里卖起艺来了！”

原来场上卖艺人，正是北星、南水二人，他二人每人都穿着一件青布短衣裤，看来还是新制的。

场子里摆着一个兵器架子，上面有刀枪剑戟，二人每人一个小锣，正由不同方向转着。

老道气得翻了一下眼，往边上一站，心里暗忖：“我倒要看看你们搅什么鬼！娘拉个蛋！真作怪！”

这时场子上爆出了如雷的笑声，原来二人各自翻着跟斗，十分巧快，身形一定，锣鼓又是三声，南水接道：“只为找师父！”

北星结巴学了一句，配着锣声，南水才又道：“流浪到此地！”

北星立刻作了一个拭目的姿态，结巴道：“流浪到……到此地！”

这时四下又是一阵叫好，老道心里一酸道：“原来他们两个为了找小鬼头，竟沦落到如此地步，也实在是难得！”

想着却把身子又走近了一些，就听耳边有人说：“可怜！这两个小孩在九江卖三天艺了，天天都嚷着找师父，也不知道师父是谁？他真狠心，把孩子弄成这样！”

老道心中一动，看了看说话的是个胖子，这胖子一边说着话，一边由裤袋里掏钱，向外撒了一把，一面回顾他人，露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

墨狐子本想立刻把二小童叫住，此时不知怎么，反倒没有动。

二小童在场上又走了一圈，忽地把锣向地上一丢，却由架上顺手操了一个胡琴。

老道心中一动，忖道：“哟！他们会的还真不少呢！”

一念未完，北星已拉了起来，只见南水向四下抱了一下拳道：“在下南水，和我师弟北星，来至贵宝地，只为寻找师父，一时盘缠用尽，只好卖艺为生！”

他说着瞧了四周一眼，老道见二小童眸子深陷，短短两月来，想不到二小童竟自瘦成了这样，心中不禁又是一阵心酸。却听南水继续道：“我兄弟身上虽有些功夫，可是不瞒您说，这几天已经抖露得差不多了！”

他说着换了另一种腔调，道：“有人说了，说卖艺的，你们就这么点能耐，还能吃江湖饭么？”

北星忽地停下胡琴，怔道：“什么……南水！你说什么？”

南水正在卖弄口才，不想北星憨直至此，当时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四下立刻引起一阵笑声，有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北星有意做作，纷纷道：“有意思！有意思！”

南水显得有些不自在，把青衣袖向上卷了卷，又接道：“不是别的！我兄弟实在不是这块料子，有的功夫怕给师父丢脸，虽然会，也不敢使出来，好在各位大爷来此是取个笑……”

北星本是低头细细扭着丝弦，此时愈听愈迷糊，低声嘟囔道：“南水，说什么啊？唱呀！”

四下又是一阵笑声，老道也不禁眯缝着眼笑了，心想：“北星那小子，还是那个老样！”

南水回头狠狠的瞪了北星一眼，小声道：“你别说话！傻蛋！”

北星气得晃了一下肩膀，结巴道：“我不说……你说！”

南水气得跺了一下脚，赌气转过了身子，这时四下掌声如雷，还有叫倒好的。

南水望着四下苦笑了一下道：“我兄弟是个老实人，大家别笑他……”

说着又一抱拳道：“各位多多捧场，有钱帮个钱场，没钱的也别走，帮个人场。咳！等傻小子把丝弦拉上，在下就侍候各位一段‘臭老道’！”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愣，心想：“臭老道？这是骂我不是？”

四下纷纷叫着“臭老道！”“臭老道！好！”……秦狸只气得头昏眼花，心想：“好呀！你们两个小东西，居然把我编成歌来骂了。这我倒要听听！”

正想之间，只觉身后有人在扯自己衣裳，回头一看是那店伙，他龇牙笑道：“啊呀，我的道爷，让我好找，你不是要赶路么？怎么看上了！”

老道哼了一声道：“你把马给我拴回去，我一会就来。”这家伙看了场上一眼，这时正是南水仰天用茶润着嗓子，咕咕噜噜的，往地上一喷，北星

却递了一块毛巾，南水一面擦着，口中尚道：“用嗓子跟用力不同，要说这一段‘臭老道’还真费劲，词儿是我兄弟编的！”

说着回头用手指了北星一下，北星红着脸弯了一下腰，结巴道：“曲子是他……是他！”

老道看在眼里，恨得直咬牙，回头狠狠的瞪了那伙计一眼道：“你还不走等什么！”

这家伙缩脖子嘻嘻一笑道：“我也听听。”

墨狐子秦狸本就一肚子火，这时气得照着这个伙计屁股狠狠喘了一脚道：“你给我出去吧！听个屁呀！”

这一脚，把这伙计喘得一阵子啊哟，口中叫道：“唉哟！你这老道怎么打人哪！”

旁边有人接笑道：“所以是‘臭老道’嘛！伙计，你出去吧！小心挨打！”大家一起笑了。

那伙计自认倒楣，只气得跑到外面，用鞭子狠命抽马，算是报了仇了。

墨狐子忍着心中气，又回到场中，却见二小童算是交待完了。

北星这时把弦子拉得怪响的，不时还用上几个花腔，拉了一个过门，才见南水咧口唱道：

“臭老道！臭老道！”

个子瘦来样子老！

黑脸蛋，像地皮，臭道袍，不离腰，

只要一开口，

不是‘他妈’就‘他娘’！

我们受不了，谁也受不了！

唉哟哟！

谁也受不了……”

二小童插花也似的，在场子里交插着，这第一段唱完了，得了一个满堂彩，墨狐子秦狸气得咬牙切齿，心想：“娘的，你们不是受不了么？以后还有你们受的！”

气恼之间，第二段又开始，仍是北星操琴，南水在翻了一溜花肋斗之后，又开始唱道：

“臭老道，臭老道！”

兔子耳朵王八腰，

小眼睛，如绿豆，臭头皮，随处飘，

他不洗脸不刷牙，

我们受不了！

唉哟哟！

谁也受不了！”

立刻又是一阵如雷掌声，老道在一旁抱着双臂，只气得连连冷笑不已。

跟着第三段又开始了，接着唱的是：

“臭老道，臭老道！”

何必如此臭逍遥？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该专欺咱二小！

师父一出门，你就成老大，

又打人，又骂人！  
不像话，不像话！简直不像话！  
我们受不了，谁也受不了！  
唉哟哟！  
谁也受不了！”

唱完这一段，四下掌声笑声乱成一气，二小童双双向四面抱拳答谢。

墨狐子秦狸又向前凑了一步，这时南水弯腰道：“还有一段新词，我兄弟还没编好，等编好了再唱！”

他说着话，向四下看了一圈，正巧和秦狸的目光对了个正着，不由吓得一愕！

老道龇牙一笑道：“好啊！”

南水马转过了身，一拉北星道：“不得了啦，老道来了，快走！”

北星闻言更是吃了一惊，惊慌失措道：“哪……里？老道！”

南水回头指了一下，猛然回身就跑，北星也看见了，吓得把胡琴往地上一丢，倏地纵身也跑，顿时场上大乱。南水见北星一跑，连轻功也施出来了，一时情急也顾不了许多，跟着也纵身而起。

墨狐子秦狸大吼了一声道：“我看你们两个畜生往哪里跑！”

说着袍袖一挥，身形也自腾起，跟着二小童身后，一路穿房越脊，差不多跑了百数十丈，已跟在了二小童身后不远！

北星、南水想是自知跑不了，这时双双转过了身来，老道扑势太急，二小童这一转身，差一点撞了一个满怀，不由马上把身形定住了。

只见南水、北星气喘如牛，呆呆看着自己。墨狐子秦狸本想一抓着他二人，不说二话先暴打他们一顿再说，此时见了面，反而打不出手了。

当时望着二小童气得连声冷笑道：“你们跑呀！怎么不跑了？”

南水喘道：“你要追！”

北星一面喘一面接口道：“你……要追！”

老道大吼一声：“妈的……”

他忽然想到了二小童编的歌，不由突地把话忍住了，气呼呼的说道：“我当然得追！”

南水低下了头，小声道：“又……骂人了！”

秦狸“呼啦”一声跺碎了一片瓦，大骂道：“我就是要骂人怎么样？他娘的！他妈的！怎么样？我还能叫你们两个小王八蛋管着我？他奶奶的简直是气死人了！”

二小童知道这是秦狸在最暴怒的时候，可是惹他不得，弄翻了，可是不能想像的糟！

一时只有忍气吞声的低着头，老道又咆哮了一阵子，这时却由下面传出声音道：“房上是哪位大爷？怎么上了房子？请积点德，别把我们屋顶踩塌了！”

老道看了一下足下，声音放轻道：“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简直太不像话了！”

他说着一手拉一个，这时房下却也传出了大声的喝叫声音道：“太不像话了，你们想拆房子是不是！”

二小童对看了一眼，不由扑哧一笑，老道气得又是一脚，哗啦啦踩碎了一大片，跟着身形一起，已把二小童带着纵了出去！

三人隐隐闻得房下怪叫喧天，房主大声的喝叱之声，只是三人已走远了！老道一边夹着一人，兔起鹘落的一阵疾驰，已来至一处僻静的荒郊，这才把二小童放下，他指着一边的石块，气愤愤的道：“你们两个坐下！”

二小童互看了一下，各自落坐。

老道气得长长吐出一口气道：“你们在家骂我，就是打我，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是自己人嘛，一切都马马虎虎算了，我能装看不见就看不见……”

他用手按在胸口上，又一连喘了好几口气，又吐了一口痰才道：“真太不像话了！”

二小童知道主题来了，一个个噤若寒蝉，老道突然一掌拍碎一块石头，大叫道：“骂就骂吧！怎么能编成歌来骂？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唉哟……你们真要气死我！”

二小童有点惊慌失措，因为很少见过他还有这种表情，一个个睁大了眼睛。

墨狐子以雷霆万钧之势，目视这两只小麻雀，他似乎也觉得太过份了。

当时把声音又减小了一点，皱着眉毛道：“你们想想看吧！”

又停了一下道：“我见的小孩多了，我从没见过你们这么皮的！哼！这是皮？这简直是下流！没有教养！”

二小童又对看了一眼，这是他们第三次对看，也许他们认为以无言抗有言，才是有力的反驳！

秦狸愈想愈气，忍不住又大吼道：“这是谁的主意？”

南水咪咪的道：“什么……主意？”

秦狸大骂了声：“王八蛋！你娘的鬼主意！什么主意？我是问编歌的主意！”

南水被骂得脸色极为难看，干脆把头一扭，给他来一个不理！

北星同情心较重，凡是骂南水，就等于骂他一样，当时也把头转向一边去了。

老道猛然一个箭步，到了二小童身前，一抡双腕，把二小童给举了起来，往天上一举，叱道：“我摔死你们两个小杂种！”

二小童不禁吓得尖叫了起来，老道哪敢真摔，闻声不由厉叱道：“我问是谁的主意，他妈的！你们真会作怪，一个编词一个编曲子，你们还真有能耐，干脆进翰林院当编修好了！”

二小童在头上哀声讨饶，北星讷讷道：“大……大家的主意。”

南水也附和道：“对！对！大家的主意。”

老道气得啐了一口骂道：“就他妈两个人，还大家？大他娘的鸟！”

要在平日，二小童听到这种骂人的粗语，定是要还以颜色，可是此时老道还掌握着生杀大权，听了这话，虽是怒在心里，却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老道发了半天脾气，气也出的差不多了，把二小童往地上重重一放，冷笑道：“我让你们气死了，可真划不来！”

二小童见老道气消得差不多了，他们以素日的观察，对老道的看法是生气的初步是“沉默”，进一步是“咆哮”，再至顶点，就是“打人”或“杀人”了；可是气消时，“冷笑”是前奏，再就是“嘻笑”了。

所以老道此时这一冷笑，二小童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不由又对看了一眼。

南水最识时务，首先皱眉道：“师爷，何必呢？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呀，只是唱着玩儿的。”

北星搓着手，点头道：“是……是唱着玩儿的。”

老道一挑浓眉，遂又冷笑了一声，低声自语道：“哼！玩儿……这可真是好玩！”

当时凝目看着二人，见二人一副萎缩的样子，四条小胳膊又黑又瘦，想不到两个月的江湖生活就把一对粉装玉琢的孩子折腾成这样，不禁又加深了老道厌弃江湖的念头。

当时愤怒为同情取代，不禁气又消了一层，用手一指二小童道：“你们看看你们的样子，还像人不像，成什么德性了！”

二人各自互看了一眼，老道这一句话，倒给二人带来了伤感，一时只觉鼻子酸酸，眼睛湿湿，都不禁举起小手，揉起眼睛来了。

老道气全消了，嘻嘻一笑道：“得了，没打你们算是好的，你们居然还哭！不叫你们出来，你们偷跑，现在可尝到了滋味了吧！是不是？”

这一劝可更糟了，二小童竟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老道先是一个劲的皱眉，后来是又搓手又顿足急得直咧口道：“喂！喂！别哭好不好？”

南水停止了哭声道：“老道爷，师父呢？”

北星也问道：“师……父呢？”

北星不提则已，这么一提起师父二字，墨狐子秦狸顿时怔了一下，惊叫了声：“哎呀！不得了啦！”

他猛然往起一站，回头就走，二小童见此形状，不由吃了一惊，吓得也不哭了，各自跑上去，南水大叫道：“老道爷，别走呀！到底什么事呀？师父呢？”

老道闻言回过身来，怔了一下才道：“我只顾和你们两个说话，竟忘了小鬼头的命了！他……他……”说着竟哭了起来。二小童吓得顿时怔住了，隔了一会儿才问道：“怎么了？老道爷你快说吧！”

老道匆匆由身上取出了一整封银子，约有百两以上，往二小童面前一丢道：“这银子给你们，可别再卖艺了，快回去吧！”

二小童此时却不拾银子，一起扑了过来，各人扯着老道一只袖子，北星结巴道：“师父……师父呢？”

老道这才叹了口气道：“也罢，我就告诉你们吧，你师父现在走火入魔，命在旦夕，我去求药，还不知成不成。你二人干脆拿了银子，到庐山‘游剑峰’去找他吧！”

二小童一听，又大哭了起来，当时二话不说，把地上银子一捡，飞跑而去！

老道抹了脸上的泪，怅望着二小童的后影，低低念了声：“可怜的小东西！”

当时大袖一挥，腾身而走，已是失去了他的踪迹。

点苍山下，墨狐子左右徘徊！

他仰视着高耸入云的山脊，心中不禁为难十分，暗忖道：“我已当面羞辱了木苏，此番怎有颜面再去求药？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么！这可如何是好？”

他两只手互相扭着，发出了一阵阵咯咯骨响之声，前思后想，终不得一良策。

最后他跺了一脚道：“管他的，我就做一次贼，偷他个舅子一下！”

接着又在树下睡了个觉，候到天色渐渐晚了，这才把宽大的道袍，向腰

里掖了掖，自从那管“紫金旗”赠予爱徒之后，他就不曾用过兵刃，而他一双铁掌，亦足以傲啸武林。

一切归置妥当后，展出绝顶轻功，起落纵跃，如电闪星驰一般，一盏茶时间，他已登临到了点苍之峰！

一时只觉天风冷冷，吹得他衣襟飘摇不定，山峰上有点点灯火，就像秋江夜泊的枫林渔火似的，一点一点时明又暗。

老道左右顾视了一番，选定一处，身形倏起倏落的扑奔了过去。

这是一片极大的庄院，方圆绵延了半个山，四周的围墙高有三丈，上面都绕生着刺藤。

大门口，松枝油烟火把，袅袅上冒着黑烟，两扇石门紧紧关闭着，老道看了看，心忖：“这气派倒也较我们不弱！”

想着一晃身形，已到了大门口，见无一人，侧耳听了听庄内也是静悄悄的，他不由放大了胆，一长身，已把双手攀在了高高围墙之上，再向里面一翻，已如同一片枯叶似的，轻轻飘到了里面。

当他身形方定，却见里墙边上，拴着三四条同样粗细的网状银丝，上面吊着串串银铃。

墨狐子不由冷笑了声，忖道：“三百老人此举实在是多余，这种小聪明只能骗那些无知之人，对于技高之人，却是无可奈何！”

想着遂回转身来，见庄内老树如林，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树荫里道路纵横，倒也布置得幽雅，他不由看了看想道：“不知那三百老人藏丹之处是在什么地方？我且去找他一找！”

他可称得是“艺高胆大”，想做就做，兔起鹘落，又翻过了几处院落。

隐隐见眼前一处建筑精致的翠楼，楼内灯光闪烁，耀眼生辉！

墨狐子在顾盼之间，只闻身后冷笑了一声道：“什么人如此大胆？还不报上万儿来！”

墨狐子不由吃了一惊，蓦地回头一看，却见一个六旬左右的老人，身躯瘦矮，一身短衣裤，足踏芒鞋，正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秦狸不由心中一动，暗忖：“这人功夫不弱，蹑随我身后，我竟没有察觉，看来这地方，倒是能人不少！”

想着唯恐惊动了他人，不由微微一笑道：“你不要紧张，我和老木他们是老朋友！”

这人上前一步，仔细看了看秦狸，含怒道：“原来是个道人。你不要胡说八道，既是朋友，何故偷偷摸摸？你不知道，此时是五老炼丹紧要关头么？”

墨狐子心中暗喜，当时轻轻道：“来，老爷子，我们这边谈谈！”

他说着身形一晃，已飘出五丈以外，落向了一处草坪，这老人一怔。

当时跟着纵了过来，皱眉道：“道人的身手不弱啊！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老道吓唬一笑道：“朋友，你连我都不认识么？你这个老江湖可是愈干愈回去了！”

这小老头怔了一下，不悦道：“老夫金翅子苏元九，想道人也有个耳闻吧！此番为三百老人礼聘来此护丹。朋友，你要不把真实来意告之，可怪不得老夫无礼了！”

墨狐子一听这人报名，倒吃了一惊，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人物。

此人绰号金翅子，还有个拜弟人称银翅子车飞，在川西川北颇有名声，

外号人称为“金银双翅”，自己虽久仰他兄弟大名，今天倒是第一次见到，想不到三百老人，居然把他们给请来了。

当时暗忖：“既有金翅子，想必银翅子也在，要等二人合在一块，那就有些麻烦了！”

想着微微一笑道：“原来是苏兄，贫道久仰了！”

苏元九哼道：“道人，你来此何为？快快说来，如果是有急事求见木大侠，在下就为你通禀一声！”

墨狐子嘻嘻一笑，道：“那倒不必了。”

他说着左右看了一眼，心中十分焦急，金翅子苏元九见状顿起疑窦，不由冷笑道：“如此怨我无礼了！”

这家伙倒是说怎么就怎么，身形向前一窜，已来到了墨狐子身前，一伸手就是武林中惊人的“分筋错骨手”，直向墨狐子双肋插来。

秦狸正想先下手为强，把他给整治了，却不料对方竟是和自己打着同一个算盘，这一来倒出乎意料之外，当时浅笑了一声道：“来得好！”

猛然把身形向外一转，用“滚刺轮”的身法，把身子火速挪开，苏元九双掌递空！

可是金翅子实非弱者，双掌一递空，身形猝转，当空一错掌，口中也叱了一声：“朋友你出去吧！”

这一次却是用“翻云掌”，交互着把双腕递出，一掌握拳，一掌却是以“散掌”直向墨狐子后心击去，内力可是用得十足。

墨狐子冷笑了声，大袖向两边一挥，如同穿云野鹤似的蓦然腾空而起。

身形向下一塌，游掌进身，已袭到金翅子苏元九身后，冷斥道：“朋友！你还差点！”

他猛然向外一振腿，直向苏元九后桩上扫了上去！

这种内家功夫，果然与众不同，直把苏元九扫出了五六步。

还算他功力深厚，双腿上练过十年站桩的功夫，要不然，这一下只怕这老儿马上就落得双腿齐折。苏元九勉强站定，一时脸都痛青了。

他反臂现掌冷笑了声：“道人好功夫，请报个万儿吧！”

墨狐子见自己浸淫数十年的功夫，居然没有把他打趴下，心中也不由一惊，此时闻声扑哧一笑道：“金翅子，我看你是白活了！”

他说着一靠步，又已来到了苏元九身前虚一晃手，金翅子是惊弓之鸟，见状忙向外一侧身，可是老道的“护手功夫”已登峰造极。

这一势本是虚幌子，主要在于掩饰下面招式，苏元九这一侧身，正中秦狸下怀，只见他当空一挥长袖，两侧一进步，右手后甩，用“孔雀剔羽”的招式，内含“乾元问心”掌力，实实的攻出了一掌。

苏元九才一闪身，已知失策。

老道这一掌，来势还真猛，要想闪躲，可来不及了。

可是金翅子哪肯就此甘心，当时猛的一拧右腿，全身左旋，双掌合十，霍地向外猛力磕出去。

## 第二十六章 求药受辱二老拚命

这种“叩掌”之力，要是真击在秦狸背上，也不得了。

墨狐子秦狸一生见过大敌无数，岂能不知这一招的毒辣？当时只好把推出的掌势，向内一收，人却以“蜻蜓点水”的功夫，腾出了丈余！

苏元九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法，总算救了自己一命，可是老道这种身手，已把他着实给镇住了。

他翻了一下眸子又道：“朋友……”

可是老道这时心急如焚，惟恐惊扰了别人，那就白来一趟了。

所以想到此，恨不得马上作一个了断，偏偏这苏元九惹厌不已。

当时不等他说完，早又腾身向前，向下一矮身，用“金劈掌”向外一送，只听“哧”的一股疾风，猛朝苏元九当胸劈来！

苏元九闻声，吓得脸色苍白。

他知道这种掌力的厉害，江湖上会这种“金劈掌”的真还没有几人，想不到这道人，竟是其中之一，一时惊慌失措！

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好使出自己生平最厉害的掌力“混元劈空掌”，和对方一拚了。

他明知自己这种掌力，要想敌过道人的金劈掌，那是万难的。

可是，如不施出这种掌力，自己眼前只怕是死命一条了！权衡轻重，也只有咬牙一拚了。

这两种掌力甫一交接，立刻分出了高下，且没有什么声音，那苏元九却是一连后退了八九步，一跤坐在了地下。

他面色铁青，全身颤抖道：“道人……你报上万儿来！”

墨狐子冷笑了一声道：“苏元九，贫道与你无怨无仇，你非要与贫道为敌，说不得只有得罪了。贫道姓秦名狸，老朋友有个耳闻吧！”

苏元九哦了一声，抖颤说道：“墨狐子……”

秦狸已似一阵风似的飘到了他身前，手骈二指一戳，已点中了苏元九“志堂穴”，苏元九顿时昏迷了过去。老道皱了皱眉，把他夹起置于一暗处，因指力用得极浅，预料一个时辰后，定可转醒，倒不必发愁因此致命。

墨狐子迅速的料理了苏元九，惟恐他那位拜弟再来惹厌，当时一弓身形已用“平穿秋月”的身法，窜上了楼台。

他这时把丹田之气吸起，足下尽量的放轻，因为他知道室内五老无一弱者，只要出来一个，便是自己大大的劲敌。

想到此，哪里敢轻率从事！

上得楼后，鼻中已嗅到一种不知名的香味，隐隐由楼内飘出。

他吸了两下，已辨出是一种丹药的异香，心知那“冷玉膏”已成，定是无疑！

想着潜身而入，进入第一层门，只见内分两门，二门都是紧紧闭着。

可是二室却一暗一明，一间有灯光，一间却是黑沉沉的。

他悄悄的先到了那间有光的门侧边，耳听了听，内中传出“呼呼”之声，不绝于耳。

老道心里有数，看了左右一下，这门上虽有窗子，可是他却不能动，因为五老近在咫尺，只要弄出一点声音，那简直是糟透了。

想着绕到了侧窗，墨狐子这可真是艺高胆大了，只见他向上一长身，已

把双掌抓住了窗台，引臂弓肱，已看清了室内一切。

只见室中青烟缭绕，如不仔细看，还真是看它不清，他眨了眨眼，才算看出了一切。

原来室中是梅花形，分列五个大蒲团，当中是一个白铜三足鼎。

那蒙蒙青烟，正是由这鼎中冒出，而且不断的发出呼呼之声。

鼎的四周分坐数人，次序是木苏、水梦寒、星潭、哈古弦，还有一个秃顶的老人，老道看了半天才吃了一惊，心想：“这三个老儿真有办法，居然把五指山的无名老人给请出来了，久仰这老儿曾发誓不入江湖的，怎么会和他们合炼起药来了？”

可是现在也不是他想这些的时候，只见五老各出一掌，抚在那铜鼎上，不时的抖动一下。

而五人的头上，全部冒着蒸蒸如雾的热气，墨狐子一看就知是五人各以本身“三昧真火”，由掌心贯入铜鼎内，取热之故。

看情形，这一炉也炼得差不多了，暗算一下时日，应该已不止炼好了三炉了，那么，这些炼好的药，又都放在什么地方呢？

想着正想松下手来，到别室去找找，不想目光一偏，却见鼎边有一玉几，几上放着三个开口玉筒，每筒内都插着几支玉管。

老道一看见这个，顿时心中热念全消，只觉一盆冷水浇到了底。

手一松，人也飘了下来。想道：“妈的，原来药就放在旁边，这又如何去偷呢？”

想着心中可是大大的为难了，其他三人都好说话，只是木苏与哈古弦二人，当初他们是多么恳切的哀求自己，被自己一口拒绝，非但如此，自己更是说了绝话，曾谓至死也不会向他们讨药，此番自己又有何说词呢？

他想了足足有一盏茶工夫，才跺了一下脚，心中思忖道：“为了小鬼头的命，说不得只好厚一次脸皮了！我就舍一次脸，会会他们！”想着，仗胆走到了五老门前，又等了一会，这才伸手门上轻轻叩了三下。

室中立刻传出一声冷冷的声音道：“是谁？”

墨狐子方要报上名，那门却开了一扇，走出一个瘦长的老人，正是冤家路窄，这老人正是木苏，墨狐子秦狸不由怔住了。

木苏更是惊异地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秦狸红着脸道：“木兄，请外面来一下，贫道有几句话……说……”

木苏脸色冰寒道：“道兄有话，就此请说，在下此时可忙得很呢！”

他动了一下身子，讽刺道：“怎么，道兄就如此直接进来了吗？”

秦狸虽恨得牙痒痒，可是此时也只有忍着，闻言尴尬的笑道：“贫道晓得各位在此炼丹，不敢惊扰，所以我就直接进来了！”

他气愤愤的在心中想着：“你当初到我巫山来，又何尝通禀过一声？真是岂有此理！”

木苏冷笑了一声道：“贵客临门，怎可怠慢，道兄请坐，小弟嘱咐一下，立刻出来！”

他说着手向外面椅子上一指，墨狐子秦狸虽是气炸了肺，也只好装着微笑坐了下来。

木苏遂回身入内，隐闻室内传出阵阵笑声，似乎是木苏把老道来访的消息，当众宣布了。

墨狐子秦狸，这时心情简直是不可想像，他在椅子上直发愣！

有几次都想站起来就走，可是一想到白如云，他“走”的勇气立刻丧失了。

又过了一会，门开处，木苏和水梦寒二人相继踱出。

水梦寒远远一抱拳道：“墨狐子大驾来此，未曾远迎，请恕罪！”

秦狸苦笑着道：“二兄不要取笑了，贫道此来，实有事相商，尚请二兄玉成才好！”

木苏一摸头，装着大吃一惊的样子道：“唉呀呀！大名鼎鼎的墨狐子，还会有什么事来此求我们呢？嘻！”

水梦寒也嘻嘻一笑，说道：“这可不敢当……道长有话请说吧，我兄弟是洗耳恭听！”

墨狐子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二位不必如此对我墨狐子，只问一句行不行，要是不行，我墨狐子掉头就走，生死由命了！”

木苏嘻嘻一笑道：“老道！你还没说要什么呢，我兄弟又怎好答复？”

秦狸红着脸，咳了一声道：“以前贫道确实过于孤傲，以至……”

方道至此，木苏已哈哈笑道：“别提那件事了，没有你墨狐子秦狸，我们药如今还不是照炼么？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不要拐弯抹角了！”

秦狸低着头恨得直咬牙，闻言哼了一声道：“好！贫道请讨三支冷玉膏，不知二兄可肯赏脸么？”

他这话一说出来，木苏、水梦寒立刻对视了一眼，满脸鄙夷之容。

水梦寒哈哈一笑，道：“这真是笑话了，你墨狐子天下第一怪杰，还会用得着这种东西？哈……”

“不是我用。”说着又叹了一声道，“二兄请……”

实在是他一辈子，就没向别人如此低头过，因此羞辱得全身颤抖不已。

木苏早已把他恨之入骨，心存报复已久，此时哪里肯放过机会。

当时冷笑道：“道长你要多少？”

秦狸以为有望，不由汗颜道：“三支足矣！感恩不尽。”

木苏哈哈一笑道：“如果阁下不健忘，可曾记得阁下说过就是病死，也绝对不会向我等求药么？”

他说着话，脸上带出一副狰狞之色，墨狐子低着头颤抖不已，半天才道：“你给不给？”

木苏又是一阵狂笑道：“好大的口气，一要就是三支，这才是用丹不知炼丹苦，我兄弟守炉数月，才得为数不过十余支，你居然一要就是三支，莫不是作梦？”

墨狐子到此时，实在忍不住了，当时噙泪默默道：“徒儿你认命吧……老道是无法救你了！”

他想着不由仰起头来，双目中精光四射，哈哈一阵大笑道：“好！我墨狐子秦狸此番是自讨无趣。打扰了！”

说着向二人长揖了一下，转身就走，木苏倏地哈哈一笑，说道：“道兄，请返！”

秦狸绝望之下，闻声不由又回，实在他内心惦念着白如云太甚，为了这个徒儿，他已忍下毕生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

此时回过身来，但见他面色铁青，木苏含笑走上一步，说道：“道兄是真的要药么？”

秦狸点点头道：“墨狐子一生不打诳语，木兄何故多此一问？”

木苏脸色一寒，遂点头笑道：“好！好！待小弟回室取来！”

这时水梦寒在一边见状，不由大惊道：“老木！你要干什么？”

木梦回笑道：“秦道长求药，怎可不给？”

水梦寒立刻脸色一整，可是猛然想到，木苏一向的个性，就是对朋友，也从无这么慷慨过，更不要说是墨狐子了。

想到这里，只怔了一下，没说什么。

木苏遂笑了笑转身而去，墨狐子秦狸心中不由也是一怔，暗忖：“这老儿又闹些什么，我可不要中了他什么计才是。”想着双手前搭着，以防万一。

水梦寒这时却嘻嘻一笑，道：“道长你的好徒弟，掌中一管铁旗，威风实在比你当年犹有过之呢！”

秦狸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承蒙谬赞！”

水梦寒以手拈着颌下长须，又微微一笑道：“小徒龙匀甫，多蒙贵徒旗下留情，得保残生，我这做师父的，怎能不说一声谢呢！”

秦狸见他越说神态越是不善，这时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我也是太天真了，我师徒二人，都已与他们结下了怨仇，我居然还妄想来此讨药，所救之人，又是他们惟恐不能掌毙的白如云，这又如何可能呢！”想着脸上顿时蒙上一层愁雾。

他左右看了看，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只见侧门开处，那木苏竟自含笑而出，他手中拿着三支白光莹莹的玉管，正是秦狸渴求的“冷玉膏”！

墨狐子不由双目一亮，顿时心中一阵狂喜，由不住抱拳一拱，笑道：“秦某愧受！”

木苏微微一笑道：“小弟为了道兄，甘愿自己这一份不要，这份人情也要尽到！”

墨狐子秦狸倒想不出木苏竟自真的如此大方了，想必是怕得罪了自己，反正既受了他的药，自然谈不上什么仇恨了！想着不由忍辱笑道：“赠药之情，永铭五内！贫道有生之日，定当厚报。”

说着向前走了一步，木苏也含笑把药递过，秦狸正伸手来接的当儿，木苏却又把手收回去，墨狐子不由怔了一下。

他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容，收回了手，木苏却一笑道：“道兄可知道这药的用法么？”

墨狐子不由微微一笑道：“哦……知道、知道！”

木苏哈哈一笑，道：“道兄说来听听，这可是鲁莽不得呢！须知量多量少，都足可置人于死命呢！”

墨狐子秦狸心中一动，暗想这话也对，难得他如此关心。

他嘻嘻笑了一声道：“先以金药茶泡食盐水中，一昼一夜取出，敷于伤者前后心十处大穴。”

木苏笑道：“哪十处大穴？”

老道心说，你想考我，如何能考得住？当时笑道：“前为‘膻中’、‘中庭’、‘鸠尾’、‘巨阙’、‘分水’五处大穴。”

木苏一拱手道：“高明。后面呢？”

秦狸一笑道：“后为‘灵台’、‘志堂’、‘左肾门’、‘右命门’、再加‘气海’是也不是？哈哈！”

木苏心中一动忖道：“识此方者举世无几，想不到竟考他不住，看来借此羞辱他是不可能了。”当时连连拱手道：“高明之至！”

水梦寒也笑道：“了不起！了不起！道爷真高士也！”

秦狸也不知道他二人是什么意思，此时接下去道：“敷好后，待三个时辰，金药茶必呈焦状，是时取下，以此膏细细抹之，药色必成朱红，这时患者必有呕吐，可让其尽吐瘀血块！”

他顿了顿又道：“瘀血一尽，凉气已去，是时可以此膏加敷‘天、地二窗’，状如前，可看病情轻重，至多三昼夜，伤者必痊愈矣！”他微微一笑又道，“如有错处，尚请二兄有以教之！”

木苏又道了一声高明，才寒着脸道：“由此看来，阁下是用以走火入魔之患者了……但不知患者为谁？”

秦狸心中一惊，暗道：“好精明的家伙，我只报出用法，他就猜知是患何伤了。唉！我太大意了！”

可是对方既问，人家又肯赠药，我若连实话都不说一句，也太不仗义了！

想着脸色微红道：“木兄垂问，此人实是小徒！”

此言一出，二老全是一惊，互相对看了一眼，脸上惊异不止，各自哦了一声。

秦狸见他们竟带着笑容，心中虽不悦，可是受人赠药之恩，自不便发作。

说完了这句话，只是看着二人，木苏嘻嘻一笑，遂点头道：“原来是白少侠。可叹！可叹！”

秦狸低叹了一口气道：“这孩子自练‘两相’，以至如此！”

此言一出，二老全是一惊，因为，“两相神功”连他们三百老人，都从来不敢妄图习练，而白如云居然有此决心！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居然到了如此地步——因为“走火入魔”都是在成功之前的刹那，由于不慎才会产生的现象！

而白如云居然到了这地步，怎不令二老大吃一惊，万一这种“两相”让白如云练成了，只怕三百老人，也非其敌了。二老这么一想，怎不暗暗惊心呢！

所幸木苏早有城府在心，心中虽惊，倒不十分显在脸上，此时闻言，只点了点头道：“如此你快拿去吧！”

说着把玉管又递了过来，墨狐子秦狸早已不耐，见递过，口中说了声：“多谢！多谢！”

方要接过，不想那木苏又收了回去，却淡淡一笑道：“道兄真想要么？”

秦狸脸一红道：“自然是真的！”

木苏呵呵一笑，却把三支玉管揣入怀中，看了一边的拜弟水梦寒一眼，笑道：“你真想要，我还真不给你。”

秦狸立刻发指，大吼一声：“木苏你辱人太甚，道爷今天要叫你尝尝厉害了！”

木苏这时身形一晃，已飘出数尺，哈哈一笑道：“你真是作梦呢！别说是你那个宝贝徒弟入了魔，就是你家祖宗入了魔，你想要一点，给我木苏磕上三百个响头，我也不给你。”

他狂笑之声，震屋欲塌，目视着秦狸那种眦目欲裂的神情，丝毫不在乎的又道：“亏你还有脸来此，这药我就是烧了，也不会给你啊！哈！好不知趣的道人！”

方言到此，秦狸已大吼了一声：“木老儿纳命来吧！”

他身形往上一扑，已到了木苏身前，长臂一抖，用“分云爪”的功夫，

猛然朝木苏两肋抓去！

他这一招真是厉害到了极点！

可是这一式方递出，突闻得身后水梦寒冷笑道：“哪来的野老道来此撒野，你给我出去吧！”

墨狐子秦狸就觉得身后“志堂”穴上，一股冷风袭来，心知这老儿不是易与之辈。

当时只好一杀腰，用“平湖过桨”的身法，倏地把身子低迈了过去。

就势一腾身，已由窗中飘了出去，身形一落地，大吼一声道：“两个老儿出来，今夜老道要见见你们！”

话尚未完，木苏和水梦寒，早已双双飘了下来，二老身子几乎是同时落下，月夜之下，飘飘欲仙！

木苏微微冷笑道：“秦狸，你不要怪我做事阴损，你只要想一想，那日我苦苦哀求你时的神情，又和你今日的感慨，有什么分别！”

他微微一笑又道：“我要是你，掉头就走，还有什么脸在此取闹，你真是太不自量了！”

墨狐子一张老脸，为他说得青一阵红一阵，所幸是月夜之下看不真切，否则真是无地自容了。

木苏冷笑了一声，又道：“今夜你要拚命，我木苏倒也愿意奉陪，只是恐怕四老不依。老道你是聪明人，你自信你能以一敌四么？哈！好糊涂。”

水梦寒这时长身，已坐在一截枯树枝上，闻其拜兄言后，嘻嘻一笑道：“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奉陪！”

墨狐子秦狸这时只觉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哪里还顾得许多，闷吼了一声：“我看你往哪里逃！”

他向前一垫步，竟用“前后虎掌”的功夫，连环击出了两掌，直向木苏前胸两处大穴上击去，木苏见老道这一拚命，心中也自吃惊！

当时身子向后一仰，用铁板桥的功夫，向后就倒，墨狐子秦狸倏地一收双腕，身形猝然一矮，双手“野马分鬃”，照着木苏两肋就插！

要论功夫，二人原本就差不了多少，只是一人拚命，万夫难当，墨狐子这一情急拚命，无形中加了十成威力，木苏自然相形见绌了！

墨狐子秦狸所炼内功，名谓“三煞”，这种功夫，就连三百老人也无一能敌！

此时秦狸这一招，竟自把“三煞”的内劲，提贯双掌，向外一逼，木苏直觉透体如焚。

他猛然由地面上“鲤鱼打挺”反窜而起，同时衣袖大挥，用“铁排风”的袖力向外一抡，划起了一道尖风！

二老这一动开手，简直是异俗流，只见满院人影晃动，时上又下。

往往二人只虚点一招，即速分开，看来直如孩提游戏一般，实不知这才是奋力的拚杀！

二人身形似流星奔月，呼呼的掌风之声，扫起了满天枝叶！

这一场龙争虎斗，真是看得人好不惊心动魄，水梦寒自始至终，都坐在那截枯枝上，目视着二人这种厮斗，面上频频作色！

按规矩，他们三百老人，行事只出一人，另二人决不插手其间！

可是他此时目睹着这场恶斗，竟有好几次忍不住要腾身而下。

可是每一次，木苏总能化险为夷，这场厮杀，可真是近百年以来，武林

中少有的情况，怎不令人看得心胆俱寒！

老道此时可谓之是集“失望”、“忧伤”、“悲伤”、“仇恶”、“惊恐”于一身，动上手真恨不能将对方一掌毙命！

偏偏木苏这位百龄老人，一身武功已入化境，又岂能令墨狐子秦狸得手？

两位怪杰一凑上手，霎时就是百招以上，仍然看不出何方有败象。

这时丹室中三老，久候二人出去竟不返来，不由相继外出，俱都在凉台上排开观战，见此情形亦都连声惊叹不已！

这时木苏用“蚱蜢振翅”，用云袖扫秦狸后胯，秦狸向前一抢步，却以“双贯掌”直打木苏左心！招式一打出，倏地又收了回来！

因为高手对招，并不一定非要动招式打出去，往往只要一比划，就知对方是否可招架，所以等进打出，就可另换别一招了。

可是如果一见对方不行，这种虚招也马上就可化虚为实，一样有极大威力，端的不可轻视！

二老此时，全是心急如火，老道是不用说了，木苏却也因为围观多人，自己不能取胜，脸面无光，再者炼丹时间已到，多耗一时，等一会要多耗一分内元，其他四老亦如此想。

所以，木苏更是心急如火，偏偏老道功力深厚，有几次都险些伤在了他的掌下，如此一来，木苏怎敢不提高警觉小心应战？

一旁观战的四人，全是心急如火，偏偏二人打个没完！

那位无名老人来此已是不易，再要让他多耗精力，自是不愿！

这时，只听他哈哈一笑道：“二位仁兄要打，等三月之后这炉药炼成再打如何？此时却是不可！”

不想他这些话，等于白说，因二人正打得难分难解，无暇它顾，他不由白眉一剪，哼了一声。

这时木苏却腾身而起，以“飞鹰搏兔”的手法上击墨狐子顶门“百汇穴”。

墨狐子却是下矮着身子，以“拨云见日”的手法猛贯木苏小腹！

二人这一招，可是厉害到了极点，旁观之人看到此，都不由吃了一惊！

那无名老人，却在这时一声长啸，只见他那灰白的人影一闪，已经到了二人之间。

这位少涉武林的怪客，猛的施了一手“炸手”，双手一合再向外一分，二老无防之下，如不避让，当场就得受伤！俱不由各自叱了一声，一上一下倏地分开了数尺！

墨狐子暴怒之下，一打量来人，不由怒哼道：“原来是无名老兄，贫道行走武林数十年，最忌别人干涉我的事……你还是闪开了！”

无名老人嘿嘿一笑道：“牛鼻子！此时可不是你们打架的时候。要打，等丹炼好了，你们都死了，我也不管！”

这时木苏却为水梦寒劝在一旁，只有星潭和哈古弦，二人旁观在侧一言不发。

星潭很少这么冷静过，这位老婆婆一生嫉恶如仇，尤其是不讲理出了名，你道今日如何眼见拜兄和人厮杀，她却如此冷静，而无动于衷呢？

实在她未能忘怀和老道少年时的那一段情意，她只是默默的在一旁看着。

琴魔哈古弦更是两面为难，三百老人对他不恶，而老道和他比邻十年，虽然一度闹得不快，可是那只是一时意气使然，谈不上什么仇恨，在如此情

形之下，他也只好谁也不帮了。

这时无名老人这一出面，二人都不由一惊，老道听了无名老人这番话后，哈哈一笑道：“这其中没你的事，我和木苏之间是死约会，我们是不死不散！”

他说着向前一纵身子，已扑到了木苏身前，大喝道：“木老大看掌！”

向前一递掌，以“海底针”猛打，木苏狂笑一声道：“道人你要拚命么？”

他向后一仰身，却用“铁扫帚”的功夫，扫出一条右腿，直向老道双腿扫去！

也正在这时，那无名老人一声长笑道：“牛鼻子不识抬举，看掌！”

这位不知名姓的前辈老人，在疾怒之下，向前一窜疾伸瘦爪，用“白骨鬼爪”的功夫，直向墨狐子后心猛抓了过去！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名老人爪力施出，老道事实上已成了两面受敌之局！

可是，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尖啸，无名老人与墨狐子秦狸之间，霍地飞坠下一人。

这人以一双鬼爪，猛地向无名老人双臂上搭了下去，同时一声尖叱道：“不可如此！”

无名老人不由疾往回一撤掌，各人也都于惊怔之间，全部住手。

再看时，那落下之人，竟是星潭。

无名老人一生从未被人如此扫过面子，此时不由脸色一寒道：“星老这是怎么说的？”

木苏和水梦寒也全是一惊，他们想不到，这位老妹子，居然帮起人家来了！

此时见状，俱是一怔，水梦寒颤抖道：“三妹，你疯了吗？”

木苏也直翻着眼皮，墨狐子秦狸却是默默站在一边，他不敢看星潭的脸！

星潭这时嘿嘿一阵怪笑道：“你们不把药给老道，可以，也应该！这是老道应得的报应，谁叫他当初那么骄傲，那么不识抬举呢！”说着话，那双如电似的眼光，向墨狐子脸上扫了一眼，脸上冷阴阴的！

老道真不敢看她一眼，只是低着头。

星潭又冷笑了一声道：“可是你们若因此要他的命，我可是不依！大哥一人对付他，谁死谁活都认命，可是无名老儿横加插手，却是令人看不惯，尤其有失身份，我老婆子是第一个看不顺眼！”

水梦寒不由一惊，他知道无名老人可不是好惹的，自己这时正是用人之际，和人家说好的还来不及呢！怎可得罪！

无名老人这时闻言脸色通红，哈哈大笑道：“星老说得极是，如此老夫不才，倒要向星老讨教了！”这老人说话之时，目光之中，射出锐利的精光，令人不敢逼视。

他向前走了一步，方一抱拳，只听见又是一声大笑，呵呵地道：“好家伙，这叫群英会。真热闹！”

众人看时，却见是一边的哈古弦，他笑嘻嘻的走下了台阶，一面叫道：“算了吧！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呢？”

说着他向墨狐子一抱拳道：“得了！你这罪魁祸首请吧！你还真要拚命呀？算了，一切都看在哈老头份上吧！”

秦狸冷笑道：“木苏欺人太甚，贫道要向他还个公道。”

星潭往他脸上看了一眼，却是欲言又止，木苏最怕这位老妹子，此时见

秦狸向自己讨战，她都没说话，可见自己说话也无妨了。

当时冷笑道：“谁还怕你不成？来！我们这边来！”

说着正要闪身而出，却又闻得星潭一声怪叫道：“住口！”

木苏一怔，心想：“今天是怎么了，这位老妹子当真是想着她的老情人呢！”

想着不由停住了步，面色颇为不悦，星潭啧啧一笑道：“我也知道，我们这三百老人是面和心不和，今天有无名老人和哈老头二位在场，我不妨把话说清了，大哥你要是坚持与他为敌……”说到“他”时，用手指了老道一下，又接道：“从今日起，三百老人就成了二百老人，除了我这一号好了。”

此言一出，全场震惊，秦狸万想不到，星潭会如此对自己，一时不禁呆了。

木苏又气又惊，抖声道：“三妹……你太任性了。”

水梦寒也道：“你这是何苦呢？”

无名老人直翻白眼，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哈古弦却是怪笑连声。

星潭冷笑道：“这一切，全看大哥你了。”

木苏正自举棋不定，却不料墨狐子一声长叹，走了出来，他四下一拜道：“各位不要为贫道一人失和，今夜打扰，实在内愧。”

他向星潭看了一眼，苦笑道：“星姥厚情，老道永铭五内，至死不忘，只是三百老人，武林佳话，万万不可为贫道拆散，尚请星姥三思，贫道有急务在身，五内如焚，就此告辞了。”他说着，霍地一挥大袖，以“潜龙升天”的轻功绝技，拔起有五六丈高下，只一闪，已消失在楼阁之后，眼前如许高人，竟无一人看清了他是怎么走的，都不禁心中折服不已。

星潭一见此情，不由怔了一下，遂高叫道：“道长请返！”

她猛地腾身欲追，却闻得哈古弦大笑道：“哈！星老婆子还真多情呢！”

星潭上了房，见已失了秦狸踪影，再听见哈古弦的话，不由丑脸一红，一回身又飘下了地，狠狠的瞪了哈古弦一眼，一言不发，扭身进入楼中。

墨狐子秦狸疾怒之下，又羞又恨，施展了一身功夫，直向庄外飞扑而出，身形之巧快，直如星飞电掣，只几个起落，已出去了百十丈以外。

他回身看了看，并不见一人追来，这才稍微安了些心。他痴痴的站立当场，心中忖道：“想不到星潭会对我如此……唉……”

一个人一生叱风咤云，对任何强而有力的局面他都不在乎，可是突然，他被人怜悯和可怜，这会令他很羞辱而感到不习惯的。

墨狐子这一霎那，就颇有这种感慨，虽然星潭对他是出自真情，但老道仍有“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他望着沉沉的黑夜，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小鬼头……可怜的徒弟。”

他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原来不知何时，竟流下了两行泪来！

怀着满腔热忱而来，如今落得失望而返，这还不说，主要是“冷玉膏”未到手，白如云命已无救，这致命的打击，怎不令墨狐子一时伤心欲裂？

他想再回去偷，可是他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星潭的出现，更令他大大的感到不适，他想那一种感情，已经过去了，如今可以说完全失去了建立的价值，能够避免还是避免的好。

他又想到了木苏说的一切，不由重重往地上跺了一脚，喝道：“我至死也是不能回去求他……何况那也是没有用的。”

想到了这一切，他只好失望的又叹一口气，正要腾身而去的当儿，忽然

身后一阵疾喘之声，墨狐子回头一看，却见一黑影如飞而来，喘息十分急促，霎时已扑过来了，老道不由吃了一惊，身形一闪，低叱了声：“谁？”

这人突地往前一纵，已来至墨狐子跟前，她喘声道：“老道，是我……”

秦狸一怔道：“小敏！你怎么……”

来人正是哈小敏，她自从被星潭掳来之后，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哈小敏左顾右看了一番，才轻声道：“老道！你来干什么？小云哥呢？”

到了这时她仍未能把小云哥忘怀，每天都盼着他来，可是白如云却音信杳然。

墨狐子一听她问到了白如云，不由举了一下袖子，在眼角上抹了一下。

哈小敏立刻警觉了，她吃惊的道：“小云哥怎么了？难道……”

老道放下了袖子，仔细的注视着哈小敏，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暗忖：“我又何必令她伤心，我都没有办法，莫非她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告诉了她，顶多她还是去向她的父亲要，可是，哈古弦生平小器成性，就是要了他的命，也别想让他送药，更别说是送给白如云了，反而令他耻笑一番！”

想到了这些，老道苦笑笑道：“没有什么……他很好！”

小敏怔了一下，皱眉道：“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

她那双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在听白如云并无意外之后，不禁涌起无限伤心。

她紧紧的握着小拳头，抖声道：“老道，他为什么不来我看我？莫非他真的不喜欢我，他好狠的心！”

老道不由也怔了一下，他此时心乱如麻，哪里有工夫听哈小敏诉苦。

当时叹了一口气，急道：“唉！你不懂！你还小！”

哈小敏不由冷笑了一声，激动的道：“我为什么不懂？我什么都懂！”她大声叫道：“我不小了，我今年已快二十了，我也不过比那位青萍小几个月，为什么她不小而我就该小？”

老道一时也不知道怎么答复这个问题，而且哈小敏的脾气，令他愕然。

他惊得退后了一步，可是哈小敏气仍未尽，她流着泪大声叫道：“你们师徒都是一个论调，动不动就是我还小。哼！”哈小敏这时伤心已极，她往地上跺了一脚，道：“用不着装……我都知道！”

她冷笑了一下，用手擦了一下眼睛，伤心化为愤怒道：“我本来以为你是最喜欢和同情我的，今天一看，我算凉了心了。”秦狸叹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哈小敏一摇手，娇嗔道：“不要说了，算了！”

除了白如云以外，还真没有第二个人，敢对老道发脾气。这真是奇闻，一时连老道也怔住了。

哈小敏上前一步，流着泪冷笑道：“你们的好计啊！哼！哼！”墨狐子本已悲心欲死了，再加上这位小姐糊里糊涂的发脾气，简直弄得六神无主。

他翻了一下眼皮道：“什么好计？”

哈小敏又冷笑了一声道：“什么好计？！哼！你以为全天下，就你们聪明，别的人全都是傻瓜？”

老道浓眉一皱，哼道：“你怎么了？发什么脾气？”

哈小敏笑了笑，道：“发什么脾气？我哪敢发脾气！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把话转告白如云！”

老道怔道：“转告些什么？”

哈小敏失去了笑容，语音带悲道：“你们真是太聪明了，你们以为这么

做，就可把我甩开了是不是？”

她伤心的落下了两行泪，咬着嘴唇发了一会恨，才又道：“你们以为把我往姓龙的怀里一推就没事了？哈！”

她还笑了一声，老道简直莫名其妙，哈小敏笑了一声又道：“小云哥真是太聪明了，其实他用不着如此，我……我……我……”

她低下了头，又慢慢抬起，泪光晶晶的视线，向墨狐子盯着道：“既然他这么讨厌我，我也不再缠他了！”

她脸红了一下，才发现这话说得太坦白了，可是话已出口，她顿了顿道：“我也知道，爱是不能勉强的，一个人不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她不禁又抽噎了起来，老道虽是失望痛心之余，见她如此，不得不安慰一下。

当时走上了一步，轻轻搂着小敏的肩膀，苦笑道：“么女儿你别难受，你完全冤屈了小鬼头，他怎是那种人呢？”

哈小敏不由一翻身趴在老道怀里，失声痛哭了起来。

她实在太伤心了，老道皱着眉，也没有劝她，他知道这姑娘这几个月，心情是不会愉快的，干脆就叫她哭个够，想着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哈小敏哭了好一阵子，才由老道胸前慢慢地抬起了头，抽噎道：“算了！算了……我还哭什么呢？我心已经凉透了，像一口古井！”

要是平日，墨狐子听到了这句话，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是今天他却笑不起来了。

他皱眉道：“怎么会像古井？”

哈小敏脸一红，睨了一眼道：“老道，你别逗我，人家是真难受，不是说着玩的。唉！”

说着她又长叹了一口气，才期艾的道：“我的个性你老人家是知道的，别看我平日嘻嘻哈哈的，其实我是真有心！”

老道啊了一声，哈小敏又接下道：“我刚才已经说了，爱是不能勉强的，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去爱第二个人，因此，你们放心，我决不会和姓龙的结婚，你转告小云哥，叫他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要人可怜的！”

她说得很急，如炒蹦豆似的又接下去道：“还是那句话，我也不缠他了，叫他好好安心的去追伍青萍去吧，再说一句，他们两个倒蛮配的，而且伍青萍也很爱他，一定能成功。”

她咬了一下嘴皮，顿了顿又道：“言尽于此，我走了！”

说着一转身纵出了四五丈以外，正要飞驰，老道不由大叫了声，“么女儿！”

哈小敏回过头来，皱一下眉道：“以后不要叫我么女儿了好不好，硬是给你叫小了！”

老道心乱已极，茫然点头道：“好……好！”

哈小敏这一会，倒似满镇定的，她又翻了一下眸子道：“什么事呀？我还有事呢！”

老道叹了口气道：“我心里有事急得很，来不及和你详谈，可是你一定要相信，小鬼头决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其实他对你……唉，现在也别谈了，反正都晚了。”

哈小敏哪知老道所谓“都晚了”是指白如云命已不保，还只当是说和自己的一切都已晚了，可见他已和伍青萍成了定局了。

当时怔了一下，更加伤心不已，此时冷笑了一声道：“本来是晚了嘛，那你还叫我干什么？”

老道张着嘴怔了一下，才道：“我是问你准备怎么样？”

哈小敏差一点流下泪来，可是她仍然装出一副笑容道：“我？你放心好了，爸爸会照顾我的，我一个人也很快乐。”

老道点了点头，低声道：“乖孩子，好好……一个人不要伤心，要知道伤心对身体不好的。”

小敏哼了一声，心想：“这还要你说吗？”

当下苦笑着点了点头道：“好了，我走了。”

老道又急得“喂”了一声，小敏又转过身来道：“还有事？”

老道颓唐的摇了摇头，又挥了挥手道：“算了，你走吧，永远不要找我们，你会忘了他的。”

老道这几句话，本是心痛爱徒，又惜佳人，语重心长的话；可是哈小敏听来却更是冷到了家，她茫然点点头道：“你放心！我不会去找他了！”

说着，气得转过身三窜两跳就没影了。老道怅惘了一阵子，心中是说不出的味道！他叹息了一声，遂转身而去，又扑奔了一阵子，才算出了三百老子的庄子。

墨狐子这一霎，真像是丧失了灵魂一般，足下是有一步没一步，直向山下荡去，差不多走了一个时辰，才算到了山脚下。

墨狐子行到了市街，心中暗想道：“我怎可这么就回去呢？我那可怜徒弟的命，不都在我手中么？”

他想到这里，心中不由犹豫了起来，方才是一怒下山，可是此时一冷静了，才发现到“意气用事”有损无益。

## 第二十七章 娇娃助阵深入虎穴

墨狐子不由又想到，如果真能讨到药，救活了徒弟的命，那虚伪的名誉又值什么呢？

如果这名誉，是为救自己的命而舍弃，那老道是不会做的；可是却是为了救白如云——这个占有他全心的爱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想到此，他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暗想：“我真是……当时是应该厚着脸皮向星潭讨的，她一定会给我的，可是我只为了自己的自尊心……”

想着，不由重重的拍了一下巴掌，深深后悔不已。

这时跑过了一个人，匆匆跑到了老道眼前，他躬下了腰，看了墨狐子一阵道：“道爷！天这么晚了，你下店吧？”

伙计说着话，回身指了一下对街“悦宾老店”的招牌。

墨狐子皱眉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

说着沮丧的跟着这店伙前行。这是一幢不十分讲究的木楼，由于年久失修，油漆多已剥落，几扇窗户在夜风之下，不时叭叭的打着，店中人竟没想到去关一下，可见生意不好！

店前古槐树上，拴着一匹雪白的大马，马背上盖着一条毯子，那马不时的低头打着喷嚏，地上有三捆干草，供那马嚼食。

这店铺竟穷得连一问马槽都没有，店伙匆匆领着老道入店，用手指了那马一下笑道：“刚才来了个女客……骑马带剑，八成是个女侠客！”

老道只看了马一眼，对于店伙这句话也没十分留心，二人进店之后，堂屋里撑着一只羊角灯，三四张八仙桌，歪七扭八的摆着。

一个全身黑衣的姑娘，背朝着老道，正在用膳，老道一进门，就怔住了。

他吃了一惊，忖道：“原来是她，怎么她也来啦！”想着先坐下，对店伙道：“给我来壶酒，四个馒头，随便弄两样小菜！”

伙计走了，老道又看了这姑娘背影一会，这才轻轻一叹道：“伍姑娘，你也来了！”

那少女正在暗思之际，闻声一惊，忙回过头来，这才惊喜叫道：“啊！老道是你！”

“是我！你过来坐吧！”

伍青萍点了点头，遂转坐了过来。老道长叹了一口气，正想这话不知应从何说起，不想青萍苦笑笑道：“白如云的事，我都知道了。”

她目光之中，隐隐现出些泪痕，老道啊了一声，皱了皱眉头道：“哦……你怎会知道的？”

青萍又苦笑笑道：“在九江遇到了南水、北星，他们告诉我了，说你是来云南讨药……”

说着她眨着一双大眼睛道：“怎么样？要着了没有？”老道叹了一口气，沮丧的摇了摇头道：“唉！别提了！”青萍不由惊骇得道：“没有要着吗？”

老道点了点头，遂又叹道：“你先别急，我们坐下再谈，好歹这事，是非办成不可！”

青萍这才怅然落坐，接口问道：“怎会没有要到呢？难道说三百老人连你老人家的面子都不给么？”

墨狐子摇头道：“这里面原因你不明白。”

青萍这时脸色苍白，道：“我自二小童口中听到了这消息，真吓坏了，

本来想到庐山去看他的，可是一酌量，还是到这边来，而且救命要紧，我就先到点苍山来了，想不到遇到了你老人家！”

她说着脸上还带着些红晕，当然一个大姑娘家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忧心，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

老道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也别不好意思了，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如何尽力，把他这条命救过来，至于他好了以后……”

墨狐子又叹了口气道：“姑娘如果真心爱他，你们就成婚吧，他是真爱你！”

青萍不由面色通红的低下了头，她眸子内本转着一眶热泪，此时，更是滚滚欲坠。

老道见她居然没有反对，不由心中一喜，登时笑道：“姑娘！如果你真心想救他，这倒是不难，只不知你肯不肯？”

青萍猛地抬起了头道：“怎么会不肯呢？”

老道大喜，看了左右一下，这时伙计见二人竟是朋友，似乎惊奇不已，把杯盘端了过来，老道的菜也一一上了来，这才退下。

老道待店伙退下之后，喝了一杯酒，才叹道：“你方才不是奇怪，我为什么连一点药都没有要来么？我说原因给你听听！”

说着遂把当初和哈古弦被关在石牢内，木苏如何求自己合炼此药，被自己拒绝的情形一一道出，并把这次如何受辱而返的情形也谈了一下，只是对星潭出面说情一节却是省了！

伍青萍听后这才点了点头，伤心的道：“这么说，求药还会有什么希望呢？”

老道叹道：“本来是如此，我本来预备休息一夜，明天再上山试一试，可是那也没有什么希望。”

说着他又笑了笑，轻轻拍了一下桌子道：“可是遇到了你，难得你还是专为此事而来，只要你肯出力，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伍青萍愈发不解道：“我又能够如何？”

老道吃了一口菜，又一仰脖子干了一杯，这才含笑点头道：“你忘了龙匀甫么？”

青萍脸一红，遂低下头小声道：“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老道哈哈一笑道：“关系大了！”

青萍秀眉微微一蹙，问道：“和他有何关系？”

老道低下头，小声道：“你忘了，那龙匀甫不就是三百老人的徒弟么？”

青萍点了点头道：“是呀！”

老道又笑了笑：“他就住在山上，你知道三百老人只有这么一个徒弟，很疼他。”

青萍脸又一红道：“疼他又能怎么样呢？”

老道咧牙一笑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青萍摇了摇头，老道又喝了一口酒才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姑娘去找他，必定蒙其接待，便可从龙匀甫身上下手，或见机行事。”

青萍不由低下了头，暗忖：“老道的话说得不错，要想救白如云，似乎也只有如此了！”想着抬起了头道：“我说这种行为，可太卑鄙，不过为了救他，我自有办法。”

老道皱眉道：“不过事不宜迟，姑娘要快快从事才是！”伍青萍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明天一早我就去，老前辈，你还是回去照顾他好了！”

墨狐子秦狸摇了摇头道：“小鬼头有裴先生照顾，你一个女孩子办事我真不放心，我还是候在这里，万一出事，好有个接应。”

伍青萍想了想道：“好吧！”

老道暂把这桩心事放开，叹了一口气道：“要不是遇到你，我可真是一筹莫展了。不过姑娘行事要小心，那三个老东西，可不是好对付的，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糟了！”

伍青萍摇了摇头道：“这一点我会小心！”

二人草草吃了些东西，老道见她座前，有四个锦盒和一袋东西，不由奇道：“姑娘，你带着这些东西干嘛？”

伍青萍浅笑道：“这是给三百老人送的礼物。”

老道一怔道：“你早已想到了这一点吗？”

青萍摇了摇头道：“我并不知道龙匀甫也住在这里。”

老道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半天才抬起头来道：“你自己求药是很难的，必须说服龙匀甫，要是龙匀甫去求，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你可不能告诉他，是白如云要药。”

青萍心中暗自盘算着，龙匀甫也是一个正直英俊侠士，自己如果这么利用他，似乎太卑鄙了，不过，一切只有看情形再说。想着并没有回老道的话，只默默的低头想着。

老道叹了一口气又道：“么女儿也在那里。唉！这孩子心也真痴，到现在心里还惦记着小鬼头呢！”

青萍不由一惊道：“怎么？她怎会在这里呢？”

老道哼了一声才道：“哈老怪被三百老人请去合炼丹药，自然她也就跟父亲来了！”

青萍不由心中一动，暗想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大大利用一下，想着不由点了点头，门外白马又嘶嘶长鸣了起来，天已很晚了！

老道看了门外一下道：“姑娘休息吧！明天上午就上山吧！”

青萍点了点头，遂离座而起，上楼休息去了。老道一个人又喝了一阵子酒，这才醉醺醺的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时分，伍青萍已打扮妥当，下得店楼，老道已早早候在下面了。

他见青萍今日换了一身紫色衣裙，愈发显得风姿绰约，婀娜多姿，老道望了望她，心忖道：“小鬼头到底眼光不弱，这姑娘真是好样的。”

想着笑了笑，说道：“姑娘准备好了么？”

青萍点了点头，老道遂由怀里摸出一张大红的名帖，递过道：“等会儿儿上山，可投帖拜访。”

青萍接过来一看，只见红帖上正楷写着：

“敬备薄礼一份，乞晒纳！”

伍青萍拜访”

青萍点了点头，匆匆揣了起来，她心里也是紧张得很，尤其是当她听说龙匀甫在座，她的心就乱了，自己真不知道见了这龙匀甫，该说什么好！

想着走出门口，店家已把那匹马喂好了，青萍回头又望了老道一眼，墨狐子秦狸拱了一下手道：“姑娘珍重，小鬼头的性命，可全在姑娘的掌心里了！”

青萍这时心里的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她勉强装着微笑道：“你老人家放

心吧！我一定……”

她咬了一下牙，一纵身已上了马背，双腿一夹马腹，这马泼刺刺已窜了出去！

老道一直到望不见影，这才慢慢转回店中。

伍青萍忧心白如云性命，心急如火，上马之后，一路飞驰，不一刻已入深山！

好在三百老人在点苍山，有大片的家业，沿途都有显示的指标，是以并不费劲就找到了这片庄院。

伍青萍在马上远远看见了这种阵势，心中也不由一惊，暗忖：“这威势不在白如云的归云堡之下！”

想着，远远下了马，脑中盘算对策，直向庄门行去。

她行到门前，只见松木大门，尚自紧紧的关着，大风吹时，围墙上偶尔发出了两声叮叮的铃声，青萍看了看暗道：“原来墙上还设有铃当，幸亏我并未冒失入内，否则说不定就出丑了！”

想着走到门边，手持门环，轻轻击了两下，内中传出了声音道：“什么人？”

青萍没有说话，又叩了两下，只听见“呼啦”一声开了一扇小门，伸出一个头来，上下看了青萍一会，才道：“这位姑娘，你来此何为？找谁？”

青萍脸色微微一红，道：“请开开门，我是河南来的。龙公子可在？”

这人口中啊了一声，遂把头缩了回去，停了一会，门开了，出来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他背上还背着一对黑铮铮的铁拐杖，出门之后，笑道：“姑娘贵姓？”

青萍遂递上了名帖，这人接过名帖看了看，脸色十分惊异，遂道：“原来是伍小姐，在下刘景立失敬了！”

青萍轻轻道了声：“岂敢，刘师父请快快通禀一声吧！”

刘景立一面接过了马，一面连声道：“是！是！姑娘请进！”

青萍遂迈步进门，刘景立把门关好后，把马送到了槽内，这才回身含笑，道：“伍小姐请跟我来！”

青萍也不说话，跟在这人身后，一路穿花过道，来至一所精舍，刘景立躬身让道：“小姐请在客厅内先坐，容在下入内通禀一声。”

说着提着礼物，向后室绕去，青萍一个人坐在客厅内，心中真是紧张万分。

只见客厅内铺着厚厚的地毯，名家书画更是悬挂四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青萍哪有心看这些？她紧张的两只手紧紧的互捏着，这时一个丫环，过来献上了香茶。

青萍心中正在举棋不定，忽闻得室外一连急促的皮靴之声，一人朗声道：“是她本人来了？不可能吧？”

只听刘景立的声音说道：“是的！少爷！”

青萍脸方一红，那扇正门开了，一个全身蓝衣的长身少年出现在眼前了。他那斜飞抛出的一双剑眉，又利落又俊逸，衬在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上，更显得英气勃勃，那种赳赳雄姿，比之白如云的飘逸，似乎又是一种令异性一见倾心的美！

青萍匆匆看了他一眼，忙把目光转向了一边，龙匀甫也似出乎意料之外，

被青萍这种美丽而惊住了。

他愣了一下，才含笑道：“是伍姑娘么？”

青萍遂由位子上站起，点了点头道：“正是小妹，龙兄近况可好？”

他二人本是自幼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可是一别十数年，如今见了面，居然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了。

龙匀甫伤感的望着青萍，苦笑道：“妹妹还认识我……真乃难得！”

青萍苦笑了一下，她不敢看龙匀甫一眼，同时她内心有着惭愧，似乎只要一看对方，定会为龙匀甫把自己此来的心意看穿似的！

她讷讷道：“我怎会不认识你？龙兄……”

匀甫遂坐了下来，他目光自一进来之时，就从没有离开过青萍。

这时笑了笑：“小萍！你小时候是叫我什么？”

青萍的脸更是红透了，她摇了摇头，羞涩的尴尬笑道：“我……我忘了！”

其实她哪里是忘了，只是如今她不愿再如此称呼他罢了！

龙匀甫似乎愣了一下，可是他极力把这些影响心理的小事置之度外，他晒然一笑道：“是的！日子这么久了，也难怪你忘了。”

他浅浅的笑了笑，看了看四周，感慨的说道：“妹妹是一个人来的么？伍老伯呢？”

青萍笑了笑：“家父因年事已高，身体有些不适，所以没有来，仅小妹一人，来此请罪，尚请……”

方说到此，龙匀甫一伸手笑了笑：“别提了，只看到你一切都够了！妹妹还提那些事作什？”

他爽朗的一笑，注视着青萍道：“我真想不到妹妹还会来此，今天我太高兴了……我想三位师父要是知道了，一定更高兴。”

青萍听他谈了他的三位师父，不由心中一动，遂含笑抬起头道：“三位老前辈呢？”

龙匀甫笑道：“三位师父都在丹室炼药，每日只有一个时辰能离开丹房，等会我一定把他们请来！”

青萍点了点头，她偷偷看了龙匀甫一下，只见这英俊的少年，脸上那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青萍心中不禁浮上了一层悲哀！

她不禁慢慢又低下了头，龙匀甫这时笑着坐了下来，他挨在青萍身旁，微笑道：“我早知道妹妹一定会来的……果然猜对了！”

青萍看了他一眼，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她一肚子的话，却说不出一句，她本来仗着勇气，想坦诚的把自己来意告诉龙匀甫，可是她忍不下心，话到唇边又忍了下去！

匀甫这时由于过度的惊喜，显得有些茫然无措，他搓了一下手，道：“妹妹你累了？”

青萍摇了摇头，匀甫忽然浅浅一笑：“这几个月为了找妹妹，我……”

青萍简直不敢看他一眼，她满腹都充满了内疚，可是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一旦爱上一个人，那份爱情将是固若磐石般，是不易转移的！

青萍已深深爱上了白如云，她没有能力把白如云剔出念外，尽管她内心对龙匀甫是如此的羞愧，可是除了“羞愧”之外，她似乎并不能够再多给予他一些别的。

他同情而惭愧的说道：“这……我都知道……你为了我，吃了很多苦，而且险些丧命。”

龙匀甫冷冷一笑道：“为了妹妹，就是这条命送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只是……”

青萍秀眉微微一蹙道：“小妹一生命运多舛，龙兄何苦为了我……这太不值得了！”

龙匀甫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能够得到所爱者的心里话，这是每个少年都兴奋的事，龙匀甫自然也不例外，他兴奋的摇头，说道：“不！不！姑娘千万不要这样说。”

他忽然冷笑了一声，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道：“白如云太卑鄙了！”

伍青萍不由大吃了一惊，她忙抬头看了匀甫一眼，龙匀甫遂含笑道：“妹妹，你不要笑我，有时候，想起了他，实在恨不得……”

说着他又摇头一笑道：“现在我也不愿提他了，这是他害人应得的报应！”

青萍心中一动，暗忖：“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已经知道了？”

想着她实在不解，忍不住微微一笑道：“白如云怎么了？”

龙匀甫莞尔一笑道：“昨天夜里，他师父墨狐子来此讨药，和我三位师父打了起来，结果铩羽而归，听说，原来是他的徒弟白如云立功入魔，非用‘冷玉膏’不治！”

说着他又冷笑了一声道：“这真是老天有眼，恶人终有恶报，老道讨药不成，看起来他这个宝贝徒弟，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青萍愣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暗想听他口气如此痛恨白如云，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幸亏她方才并未冒失说出来意，否则岂不自讨其辱！

想着不禁呆了一呆，龙匀甫见状，剑眉微轩道：“姑娘怎么了？”

青萍这才警觉，不由微笑道：“我是在想一件事情……”

说着忙接口道：“听说哈小敏也在这里可是？”

龙匀甫怔了一下，点了点头道：“是的，她在这里。”

龙匀甫说完了这句话后，眼光紧紧的逼视着青萍，暗忖：我还不不如告诉她好了，以免今后她有所误会。

想着他笑了笑：“这位哈姑娘是我救命恩人，姑娘可知道？”

青萍摇了摇头，匀甫脸色微微一红，遂道出如何被白如云打下深渊，得救于哈氏父女，以及小敏如何照顾自己，才使伤躯得以痊愈。

青萍只是静静的听着，等龙匀甫把话说完了以后，她才笑问道：“她现在在不在？”

匀甫笑道：“我差人去请她来，和妹妹见见吧！她要知道妹妹来了，一定很高兴！”

说着站起了身子，走了出去，一会笑着回来道：“我已命人去请她了！”

青萍这时心中盘算着：见了哈小敏之后，如何去说服她，好令她帮着自己。

龙匀甫这时心中也有了极大转变，本来他已对青萍寒透了心，把这份情谊，全部放在小敏的身上，可是伍青萍又突然出现了，千里迢迢来此，分明是来要一见自己，这令龙匀甫已寒的心，复又热了起来，何况，对方是自己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自己是应该和她一双两好的！

虽然自己舍不得哈小敏，可是小敏对自己一直是淡淡的，谈不到什么情谊，这么做也不会损害到小敏的感情。

龙匀甫这么暗自权衡轻重之下，遂决心放弃追求小敏之心，把全份心意都放在青萍身上，他想着不由痴痴的看着伍青萍。

这一细看，愈觉其娇柔妩媚，丽若天人，真个是冰肌玉骨，亭亭玉立，莫怪乎那古井无波的白如云，也会对他一见倾心了！

他想着不由笑了笑，青萍羞得低下了头，龙匀甫这才突然惊觉失态，怎可这么盯着人家看？想着俊脸一红，讷讷道：“自和姑娘别后，匆匆十余年，想不到妹妹竟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若非是先知道你来了，我还真认不出你呢！”

青萍淡淡一笑，正不知说些什么好，却见厅门开处，哈小敏的身形出现了。

哈小敏突然看到了伍青萍，似乎大吃了一惊，当时一怔，咦了一声道：“青萍姊姊，你怎么来了？”

青萍忙点了点头，握住她一双手，一面笑道：“小敏，我们很久不见了，你好么？”

哈小敏点了点头道：“我好！”

她那双大眼睛滴溜溜在伍青萍身上转着，秀眉微微一皱道：“姊姊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青萍见她如此，一时也猜不透她为何这样，当时笑哈哈道：“我从镖局子里来的！”

小敏突地脱口问道：“小云哥没有来吗？”

青萍一愣，当时看了龙匀甫一眼，怅然的摇了摇头道：“我和他一直都没有见过面。”她默默的低下了头又道：“自从和你在碧月楼分手以后……”

哈小敏张大了眼睛，她并不觉得龙匀甫在旁，有什么顾虑，当时眨着眼睛道：“难道说，这么久你们从没在一起过？”

青萍点了点头，哈小敏不由愣住了，她心中低低叫了声：“啊！原来是这样的……我真错怪了白如云了！”

龙匀甫这时微微一笑道：“伍姑娘千里迢迢来此，这是大喜事，待我去禀知家师摆筵接风。”

他喜上眉梢的对小敏道：“小敏，你在这先陪萍妹妹，我去去就来！”

哈小敏这时已紧紧握住了青萍的手，连连摇晃道：“姊姊你真好……真好！”

青萍目光锐利，早已看出小敏矛盾的心情，当时微微笑道：“我好在哪儿呀？”

小敏红着脸道：“反正就是好，我也说不出好在哪儿。”

哈小敏忽然合着双掌，作了一个外翻的姿态，娇笑道：“姊姊这次与龙大哥成婚，小妹少不得要……”方说到此，突见青萍脸色一变，小敏不由吓得马上把未说完的话忍住了！

她眨了一下眸子道：“怎么啦？”

青萍这时脸色十分苍白，她摇了摇头道：“妹妹你可不要乱说，我……”

小敏眨了一下眸子道：“怎么？你来此难道……”青萍又摇了摇头，苦笑笑道：“我来此的目的，你不知道，不过我会告诉你，少不了还要你大力帮助呢！”

小敏愣了一下说：“姊姊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我姊妹，还谈得上什么帮不帮忙。”

青萍这时四下看了看，突地眼眶一红道：“妹妹，你我虽相处不久，可是却是彼此知心，我决不愿有什么事瞒着你。”小敏点了点头道：“我也是。”

青萍见她满脸雅气，像无知的孩子似的，当时不由浅笑了笑道：“你为我来此，是应婚而来么？”

小敏秀眉微微一皱道：“也许还有别的事。”

青萍摇了摇头道：“根本就是为别的事。”

小敏笑着凑近了些，扬着小脸，道：“那么讲来听听，看看是什么事？”

青萍心中一酸，暗忖：“看来你如此开心，只怕我说出了为什么之后，你就笑不起来了！”

想着犹疑了一下道：“你如今在此过得舒服么？”小敏伸了一下胳膊懒散的道：“每天三个饱一个倒，谈不上什么舒不舒服，反正是闷得很！”

青萍又问道：“你在此是客人呢？还是……”

小敏脸一红，转了一下圆大的眼睛道：“我……我是被星潭老婆子软禁在此，爸爸来后，我才被放了出来……姊姊，你问这个干嘛呀？”

青萍笑道：“原来是这样的，我看你倒像是住在自己家一样，挺适意的。”

哈小敏举起了一只手，作一个要打的姿态，遂又放下，晃了一下娇躯道：“你坏死了！”

说着她低下了头，青萍正要开口，忽听到厅外龙匀甫宏亮的笑声：“萍姑娘，师父来了！”

二女一惊，忙自位上站了起来，龙匀甫首先进来，对青萍一笑道：“三位师父一听你来了，都争着要来，结果哈老伯叫我来请姑娘去。”

小敏尖着声道：“三位老人家呢？”

匀甫笑道：“他们在丹房，我不是说叫我来请萍妹么？”

哈小敏白了他一眼，嗔道：“那你方才怎么叫师父来了……真是这么大人，连话都说不清。”

青萍在一旁，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龙匀甫气得摇头笑道：“你反正就会骂我，你青萍姊姊来了，以后可有人管你了。”

小敏一笑道：“看她管谁？反正不会管我！”

说着对青萍挤了一下鼻子，青萍知道这女孩言中有意，当时脸色微微一红，小敏却忙把头转向一边去了，龙匀甫心中却有一阵飘然之感！

当时傻笑了一声道：“你嘴这么刁，将来谁娶了你，才算倒楣！”

小敏秀眉一挑，大声的道：“反正不会嫁给你！”

青萍却为这句说笑的话，勾起了一阵感慨，却是无法出口，她只笑了笑：“好没羞！”

小敏已跑到她跟前，红着脸笑道：“那谁叫他先说的，萍姊你以后得好好的管管他！”

青萍本是脸上带着微笑，听了这句话后，不由面色又是一变。

小敏伸了一下舌头，摇手笑道：“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这时匀甫在一边见二女斗嘴，天真娇柔之态，自非村姑蠢妇之流所可比拟，不禁看得呆了。

这时青萍用目扫了他一眼，匀甫才惊觉，慌忙催着二女道：“二位姑娘快请吧，三位师父还在等着呢！”

小敏愣了一下道：“我也去？”

青萍拉着她手，笑道：“自然你也要去罗！”

匀甫微笑道：“你不愿给你萍姊做个伴么？”

二人一说一拉，小敏也跟着去了，三人出了客厅，顺着花径，一路分花

拂枝，青萍初来只觉庭院之中，奇花异草有如星罗棋布，真是美不胜收，一时心中感慨不已，只是她心中始终关怀着那生命垂危的白如云，她心中不停的想道：“这时他不知如何了？”

一想到此，就令她全身阵阵发凉，哪有心情再去观花赏草，此时随着匀甫，不一刻已来至后院，但见苍松翠柏蔚然遮天，阳光就像是一道道的金线，交织在地面上……

翠荫之下，挺峙着那座爬满藤蔓的石楼，龙匀甫用手指了一下，笑向青萍道：“家师及哈师伯，无名师伯，此刻都在楼中，待我去禀明一声。”

他说着话，只见一条疾劲身影，一闪而至，这人身影往下一落，一长身，现出瘦小干枯身材，向青萍看了一眼，问匀甫道：“这姑娘你们认识？”

匀甫生恐青萍不快，忙笑着拱手道：“你老放心，这是伍姑娘，奉三位家师召见，特意来此，决不会有事。”

这小老人嘻嘻一笑道：“那么算我失礼了！”

他说着向青萍抱了一下拳道：“老夫职责所在，失礼处尚乞姑娘海涵！”

他说着不待青萍答话，一转身，如同穿云疾箭也似，倏地射身而起，在松树梢尖上只一沾足，再次腾身，已隐于楼后去了！

青萍不由心中暗暗惊异，暗忖这地方原来防备如此精密，尤其是刚才那人这身功夫，自己和他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想着不由呆了一呆，匀甫见状赔笑道：“姑娘勿怪，这是金银双翅中的银翅子前辈，家师特地请来护丹的！”

他说着笑了笑，又道：“二位请随我上楼吧！”

他说着先一提长衫下摆，如同海燕穿帘似的，一沉一起，已上了楼台，身形之灵巧，比之适才那位银翅子又高明一些！

二女也随着展出轻功，相继翻上了楼台，龙匀甫用手一按楼前开关，侧墙上启开了一扇小门，他回头一笑道：“这是机关，别人不知道！”

青萍心中一动，特别留意的往那机钮上看了一眼，这扇小门开后，三人遂一一进入，匀甫反手一按，那门又自行合闭了！

青萍见自身等来至一间静室，所有坐卧椅子，全是紫红厚垫铺着，另有三个大蒲团，室顶上垂着银链吊灯，四壁上满是各式兽头。

这原是三老素日坐禅的地方，除了匀甫之外，外人是不能擅入的。

此时二女鼻中已隐隐嗅到了阵阵清芬之味，这间房子四周无门，仅有那道隐开的侧门，那晚墨狐子来此所进，乃是这房的邻室。

匀甫让二女落座之后，走到壁前，用手往一兽角上按了按，遂闻壁上一片丝丝之声，开了二尺见方的小门，阵阵异香，遂由这方口之中传出，嗅之令人顿时神清智爽。

龙匀甫把头伸到那门之内，说了几句，遂又再按兽角，那方门又合上了。遂见一幅长垂地面的“达摩坐功”中堂，倏地哗啦啦自行卷起来了。

二女不由吃了一惊，哈小敏虽居此已久，可是还是第一次进入丹房，故而也是惊异不止。

这幅中堂画卷一起，才现出一个七尺高三尺宽的大门来。隐隐闻哈哈一阵大笑之声，道：“伍姑娘来了么？在哪里？”遂见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由内中踱了出来，哈小敏认识她，忙站起来叫了声：“婆婆。”

“你也来啦！”

这时青萍也向这老人弯腰叫了声：“老前辈。”

星潭闪着—双碧光闪闪的目光，在青萍身上转了几转，啧啧怪笑道：“你就是青萍么？”

青萍点了点头道：“晚辈正是。”

星潭点了点头，怪笑了一—声道：“嗯，是不坏！丫头片子。”这时丹室又—苍老笑—声道：“老妹子别挡着门，也叫我们看看呀！”

星潭移动大步，往前走了几步，只见由门内，—连走出了四个白发如雪的老人来。

四老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内中除了琴魔哈古弦青萍见过以外，其他三人，俱是闻名已久，却没见过。

这时龙匀甫挨个—介绍，青萍才知那老婆婆，就是有名的心狠手辣的星潭。

那高瘦，留有短发的是木苏，头上结着十几条小辫子，瘦如柴棒子似的是水梦寒。

另外那面色红润，气宇高昂的白发老人，却是失闻武林已久的无名老人。

五老这时各自落座，十支如炬的目光齐向青萍身上集中了来！

青萍这时恭恭敬敬的向五老行了大礼，木苏嘻嘻—笑道：“小姑娘不用客气，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你坐下我们好说话！”

水梦寒却望着木苏—笑道：“这是人家的礼貌，谁像你这野人—般！”

木苏—瞪眼道：“二水，我以后说话，你少打岔！”

水梦寒在三个老人之中行二，故此他们皆称之为二水，这时哈哈—笑道：“我非但要打岔，简直就是要管！”

那—旁的无名老人，这时嘿嘿—笑道：“你们两个老鬼—天到晚就知斗口，我要不是被你们绑来炼这劳什子的药，早就气走了！”

琴魔哈古弦，忽地—伸双手道：“我同意无名老儿此刻就走，你们三百老人意见如何？”

三百老人—齐笑道：“好！好！不送！不送！”

无名老人先是—怔，遂哈哈大笑，用手—指哈古弦，笑骂道：“你这矮子真是坏透了，现在药已快炼成了，你倒装起好人来了，想叫我走？”

他装着哈哈大笑又道：“我呀！我是吃定他们三个了，反正我—个人无牵无挂！”

水梦寒嘻嘻—笑道：“人就怕不要脸，—不要脸，可是对他—点办法都没有，无名老儿这样论调，简直就是耍死狗！”

听这—说，木苏和哈古弦，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古弦拍着巴掌，道：“好！好！骂得好！”

无名老人由位子上—跳而起，正要喝叱，—边的星潭，却冷笑了一—声道：“你们几个说完没有？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了，在小女孩面前，你们也不嫌丢脸！”

她这—说，倒果真有些效力，无名老人本已跳起，这时候却涨红了脸又坐了下来。

他嘿嘿—笑道：“星老婆子专门会充圣人！好！好！我们不要吵了！”

星潭反唇相讥道：“谁像你活到—百了，还这么天真？我看你明天吃饭还要带围嘴儿了！”

星潭说话时脸上是—点笑容也没有，确令无名老人误为是出自真心，顿时白眉—挑。

木苏一见情形不对，他对这位老妹子，了解得很清楚，知道她说话一向是如此，并非是有意给无名老人难看，当时呵呵一笑道：“算了！算了！我们不斗了，你们两个又斗开了，你就少说一句吧！”

无名老人哼了一声道：“昨晚我向墨狐子试试手，不知如何，也惹着她了，今天我说笑几句，又犯了她的忌讳了，既是如此，你们当初何苦又苦苦请我来呢？”

星潭冷笑道：“我可没请你呀，你说话要分清楚！”

无名老人气得猛然往起一站，可是一想到功亏一篑，如果就此一走，自己等于白尽了七八个月义务，丝毫没有沾到什么好处！

所以他这么一想，顿时又坐了下来，解嘲的冷笑一声道：“星婆子！你现在想气走我那可是作梦，我们这笔帐记上，没完！只是现在我是吃定了你们啦！”

木苏见二人愈说愈僵，忙笑道：“老小子！真有你的！”

匀甫见几位老人家逗笑，是习以为常，哈小敏虽惊异，倒也不太甚，只是青萍初见，简直看得心惊肉跳，她暗暗想道：“怎么凡是有本事的人，个性都是如此怪异？老道和白如云也是一样的！”

短时的舌战，总算告一段落。

星潭这时笑着走了过来，拉着伍青萍一支手道：“好孩子，我老婆子今天能看见你，心里是真高兴！”

说着她看了匀甫一眼道：“小龙！我叫你关照的酒席，你摆了没有？”

匀甫忙笑道：“已摆上了，就请各位老人家移驾吧。”

星潭点了点头，连道：“好！好！”

她回头看了无名老人一眼，嘻嘻一笑说道：“走吧！带上你的围嘴儿，吃饭去吧！”

逗得哈古弦哈哈大笑了起来，木苏忙瞪了他一眼，生恐又激起无名老人怒火，哈古弦忙止住了笑声，无名老人这次却没有气，反大笑道：“好！好！我带围嘴儿，叫奶奶喂我！”

说着又冲着星潭叫了声：“奶奶！奶奶！”

一时逗得全体都笑了，星潭想不到无名老人会有这一手，一时反倒怔住了。

她脸色涨得通红，狠狠的瞪着无名老人，却不知说什么好。

无名老人见情形不对，忙摇手笑道：“我怕你好不好？得！得！”

他说着率先走了出去，木苏、水梦寒等人随后跟上，星潭最后，一行人走出。

龙匀甫这时也请二女先行，待全数走出之后，他才放下了暗门，一行人来至隔厅。

这时大厅内，已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筵，星潭啧啧笑道：“来，小姑娘！今天你是上座！”

说着她用手拉着青萍，直往首位上让，青萍连道不敢，经不住星潭硬拉硬按，直急得脸色通红，仍是不能就坐下，龙匀甫不由皱眉道：“师父，还是不要勉强好了。！”

星漂把手一松，回头来瞪着龙匀甫，怪叫道，“好小子，你这就心痛了？”

匀甫脸红道：“不是……师父你老人家何故勉强人家，她一个女孩子，怎能在五位老人家面前如此托大？”说着微微一笑道：“你老人家就高抬贵

手吧！”

青萍也窘笑道：“晚辈实在不能如此放肆。”

星潭哈哈一笑，用手在匀甫脸上拧了一把，啐道：“小王八蛋！这一下你可高兴了，媳妇儿来了，以后可有人管你了！”

匀甫不由脸色一红，青萍更是闻言心惊肉跳，忙把头一低，两朵红云由腮上浮起，心中却是想哭！

小敏闻言后，低头笑了笑，这时大家全部落座，那首位推无名老人坐了下来，因他远来是客，岁数也较长一些，无名老人便也不再客气。

木苏举杯道：“来！小姑娘，我敬你一杯。你爹还好么？”

青萍双手举杯，羞道：“谢谢前辈，爸爸还好！”

别人少不得也各来一杯，青萍只是略沾唇而已，她可不敢喝醉，因为她脑中，一直惦念着自己此刻的任务，据她私下观察，他们对白如云师徒印象极坏，要是明白讨药非但无望，只怕那时自己暴露了来意，就有杀身之祸。

所以她心中焦虑万分，决心自己冒一次险去偷药，可是她对成功的信心，却是不足！

这时在饭桌上，她想到了这些，真有些食难下咽的感觉，勉强吃完了饭，五老都喝了个醉醺醺的，木苏笑道：“我们五个天天坐着，这苦可吃大了，难得伍姑娘今天来，给我们带来了快乐……真令人兴奋！”

星潭却嘻嘻一笑道：“木老人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实在太辛苦了！”

她忽然目光向青萍一扫，又嘻嘻一笑，说道：“我提议今天晚上，我们休息一夜，从明天白天我们再开始，各位意下如何？”

木苏首先道好，无名老人也点头称善，只有哈、水二位，眉头微皱。

水梦寒道：“再有半月也就成了，为何现在休息？”

哈古弦也笑道：“星婆子作什么怪，好好的休息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星潭冷笑道：“什么都是你二人唱反调，今晚上我们三人要离开丹房，要炼你们两个炼去！”

水梦寒见木苏连向自己点头，当时心中一动，暗想星潭行事，向来是深谋远算，此举不知含有什么意思，不如听她的算了。

想着一拍哈古弦道：“对！我们就放一天假，到后院赏花去！”

哈古弦见四人都答应了，也只好叹了一声，摇了摇头道：“你们真是……”

青萍这时听着五老对话，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暗忖：“这真是皇天有眼，居然赐我这么难得一个机会，今夜五老休息，丹室已无一人，我不乘此时机下手，更待何时？”

她想着不由精神大振，暗忖这一次，白如云是有救了！

星潭这时笑咪咪的看着青萍道：“你初来此地一定陌生，不要太拘束，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暂时由小敏陪着你玩玩吧！”

说着又笑向小敏道：“晚上你也有个伴儿了。”

## 第二十八章 偷药失手 双美破囚

小敏拉着青萍的手兴奋不已，这时五老各自离座而起，既然放假，大家都散了，有的在蒲团上打坐，有的干脆下楼找地方去睡觉了，星潭交待了小敏几句，也下楼去了。

龙匀甫陪二女在院中走了一圈，哈小敏微微一笑道：“我们要休息了。”

匀甫脸一红道：“那么你好好照顾她，我们晚上再见了。”

青萍待他走后，秀眉不由微轩，她低下了头轻轻叹了一声。

哈小敏笑了笑：“姊姊心中一定有事，所以我设法把他遣走，想私下里问问你。”

青萍一惊，暗想这哈小敏原来这么聪明，我心中有事，居然也被她看出来。

当时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我的苦衷，不便与人谈起，不过，我想你总会知道的。”

小敏笑了笑：“姊姊！我有一句话想问你，但总是开不了口，现在我也厚着脸皮了，我想姊姊同情我，也许不会笑我。”

青萍一惊，微笑了笑道：“当然不会笑你，什么事？”

小敏不语脸先红，她讷讷道：“姊姊虽然一直没见到小云哥，但他的近况可曾知道一些么？”

青萍心中不由一怔，暗暗道：“原来她心中自始至终，一直都在惦念着白如云啊！”

想到此，她不禁楞住了，她心中自语道：“是的，一个人爱上一个人，就是把他烧成灰，爱的本质也不会变的。所不幸的是，她竟和我同时爱上了一个人！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想着，竟出了一身冷汗，对哈小敏的问题，一时真不知如何答复。

哈小敏见她突然如此，不由脸一红道：“姊姊！你……”

青萍这才惊觉，不由苦笑笑道：“妹妹，你住在哪儿？我们慢慢谈！”

小敏不由一把握住了青萍的手，颤声道：“是不是小云哥出事了？”

青萍噙着泪道：“我们慢慢谈，我和你一样的关心他。走，到你屋里去。”

小敏吓得几乎呆住，半天才拉着青萍手腕，匆匆道：“来！我带你去。”

当她抓着青萍时，只觉得她一只手，和自己同样的冰冷，而且还在微微地颤瑟着。

小敏的眼泪不自禁的淌下了，她边跑着，边道：“小云哥……怎么了？他怎么了？”

只是青萍并没有回答她，二女进房之后，小敏关上了门，颤抖道：“好姊姊快告诉我吧！”

青萍擦一下眼睛道：“你先要发誓，我说出的话，你不许对任何一人泄露！”

小敏连连点头，说道：“我发誓！我发誓！”

遂发誓道：“我要是把姊姊告诉我的话泄露一句，叫我不得好死！”

青萍这才点了点头道：“妹妹可知道我来此是为什么？”

小敏摇头道：“不知道。”

青萍叹了一口气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和龙匀甫虽是自小订亲，可是并没有感情，我此次来，主要是为了救白如云！”

小敏吓得张了一下嘴，遂道：“救小云哥？他怎么了？”

青萍这才把白如云如何练功入魔的情形说了一遍，并说出自己如何途中遇二小，如何遇到老道，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哈小敏听完之后，一时呆若木鸡，她脸上眼泪，已流成了两条小河，但是她却没有用手去擦。

最后她喃喃道：“可怜的小云哥……可怜的……”

说着竟趴到床上，香肩连耸地哭了起来。

青萍用流泪的眼注视着她，心中感念到小敏此时的情形，竟是和自己初闻二小童口中说出此事时的情景是一样的，可见她爱白如云之心，竟不在自己之下。

一个女孩子在得悉另一个女孩，和自己同样爱恋着一个男人时，她心中必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慨，这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争取”，再一种就是“退让”了。

可是眼前情形似乎不同，因为白如云本身已是在性命不保的危难之中。

她们眼前的大题目，是在如何救人，却没有太多时间，去斤斤计较这份感情的得失了。

青萍此时的感想是这样的，至于哈小敏，她只知真心的去爱，去得到，却从没想到过失败了怎么办的问题，她们两个女孩，个性有着显著的差别。

青萍轻轻唤了声：“妹妹不要哭了，我们设法救人要紧！”

小敏一听，马上止住了哭声，由床上一翻而起，结结巴巴地道：“姊姊说得对，还是救人要紧！可是怎么救呢？”

青萍心说：“我已乱了方寸，她比我还乱。”

当时叹了一口气道：“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偷药。”

小敏吃了一惊道：“偷？”

青萍点了点头道：“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没听见么？今晚上他们休息，这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本来我还觉人手不够，如今有了你，我们二人就比较容易一点了。”

小敏由床上翻起，仰了一会儿头，遂点头道：“对！今夜三更，我们两个人一齐下手，那放药的地方我知道。”

青萍苦笑笑道：“要小心些，失了手，我们可就完了，白如云也死定了！”

小敏喃喃自语道：“他不能死……我们一定要拿到手！”

她忽然转过脸来问青萍道：“你也爱小云哥？”

青萍脸一阵红，她低下头，半天才抬起头，叹道：“此时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我只是希望他能活命。至于我……我根本不愿深想！”

小敏苦笑点了点头道：“我们两个可怜人凑在一块了，其实你爱小云哥，我早知道！”

她又叹了一口气道：“到时候，我会知趣！”

青萍忽然抓住她一只手道：“你……你说什么？我……只是想救他的命，救活了，我就走！你们可以……”

小敏怔了一下，忽然抱住了青萍，流泪道：“姊姊，你不要说这话，我们两个人都是苦命的人，我是想得得不到，你却是得到了不能要，让我们把悲伤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青萍也激动的抱着小敏，流泪道：“你说得对，让我们把命运连在一起吧！”

月黑风高，正是夜行人出没的时候，这时由两院花圃里，兔起鹘落，翻起了两条人影，身形之快巧，体态之优美，确实为近年来武林中少有的人物！这两条疾劲的身影甫一现身，却又消失在一旁的花丛阴影里。

待月亮从云彩里钻出来，才清楚的照见她二人的容貌，那是两个绝色的佳人，前行个儿略高一点的，蛾眉微皱，杏目冷骄，那是伍青萍，后面那个睁着一双大眸子，完全一副小孩子气的少女，正是琴魔哈古弦的掌上明珠哈小敏。

二女在这午夜突然现形，自然有非常的任务，只见她们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哈小敏轻轻嘘了一声，说道：“姊姊，有人！”

青萍忙向地面上一伏，却见正楼瓦檐上，电闪星掣似的扑过来一雙人影，二女吓得紧紧爬在一块，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喘。

这两条人影向前一扑，如同两片枯叶似的，飘下了地面，没有带出一点声音。

二女清清楚楚的看见，是两个瘦小干枯的老人，二老全是一身玄色长衫，高筒白袜，一下地，其中之一，口中咦了一声道：“方才我好像看见这里有人，怎么会什么都没有？莫非是我眼花了不成？”

那另一人冷笑了一声，道：“我看你是被那牛鼻子老道吓破了胆！哪有什么人，我就没看见！”

前行老人也冷笑了一声道：“兄弟，少说风凉话吧！那晚上是兄弟你运气好，要是你碰上了……还不是一样！”

二人边说边向前走着，慢慢走过了这片花圃，二女这才算出了一口大气，相继由花丛之中，抬起头来，青萍秀眉微皱道：“这两个老家伙是干什么的？功夫不错啊！”

小敏笑了笑说道：“这就是三百老人重金礼聘来此护丹的人，外号人称金银双翅，幸亏没叫他们碰上，否则还真麻烦呢！”青萍这时心差不多已提到嗓子眼了，悄悄的问道：“不是星老婆子说今天晚上放假的么？怎么这两个人还在这里呢？”小敏皱了一下眉道：“这……大概是他们俩不知道吧！”她看了四周一下，轻轻拉着青萍的手道：“姊姊，你还记得那放药的地方么？我可是有些忘了！”

青萍用手往阁楼上一指道：“就是这楼……怎么没有点灯呢？”

哈小敏点了点头道：“没有灯才证明里面没有人。”

她脸上现出了笑容，紧紧的拉着青萍的手，青萍考虑了一会道：“这样好了，你在外面把风，我进去！”

哈小敏摇了摇头道：“不！我进去，姊姊把风！”

二女争执了一阵子，才决定二人一起进去，万一遇到了敌人，也好一并予以还击！

商议决定之后，青萍在先小敏在后，各以“海燕穿帘”的轻功绝技，翻上了楼阁。

青萍摸到了墙角，照着白天龙匀甫带自己入内的方法，用手一按机钮，一片丝丝之声，错开了一扇石门，青萍此时可真是胆大包天，芳心之中，只是惦记着白如云，自身安危却是早已置之度外了。

石门一开，二女不禁喜得心花怒放，双双闪身入内，只觉室内黑沉沉的，伸手不辨五指，二女不禁紧紧偎在一起，青萍又摸到了机钮，把石门关上了，室内就更黑了。

哈小敏低声道：“姊姊，你记清楚没有？可别乱来！”

青萍这时心中紧张万分，可是仍然大着胆子，轻轻笑道：“你放心。今天真是天助我们，看来白如云这条命，是保住了！”

她说着又往前走了两步，略微辨了一下屋中情形，只是四窗下帘，这室中简直太黑了，哈小敏倒还能分辨一下室中情势，因她曾经练过夜眼的功夫，可是青萍却苦了，简直不辨东西！

她摸索着由囊中掏出了千里火，迎风一晃，室中立刻光亮十分！

只见四窗都垂着厚厚的软帘，灯光绝不致外泄，伍青萍一手举着火折子，蛾眉微蹙，道：“小敏！你来拿着，我去把门弄开！”

哈小敏胆子最小，抖瑟瑟的接过了火折子，还用手在外面捂着，一面小声：“快呀！”

青萍身形一纵，已到了前壁，她附耳墙上听了听，果然内中没有一些声音，遂回过头来对小敏道：“敏妹！你戒备着点，万一要是有人进来，可说不得只好下狠手对付他了！”

小敏连连点头道：“我知道啦，姊姊快点吧！此处不是善地，我可真有点害怕，万一要是那三个老怪物来一个，我们两个就惨了！”

青萍噗嗤一笑道：“看你吓成这样！看我的！”

她说着单手往壁角机钮上一按，那幅大壁图哧哧一阵响声已自卷了起来，露出了一个八尺来高的洞门来，同时一阵清香由室内溢出，正是五老合炼丹药的丹房，伍青萍回头一笑道：“快来用灯照着！”

哈小敏见伍青萍对室内情形，居然如此熟悉，竟连丹房的门也弄开了，一时不由又惊又喜，胆子也大了，闻言后慌忙跑了过去，嘻嘻笑道：“你真行！”

二女匆匆进了丹房，只见五个蒲团梅花状的散放着，正中一个三尺的铜鼎，兀自袅袅的冒着清烟，青萍扑了过去，正要打开，小敏摇手道：“你不要动那个，那是没炼好的……来！先看看这个！”

她说着往旁边一个小金炉子走去，青萍忙蹑步跟进，一面轻轻问道：“那冷玉膏是什么样子？不要拿错了！”

小敏这时用火折子点亮了一盏油灯，含笑道：“听爸爸说二十四管为一封，他们已炼好了不少……”

青萍这时也走了过来，二女四只玉手，轻轻搭在炉盖上，慢慢把盖子举了起来，只见炉内密密插着百十管斑竹，都有火漆封头，只看得二女一阵心花怒放，差一点叫了出声。

阵阵清香由炉中透出，哈小敏耸着小鼻子道：“乖乖，好香啊！”

青萍匆匆拿了二十支揣入怀中，小敏却笑道：“三个老家伙平日小器极了，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席卷而空。”

青萍脸色一变，道：“使不得，我们旨在救人，这些已是够了，这些药，人家也费了不少功力呢。”

小敏还是不依，最后又多拿了十支，才把炉盖盖了起来。

哈小敏抖出了一块绸子，铺在桌子上，青萍把冷玉膏一支支排好，正在包扎，忽见那开着的壁门突地自行关了下来。

二女不禁大吃一惊，青萍口中叫了声：“不好！”

突地一声尖笑道：“好孩子！好孩子！哈哈……”

二女再一抬头，不由吓得脸色一阵苍白，一连后退好几步！

不知什么时候，这房中的横梁之上，并排坐着三个老人，正是三百老人，一个也不少。

那声怪笑，却是由最旁边的那个老婆子星潭口中发出的！

伍青萍和哈小敏这一下可是吓呆了，转念一想，才不禁一声惊叫，双双向壁门边纵了过去！

可是三百老人这等身手，又岂能令她们逃出手掌之外，只觉当空一阵疾风，三条人影，就如同平沙落雁似的，自空而降！

三人几乎成一条线，往下一落，正站在二女身前，二女冲势太猛，差一点和三人撞了一个满怀，待发现情形不对，才双双倒纵了出去。

这时木苏呵呵一声大笑，厉声道：“好大胆的丫头！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星潭啧啧一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嘿！”

她眨了一下那双深邃在眼眶里的眸子，向青萍望了望，青萍以为她定是有所举动，不由后退了一步，却不知那两道碧森森的目光，在她身上转了一转，却又向哈小敏望去。

哈小敏也不由得低下头来，遂听这老婆子口啧啧又是一阵低笑道：“好丫头……我算是白疼你了。好！”

她气得十只枯瘦的手指，紧紧的交插在一起，发出了一连咯咯骨响之声！

沉默了一阵，她厉叱道：“这是谁的主意？”

二女一齐抬起了头，青萍低声道：“是……我……”

小敏几乎快哭了，也道：“星婆婆……是我！”

水梦寒这时微笑着走上前去，把散在桌子上的冷玉膏，一支支的收起来，笑吟吟的道：“好家伙，偷的还不少呢！”

然后他又摇了摇头，把这些竹管，一根根又放回到了炉中，回头看着二女咧嘴一笑道：“小朋友，你们说实话，是谁叫你们来的？偷这些药干什么用？”

星潭怪笑了一声道：“你不要问，这情形我清楚得很！”

水梦寒笑了笑，说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星潭冷笑了一声，如电的目光向伍青萍一转，道：“哼，自从她一来，我就把她看穿了！”

她冷峭的面孔，阴森森的笑了笑，笑容一收，寒着脸对青萍道：“伍青萍，你说，你偷药是不是去救白如云？”

青萍不由玉脸一红，当着这么多人，她羞得把头低下了，她抖声道：“老前辈……白如云快死了！”

星潭怪笑了一声，遂看了木苏和水梦寒一眼，啧啧笑道：“你们俩明白了吧？”

木苏头上白发，立刻如同刺猬似的，一根根倒竖了起来，他大叫道：“什么？她是救白如云！”

水梦寒更是吃惊的望着星潭，半皱着眉道：“她……她不是小龙的媳妇儿么？怎么会……”

星潭怪笑了一声道：“媳妇儿……哈！也只有你们两个糊涂鬼，才会相信这是真事。哼！”

她转了一下眸子，赤红着双目，半天才道：“可怜我们小龙，还一心一意的惦记着她，爱得不得了。嘿！谁知道人家心眼里，根本连他一点影子也

没有。嘿！”

她一面冷笑道，一双枯手紧紧的握着，那样子像是恨恶到了极点！

她这几句话，立刻使木苏和水梦寒呆若木鸡，同时更由他们心底，升出了无比的愤怒，一时之间六支如炬的目光，全集中到青萍身上，那种情势，真是一触即发。

伍青萍这一霎时，真是又羞又愧，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她紧紧地咬着嘴唇，低着头，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星潭又道：“你们坐下，这事情还没完！”

哈小敏又叫了声“老……老前辈！你……”

星潭忽地一瞪眼，啧啧笑道：“好孩子，你真是好心眼……我算对你寒心透了！”

哈小敏不禁流下了泪来，这时木苏冷笑了一声道：“你爸爸炼药，你来偷药，嘿！你可真是孝顺！”

哈小敏被说得泪下如雨，这时水梦寒皱着眉毛，看着哈小敏道：“姑娘，你怎么也这么糊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星潭冷笑了一声道：“还不是一样……嘿！白如云那小子，也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居然这么多人爱他！”

二女这时都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木苏这时阴阴的一笑道：“怎么处置她们两个？”

星潭耸了一下秃眉，说道：“这是她们自作自受，我倒有个好地方，保险她们舒服！”

水梦寒一怔道：“哦！你是说后院那冰……”

星潭点了点头道：“不错，就是那个地方。不过……”

她冷峻的扫了哈小敏一眼，随又冰冷冷的道：“不过，要通知哈老头子一声，叫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水梦寒一转身，却听见门外呵呵一阵大笑道：“水老二不要找了，我老人家早来了，你开开门让我进来吧！”

众人一听是哈古弦的声音，都不由吃了一惊，星潭冷冷一笑道：“他来了最好了，叫他看看他女儿！”

说着她走到壁边，一按机钮，启开了门，哈古弦含笑入内，他用手拍了一下长衫，嘻嘻一笑，道：“是我宝贝女儿给我惹了祸是不是？没关系！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了！”

他倒像没有事一样的，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目光却是连哈小敏看也不看一下，星潭嘻嘻一笑道：“还是老哈干脆，他这么一来，我们倒不好过分的处置他们了！”

木苏这时含笑点了点头道：“这是老哈聪明的地方，他以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好意思处置她的女儿了。”

哈古弦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他闪着那只光亮的眸子，注视着小敏，半天才道：“丫头！你听见了没有？”

他又冷冷一笑道：“你老实说，为何要来此偷药？你难道不知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鼠盗狗偷之流么？”

哈小敏不由红着脸低下了头，一句话也不说，这时星潭却在一旁冷笑了一声道：“算了吧！她要是说出为了谁来，看你这老脸往何处放！”

哈古弦本已是怒火填胸，哪里再经得起别人这种挑弄，他猛然转过脸来，

厉叱道：“住口，用不着你插嘴！”

这种声色俱厉的态度，星潭也不由吃了一惊，她怔了一下，遂啧啧怪笑道：“好个老东西，自己女儿管不好，偷东西，你却在我身上发脾气！”

哈古弦不待她把话说完，猛然由位子上跃起，赤红着双目道：“我就在你身上发脾气怎么样？你简直太狂了，我琴魔哈古弦，也不是好惹的！”

他这种举动，三百老人都不由吃了一惊，星潭尖笑了一声，霍地走近一步，阴森森的冷笑道：“好！好……你哈古弦不是好惹的，我也叫你见识见识我星潭是不是好惹的！”

哈古弦这时早已失去了理智，闻言厉吼道：“你要怎么样？”

木苏水梦寒二人见状，都不由大为焦急，慌忙抢到二人中间，木苏连忙道：“唉呀！算了！算了！你们两个闹什么？眼前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不行！真还有人敢在我面前咬牙的，我老婆子就是不信这一套！”

哈古弦也叫道：“你不信，我还不信呢！”

一旁二女见状，更是吃惊非小，伍青萍急得流泪道：“哈老伯，你……千万不要！”

哈古弦回头冷笑了一声，也没理她，哈小敏这时候也不由叫了一声：“爸爸！”

哈古弦厉叱道：“滚开！”

他忽然对木苏道：“木老大，小女既然做出贻羞我哈门之事，我万无袒护之理，你们尽管把她给关起来！”

他说着又嘿嘿一笑，目光转而到了星潭，星潭这时早已不耐，怪笑了声道：“来！来！来！你女儿的帐目自然要算，你也不要想好过。哈古弦，你下来！”

这老婆子倒是诚心想和哈古弦较量一下，她猛地一闪身，立即到了外室，回身招手道：“来呀！”

哈古弦一声不哼，也一纵身跟了出来，水梦寒见状，不由急得变色道：“木老大你快去拉拉，我得看着这两个……”

木苏恨得一跺脚道：“这都是什么时候了，真……”说着他急忙纵了出去，这时星潭和哈古弦，早已飘身下了楼台。

星潭在前，哈古弦在后，星潭身形方一触地，脚尖一点一旋，快如电闪似的，已把身子转了过来，倏地一分双掌，用“下水啄”的功夫，双掌半握着，直向哈古弦两肋上点去！

哈古弦闷哼了一声，身形往下一塌，大袖霍的向外一扬，疾雷聚雨似的，直向星潭面前罩了下去！

星潭怪笑了声：“来得好！”

她猛然右足一弹，全身腾空而起，一双瘦爪在当空霍地一分，形同鬼爪也似，直向哈古弦顶门上抓了下来，这一手功夫，暗中可含着星潭六十年浸淫的“乾元阴炁”功夫，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一块巨石，如果让她这种功力沾上了，也能顿时抓一个粉碎！

哈古弦又岂能不知她这种功夫的厉害，心中又惊又恨道：“好个老怪物，我到底和她有何深仇大怨，居然对我下如此毒手？哼！我要不给你一点厉害，谅你也不知我哈古弦也非易与之辈！”

他想着冷笑一声，突地出右掌，往自己命门上拍了一下掌，一声厉吼，右掌用“翻天掌”式，倏地向上一翻，成了掌心向上之势，霍然向上顶去！

这正是哈老怪生平绝学“巨灵金刚掌”，每出一掌都有雷霆万钧之势！这种掌势向外一撤，一旁的木苏不由大吃了一惊，虽然他知道星潭不一定就会输在他这一手之下，可是他却知一触之后，必有一伤！

木苏看到此，不敢再稍有犹豫，倏地挺身而出，他厉叱了声：“不可！”

这位三百老人之中的老大，毕竟功力不凡，只见他一只长臂向外一翻，暗用“分翅手”的功夫一上一下，直向二人“华盖穴”上击了过去！

星潭、哈古弦二人手法，虽都较木苏厉害，可是这时都没有旁顾之机。

二人如果原式外击，定会分别伤在木苏“分翅手”之下！

莫可奈何之下，只好把击出的手法，硬自往回一收，星潭是“大蝙蝠式”把身形向左一偏，飘落于两丈以外，哈古弦却是冷笑一声，把伸出的手往回一收改为“拂云手”，在木苏腕上一拂，把木苏这一手破了，他冷冷一笑道：“木老大这是为何？”

木苏哈哈一笑道：“老怪别给脸不要，你到底想怎么样？”

哈古弦冷笑一声道：“你们三百老人也未免欺人太甚，莫怪老道不够朋友！”他说着又冷笑了一声。

这句话使木苏老脸一红，正要发言，星潭早已纵身而进，尖叱道：“看掌！”

倏地掌窜如电，直向哈古弦前胸点来，木苏急叫了声“三妹不可！”

他用“排云袖”，把星潭逼出一步，星潭不由怪笑了声道：“这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护着谁？你说！”

木苏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三妹！你脾气过于刚直，如此下去，难免令好朋友失望。”

他说着转脸向哈古弦苦笑道：“哈兄稍安！一切还望顾全大局才好……尚有半月之聚，好来好去，岂不是好？”

冷静之后的哈古弦，闻言之后，也是一声长叹，他双手一抱，向二人一手拱道：“老夫一时冲动，尚请二位不罪！”

星潭冷笑了一声，把头一偏，木苏忙笑道：“哪里！哪里！”

不想哈古弦倏地一笑道：“小女有过，我也不去护她，只是殷请百日之后，你们放她出来……我走了！”

说着猛然转身就走，木苏、星潭二人不由大吃了一惊，木苏忙叫道：“哈兄请转，你莫非连半月都不等了么？”

哈古弦回过身来，他脸上重新堆了笑容，微笑道：“这半个月有我没我，都是一样。”

木苏皱眉说道：“既如此，我去取来哈兄应得的一份冷玉膏来。你且等我一下！”

说着正要回身，哈古弦倏地一笑道：“不用了！”

木苏不由又是一怔，他愕愕的回过身来道：“莫非你不要了？”

哈古弦冷笑道：“我已尽了十成功力，岂能如此慷慨？”

木苏眨了一下眼，问道：“那又是为何？”

哈古弦这时低下了头，待抬起头后，才道：“适才闻言，老道徒儿白如云，性命垂危，非此药不救，老夫这一份，就算转赠与他，请即刻差人送去，老夫感同身受，告辞了。”

说着倏地一个转身，身形起落，有如海鸟掠波，霎时之间，已自无踪！

木苏和星潭都不由愣住了。

待哈古弦走远之后，木苏冷笑了一声道：“这可办不到！给谁都可以，白如云却是不行。哼！”

星潭这一霎那，心中却有极大的改变，她听到了木苏的话后，却摇了摇头道：“不！把药快差人送去！给白如云送去！”她说完了这句话，也径自走了！

木苏知道星潭所以如此慷慨的原因，主要仍是忘不了和老道过去的一段感情。

木苏一个人想了半天，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命人把药送到庐山，虽然他满心不愿意，可是他只好这么做了，否则星潭也会如此做的。

只是他却不愿叫哈小敏和伍青萍以及任何人知道，他要令二女饱受忧心虚惊，借此以出心头恶气，至于二女之中的伍青萍，他更是决心不放她离开，因为他认为，青萍是该属于爱徒龙匀甫的！

他含着怒容，重新返到了楼上，只见二女仍在低头流泪，水梦寒在一边皱眉发愣，见他突然出现，不由忙问道：“哈古弦呢？”木苏冷笑道：“走了！”

他遂点了点头，水梦寒凑了过去，木苏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水梦寒连连点头，遂问道：“现在就派人送去么？”木苏点头皱眉道：“只好这么做了……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小龙知道要气死了！”

水梦寒点了点头，道：“我知道。”

他看了一旁的二女一眼道：“你押着她们走吧！”

哈小敏这时停止了流泪，抖声问木苏道：“老前辈，我爹爹怎么样了？”

木苏冷笑道：“没怎么样！姑娘……你们来，我带你们到一个好地方去！”

二女这时担心的只是白如云的性命，对于自己的命运倒不在乎。

青萍叹了一口气，小声对小敏道：“白如云也不知道现在如何了？”小敏红着眼圈细声道，“可怜的小云哥！”

她忽然对木苏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哭道：“老前辈……你无论如何请把我们俩放了吧……我们只想见白如云最后一面……他快死了……”

青萍这个女孩子，她和小敏个性不一样，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

虽然她内心也是万分难受，但在她表面上，是不十分显明的，此明见状，不由苦笑道：“小敏，那是没有用的。”果然木苏冷哼了一声，倏地一挑长眉道：“你是作梦！”然后他狞笑着，看着伍青萍道：“你们两个需在那口古井里，受两个月苦刑，两个月后，你们才有资格说话！”

哈小敏想不到这木苏，居然如此心狠，当时虽然痛心万分，可是倒也不再哭求了。

当时站了起来，铁青着脸道：“我们走吧！”

木苏又冷笑了一声，手按处，现出一扇门来，他飘身而出，遂道：“你们跟我来……”

二女只好走了出去，木苏哼了一声道：“你们谁要是想跑，那可是你们自己找死，你们要是聪明，还是乖乖的跟着我走吧！”

伍青萍冷笑了一声，淡淡的道：“我们姊妹性命全给你老人家了，任你随便发落就是，你又何必如此多心？”

小敏也在一旁冷笑了一声，嘴角一撇，大有不屑的意味在其中。

木苏碰了两个小女孩一个钉子，倒也发作不得，只嘿嘿一笑道：“好好！算你们厉害。”

说着一晃身，已来至二女身前，二女方自一惊，不想木苏却以“拿云托日”的巧快手法，双双拿住了二女的腕脉。

二女顿时感觉身上麻木，开口无声，知道是为木苏拿穴手法，拿住了脉门，都不由怒目视着木苏！

木苏咧口一笑道：“这样保险一点。走！”说着扶着二女手腕子，直向前行走，青萍和小敏默默的跟随着。

她们谁也不能开口说话，更是不敢再萌逃走之念了。木苏冷笑着前行，约有半盏茶的时光，才算停住了脚步。

青萍见自己来到了一处荒凉的院落里，地上满是腐败的桐叶，那数不清的桐树，把天空全遮住了，鼻中只嗅到阵阵潮湿之气。

她心中暗自猜疑道：“他把我们带到这里做什么？莫非那口井，就在此处不成？”

想着不由扭脸看着他，木苏把二人带到此处，闪着一双眸子四下看了一阵，点头阴笑道：“就是这里。”

说着又往前走了数步，找了一会，才在一处地方停住了，他用脚把地下的枯叶扫开了些，立刻现出了一个极大的铁环，木苏冷笑道：“看见没有，这木盖之下，就是一口已经干涸了百多年的古井。”

他拉着二女后退了一步，分出一只足尖，挑在那铁环之上，口中闷吼了声：“开！”

随着他向上一踢，“轰”一声，如同雷鸣似的一声大震，眼前现出了一个四方的黑洞，由洞中扑出了一股冷风，二女不禁打了一个寒襟，同时脸上也不自觉的带出了恐惧之色。

木苏呵呵笑道：“你们用不着害怕，两个月时间快得很，井里面地方很大。”

他又笑了两声道：“每天有人给你们送东西吃，饿不着你们。”

说着他拉着二女往那黑洞内走去，下了六七级石级，只觉冷风飕飕，迎面扑来。青萍本来胆子挺大的，此时见状也不由吓了个魂飞魄散。木苏这时放开二人，冷笑道：“你们可以下去了！”二女紧紧地偎着，愤怒的看着他，却是动也不动，木苏摸出火折子背着风一晃，向墙角上一盖壁油灯上点着，半天才算燃着了。

古井中立刻散出了淡黄的光，彼此总算可以看清了面貌，减少一些恐怖的气氛。

木苏注目着二女说道：“这口古井，我在其中住过整整五年的时间，内中床几俱全，你二人用不着怕，还不下去等什么？”他说着用手向井内一指道：“边口有一绳梯，你们抓着下降，可得小心点，摔下去可就没有命了。”

青萍这时想着，差一点流下了泪来，她紧紧的抓着小敏道：“我们下去吧。”

哈小敏点了点头，木苏催道：“决！快！”

青萍冷笑了一声道：“只要弟子不死，今生决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厚赐。”

木苏厉叱了声：“还不快下去！”

青萍苦笑道：“我自然会下去，不用你催我。”

她说着遂走到井边，果见有一绳梯深垂井内，忽然她咬着唇儿，抖声道：“老前辈，偷药都是我一人主意，你们关我一人就可以了。”

才说到此，哈小敏急道：“什么你一人，我也有份儿，还是我逼着你一

起去的呢！”

青萍一恨道：“你哪里逼着我了？”

哈小敏流着泪道：“我……我怎么没有？”

木苏见状，愈发怒火高升，冷笑了一声道：“真伟大，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识相些还是快下去吧！”青萍知道多说无益，只好转过身来，慢慢由绳梯上降下，哈小敏也跟着垂了下去。

这一下降，才知道这口古井有多么深，一直垂下了百十丈才到了尽头。

青萍试着下了地，同时叫了声“敏妹？”

哈小敏也飘身落下，抬头上望，却连木苏的影子也看不见。遂听木苏的声音道：“你们到了底没有？”

二女也不理，遂见那绳梯抖了几下，径自往上飞卷了去。百十丈绳梯，呼噜呼噜响了半天，才算提到了顶。二人紧紧抱着，过了一会，青萍才叹了一口气道：“都是我害了你！”小敏流泪道：“你何必这么说，我们都是为了救小云哥啊！”青萍苦笑道：“可怜的白如云……看来他活不成了。”哈小敏痴痴的望着她，闻言用手把脸上的泪擦了擦，小声道：“如果他死了怎么办呢？”

青萍惨笑了笑，她实在不敢多想，当时摇了摇头道：“我……我不知道。”

哈小敏紧紧的抓着青萍双手，问道：“姊姊，你爱不爱他？”青萍怔了一下，她用手在眼角上擦了一下，点了点头道：“我……我爱他…爱他……”

哈小敏先是一怔，可是随后也点了点头，苦笑道：“我知道。”青萍沮丧的道：“你知道什么？”

哈小敏松开了青萍的手，向前走了几步，她喃喃的道：“我这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可是你不是说过，你不爱他么？”青萍玉脸一红，她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哈小敏还会如此。

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本来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可是……”

哈小敏回过身来，抖声道：“可是现在你还是说了！”

青萍又点了点头道：“你要原谅我……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妹妹你觉得我不应该么？”

哈小敏只觉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她摇了摇头道：“我又有什么权力来限制你呢？”

青萍忽然垂下了头，她觉得哈小敏太自私了，但“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即使是亲生的姊妹，在爱情里也是少不了会嫉妒的！

她苦笑了一下道：“现在白如云要死了，所以我把心中的事告诉你。”

哈小敏坐了下来，冷冷的道：“小云哥死了，你还可以嫁龙大哥，他人也挺好。”

青萍忽然站了起来，蛾眉一挑道：“你说什么？我……”

哈小敏脸一红道：“你们原是订了婚啊！”

青萍冷笑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哈小敏忽然笑了起来，她笑着说道：“你莫非真的要守一辈子，真的不嫁人么？”

青萍冷笑道：“你管不着！”

她心中真后悔当初要拉着哈小敏一起去偷药，也许，一个人在这里还好受一些。

哈小敏本是痛心欲裂，可是这一会心定了，倒也想开了，她淡淡的道：

“当初小云哥那么爱你，你却偷偷跑了，可是现在你又回来了……回来又有  
什么用？太晚了！”

她忽然又冷冷笑道：“你既然爱他，为什么当初不告诉他，害得他为了  
你神魂颠倒，如今走火入魔，又何尝不是为了你呢？你为什么不敢大声的在  
人们面前说，说你爱他，你怕什么？”

她用鹿皮小尖靴，用力的踢着地下的石块，冷笑道：“我生平最恨就是  
你这种人，现在你才承认你爱他，可是你却救不了他，有什么用？”

青萍被小敏骂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她真想不到，哈小敏竟会对她如此，  
当时苦笑道：“我是太软弱了……可是，你不是在人前人后都爱他么？你怎  
么也救不了他呢？”

哈小敏气得翻了一下白眼，结巴道：“我……我……”

青萍苦笑道：“你也不要骂我了，我们都是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表示的  
方式不一样。”

她用噙着泪水的眸子，注视着尚在吃醋的哈小敏，讷讷的道：“人的感  
情是不可揣测的，今天你最爱的人，也许明天就是你最恨的人，可是今天你  
最恨的人，也许明天又是你最爱的人！”

她痴痴的追忆道：“我当初是恨白如云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会爱上了他……而且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他！”

哈小敏冷笑了一声，小声道：“有什么用？”

青萍看了她一眼道：“是啊，没什么用。”

她低了一会头，心中想到了一句话，正想出口，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  
此时说出完全是多余的了。

她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径自往前走。

这阴暗潮湿的地洞之中，黑黝黝的，二人因内力充沛，尚能暗中辨物。

哈小敏由手中摸出千里火亮着，才看出不远处，有一石几，还有张石床，  
床上有两个大蒲团，所幸井底反倒比上面暖和，二女并不觉得身上有丝毫冷  
的感觉，再看石几上有一瓦钵，盛着大半碗灯油，灯芯多已腐朽。

哈小敏皱着眉想道：“想想办法！”

青萍从衣服边上撕下了一条，搓成绳子，浸在油中，点着了，倒也光亮。

二女端着灯，在井底走了一圈，发现隐隐有一道清泉由井底穿流出去，  
二女看了一番，却是一筹莫展，只好把灯火放在石几上。二人你看我，我看  
你的坐在石床之上，如此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果然有一根绳子，垂  
着一个小篮子，由上降了下来，装着热腾腾的食物。

青萍把它解了下来，绳子上去了，只是谁也没有胃口去吃，只把它放在  
石桌上。

## 第二十九章 少侠仗义救美赠药

经过一夜的相处，二女又和好如初了。她们试图上攀，可是每一次都失望的落了下来，如果没有人来接引，要想逃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女本来心中尚存着万一的希望，可是到了晚上，她们终于再次失望了。

青萍默默坐在蒲团之上，她心中想，老道也许早就走了，自己一时大意，落得身受苦禁，这还不说，却耽误了白如云的性命。

想到此，她真是难受透了，抬头一看，哈小敏一双明眸，也正自痴痴的看着墙角发呆。

青萍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想什么？”

哈小敏脸一阵红，吞吐道：“我是在想，我们两个同时爱上一个人，该怎么解决呢？”

青萍怔了一下，暗忖到了这个时候，她还在想这些，她对白如云也真是痴心到家了。

当时不由苦笑笑道：“还说这些干嘛呀？”

哈小敏似乎美梦突破，不禁苦笑道：“想想也无妨！”

青萍心中忽的一动，当时眨着眸子道：“你学的结果如何呢？”

小敏脸色一红，眸子转了一下，道：“我想……如果可能，我们都嫁给他也无所谓……”

青萍不禁微笑道：“你愿意么？”

小敏抬了一下眸子，噘着小嘴道：“谁叫我们同时爱上一个人呢？而且我们又这么好！”说着，忽然又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道：“这只不过是空想罢了。”

伍青萍似有所思的站了起来，她皱着眉头道：“如果我们现在能出去，再能偷到药还来得及，老道也许还在旅店里等我呢。”

哈小敏抬头看了一下井口，失望的道：“谁会来救我们呢？”忽然她吃了一惊，小声道：“姊姊快看，有人来了！”

青萍不由一喜，忙抬头一看，果见洞口似有人影一晃，只是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是谁，不过可以断定，那确是一个人！小敏欢喜得紧紧抱着青萍道：“哦，该是来救我们的吧？”

青萍摇了摇头道：“你先别高兴，我看不一定！”

二女抬头向上望去，只觉井口光华大增，微微听一个声音传下道：“下面有人么？”

小敏立刻紧张道：“是龙大哥……这就好了！”

青萍不由蛾眉微皱道：“是他，不会吧？”

小敏已跳起来笑道：“是他，一点也不错，我一听声音就知道。”

这时上面又传下声音道：“伍青萍、哈小敏，你们可在下面么？”

青萍脸色一红，小声说道：“果然是他！”

小敏已仰头高叫道：“龙大哥，我们在下面，你快点想个法子，把我们救上去吧。”

龙匀甫内功充沛，他是用“千里传音”的功夫向下发话，而小敏虽然内功也不错，可是要想把话传上去，却是不容易。她扯着嗓子叫了半天，上面的龙匀甫，也听不见她说些什么。

不过他却知道下面是有人了，遂听他道：“你二人不要急，我救你们上

来！”

哈小敏不由喜得紧紧抱着青萍，连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龙大哥来救我们。”

青萍这时又喜又悲，她小声道：“他怎会来救我们呢？他……”

小敏又抬头叫了两声，这一次倒似传入了匀甫耳中，只听他道：“我听到了，你们不要急！”

遂听到呼拉拉一阵绳索之声，只见当空一串黑影闪动，垂下了绳梯。

小敏忙拉着青萍，双双由绳索爬上去，匀甫还在上面道：“要小心一点，不要摔下去了！”

不一会二人已爬了上去，小敏在前，青萍在后，上去之后，果见龙匀甫立在井边。

他穿着一身黑亮的丝质长衣，背上背着一把长剑和一个行囊，像是要出行的模样。

二人上来之后，他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受惊了！”

青萍低着头，小声道：“谢谢你。”

小敏这几个月，早也和匀甫处熟了，她笑着上前拉着匀甫的衣服道：“大哥，你怎么来的？”

不想匀甫却在往后退了一步，道：“不要这样。”

小敏也不由一怔，匀甫遂淡淡一笑，他道：“我还是下午才知道，所以偷偷放你们出来，要不然我早就来了，二位请多原谅。”

二女一时都感动十分，不禁又羞又愧，把头低下了。

龙匀甫这时一双眸子在二人身上转了一转，深情款款的道：“师父他们也太狠了！其实感情这种事，又怎能勉强！”他苦笑了笑又道：“我真羡慕白如云，可是我并不妒嫉他。”他说着探手入怀，摸出了一包东西，双手递在青萍眼前道：“这是姑娘想要的东西……其实姑娘要是明说，我也一样会设法的！”

青萍痴痴地接过道：“这……这是什么？”

她几乎不敢多看一眼这个诚挚感人的少年，他瞳子里散出的目光，是那么感人和失望。

龙匀甫微笑道：“这是冷玉膏，是我从三位师父那里偷来的，足够救白如云的命！你收下快去救他吧！”

青萍接过来，只觉鼻子一酸，禁不住眼泪刷的淌了下来。她哭道：“龙大哥！我太对不起你了……可是你要原谅我……因为我……”

匀甫低叹了一口气道：“我明白……姑娘你不要伤心。”他说着眼圈一红，遂后退了一步，目光向小敏一瞟道：“怎么，你也要走么？”

哈小敏这时也哭了，她点了点头道：“我……是的。”匀甫怔了一下，半天才笑了笑道：“这样很好，我也死心了！”他忽然顿了顿道：“那么，趁天没有亮以前，你们快走吧！”二女只是低着头，谁也没有动，小敏红着眼圈道：“龙大哥你呢？”

匀甫呆了一下，遂苦笑道：“我也走！”

青萍忍不住问道：“你上哪儿去？”

匀甫一刹那，心中可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他闪着那双被泪水浸满的眸子，讷讷道：“我……我去一个地方。”小敏哭道：“你不回来啦？”

匀甫动了一下脚，叹道：“我放了你们，又偷了师父的药，已犯了本门

家法，我自然不敢回来啦……”他顿了顿，遂又一笑道：“不过，男儿志在四方，我有一身本事，到哪里也不会饿着我的。”

他说完了这句话，一时却再想不出什么别的话，二女更是只剩下吸鼻子声了。

一时唏嘘声不绝于耳，远远钟响了三下，龙匀甫忽然一声苦笑，道：“快走吧，不走快天亮了！”

二女这才惊觉，慌忙向外走了几步，龙匀甫忽地回过头来，看了小敏一眼，嘴唇动了动，却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小敏忍不住又问道：“谢谢龙大哥……以后我们要找你，要到哪里去找啊？”

匀甫惨笑了一下道：“镇江金山寺。”

他忽然脸色一变，忙改口道：“哦！不！不！我以后会去看你们的！”

哈小敏心中一动，她这一霎间，好像对匀甫有了极深的感情，不由呆了一呆。

龙匀甫走到外面，他用手往一条小路上指了一下道：“走这一条路下山最近，恕不远送，我走了！”

他说着猛然身形一起，已窜起了五六丈高下，落向了一棵老树之尖。

二女都不由呆了一下，方要出声，他已再次腾身，消失于沉沉黑夜之中了。

二女痴呆的望着他的背影，良久，青萍才叹息了一声道：“龙匀甫居然是如此一个君子，真想不到！”

小敏只是用手在擦着眼睛，青萍看在眼里，心中不禁微微一动，暗忖，“看来，哈小敏倒似乎和龙匀甫之间也有了感情呢！否则她又何至于如此悲伤？”

当时低低叹一声道：“我们走吧！”

小敏才似惊觉，微微点了点头，二女遂顺着这条小路直扑而下，果然是一条出山捷径。

途中虽有两三处暗卡，她们都不费力地过去了，因恐被三老发觉，所以一路飞驰，待天亮时，已到了山下了。

哈小敏途中一直闷闷不乐，有时候谈到了白如云，她才会笑笑，可是只要一提到龙匀甫，她立刻又神色黯然而了。

青萍对匀甫，虽也十分感愧，可是到底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想起来至多难受一会也就算了，因此她私下揣度小敏的神态，不禁十分奇异，可是她不好说破，她心中不时的想：“如果他二人结成一对儿，倒是挺合适的呢。”

这是她心中的想法，却不好说出，中午时分，她们已来到了老道住的那所旅店之中。可是不巧得很，老道昨天已走了，店伙拿过一封信，说是老道留下的。

青萍匆匆把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字示青萍姑娘：

久候不来，忧心似火，惟恐小徒命危，不及见贫道最后一面，是以先返庐山，姑娘不论成功与否，即来庐山一晤为盼！

秦狸手启”

青萍看过匆匆收起，小敏却皱眉道，“他写些什么？”

青萍急道：“他等不及先走了，叫我们赶去庐山！”

哈小敏把信接过来，又细看了一遍，她苦笑了笑道：“信中根本连我提也不提，如何说是我们呢！”

青萍不由脸一红，心知小敏又在吃醋，当时不由“噗”的一笑道：“你呀！你这人真是……人家也不知你也来，要知道还会不高兴？”

小敏淡淡一笑，说道：“我看也不见得。”她忽然眼圈一红，嘴皮动了动，却是没有说出来，青萍惟恐她又想起什么伤心的事来，当时忙催道：“我们快走吧！还要赶不少路呢！”

小敏也自惊觉忙道：“到庐山的路，你可认识？”

青萍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就是忘了也可以问。”于是二人匆匆上道，一路上加紧奔驰，径往庐山。

笔者乘二女赶路的这段时间，再掉过笔头来，叙一叙垂危中的白如云吧。

原来白如云自老道去后，虽然裴大希细心的照料，无奈病势已深，看看已是奄奄一息！

裴大希采回了几种药，煎熬成药汁，给白如云服下，稍缓病势，只见他喘得愈发厉害了。

这一日天方亮，裴大希轻轻走近他床前，见白如云只不过几天，双目已深深陷在眼眶之内，瘦成了一副皮包骨头，不由一阵心酸，差一点流下泪来。

他见白如云上胸连连起伏，呼吸甚急，不由轻轻问道：“白兄弟，你感觉如何？”

白如云张开了眸子，喃喃：“我很好！”

他随着笑了笑：“裴先生，这些日子里，可把你累坏了。”裴大希连连摇手道：“唉！何必还说这些？你……”他强自忍着泪，总算没有流下来。白如云看了他一眼，他嘴角兀自带着一样的微笑，道：“你不要难受，放心，我不会这么就死的。”

裴大希破涕为笑，说道：“是啊！你要死了，我到哪里再去找这么一个好兄弟呢！”

白如云浅浅一笑，露出一口编贝细齿，他看了左右一下，裴大希忙问道：“兄弟！你想干什么？”

白如云含笑道：“裴先生你坐下，我有话要给你说！”

裴大希忙拉过一张椅子，一面坐下，一面尚自皱眉道：“你还是尽量少说话，说话伤神的！”

白如云摇头笑道：“无妨，我要不说才伤神呢！”

裴大希心中一怔，暗想以他个性，很少如此，他要说的，一定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话，到了现在他说出来，足见他对自己的病势也没有太大的希望了。想着不由黯然的点了点头，佯笑道：“那你就慢慢的告诉我吧！”

白如云含笑点了点头，他一双眸子，仰视着屋顶，叹了一口气道：“老道去了有几天了？”

裴大希皱眉道：“有好几天了，大概也快回来了！”

白如云点了点头，眸子随即转到了裴大希身上，他苦笑了笑道：“其实死对于我，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可免的！”

裴大希干笑道：“你是不会死的。”

白如云点了点头又接下去道：“可是，我却有一件压在我内心，最感遗憾的事……”

裴大希一惊，暗忖：“果然我没有料错！”

白如云遂即叹了一口气，说道：“本来，我决心要把这一件事完成的，不论海枯石烂，哪怕天涯海角……”

裴大希张大了眸子，细心的听着，他相当的吃惊，因为由这人口中所说出的话分明是儿女之私，而像白如云如此一个人，居然也会为此而烦恼，这却令他想不通！

他只是静静的听着，不打扰他，白如云眨了一下眸子，无力的又闭上，痛苦的道：“可是，看来，这一愿望是达不到了！”

裴大希握住他一只手，笑道：“不会的，你不要想得太多，那是一件什么事？如果必须的话我可以为你去办！”

白如云苦笑了一下，他摇了摇头道：“那倒不必了，我所以要和你谈，就是为了要你证实一件事。”

裴大希怔道：“证实？证实一件什么事？”

白如云浅笑了笑，他笑得很平静，就像是没有生病一样，反问道：“裴先生，这几个月的相处，你认为我这个人如何？”

裴大希先是一怔，遂哈哈一笑道：“这个何必还要问？自然是人中之杰了！”

白如云摇了摇头道：“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你觉得我这个人有感情没有？”

裴大希注定了眸子，正色道：“你问我，我也就实在告诉你了，你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人，只是你表现的方式不同，而且你一向不愿随便给人……”

才说到此，他觉得白如云，那只抓着自己的手，握得更紧，他脸上带出一层无比的喜悦神情，于是裴大希顿了一顿又继续说下去道：“……可是一旦你把感情给了谁，一任天长地久，这份感情都不会变质的，可是庸俗的世人，却不能一一尽自领会罢了！”

白如云眸子里放出异样的光彩，他含着无比喜悦道：“是的，是的，我要你证实的，也就是这一点。”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道：“人们都常批评我冷酷，说我没有感情，其实我不是那样的，我只是过于偏激而已！”

裴大希心中感到奇怪道：“到了此时，他又何必把我唤来？只为了强调这一点吗？”

他心中正在狐疑，白如云又张开眸子，道：“你和老道，是我生平良师挚友，知我爱我，对于你们来说，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们相处得很深了，从你们那里得到的也很多了，只是我却什么也没给你们。”

裴大希摇头笑道：“你给我们的也很多了……你给老道的是‘依赖’、‘骄傲’和‘感情’，而给我的除了以上三种以外，还有‘健康’，这些我们从别人身上，是无法得到的。”

白如云沉默了一会，也许他认为裴大希所说的并没有夸大。

裴大希说完了这句话，内心十分痛苦，他紧紧握着白如云的手，道：“把你内心的话告诉我吧！我知道你心中还有未说的话。”

白如云猛地张开了眸子，很快的在裴大希身上转了一周，随即苦笑道：“你真是知我至深……裴兄！你可相信，我深深爱着一个人么？”

裴大希心中虽奇怪，但表面并不现出，只淡淡一笑道：“每一个人，都会爱一个人的……她是谁？”

白如云停了一会，才道：“她叫伍青萍，是一个内外都美的女孩子。我……很喜欢她。可是……”

裴大希早已从老道那里，略知一二，但是他却不动声色，试探着问道：“这个伍姑娘现时在哪里呢？”

白如云黯然神伤，接着道：“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找到她！不过……唉！这是不可能了！”

他矛盾的自语着，裴大希心中却在盘算着，老道此行前，也曾说过，一定要设法把这位姑娘找来，不知能否如愿……

他想着不由一笑道：“天下事，有时是很微妙的，也许过几天，这位伍姑娘就来了！”

白如云猛的一下坐了起来，道：“她会来？”

随着他又同泄气的皮球似的倒了下去，脸色黯然的惨笑道：“你只是这么说说而已！”

裴大希见他居然一下竟能坐了起来，不由大吃一惊，当时几乎吓呆了，暗忖：这伍青萍的魔力真大，我的百副灵药都无能为力，只听见她的名字，就能使他一下坐了起来，看来生命之力，有时确是无可理喻啊！由此他心中，更暗暗决定，要设法使伍青萍来此和他一晤了。

他这么想着，一时没有说什么。白如云端了一阵，微笑着又说道：“这个女孩子很可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裴大希见一提起伍青萍，居然好似令白如云病情减了三分，不由心中暗喜，忙接口道：“她可曾爱你？”

白如云不由剑眉微轩，裴大希正自后悔不该问他这句话，白如云却叹了一口气道：“我……不知道。”

他忽然伸手往怀中摸去，裴大希忙制止他，遂伸手入他怀中问道：“你要拿什么？”

说着他却拿出了一张发皱叠着的纸，白如云目光一喜点头道：“就是这个……这是她写的……你念一念吧！”裴大希慢慢打开这发皱的纸，暗忖道：“原来他竟如此情痴……”

想着轻轻念道：

“白云深处曾为客，  
青萍随波任浮沉；  
多情自古空余恨，  
长忆天边一抹红。”

他不禁微微叹息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白如云这一刹那，眼角已湿透了，他闭着眼睛道：“放回我衣袋里。”裴大希依言把这张纸叠好，又放回他怀中，一时慨然。白如云忽地张开了眸子道：“有人来了。”

裴大希一惊道：“谁？不会吧！”

白如云道：“啊！北星、南水，他们怎会来了？裴先生，你快去带他们来吧！”裴大希将信又疑的走到门口，往山下望去，果见百丈以外，两个黑影，飞快地往上驰着，他不由心中一惊，暗想道：这白如云真神人也，在病中，居然有此听力，以此看来，他“两相神功”分明已成，只是临终竟走火入魔，一待病去，怕天下无敌了！

想着忙走下了几步，才看清果是一双幼童，一路飞纵着向上扑来。

二童子年岁均在少年，一路走着，尚且互相说着，可是神色至为仓促，霎时之间，已行到了裴大希身前。

“请问这里是游剑峰不是？”

裴大希方自点头，即见另一身材精矮的小孩，喘青上前问道：“请问……请……问……”

那前行的童子皱眉，回头说道：“唉呀！我已经问过了，你又何必再问一遍！”

裴大希见状直想笑，只是心中惦记着白如云，总算没笑出来，当时点头道：“你们是南水、北星是不是？”

二人立时一怔，南水点了点头道：“是的！是的！我是南水，他是北星，你怎么知道？”

说着用手指了北星一下，北星也点头结巴道：“我北星，他南水，咦？你知道？老秀才！”

这几个月以来，他总算练习得自己也会说话了，这几句话说得裴大希直皱眉，他咳了一声道：“你们别吵，跟我来！”南水皱眉道：“我们是找白少爷！”

北星结巴道：“找……铁旗侠，他是我们的主人。”

裴大希点头道：“我知道！你们小声一点，他现在正生着病。”

二小童连连点着头，裴大希领着二小童直接到了白如云房中，白如云正张着一双渴望的眸子在等待着，他微笑着点着头道：“南水、北星……”

南水、北星忽然怔住了，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瘦弱的人，就是他们的主人。

终于，他们由白如云的微笑里，认出来了，一时不由大惊失色。

南水哭叫道：“少爷……少爷你怎么会成这样了？”

北星却一直跪在白如云床前，用沙哑的嗓音哭道：“少爷……少爷……”

白如云这时也自一阵心酸，但却皱着眉道：“快起来！快起来！不许哭！”

虽是在病中，他仍然有这种威力，二小童双双站了起来，一面抽泣着用手抹着眼泪。

白如云这时一打量二小童，见几个月不见，二小童样子也变了，变得又黑又瘦，尤其是头发又长又乱，就好像两个小叫化子一样！

当时心中十分难受，停了一会才道：“谁叫你们出来的？我走的时候，不是关照你们好好看着家么？”

二小童立在床前，用手扶着床栏，只是流泪，吸着鼻子，半天南水才道：“我们想少爷……”北星只是点着头。白如云长叹了一口气，这时裴大希含笑走过来，对白如云道：“他们两个小小年纪，千山万水，来此已是不易，足见一番热诚，你就不要怪他们了！”

白如云点了点头，无力的地对二小童道：“见过裴先生。”

二人弯腰叫了声：“裴先生。”

裴大希摆手道：“你们不要多礼了，你们怎知主人在这里呢？”

二小童一起开口，最后北星看了南水一眼，小声道：“你……说好了！”

南水这才一五一十的侃侃道来，裴大希不由连连摇头叹息不已。

白如云听到后来，不由张大了眸子：“你们见到了伍姑娘？她人呢？”

南水皱着眉道：“她说她要去给少爷讨药，匆匆就走了。”

白如云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她这是何苦？”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脸上闪着极度的兴奋之色，裴大希又问道：“这位伍姑娘还说了些什么没有？”

北星在一边连连道：“有……有……你说！”

他用手指了指南水一下，南水用手搔了一下头，用力的想着，道：“她只是哭……她说都是她害了少爷，我们问她怎么害了少爷，她也不说，光是哭，后来叫我们两个快来，还叫我们告诉少爷，她一定来看少爷。”

“啊！她要来这里……你说，我还能见到她？”白如云颤抖着说。

这句话后来的声音都有些变了，裴大希安慰他道：“你放心……小兄弟！我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白如云启齿一笑，随即把眼睛闭上，他内心燃烧着极度的兴奋，他确是不能相信自己会死的，因为他是有着强力生命意志的人啊！

二小童扶在床栏边上，眼中浸着热泪，裴大希偷偷对他们摇了摇手，二小童遂止住了抽泣。

这时白如云竟自入了梦乡。

半月以来，他都是睁着眸子，与命运抗衡着，裴大希用尽了药力，也不能使他稍睡一刻，想不到这一时间，他突然睡着了。

裴大希走到床前，弯腰听了听，面上带着喜色点了点头，随即轻步走出来。

二小也跟着走出，南水流泪道：“裴先生，少爷的病要不要紧？”

裴大希皱着眉，半天才道：“这要看他造化了，不过从他面相上判来，他确实不像是个短寿的人！”

北星这时一个人坐在石头上，他痴痴看着山下的白云，眼泪不停的流着。

他用脚踢着山边的石头，他的脑中惦记着主人的病，小心眼中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裴大希走到他的身边，叹道：“你们不要伤心了，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我想你主人，一定会有救的！”

北星擦了一下鼻子，也不哼一声，三人正在临风伤感之际，忽见一个六旬左右的老人，一身青布衣服，他背上背着一个黄布包袱，在眼前出现了！

裴大希怔了一下，这老人已走至面前，双手抱拳道：“借问一声，有一位铁旗侠白少侠，可是在这里？”

“不错！是在这里。你是谁？”

这人笑了笑，说道：“这么说是不错了！”

裴大希含笑道：“贵客尊姓？来此有何贵干？”

这人匆匆把背后一个黄包袱解了下来，双手奉上，面带微笑道：“在下奉了三百老人之命，为哈古弦老侠客送点东西。嘿嘿！”

他干笑了两声，转动了一下黄眼睛珠子道：“白少侠贵体欠佳，在下也不打扰了。”

裴大希接过东西，心中已有点了然，不觉顿时大喜，他喜道：“贵客请入内少坐如何？”这老者连连摇头道：“不坐了，此药一到，白少侠贵恙定必复元。”

他说着头也不回，扭头就走了。

裴大希慢慢打开这黄布包袱，只见内中十管斑竹，都有火漆封闭。

他在鼻子上嗅了嗅，不禁狂喜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一时只觉心花怒放，二小童一齐偎上来道：“这就是冷玉膏么？”

裴大希大笑道：“谁说不是？真想不以三百老人居然如此慷慨，白如云的命是有救了！”

他匆匆返入室内，当时在白如云床前大声叫道：“老弟！老弟！”

白如云突地一惊，睁开了眸子，只见裴大希笑得嘴闭不上了，不由动了一下嘴皮子道：“什么事？”

裴大希举了一下手上的药道：“老弟！你有救了……有人送药来了！”

白如云不由眸子一亮，他惊喜道：“老道来了么？”裴大希摇头笑道：“他倒没有来，你绝对不相信，这药是谁送来的。”

白如云忙问道：“是……谁？”

这时南水也在一旁笑道：“是三百老人差人送来的。真想不到！”

白如云本来的笑脸，忽然消失了，他皱了一下眉道：“什么……是三百老人送来的？”

裴大希这时已迫不及待，用火在烤着封管的火漆，白如云忽然抖声道：“且慢！”

裴大希愣了一下道：“是真的呀！”他说着由包袱之中又抽出了一封信，随即撕开，内中是一张素笺，打开来，只见信中写着：

“今差人代哈古弦赠上‘冷玉膏’十支，希点收为荷！”

三百老人手启”

裴大希点了点头道：“原来是哈古弦送的！我就奇怪他们怎会这么大方！”

说着把药递到白如云面前让他看了一遍，白如云看完之后，眉头紧紧的皱着，半天才道：“裴先生！我看这事有点不对。”裴大希这时已用火烤开了一支，拔开塞子，只见白如浓乳似的膏汁，正是那万金难求的冷玉膏，不由笑道：“你太多疑了，这药是真的，一点也不错！”

白如云叹了一口气道：“三百老人恨我入骨……他们为何会来救我？”

裴大希也不禁愣了一下，他皱了一下眉道：“可是，这药是哈古弦托他们送来的啊！”

白如云摇头苦笑道：“哈古弦救我倒也可信，只是这种药经过三百老人的手，就令我大为怀疑了！”

他这么一说，裴大希也不禁吓了一跳，当时又仔细的看了看那药，摇头道：“可是这药是千真万确的呀！再说……你的病也不能再耽误了！”

白如云有气无力的望着裴大希，问道：“送药的人呢？”二小在一边道：“走了……”

裴大希笑道：“这人太客气了，放下药就走了。”白如云皱眉道：“他叫什么名字？”

裴大希被他这么一问，倒是一愣，当时摇了摇头道：“问他他没有说。噢！被你这么一说，我倒真有些害怕了！”白如去脸色又恢复为苍白的颜色，他苦笑了一下，道：“所以，这药千万不能用……等老道回来，问清楚了再说。”

裴大希皱着眉，叹了一口气道：“这可真是愁人了……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白如云了喘一阵，他那双无力的眸子不时的转动着，这位一世奇人，却有超人的智力和见解。

他忽然冷冷一笑，裴大希知道有故，当时轻声问道：“你想到了什么？”

接着，白如云慢慢道：“他们也太把我看低了，我如今已是垂死之人，也不见得就会上了他们的当！”

裴大希一向是足智多谋，只是他不清楚白如云和三百老人的敌视原因，

是以无法揣测这事的真假。

此时闻言，不由一惊，他安慰道：“你还是闭上眼睛休息吧。这药，我再仔细看看！”

白如云忽地张大了眸子道：“那送药人一定未走！”

裴大希道：“他走了……不会吧！”

白如云苦笑道：“裴先生，你书读得太多了，一切都是度之以仁，江湖中人心险恶，你却是不知！”

裴大希非常佩服，白如云居然这时，尚有如此的智力分析一件事情。

当时不由紧张地问道：“那么以你之见呢？”

白如云微微闭上了眸子，随后又慢慢睁了开来，他徐徐的道：“以我看  
来……这人定是一武林高手，他一定隐藏在山中，也许……”

他眨了一下眼睛道：“也许今夜他会来。”

这一句话可把裴大希吓住了，他是一个不通武技的文人，自然吃了一惊。

一旁的二小童也是一惊，南水立刻咬牙道：“少爷放心，他来了，我和北星两人对付他，不把这小子蛋黄给打出来才怪！”白如云眸子一扫，他却吓得马上把头低了下来了。

裴大希不由笑道：“对了！有他们俩对付他还不行？”白如云深深的皱着眉，轻叹了一声道：“老裴你太笨了……”裴大希一怔道：“我笨？”

白如云闭上眼，有气无力的道：“南水，北星虽可对付他，但却不知来  
人有多少，一举不歼，反倒打草惊蛇！”裴大希点了点头道：“可是总经  
不对付他好呀？”

白如云接下去道：“现在三百老人尚在假仁假义的暗中下手，一旦抓破  
了脸，难免亲自兴师，那时试问，我们谁能抵挡？岂不是等死么？”

裴大希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可是我们总不能今晚上  
等着他来？”

白如云黯然一笑，说道：“我们等着他来。”

裴大希翻了一下眸子，白如云冷冷一笑道：“这人来此，是探我到底死  
了没有……”

裴大希不由一拍手道：“啊！我知道了，你只要装死就行了！”白如云  
点了点头道：“对了。天一黑，你就布置一下吧。南水、北星穿着白色孝衣。”

裴大希皱眉道：“这个我知道。”他搓了一下手道：“不过，我还是有  
点不相信，也许是你过虑了！”

白如云看了他一眼，道：“如果今夜他们不来，证明这药就是真的，你  
明日尽管服用就是了。”

裴大希笑了一笑道：“好！我猜他是不会来的。不过，我们不妨小心一  
点就是了。”

他站起身来叹道：“这才真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白兄弟！你的  
磨难也太多了！”

他向南水、北星二人点头道：“来，跟我去布置一下。”

二小童这时早已怒形于面，出室后，南水向裴大希道：“裴先生，少  
爷为什么不叫我们对付那老头儿？”

裴大希笑道：“也不是不叫你们对付，是怕你们万一对付不了，叫那人  
跑了就麻烦了！”

北星恨声道：“我抓……死他……”

裴大希这时到了另一间房中，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匹白麻来，当时比着二小童身材，组针大线的凑合了两身孝衣，嘱咐二小童道：“到了晚上，你们就穿上，趴在白如云床边，假装睡着就是了。”

北星问道：“少爷呢？”

裴大希抖抖一块白布道：“把这个盖在他身上就行了。”

二小童连连点头，裴大希想起一事，特别嘱咐道：“你们要特别注意，要是这贼子敢下毒手，你们就得先下手，千万不要让他先下手，否则就糟了！”

南水连连点头道：“你放心，决没问题。”

他对北星道：“北星，我们一人一边守着少爷，这人要是只看看少爷，那我们就装着没事，假如要下手，我们两边摆倒他！”

北星点头结巴道：“知……知道，我用劈空掌打……他。”

裴大希又找来了两根白蜡烛，用烛台插上，放在一张案子上，又找了四个药盘子摆上，看起来，还真像是办丧事的样子！

一切都弄好了，还找出一管药来，把药先倒出来，空着管子，放在白如云床边的一个茶几上。

这时天色已经快黑了，白如云又把二小童唤至床前，低声嘱咐道：“我方才想了，这人只要到我床前，看我之后，你们就要设法给他一些厉害瞧瞧，但却要放他回去。”

二小童连连点头，裴大希笑道：“你的意思是想叫他回去报信说你死了？”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是的，这样三百老人就安心了。”他说着紧紧的咬了一下牙，恨声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待我复元之后，三百老人这三个老东西，我岂能饶他们！”裴大希见他咬牙切齿的恨态，心中也不由吃惊，当时冷冷一笑道：“依我看，这三百老人定是知道你两相神功已成，自知不敌，所以才想出此一毒计。”

他遂又摇了摇头道：“不过，我总希望这是假的。”说话之间，天色可就愈发暗了。

裴大希命二小童换上了衣服。

然后才把蜡烛点了起来，把门虚掩上，又用白布放在白如云身上，仅露个头在外，以便随时可拉上来。

再把灯火拨小，这份惨相可就十分逼真了。

二小童方才哭过，眼泡还是肿的，这倒不用假装就行了。他自己却进到里面房中去了。

为了小心起见，从现在起，准也不再说话，只是静等着这陌生客的来临。可是时间慢慢的过去了。

桌上的白烛已燃了一大半了，还是一个人影儿都没有，白如云紧紧的皱着眉毛，暗想：“莫非是我多疑么？”可是他又不相信三百老人会如此慷慨，他心中不禁又惊又喜，暗忖：“要是我多疑，这药想必是真的！”二小童各自趴伏在床边，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白如云方自不耐，忽地一阵风过，隐隐传来一声极为细微的声音。白如云马上一点头，南水就伸手把他身上白布向上一拉，连头一起盖住了。

二小童也随即闭上了眼。白如云本来已离死不远，这时再一挺直闭眼，简直就和死人一样！

### 第三十章 痴女怨男终成美眷

各人伪装完毕之后，又过了一会，二小童已睁了好几次眼，正自不耐，却听见的轻微的咳声，那声音小得很。

白布之下的白如云，由不住钢牙暗咬，他心中狠狠的忖道：“好个三百老人，我白如云只要这条命保住了，我定要活活判你们十年徒刑！”

想到此，暗中用丹田提起一股元气，双目一翻，停住了呼吸，借着这一口丹田之气，他可以支持一盏茶的时间。

来人，正是“金银双翅”中的“银翅子”丘明，这次暗中受命木苏和水梦寒，来此确实是欲置垂危中的白如云于死地！

银翅子丘明和其兄金翅子苏元九是绿林中已洗手多年的大盗，一身功夫确实不凡！

这次因贪图重酬，竟昧下良心，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若非白如云有知在先，看来是难逃一死了。

南水、北星二人由指缝里外观，果见一口雪亮的剑刃，在门缝里上下游了一趟，随着这门就推开了！

跟着这人在外稍停了一刻，一矮身，唿一声，轻如狸猫似的已纵了进来。

白如云虽在布下，可是对这人行动，了如指掌，当时看清了这人六十上下的年岁，黄焦焦的一张脸，唇下留着短短的三菱羊须。

矮矮的个子，一身黑色紧身衣，靠胸前红彩带，扎着十字结，背后是一口空的鲨鱼皮剑鞘，右肋下却佩着镖囊，白筒袜云字履，由来人这一副打扮上看来，已知来者不凡了。

南水和北星一顾之下，相继惊心，两人俱看出来人，正是白日前来送药的老人，一时都暗自提防着！

这人轻身尖足，很快的在堂屋里走了一转，他的目光移在供桌之上，似乎吃了一惊！

他看了一会，脸上似微露喜色，随着轻轻把剑插回到鞘中。

二小童见他身形向下一矮，向前一伏，也不知他用了一手什么功夫，已把头伸到了白如云这间房中了。

一对三角眼，炯炯的放着光，在室中左右看了几转，二小童清晰的见他嘴角上挑着，带着无比的欣喜之色，跟着打了个旋风，整个人都进来了！

白如云暗道：“好大胆的贼子……”

当时停住了呼吸，这人入室之后，先不奔床前，竟自往放药的茶几上行去！

他由几上，把那装“冷玉膏”的空竹管子拿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又倒过来看了看，证实管中药已空了，脸上霎时带出了一副阴森森的得意微笑！

他放下了竹筒，回过头来，那一双精光闪闪的眸子，死盯着床上的白如云。

二小童见他慢慢走到了床前，都不由暗自力贯双臂，随时待发。

这个人倒也是内行得很，只见他以二指把白如云面上白布轻轻一揭，立刻现出了白如云青白的面孔。

他轻轻以手在鼻下试了试，又细看了看白如云双眼，这才又把白布盖了上来。

二小童吓出了一身冷汗，有几次都差一点要动手。

这人放下白布，想是已判定白如云已死，去了戒心，竟自微微冷笑了一声道：“这可怪不得我丘明，你来生找三百老人去算帐吧！”

他说着似乎不愿在此久留，一连后退了三四步，不想足根正碰着了矮几，发出了“碰”的一声。

二小童早就想动手了，只是苦无机会，这时如何肯错过，这声音一响，南水首先开目，大叫道：“北星有贼了！”

他叫着，猛然身形一纵，已用“虎扑”式，朝着这丘明猛扑了过去。

银翅子丘明一时也吃了惊，阴笑了一声道：“小王八，你叫什么！”

他哪里会想到，这两个小孩，是白如云手下得力弟子，只以为是普通会个三招两式的小孩，哪里把他们放在心上！

南水这一扑去，丘明居然不逃，反倒往下一矮身，用“金剪手”，照着南水两肋就插。

南水厉叱道：“害死了我的主人，还要来害我们，今天小爷爷跟你拚了！”

他说着已旋向了一边，这时北星早已是一声不哼的由右向左，右掌用“劈空掌”，一声不出的猛然劈出。

银翅子丘明一式未逞，心中不由一惊，看不出这小孩居然还有如此功夫。

他这里一招未完，猛然右肋后一股极大劲风劈来，当时大吃了一惊，暗道：“不好！”

还算丘明四十年来未把功夫扔下，此时一觉不妙，本能的向上一挺，拔起三尺，但这是室内，可不比室外如意施展！

就如此，北星这种劈空掌力，仍然由他右股扫了过去，以丘明这种功力，竟疼得忍不住口中“唷”了一声，身形往下落，踉跄了四五步，才算站稳。

急痛攻心之下，一瞧暗袭自己之人，竟是那另一小童，丘明这一霎时气可更大了，他冷冷一笑道：“好小辈，有种外面来！”

他说着身躯一拧，已窜出房去，南水这时已扣好了一掌“丧门钉”。

他身子向外一纵，口中已自喊道：“打！”

跟着用“阴把”向外一翻手腕子，这一掌五枚“丧门钉”两上两下中间一枚，只一闪，已临近到丘明身后，丘明向下一塌腰，用“铁犁耕地”式，贴着地面一转，五枚暗器全打空了。

这时北星已尖啸一声，扑身而上，双掌用“龙形穿身掌”向外一送，丘明识得这一手厉害，厉哼了一声：“好！”

他向外一滚身，可是猛地里南水又已扑到，双掌上是“黑虎伸腰”，直奔丘明后心击去！

银翅子丘明作梦也没想到，这看来毫不起眼的一对小童，居然有如此身手，一时不由大为惊心动魄！

又因为刚才为北星劈空掌所伤，这条右腿连举步都难，一时调转大为不灵。

这时在北星，南水双攻之下，他可是不能兼顾了。

南水这双掌一闪而至，丘明“翻天”式向外一领，不想北星劈空掌已到。

丘明一声长啸，倏地腾身而起，可是二小童这时已把丘明恨之入骨，此时见他想逃，哪里容得！

南水一扬手，又打出了两枚“丧门钉”，银翅子丘明在空中猛一扭，可是南水的丧门钉仍然由他双腿边上擦了过去，划了两道血槽！银翅子丘明自出道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凌辱？顿时怪哼了一声，身形在空中一挺，用“八

步赶蝉”的轻功，飘出了三丈以外！

他身子向下一落，嘿嘿冷笑道：“你们两个娃娃报上名来！”南水这时向前一窜身，冷叱道：“你家小爷爷南水、北星是也！”

丘明这时自知受伤，对方又是二人合力，久战下去定要吃亏。

当时一咬牙，恨声道：“好！你家丘爷爷早晚取你们小命！”他说着一声尖啸，双臂一抖，竟自向乱石如云的山峰之下直泻了下去。！

南水、北星不约而同，跟着向他打下了一掌暗器，隐闻得那丘明“吭”的一声，知道竟又令他吃了亏，一时心喜不已！短时的静寂之后，南水道：“这家伙总算挂了彩！”北星恨声道：“气人，叫他跑了！”

南水一面转身，一面道：“少爷说不可致他死……叫他回去好报信！”

北星兀自愤愤不已，二小童方自进门，却见裴大希已含笑外出道：“真行！我都看见了。”

南水咧着嘴笑道：“要不是少爷要留他活命，我早就把他打趴下了！”

北星嘻嘻一笑，比了一下手式，结巴道：“我……劈空掌，打中……”

裴大希笑着拍拍二小童的肩膀，道：“你们辛苦了，白如云真料事如神……我算真服了他了！”

说着三人一起进室，只见白如云正自痴痴的看着屋顶，他的脸色变得益发难看了。这时见三人转回，淡淡一笑，有气无力的道：“他……跑了么？”

裴大希黯然点了点头道：“南水、北星把他打伤跑掉了！”他遂走到了床前，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居然为你猜中了……看来这药中定有诡诈了！”

白如云唇角微微上弯，似嘲笑又似骄傲的笑了笑，裴大希这时把预先倒出的药，细细拿在灯下观看了一阵，白如云讷讷道：“裴先生，这药应如何施用？”

裴大希放下了药管道：“这种冷玉膏应顺血而行，用时以金针刺穿两脉，徐徐注之！”

白如云点了点头，裴大希这时细细以手搓之，又就近灯下看了看，不由脸上突然变色，口中哦了一声，白如云惊问道：“怎……么？”

裴大希瞠目变色道：“原来这药中竟有这东西！”他冷笑了一声道：“毛刺！这是竹筒上的东西！”白如云眨了一下眸子道：“好毒的东西！他想这么害……我却偏偏不中他的计。”

二小这时吓得脸上变色，裴大希再把另几支取过，一一开视之，俱是一样，当时不由摇了摇头道：“好阴险的计谋，这要是注入血液之中，不出一个时辰，周身麻肿而亡。幸亏……”说着忙把这几管药紧紧包扎了起来，搁置一边，他走到白如云床前，叹道：“吉人自有天相，小兄弟！你再坚持个三五天，一定会有救的！”

白如云苦笑笑道：“天下没有愿死的人，我还要留着这条命找三百老人算帐呢！”

裴大希不敢在他床前久待，怕他伤神，当时悄悄退下，对白如云这种毅力，他深为感佩，只是老道还不来，一切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第二天的黄昏，白如云的病态已经由平静而转入剧烈了，他不停的在床上颤抖着。

可是他只是紧紧的咬着牙，至死也不发出一声。在旁边侍候的二小童早已哭了个失魂落魄，有几次裴大希硬要把他们劝住，可是当他们目睹着白如云这种痛苦的神情，怎么也不能遏止住自己的悲哀。

可怜的白如云，想必他已知自己，将是不久人世了，所以对二小童的哭声，并未加以制止，他那双明亮的眸子，只是透过了窗子，向遥远的天边望着，也许他尚有未了之事吧？也许他是在期待着谁吧？

这一霎时，他脑中闪过了一些人影，最令他切齿的，却是那霸占他母亲的陆老虎！

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痛苦的呻吟，以及陆老虎的狂笑之声！

多少年了，他一直不敢去想这件事，对于母亲，他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漠之感，因为他觉得她太软弱了，软弱得令人生恨，可是这一霎那，他觉得自己完全错了，母亲是无辜的，也许她早已盼着自己这个儿子，能把她拯救出苦海，而自己却是犹豫至今。

往事——从他脑中经过……

他回忆着当自己尚是幼小的生灵之时，所身受的一切，还有陆老虎狰狞的笑声。

白如云只觉得一股热血上冲脑门，倏地张口大喝一声：“我杀了你！”

随见他一阵颤抖，竟自昏了过去。

这一下可把隔室的裴大希及二小童吓坏了，慌忙赶了过来，裴大希见状，只当他是死了，不由得猛跺了一下脚，咧口泣道：“完了……”

二小童更是一扑而上，伏床号啕大哭不已！

“少爷……少爷啊……”

在距离这房子顶多十丈以外的山道上，一个发如乱草的老道，正在疾行着。

这种断肠的泣声，传入到了他的耳中，就像是打了一个晴天霹雳。

他颤抖的停住了身子，口中喃喃道：“天啊……这是怎么了……这是不可能的啊……”

忽然，他像发了疯似的，一声大吼道：“小鬼头……你怎么了！”

只见他身形扑纵着，如惊雷骇电般扑向了这座石室之中。

那堂屋的门紧紧关着，老道厉吼了一声：“徒弟！徒弟啊！”

只见他双掌向外一翻，这扇门“轰”的一声巨响，震了个粉碎。

随着老道的躯体，似疯神似的闯了进去。

这时裴大希已发觉出白如云并未死，听到了这声巨响，吓得扑出来看，正巧迎着了老道的冲势，他口中惊喜的叫了声：“老道……你！”

可是这一霎那，这道人的两支眼已完全红了，他一分双手已把裴大希双肩抓住了，一抬双臂，裴大希已被举起来。

遂见墨狐子咧口大哭道：“他……怎么了？”

裴大希被秦狸这种突然如凶神般的态度，吓得一怔，忙道：“他……没有……”

话尚未完，老道已大吼了一声，就手一抛，可怜老裴这身皮包骨头，如何经得起他这种神力，如同一个皮球似的被抛了起来，“砰”一声，撞在了屋顶之上，跟着叭哒一声摔了下来，竟给活活摔昏了过去！

老道这时，早已扑到了白如云床前，见南水、北星二人，正在伏床低位，他一伸双臂，向外一分，二小童也给摔了一个斤斗。

随着他那如同破锣似的嗓子，大哭道：“徒弟啊……徒弟啊……”

一时只见他扑过去抱着白如云挺直的身子，泪如雨下，他用双手拚命的抓着自己如同乱草似的一头头发，大声哭叫着。

“啊！啊……我可怜的白如云！”

其实他只要用手试试白如云的鼻息，他当会发现白如云并没有死！

只是他又哪里会想到？

这一阵大哭，只哭了个死去活来，再加上二小童一左一右的助威，这整个房子，都快要塌了，充天震耳的哭声，就是过往天空的飞鸟，也会闻声恻然！只有那医学专家裴大希，兀自静静的躺在地上，尚在昏迷之中。

一切都是那么巧，不信你看！

一个青衣素服的玉女，悄悄进来了！

她就像一个幽灵，她颤抖着，那花也似的面颊，这一刹那，就像是一块惨白的玉石，明珠也似的眼泪，由她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瞳子里，不停的往下淌着！

她每走一步，像风摆残荷也似，她双手紧紧抓着一个紫缎子小包，那是“冷玉膏”！只听她用着断肠的声音喃喃道：“云哥哥……你的药来了……”

忽然她一交摔倒在地上，香肩连耸，只哭了个肝肠俱裂！

这突然的声音，不由得使老道二小童俱吃一惊，由不住一齐回过头来！老道一看之下，不禁咧口泣道：“好姑娘……你来了……小鬼头，小鬼头！他已经死了……姑娘，一切都完了！”青萍止住了泪，悲声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道涕泪横流地道：“刚刚……哇！我可怜的徒弟啊！”他说着又趴到了白如云身上，大哭了起来，二小童更是以头连连撞着地！

奇怪的是，伍青萍这一霎时，却没有再哭，她只是呆呆的，如同一具木偶似的看着床上的白如云。只听她抖声道：“如云哥……你就这么死了？你不要我了？”

大颗的眼泪，顺着她冰洁的脸蛋儿，噗籁籁的滴了下来。她举起玉腕，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这一刹那，她一切的希望，一切的幻想都消失了！

当希望失去时，也就是人生的没落……是的！任何人都是生活在希望里，西谚云：“没有希望的人生，好似缺乏源头的泉水。”这话是一点不错的！

伍青萍这一霎时的感慨，读者不难想知，她离开亲人，只为了这个人！

她整个的生命，也可以说完全是为了这个人，可是就在成功前的一刹那，却失去了她这心爱的人，她的生命也没有意义了！

她痴痴的想着，要不是为了哈小敏，就可以早到半天，那么一切也就解决了（至于哈小敏为何离她而去，后文自有交待）。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渺小的人类，是不能与之抗衡的！青萍伤感着，流尽了她的眼泪，她嘴角微微的动着，低低的诉道：“白如云，我去了！我不会负你的！因为这一生，你是我唯一所爱的人。我走了，你安息吧！”她这么低诉着，轻轻站了起来，用袖子把脸上的泪抹了抹，然后看了室中各人一眼，悄悄回转了身子，消失在门外。裴大希用手摸了一下头，在地上翻了个身子，室中哭叫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他猛然坐了起来，皱着眉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拚命摇了摇头，才想起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不由咕噜一声站了起来。

他冷笑着走到白如云床前，大声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是怕他不死是不是？”

老道仍在把鼻涕一把泪的，闻声看了他一眼，沙哑的泣道：“姓裴的，我临走之时，是怎么交待你的，现在好了……他死了，咱们两个的交情也就

算完了！”

此时二小童尚在大哭，裴大希一跺脚道：“你们不要哭行不行！”

二小童暂时停住了哭声，南水看了他一眼，抽搐道“为什么……不哭？”

北星泣噎道：“这人……心真狠……一滴泪也不掉！”二小童说着又自放声哭了起来，裴大希扑到床前，又不放心地以手在白如云脉门上摸了摸，更证明他是没有死，不由大吼道：“他又没死！你们哭什么？这不是催他死么！”这一句话，果然似一声雷，顿时把各人都震住了。老道抹了一下脸，皱眉道：“你说什么？谁没死？”裴大希涨红着脸道：“谁？还会是谁，当然是白如云！”老道愣了一下道：“他没有死？怎么不动？”

说着竟似不信，还用手去拨白如云的眼睛，裴大希想起来有气，一把把老道推开，叫道：“你先让开！这都是些什么事！一进门跟丧神一样，又哭又叫的！”

老道被他推开，满面惊异的看着床上的白如云，他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抖着声音道：“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二小童也不哭了，一个个都眼巴巴的看着床，裴大希一面坐下，一面冷笑道：“开玩笑？等救醒他，咱们两个还有一笔账没完，我也不能叫你白摔！”

他说着双手在白如云两腋之下一扭一捏，慢慢运起功来，似乎半盏茶之后，白如云竟长吁了一声，悠悠醒了过来！

他张开了眸子，环视一下左右，发现老道也在床前，不由惊喜的动了一下，开口道：“老……道！”

墨狐子秦狸这一霎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抖动了一下，大叫道：“小鬼头！小鬼头！”

他扑到了床前，抓着白如云一只手，大笑道：“啊，啊，你还活着……我的天……”

二小童这时也不由破涕为笑，一时之间，房中充满了笑声，和方才的哭声，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只有裴大希远远的站着！

他双臂互抱着，嘴角似喜又忧，他稍稍领受了一下快感，遂哼了一声道：“你们有什么好笑的？老道！你要的药呢？”

墨狐子正自咧口傻笑，闻言怔了一下，讷讷道：“药……没……要着……”

众人全是一惊，尤其是白如云更是一惊，他面色死灰的惨笑道：“没关系！”

可是老道这时笑着，双手连摇，说道：“不过……你的好媳妇儿，给你把药弄来了！”

他抢上前去，把青萍放在地上的小包举了起来，连连摇着！白如云立时一怔，急问道：“谁……谁？”

老道怪笑道：“是伍青萍，这姑娘真行！”

他说着忽然左右看了看，口中咦了一声道：“咦！人呢？”裴大希这时接过了药，笑着道：“谁呀？”

老道忽然摸了一下头，猛然跺脚道：“糟了！她走了”裴大希紧张地拉着他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走了？”老道急道：“糟糕！方才我们哭的时候，伍姑娘来了，她送来了药，一个人趴在地上哭，说什么晚了，怎么现在没有了呢？”

他说着又大叫了两声，“伍姑娘！伍姑娘！”

白如云这时在床上颤抖道：“啊……老道！你快追！”裴大希也跺脚道：“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快追，晚了也许会出事！”

二小童一听，各自夺门面出，老道怔了一下，脸上变色道：“对，我去追！”

说着猛然扑出门去，一路狂喊着往山下奔去！

裴大希这时微笑说道：“真是个冒失鬼！”

他打开包袱，见内中是一整封竹管，另有一封署名伍青萍亲展的信。

他匆匆把信揣起，一面把药拿出来，含笑道：“小兄弟！这才是人要不死，五行有救，有了这药，三日之内，我保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

他说着笑着合不拢嘴，一面自后室翻出药箱，洗手净面，半个时辰之后，已用金针，把白如云全身穴眼打开，遂以“金针度脉”手法，把“冷玉膏”徐徐注入白如云血液之中。他这里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老道更是急如救火的拚命奔驰着！

他这种轻身功夫，不消一刻，已扑到了山下，可是转念一想，伍青萍就是走，也不过一会的工夫，要说她伤心之下，断断不会如此狂奔疾驰，是以，一定还在山中，我且细细找来！

想着他又往回程找了一遍。

这时天可黑了，在如此大的庐山，在黑夜之中，要想找一个单身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道一路走着喊着，逢人便问，山前山后，山南山北，直跑了七八转，只觉得嗓子都嚷干了，两条腿早就软了！

五六天以来，这两条腿就没停过，再加上这么狂奔，就是铁人也吃不住！

他喘着，坐在一棵树根之下，实在是累坏了！

墨狐子秦狸愈想愈难受，他心里想：“我真是如老裴所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怎么办？”

他眼巴巴的看着天边，脑子里又想到：“这姑娘别是以为白如云死了，跳山涧自杀了吧！那可就……”

想到了这一点，老道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猛然由地上站了起来，低低地叫了声“老天爷！我已经够受的了，别再折腾我了！”

他走到了崖边，向下望了望，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冷冷的风，使他打了一个寒战！

他咽了一口唾沫，实在是渴坏了，喃喃自语道：“这么下去，奶奶的！我老道也要完了！”

忽然不远的寺院里，传来一阵当当的钟声，老道怔了一下，心想：“这里还有庙呀！我讨口水去，今夜说什么也要把她给找着！”

想着往前走了几步，果见百十丈以外，有一座极大的庙宇，月光之下，金碧辉煌！

墨狐子秦狸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拐一拐的往庙里走去。

这时庙门打开着，正有几个尼姑在庙前赏月，老道一拐一拐地走到了近前，弯腰不像弯腰，行礼不像行礼的来了这么一下。

这群小尼姑们不由哗然惊作一团，有的见老道这种僧不像僧，道不像道的样子，都不由掩口而笑！

其中有一个老尼姑，瞪着眼道：“我们这里是姑子庙，你一个道人，来此作什么？”

老道一听，在月下仔细端详了这群尼姑半天，才摸着头道：“啊！是姑子呀”！我还以为是和尚呢！”

老尼姑脸一红，以为老道是存心来开玩笑，不由浓眉一展，叱道：“住口！你这道人好大的胆子，深更半夜，来此佛门善地胡言乱语，小心我们……”

老道本是一肚子怨气无处发作，再被这老尼一叱，不由也一时怒起，当时冷笑道：“哟！好厉害的老姑子！我只问问，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吗？”

此时一群小尼姑在旁七嘴八舌，吱吱喳喳，有的说：“这人疯疯癫癫，理他干嘛呀！”

还有的说：“师姊真有功夫给他闲嗑牙，撵他一边去算了！”

老道虽是一生嘯傲武林，在这种场合里，可真是只有自认霉气！

当时气得直摇头，那群小尼姑还叫着：“不要脸！我们都是女人，你一个男人来干什么？去！去！滚开！”

墨狐子秦狸分辩了两句，他不说还好，愈说，那群小尼姑叫得愈厉害，最后还有人提议要去报官。

老道气得想打人，但只有自认倒楣，水也没喝成，还受了一肚子气。

想着方要转身，忽见一中年女尼由内疾出对众尼叱道：“你们吵什么？师父已上了香了，传你们入内护法，要给新来的那位姑娘落发了！”

众尼才匆匆转回，这中年女尼，杏目还瞟了老道一眼，才冷笑着转回。

老道这时不由吃了一惊，心想：“方才这位尼姑说，要给一位新来的姑娘落发，别就是伍青萍吧？她在心灰失望之下，难免……”

这一想，愈觉大是有道理，当时精神一振，也不觉得累了！

这时那群尼姑都进去了，老道把衣服整了整，心想：“我可顾不得这么多了！要是她真的剃发，可就什么都完了！”

想着身形一弯，“嗖”一声，已窜上了庙檐之上，暗想道：“我墨狐子堂堂武林奇侠，居然深夜来到人家尼姑庙里偷窥，唉！”

想着抬腿，才突然觉得躲不得，他怔了一下，一抹脸道：“管他的！只此一次，反正是为了救人！”

想着见一处正殿内灯光耀眼，不由一塌腰，如同一般黑烟似的，已扑到了殿前。

所幸殿门敞开着，只见殿内人影婆娑，香烟缭，老道见殿门正首，有一石狮子立着，倒是一个好遮身地方，想着一飘身，已落在了石狮之后，真是轻如一片落叶，室内人无一觉察！

只见殿内众尼，分两行排列着，正中的法坛上，站着一个七旬左右的老尼，一身黑色皂衣，她口中喃喃念着一卷经文，一只手翻着经卷，双目半睁半闭，在她身前丈许左右，蒲团上跪着一个少女，老道不看则已，这一看，不由差一点叫了出来！

原来这少女，正是伍青萍。老道不由喜得大口连张，暗忖：“啊，真是她！现在可好了我倒要看看她想怎么着！”

想着仔细的往内中注视着，只见青萍这时面色惨白，秀发都散开，垂在肩上，如同一尊石像似的呆呆低着头。

那老尼念了半天经文，又用手摇了几下铃，这才停下来，随即又拿起一张黄裱纸，上面有字，老道见她凑近灯前，朗声念道：“俗女伍青萍，厌弃五浊恶世，自愿入青云庵，落发为尼，俗世一无牵挂，随身布施纹银五两，以为香火之资，今后无论何故，不得索回！”

老道听到此，不由笑了，心说：“我说出家哪有这么方便，原来她送了银子，怪不得这么快呢！”

这老尼念完了之后，问道：“这可是你自己愿意么？”

青萍点了点头，老尼又问道：“以后不后悔？”

青萍又点了点头，老道不由直摇头，这时老尼忽然提高声音道：“本座赐你法号‘如一’，今后皆以此名之！”

青萍忽然流泪道：“师父，弟子请求命名为‘如云’，不知可行么？”

老道怔了一下，心说：“好痴心的姑娘，如云不是小鬼头的名字么？唉！”

那老尼皱了半天眉，竟自点头道：“也好！你们这一辈都是‘如’字头！如一、如云只差一字，使得！”

说着一拍手道：“上香，如意、如真二弟子侍候落发！”

一旁闪出了两名小尼姑，一人捧剪，一人燃香，先对着老尼施了一礼，遂朝青萍走去。

老道看到这里，可不能再看下去了，当时双手一抖，把事先握好的双掌小石子打出。

这种“满天花雨”的手法，毕竟不凡，只听见“波！波！”一阵响声，顿时满殿全黑，一时大乱了起来，老道已趁乱之间，飞纵了进去，单手一抱，已把伍青萍给夹在了臂下！青萍惊魂之下，尚叱道：“你是谁？干什么？你……”老道低叱道：“好糊涂的丫头，你想出家可不行！”说着一起一伏，已窜上了大殿，起落之间，已如飞而去！不言大殿里掌上灯火，发现失去了青萍，更是乱作一团。且说伍青萍被老道夹着纵跳如飞的驰着。她却挣扎道：“老道！你放开我，放开我！”

老道也不说话，只是拚命的驰着，一盏茶之后，已来到了山峰。

墨狐子这才把青萍放了下来，一时累得汗如雨下，他喘道：“到了！到了！你进去看吧！”

青萍这时说道：“你把我弄来这里干什么？他死了，我何必……”

老道用手推她，一面笑道：“你进去就知道了。”这时南水、北星二小童，已自屋中闻声跑出，俱欢叫道：“姑娘来了！”

青萍看着他们一个个面有喜色，不禁呆住了，愕了一下道：“白如云不是……”

北星这时又跳又笑道：“少爷活了……好了……”青萍一时张大了眼睛，也顾不得再和他们说话了，猛然夺门而进。

果然，她连梦中也想念的白如云，正靠床坐着，他直直的看着她。眼里噙着热泪，他口中呐呐道：“姑娘……”伍青萍早已忍不住，张开二臂，扑到了他的怀中，说不出是喜是悲，是哭是笑！只是……

他们紧紧的抱着，把沾满了泪水的脸贴在了一块。这时候老道咧着大口直笑，二小童也看得呆了，老裴推他们一下，一皱眉一甩头，还是他识趣，大家都悄悄退到外面去了。

巫山的白宅，可是热闹了，处处张灯结彩，正厅上斗大的“白府喜事”，真是够气派！

铁旗侠结婚，这可是武林中天大的喜事，从早到晚，水陆各路英雄好汉络绎不绝，贺礼堆积如山。

老道也破例换上了一身新道袍，头发梳得光亮，迈着八字步儿，周旋在前来庆贺的客人之间，逢人便喊：“哪里！哪里！托福！托福！”

南水、北星更是一人一身紫缎子衣裳，他们直乐得合不拢嘴，小口袋里放的是糖，一边走着，一边往嘴里塞。南水笑道：“北星，结婚是好事！”

北星咬了一口苹果，傻笑道：“好事……好事……”他说着提了一箩橘子往外就走，南水怔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北星连连晃着头道：“送人……不是我吃！”

南水问：“送谁？”

“送给三百老人。”

北星也说着往前就走，南水不由笑了笑道：“对！今天是喜事，叫他们也吃点好的！”

南水说着，也跟着北星直向后面石牢走去，在那里，石牢之中，禁锢着往日叱咤风云的三百老人！

不过，他们虽都被关着，可是刑期不一样，牢门牌子上写的是：

木苏：狡诈、阴损、罪大恶极，刑期十二年。

水梦寒：盲从、阴损，刑期六年。

星潭：自私、任性、无义，刑期两年。他们是被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可是却可互相借着窗口说话。

北星走过来，把橘子分给他们三人，星潭仰着脸，问道：“小鬼！今天发生什么事？外面乱哄哄的！”

南水哈哈一笑道：“少爷结婚了，你还不知道？”星潭揉了一下眼睛，惊讶的道：“白如云结婚了？”水梦寒和木苏，闻言都不由吃了一惊，他们一齐到门边，紧张的问道：“和谁结婚？”

北星结巴道：“和谁？当然是……伍姑娘。”

南水点了点头道：“从今以后，我们就叫少奶奶了。哈！”木苏咬牙切齿道：“哼！她到底还是嫁给了他。哼！”水梦寒冷冷看了他一眼，叹了一声道：“算了吧！老大，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当初要不是听你的话，也不会有今天！”

木苏冷笑道：“所以你的罪名是盲从了！”

水梦寒反唇相讥道：“所以你是罪大恶极了！”二人都呵呵大笑了起来，二小童见他们说得好玩，趴在铁栏上看着他们发笑！

星潭看了木苏一眼道：“其实他判我两年不算多……”木苏一收笑脸道：“两年自然不多了，十二年你就会叫多了！”

水梦寒长叹了一声道：“这白如云也是个怪人，我看他生平大概有关人的毛病，动不动就将人押起来！”

木苏冷笑道：“他连他师父都关，别说我们啦！”说着他眨了一下眼道：“要说，我还不服气，我就不信，他真把两相神功练成了。”

星潭冷哼道：“你这人就是生就一副奸险脾气，到了这时你还不相信？要没练成，凭我们三百老人，会叫他一个毛孩子给押起来？这不是明摆着的事么！”

木苏被骂得脸一红，用手摸了一下头，又点了点头，道：“噢！是的……是……是……”

水梦寒叹了一声道：“老道也不来……妈的！他现在可神气了！”

木苏一听提起老道，不由恨得咬牙切齿道：“这老东西，最阴最损，还说我阴损，他比我厉害千倍！”

星潭这时睡在床上，喃喃道：“我们这是何苦？好好的炼那门子药！这

可好，药炼好了，把他给救活了，却把我们自己给弄到牢里来啦！”

木苏一扭脸，见二小童还在看着，不由气得一摆手道：“给我滚！小子！想做奸细是不是？”

二小童弄了个满脸通红，手拉着手走了，南水边走边说道：“妈的，这姓木的最坏！”

北星结巴道：“他……十二年！”

他们说完就走，木苏恨得往壁上拍了一掌，怒叱道：“想不到我木苏竟会有此一日！”

水梦寒冷笑道：“你一个人不说，还把我和老星都搭上了，我们才真冤枉！”

星潭坐起身来道：“算了吧，就当是我们在闭关，这些年来，尽可以再练练功夫！”

木苏怔了一下，重重跺了一脚道：“对了！对了！”

他趴在壁上咬牙道：“对！这十二年，我们要好好练一种功夫，出去之后，再找他算账！”

水梦寒冷笑道：“问题是你还能活上十二年不能了，你今年已多大？”一句话又把木苏给说愣了，忽然一阵笑声，老道出现在牢前，他向三人一躬腰道：“老朋友们！你们好！”木苏气得一扭身子，水梦寒龇牙道：“嘿！今天道爷挺像个人似的！”

老道嘻嘻一笑道：“什么话，今天小鬼头结婚了，我还能不装饰、装饰！”

水梦寒干笑了笑道：“方才我们也听说了，是伍姑娘不是？”老道点点头道：“当然是她。”

水梦寒笑了笑道：“要说，他们还真是一对儿呢！”老道高兴地点头道：“可不是，郎才女貌！”

木苏这时忽然回过头来，他闪着眸子笑笑，道：“老道！我跟你商量件事，怎么样？”

墨狐子怔了一下道：“什么事？”

木苏嘻嘻一笑道：“唉！你……”

他笑着比了一下开锁的手式道：“放我出来一会儿。”老道哼了一声，扭头就走，木苏叫了两声，老道已去得没了影儿了，他冷笑一声骂道：“妈的，这老道也学精了！”他扭回脸来，水梦寒正看着他在微笑，木苏长叹了一口气，倒在那冷硬的床上。

这就是三百老人的命运。

在离他不远的另一处狭小的木牢之中，锁着一个面生虬须的老人！

他不停的叹息着，他的刑期是二十年，这老人就是陆老虎，也就是霸占白如云母亲的那个人，他如今六十多了，早已失去壮年时的那种豪气了，他每天只是在牢中叫着吼着，哀求着，要白如云放他出来，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他。

现在他的女人，也正是白如云的生身之母，正在锦绣的玉床上睡觉。

她参加了儿子的婚礼，内心不胜感慨，早早的就回到了房中。

白如云十分孝顺她，每天必去向她请安，谈些家常，现在这个女人，是个幸福的人了，她为自己有白如云这么一个儿子而自豪。

尤其是今日，她参加了儿子的婚礼，看到了那绝色贤慧的儿媳妇，心中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躺在床上想着：“我虽困苦半生，可是老来却有如

此一个儿子，如此一个儿媳妇，也很可以知足了。”

画楼一角，在黎明的一霎，更显得美丽。

这楼阁是布置的新房，四周都是青葱的翠灯，天还没有十分亮呢，已有成群的画眉鸟，在竹梢上展翅嬉鸣着，它们向这一对天作之合的新人致意哩！

一扇小窗推开了，伸出一只玉藕似的手腕，可是却有另一支健壮的臂，把它捉回去了。

伍青萍忸怩着，倒在白如云的怀里，她那满头的秀发，散在白如云豪阔的胸膛和宽阔的肩上，她是那么的娇柔，脆弱。

新婚之夜已过去了，看起来她还是一样，只是在她两腮和粉脸上，微微染上了些相思红霞。

她挣开了白如云的怀抱，羞涩的笑道：“天都亮了……我要起来啦！”

白如云紧紧的抱着她，把她像小鸟似的又捉了回去，他用一只铁腕，紧紧的搂着她的纤腰，半笑道：“我不放你！小东西！”

青萍红着脸，羞得几乎要哭了，她嗔道：“你放不放手？”

白如云笑道：“不放。怎么样？”

青萍扭了一下没再扭动，却由不得半哼半笑地，又倒在白如云怀中。

她闭上了那双明亮如星星似的大眼睛，让羞涩由两腮直上了眉梢儿，是那么娇和羞的哼着：“不来了……你欺侮人家！”

白如云轻轻吻着她的小脸，青萍被逗得格格笑了，她轻轻嗔道：“胡子扎得人痒痒……”

白如云大声的笑了，那嘹亮的声音，把室外的画眉鸟也惊飞了！

青萍睁开一双眸子，踢着脚道：“笑什么嘛……你这野人！”

白如云伏下了身子，轻轻在她耳边道：“小尼姑，我不笑就是了！”

青萍打了个翻滚，血红的睡裙翻了个浪，裹着她丰满滑腻的娇躯，她撒娇道：“你坏……你听说……你……”

她羞得用小手捂着眼睛，白如云用手揽着这如花似玉的娇妻，情不自禁又朗声大笑了！

他哄着她说道：“乖妹妹！我不逗你了。”说着拉开了她掩在眼上的小手，青萍哼哼着竟自淌下泪来，噙着小嘴道：“还不是为了你……你还笑！”

这一来白如云可吓坏了，忙又说上了半天好话，才算把娇妻给哄笑了。

她白了这位如意郎君一眼，小声嗔道：“你以后再敢说，看我还理你！”

白如云眨着半笑的星眸道：“我再也不敢了！”

这时一缕阳光，已由帘缝中射了进来，青萍啊了一声道：“真的，我要起来了，你这懒猪，要睡你一个人睡！”

白如云才啊了一声，青萍已挣着下了床，翩翩如一只白鹭，她匆匆穿上了一件外衣，跑到铜镜前，用梳子理着她那一头青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白如云反趴着身子，欣赏着娇妻，微笑道：“在庐山我想得你好苦，今天总算想到手了！”

青萍半睨着羞笑道：“还有脸说！”

她忽然转过身来，手托香腮道：“真的，要不是哈小敏走了，害我找了半天，也不会……”

“哈小敏”的名字，如同一根针似的，把他二人都刺痛了！

白如云已由青萍口中得知，哈小敏是和青萍一路的，后来中途地留下了一封信走了。信中只草草的写着几句话，大意就说，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她

知道白如云并不爱她，惟恐以后痛苦，还不如现在走了好些，她信中还说她要去追寻她的人生，去找真正爱她的人，信末附语问候白如云。白如云看了那信，着实伤感了多日，这时青萍一提，二人都不由又有些伤感！

青萍叹了一口气道：“她一个人，匆匆走了，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白如云黯然摇了摇头，心中升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他感慨着。

其实，小敏正有绮丽的遭遇呢！

在一条通往苏省的官道上，风尘仆仆的驰来了一匹快马，马上坐着一个戴草帽的姑娘，那正是青萍和白如云挂心着的哈小敏！她一路忘命似的驰着，一路奔驰，还一路的哭着，她担心追不上他了！她匆匆跑到了江边，牵马上了船，东张西望，舟子皱眉道：“姑娘！你要找谁呀？”

小敏也不说话，她心中想：“我明明看见他到江边来了，怎会没有人呢？”

想着忙对舟子道：“麻烦你快点渡江好不好？我有急事！”这舟子点着头，双臂用力划着，小船不一刻已到了对岸，她丢下了钱，匆匆跳上马，却不在意一阵江风把她头上的草帽吹掉了，她也顾不得去捡，双腿一夹马，口中哭着道：“龙大哥……你在哪里……”

忽然身后一人爽朗地笑道：“姑娘！这是你的帽子……吹掉了！”

哈小敏道了声：“谢谢你！”

她说着话一回头，顿时怔住了，马旁站着个伟岸的青年，他有十几天没刮胡子，胡碴子长长的，他对着小敏一笑道：“我姓龙，姑娘找我么？”

小敏只觉得脸一阵红，这青年一迈腿，已上了她的马，用结实的臂搂着她，哈哈笑道：“我们上哪去？”

小敏已倒入了这人怀中，她羞涩欣慰的闭着眼，马行如风，却传过了她娇嗔的嗓音道：“我累了……”

（全书完）

